

社會小說

寂史



法國蕭俄原作
傑可穆辰公譯



哀史目錄

第一回

哀史佈哀音纔開卷便是百鍊金剛

第二回

真博愛聖僧施化雨
太惡劣強盜動殺機

第三回

溯前因咎歸社會
感慈化陡現良心

第四回

結珠胎悔失身於嫖薄
投虎穴寄愛女於豺狼

第五回

變姓名洗心革面
謀公益通商惠工

第六回

惡偵探尋根究底
美芳婷斷髮摘牙

第七回

落風塵芳婷營醜業
欺弱女酷吏肆淫威

第八回

李代桃僵官場如戲
珠沉玉碎未處堪傷

第九回

誓取遺孤不負死者
處分後事來去悠然

第十回

述往事小卒助大將
勤苦役囚徒救水兵

第十一回

慶聖節哀哉小兒女
屢約誓勞矣老英雄

第十二回

接派星埋處逢人生
露破綻絕處逢生

第十三回

避虎狼荒月夜走鰥友
疑鬼物荒園遇老友

第十四回

隱尼寺安心撫孤女
裝死人冒險入桐棺

第十五回

效孤忠遺言囑驥子
繼父志蓄意逞雄圖

第十六回

奸青年組織三字黨
惡奸徒分隸四國籍

第十七回

拾帕覓芳踪
因人得綫索
不亞如青鸞

第十八回

遇豺狼慈心生禍害
悉秘密設計解重圍

第十九回

惡黨成擒如魚落網
善人安在似鶴無踪

第二十回

未斬塵緣又櫻世網
克如宿願恍入天國

第二十一回

聞消息驚斷兒女情
起革命抖擻英雄胆

第二十二回

老俠客支身入虎穴
好青年駢死後國瘡

第二十三回

真澈悟翁婿修好
太幸事祖孫如初

第二十四回

真懊惱惡偵探自殺
太幸福美姻緣成

第二十五回

不伐功而言罪希聖希賢
忽前恭而後踞冷心冷面

第二十六回

欲開口還福心勞日拙
雲開日朗真相大明

目錄完



社會
小說

哀史

法國蕭俄原作 儒丐穆辰公譯

第一回

哀史布哀音纔開卷便見一腔熱血
窮人入窮路乍登場已是百煉金剛

話說在法國東南端。普朋地方。有個小小都會。名叫達因。這個地方。原不是個什麼出名的通都大邑。只因一千八百十五年三月一日。法國著名的英雄拿破侖。由頁爾巴派島。逃歸法國。由東南一個海口上陸。一直向巴黎來。行了兩日。便到了這名叫達因的小都會。在這裡住了一夜。並且在這裡印刷檄文。原先拿破侖在頁爾巴派島囚著。他的忠臣畢德爾將軍。幾次私歸法國。偵察國情。也是在這裡爲隱寓的。大概自有這個地方以來。當以此事爲本地第一特筆的大事。此

外尚有一事。亦爲多少人所周知的。便是高僧美利爾先生。他在此地管理教會事務。差不多有十餘年了。德澤廣被。眞是一方的福星。這且不表。單說離現在七個月以後。即是年十月初旬。太陽將要落的時候。有一個旅人。他的顏色。被太陽晒的焦黑。戴了一頂破帽子。遮住他的顏面。想是他走了許多路。早已露出疲困樣子。他的年齡。雖然不能替他確定。大概已有四十六七歲。他的靴子和衣褲。全是破的。再加以滿面風塵。令人看見欲要憐憫。反倒先害起怕來。老遠的躲開。他的樣子之凶怪。可以想見了。他走的實在乏了。一邊擦着汗。一邊未進街口。在一個井台上。喝了一氣涼水。行不多遠。又遇了一個井臺。他又喝了幾口水。他究竟由何處來。向那里去。他究竟是作什麼的呢。他的來處。大概是南方一個海口。便是七月以前。拿破侖逃歸法國上陸的地方。他現在所欲到的地方。便是這小都市的官衙。他挨着疲勞。已然到了官衙的門前。官吏早已下班散衙了。只有當值的在裡面守着。他到了衙門裡面。不一會便出來了。現在我們明白他是什麼人了。原來他是山旁處牢獄新釋放出來的懲役囚犯。因爲是刑餘之人。他要到別的地方去。必得先到所過衙門報名。並且在黃色的釋囚證明單上。求地方官給蓋

了印。方准行動。不恁的時。依然拿回牢獄收監。在法律上。認作此等人。是危險分子。而且在他的證明單上。明明寫着對於此囚。萬勿大意。他此次出獄。一點不得自由。可以想見了。他由市衙出來之後。又復在街上徬徨起來。不時的對於民宅。作出窺伺之狀。他早已餓了。欲在這條街上。尋一個食宿之所。此時他已走到一個旅店之前。這個旅店。在此地是最有名的。叫作高家老店。山門口便可以看見他的廚房。正在爐火熊熊。大烹特烹的時候。有許多庖人。在那里作菜。什麼炸肉丸。兔炙。燒野雞等等。在那里做個不休。一陣一陣的香味。撲到鼻子裡。真個使人饑涎欲滴。何況他已是飢腸轆轤。餓虎飢狼一般。那有過屠門而不入的。他早已踉踉跄跄。進了這所旅店。店主人正招呼客人。指揮庖丁。聽見有人進來。頭也不抬便說請坐請坐。用什麼飯。既餓且飢的旅人。聽見主人這樣問。便說我要吃一頓晚飯。並且希望在此一宿。主人說。那個容易。一邊說着。慢慢纔抬起頭來。把這位客人子細看了一遍。早已不似從前那樣和氣。變了一種難聽的聲音說。你要吃飯麼。須得先給錢。說時。臉上作出遲疑不定的樣子。這個客人見說。早已由懷中取出錢包說。我這里有錢。主人見了說。好。你等着吧。說完了。

早已不管這人的餓不餓自去了。此時他稍稍把心放下來。以爲今夕必得一飽餐。他此時已將背上的行李放在地下。錢包放在桌上。在桌旁倚了他的行杖。坐着等飯。忽見那個主人。在櫃臺裡。由一張新聞紙上。剪下一條白紙。用鉛筆在上面不知寫了些什麼。叫過一個小夥傢。向他低言說了幾句話。那小夥傢。見說。一溜烟。跑出去了。這時正是十月初旬。夜氣漸漸覺得涼了。這個所在。又是阿魯普山西方。一片原野。山上積雪。終年不化。山山上不時吹下寒風。所以比別的地方特別寒冷。他因爲是個行路的人。進來時。額上還有汗。坐不移時。已覺得冷了。不知不覺把手向爐邊去烘。他此時沒有別的念頭。只覺得飢腸難忍。沒法子。只得向主人催一聲說。菜不要忙。請先給我拿吃的來。主人見說。慢應道。等一等就來。正說着。方纔那個小夥傢跑回來了。把那紙條呈與主人看。主人讀了。連連皺眉。作出不得主意的樣子。他看看這個紙條。又看一看那個客人。彷彿是在那里作一個比較。此時那個客人。仍是呆呆的忍着飢腸。盼着飯到。低着頭在那里忍耐。此時店主已然決了心。突然走到客人旁邊說。你到旁邊去吧。這里沒你的住處。客人見說。不亞似晴天霹靂。忙說。你纔說都行。怎又沒了住處。難

道你欺騙我麼。我有錢。先給你。但求你容我在這裏住。主人說。實在沒有空屋子。此時他還未絕望。仍然央求主人說。便是馬棚裡也可以。主人說。馬棚裏馬已滿了。客人道。既無馬棚。不論那個牆根室隅。有一塊草席也就够了。再說我先得吃飯。等我吃完飯。再商量。可以不可以呢。主人道。對不起。可巧飯也沒有了。客人到了現在。實在使他不能不驚。忙道。那里至於沒有飯。我從太陽還沒出來。步行七八十里路。一頓飯也未嘗吃得。直到此刻。餓的要死。你已許下賣給我飯。怎的又沒有了。我先給你錢。只是求你賣給我飯吃。主人道。想吃麼。可惜沒有了。客人聽了。忽然笑起來。他這一笑。並非好笑。不知有多少慣懣與苦痛含在裡面。笑罷。因指着厨灶那邊。向主人問道。你說沒有吃的。那許多東西是什麼。主人說。你問那些麼。都是主顧定下的。客人道。都是誰定的。主人道。先來的客官。客人說。先來的客官都是誰。主人見說。便數着數兒說。十位。兩位。十二位。不是。是二十位。這二十位的定飯。恐怕那些東西還不够呢。此時這個客人。起而復坐的數四。既而用較高的聲音說道。這里不是飯店嗎。我是餓着肚子的旅人。我要在這里吃飯。主人不願在店口內和他高聲說話。恐怕妨礙買賣。

因向客人耳邊低聲說。你不用暗說。就此給我走。這真是峻烈的逐客令了。客人方欲回言。主人不等他說話。又在他耳邊低聲說。你還是暗暗的走了好。你以爲我不知你是誰麼。你是蔣布善。耳裏我不知麼。客人見主人叫出他的名字。吃驚非小。這時店主人。又把方纔那個紙條取出來。給那個客人看。又繼續說道。蔣布善是個什麼人。大概你自己明白。所以我教你不必多言。就此走去。自你一進來。我看了你的樣子。即便有些疑惑。所以立派小夥傢跑到警察署裡去問。果然寫了這樣一個回信。你認識字麼。不信自己看一看。客人只把眼光在那紙條上一瞥。已然明白了。此時主人又作出最後送客的詞令說。我是對於你太親切了。所以不與你聲張。還不快走嗎。客人到了此時。真是不能不走了。沒法子。低了頭。背了行李。悄然而去。他此一去。真是茫茫然比喪家之犬還覺可哀了。他究竟往那里去。今夜他住在那里呢。是潛伏人家的門洞或檐下嗎。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懶洋洋的低着頭慢慢的踱去。頭也不回。在這時候。那客店門前。早有一大羣人。在那里指指戳戳的看他。你一言。我一語。當新聞說。不到半個時辰。這個消息。早已傳遍了這條街。都說蔣布善這個危險的東西來到我們這里了。大家須要戒備。

不言許多住民。彼此談論。單說這個旅人。慢慢走着。只覺疲勞與飢餓交攻。差不多懶得舉步。他雖然不會回頭看一看這邊羣衆的談笑。但是他已知道在他後面。必然有這樣的情形。他此時失望已極。彷彿身在夢中。因爲肚裡太餓。更覺得寒風刺骨。他想着今晚必須得一個食宿之所。但是所有的旅店。恐怕都不能容他食宿。究竟尋一個什麼所在吃一頓飯睡一夜覺好呢。他一邊思想着。一邊不住的四下探望。此時他已另入一條街市。只見街口上寫着。挾挾街。可巧有一個飯店。就在這街日裡臨街開了一個正門。另外還有一個橫門。他一見這個旅店招牌。便自言自語的說。這裡大概行了。這裡或者能救我。許我吃飯住宿吧。當他行近旅店的門口。早已又是一陣烹調的香味。撲入他的鼻孔裡。只聽有許多客人。在裡面一邊吃着一邊談笑。他不敢由正面大門而入。只慢慢的挨進了橫手那個小門。只見店主人很表歡迎的。把他迎了進去。並且說道。我們的菜餚。正有富餘。方纔想着再有一個客人進來纔好。可巧你就來了。我們這里有閒屋。住下不妨。請你先到爐邊暖一暖吧。這一套語。可謂表出十二分的歡迎了。當下他又把行李放下來。此時一屋子的客人。把視線都集到新進來的這個客人身上。可巧內中有個客人。正是在

方纔那個大飯店寄存一匹馬。適纔之事。以及此人如何不會在那里吃出飯來。如何被那里趕走。全是他親眼見的。他在人羣裡。也曾幫着大家有枝添葉的說了許多新聞。如今又見他來到這個飯店。不知他是何等心理。連忙一招手。把店主人叫過來。就耳邊說道。就是他。就是他。這小子便是蔣布善。是個被監視的囚犯。他是極危險的惡人。你須要仔細着。這種舉動。已被新來的客人看見。把眼睛抬起。往這邊一看。店主人當然要端詳端詳他。只見他的臉上。天然刻着很深沉的悲哀。因為他現在已得着食宿之所。似乎現出安心的樣子。他的兩頰較高。眉骨突起。帶着有決心有勇氣的表徵。他因為屢受挫折。已不復雄挺之態。但一片嚴肅之氣。仍然浮於面部。他的深碧之目。隱於顰蹙的眉下。好似山叢草的深處。發出兩道青燐之光。一見令人有些胆寒。他此時想象那個客人。把店主招去。所說的話。或者與我無干。所以他又把心放下去。仍然低了頭等着飯吃。誰想那店主人。忽的走到他的身邊。把他的肩頭拍了一掌。說。朋友。這里不行。趁早走吧。他到了此時。已無抵抗的勇氣。因為他已然餓的發慌。只得低聲說道。我曉得了。你必然知道那邊不容我的事。主人道。因為那邊不留你。所以我這里也不敢教你食宿。

客人說。然則我應當到那里去呢。主人道。那隨你的便。可憐的這個客人。又背起行李。很是無力運步的。出門去了。纔一出門。早見一羣小孩子。由那邊的旅店便跟了來。正在門外等着他。見他出來。你喊我笑。並且拾了石子。打賊打狗一般的向他擲去。他沒法子。只得用行杖向小孩比了一比。趕了兩步。那羣小孩。便小鳥一般的散去了。不一會。他已然行到此地監獄之前。過此以往。再沒有他可以住的地方。他沒法子。只得走向監獄門前。只見大門關了。已然上了鎖。大門上只有一個小洞。垂着叫門的拉鈴繩兒。可是小洞的門也關着呢。他只得把鈴兒拉了一下。丁令一聲。少時。那個小洞開了。只見一個看守。露了半面。問是作什麼的。他只得把破帽脫下。向看守鞠了一躬說。請你把門開開。留我在牢獄裡住一夜。他的窮狀。到了現在。可謂無以復加了。看守見說。笑了一聲說。這里不是旅店。除了縛了來的纔許住呢。說着把那小洞的門。砰的一聲關了。此時他應當到那里去呢。雖然沒個去處。可是究竟不能不走。他只得又入了一條小道。到了一個僻靜的住區。這里有許多人家。並且有很大院落的住宅。內中有幾家。植小樹爲垣。低矮可以越過的。於是他越過一處短垣。到了一個有燈光的屋下。彷彿

佛方纔在那個旅店一樣。彎着腰。由窻間向那屋裏窺探起來。這個家庭。真算是幸福的家庭了。只見主人年約四十左右。笑嘻嘻的把個小兒騎在他的膝上作耍。對面坐着一個少婦。懷裡也抱着一個乳兒。正在那里吃乳。夫婦兩個。一同都是很快活樣子。不見半點愁煩。這樣一個愛情圓滿的家庭。在這無歸的旅人想着。必然能討個憐憫。於是他便叩起門來。叩了兩三次。那主人已走到窻前。問是誰。旅人道我是行路之人。日暮無歸。敢請在貴宅不論什麼地方宿一夜纔好。主人道。你到大街上。便有一個高家老店。旅人道。我已到那里去了。只是他們不留我住。主人道。挾袂街那里還有一個較賤的店房。旅人道。那里也不許。主人見他說到這里。心裡早是一動。又把這旅人細看了一回。見他那樣醜怪樣子。暗道。呀。他大概是方纔大家傳說的什麼蔣布善吧。他是屢次犯罪的積賊。萬不是可以疏心大意的。想到這里。早已預備對待他的傢伙了。可見方纔大眾的宣傳。是怎樣利害。連這個靜僻之所。全傳到了。此時主人的妻。已然知道來的是蔣布善。市人方談虎。那有不色變之理。早已把兩個小兒。緊緊抱在懷內。顫聲說到。快把他趕去吧。此時主人早已大聲喝道。快滾。什麼東西。但是這個旅人。猶不死心。仍在外面

央求道。行個方便吧。請給我一杯水喝。那主人更不言語。早由牆間摘下一柄獵槍。反向旅人道。你要喝水麼。不如飲此一彈。說着把門窗都關了。旅人到了此時。更不能不走。暗道。到那里都是一樣。大概欲尋個宿所。是不能的了。此時他飢寒交迫。一邊走着。一邊仍是四下探望。行到一家院外。只見院內一個木製小屋。他以為必是此家收藏什物的。不如在那個小板屋內伏一夜。以避寒風。等到天明再說。他只得越過短垣逕奔那小屋而去。纔到旁邊。只見那個門洞。特別窄小。實在出於意外。非蛇行爬入。無法進去。背上的行李。又有些碍事。方要卸下行李。蹲身進屋。早聽注的一聲。一條巨犬。由小屋內奔出。正撲到他的面上。他纔知道這小屋原來是個狗窩。若不快逃。不知惹出什麼禍事。一面用行杖防着犬。早已逃出短垣。至此。他更無所歸。因仰面歎道。犬尚有屋。吾竟不如犬矣。欲知此人今夜究竟如何。到底遇見什麼人救他。且待下回分解。

譯 餘 贅 語

法之蕭俄。英之迭更斯。俄之託爾斯泰。是我平生最崇拜的大小說家。他們的作品。全在

人道和民生去着眼。文章之妙其餘事也。即如哀史一編。正是蕭氏的結晶巨製。雖在現在。還
不覺陳腐。尤且在今日的中國。更有翻譯的必要了。

此回文字。全用逼逼之法。所以爲逼出美利爾僧正也。蔣布善在第一旅店趕出。爲一遍。
被第二旅店趕出。爲二遍。被監獄拒去。爲三遍。被一家主人用槍嚇去。爲四遍。又被一家
巨犬逐去。爲五遍。以後入第二回行至野外。折而復回。終於無處可投。爲六遍。見禮拜堂
而發詛咒。爲七遍。倒於大石上。欲露宿一夜。爲八遍。至此。文章之勢。旣足且酣。而讀
者方欲觀其究竟。乃冉冉由禮拜堂中。來一老婦人。正如天外游絲。只一逼便逼出美利爾僧
正。毫不費力。至文章之妙。乃至不可方物。一層險峻一層。視水滸紅樓夢。固未遑多讓。
凡在中學以上的學生。如讀了儒丐世譯文和贅語。再不悟作文之法。其人真不可教也。

第二回

真博愛聖僧施化雨

太惡劣強盜動殺機

話說。這個難可投止的旅人。被那守夜巨犬。趕了出來。益發無處可奔。大概此夜。他須在山隈樹窟。權宿一宵。此外更沒有他的去處了。這時他業已出了市街。到了野外。夕陽早墜。暮雲層層。一縷月光。已由山間吐出。差不多夜氣漸深。羣動已息。野外寂靜。萬物淒然。他仍是耐着飢餓。一步一步的挨去。行不多遠。只見道旁有一丘陵。上面叢生雜木。望之蔚然深茂。他此時不禁心寒身顫。觸景生悲。覺得世上對他寡情的。不僅是有知人類。便是這無知自然之物。也彷彿是向他嘲弄。過于無情了。想到這裏。他益發無力。疲困已極。沒法子。只得又折回街市。漫然徬徨。剛剛走到教會堂的前面。他又起了一種思潮。暗道。由我一身所受的待遇看起來。這世界上。是有神有佛的嗎。大概連這教會堂。恐怕也是要挪揄我。然則要這教會堂何用呢。想到這裏。早已緊握其掌。恨不一拳。將這教堂擊碎。以其處處所遭。和這以博愛爲

名的教堂一較。也難怪他激而出此了。他此時依然慢慢的行去。但是委實疲憊極了。早是不能舉步。可巧路旁有塊大石。可以歇坐的。他便一歪身躺在大石上。不一會。忽見由教堂那裏。出來一位老婦人。已然向這邊走來。到了鄰近。他見這般時候。有人臥在這塊石頭上。未免有些奇怪。便走到石旁。問他說。你在這裏作什麼呢。他見老婦人這樣問。他一動也不動。惘洋洋的答道。你沒看見麼。我在這裏睡覺。這老婦人究竟是位很虔心的信徒。富於慈愛心。若是別人。見他這樣說話。早已去了。但是仍要問他。因又說道。你用石頭當床舖麼。他此時彷彿自嘲似的。答道。十九年來。我竟睡了冰冷的木牀。今夜我要試一試這石牀怎麼樣。這話真慘痛極了。老婦人那里知道。以爲他是當過兵的。便說。你大概竟當兵來着。他也隨口答道。可不是。老婦人說。你怎不找個旅店。他此時不好再說被人赶走。只說我沒有錢。老婦人見說。連忙把錢包取出來打開一看。嚇了一跳說。這是怎說呢。我只剩了四個錢了。他說。四個錢也好。請你給我吧。說着。已把錢接過來。暗道世人皆對我無情。乃使我成了這樣的心腸。只聽老婦人又說道。這四個錢。有什麼用處。你大概餓了。也冷了。須要尋個行善的人家食宿纔好。他

見老婦人如此說，便道：「那里有這樣的人家。老婦人說：你求過了嗎？」他道：「怎沒求過。但是都被拒絕了。老婦人見說，低頭想了一會，又向四下望了一望，似乎是想出一個恰好的人家來。」因指着空地那邊一所低矮的家屋問他說：「那一家你去過了嗎？」他道：「不曾去過。」老婦人說：「你去叩那個門，說罷自去了。」他果然依着老婦人言語，走到那家門首，把門輕輕一叩。早聽見裡面，很懇切的發出一個聲音說：「請進來。」看官。我如今在此打個岔兒。你道這個小小居宅，是何人在此居住。這正是僧正美利爾先生的寓所。在法國的制度，這僧正一職，最為尊崇。他的階級，少次於陸軍大將。名位和俸祿，那就不用說了。可是他的邸宅，只是這樣一個小小的家屋。他的主人，我們也可以想見了。却說，這個旅人，纔把門一叩，便見裡面說請進來，早已推門而入。僧正正在那里執務。他由十年前，管理此地寺產，執掌教務。此地人民，莫不大沾慈惠。大有萬家生佛之概。他的年齡，本年業已七十五歲。別無許多家族。只有比他小十歲的一位老妹。此外便是一個老女僕。當他到此地就任之始，便先到貧民病院去參觀。見那病院又狹窄，又污穢。他說：「這如何成的了。好在我沒多少人，何用那樣廣大壯麗的官舍。自己下個命令，把僧

正官舍。改作貧民病院。就這一件事看起來。他的人格之偉大。也就不用煩叙了。他每年由政府所得的俸給。是一萬五千法郎。就中一萬四千法郎。盡數充作慈善費。捐在慈善事業上。單剩一千法郎。是他兄妹二人的生活費。但是還用不了。每年還給他妹妹五百法郎。實際只用五百法郎。最苦的是這個老女僕。眼見主人把錢全給了別人。痛的他要命。却也無可如何。並且在正式俸祿以外。每年由地方政廳。例有三千法郎的車馬費。僧正也不要。全都捐助貧民。這一件。也是這老女僕以爲可以不必的。因爲僧正這樣嘉惠貧民。那地方上有力之人。自然要受他的感化。每年也爭出慈善費。交給僧正。任意分配。每年雖有不少捐款。究竟貧乏無力的太多。有時不足分配。他便縮衣減食往裏添。若論他以前的歷史。也無非和普通人一樣。並沒有什麼高深的思想。再說他是生於貴族的家庭。享用豪華。那就不用說了。因爲遭逢大革命。國內大亂。他便攜其愛妻。避難於伊國。不幸他的妻。棄了他。永眠地下。他看一看世界一切。畢竟多一半是人類肉身自己造的罪孽。於是他頓然猛悟。皈依宗教。他常說。無論何人。都有個老大負累。這個負累。就是人的肉身。這肉身即是一切慾望之源。若不小心監視。他便使人有過失。

至於犯罪。所以人務必要抑止他。制勝他。即使若不能勝他。不得已而服從。一定不免過犯。但是既然有了過犯。千萬趕緊悔改。不可因循下去。須知既名人類。萬沒有完全無缺的。那完全無缺。無有過犯的。只有一個神。人類那能辦到呢。人的肉體。差不多是個禍包。我們沒有別的法子。只有一心一意想法子制服這個禍包。其庶幾可以寡過矣。照這樣的話。便是他常對一般人所說的。這天晚上。他方纔散步回來。一個人在一間小屋裡伏案作書。這時他們的晚飯。業已好了。那個老女僕。到他這屋厨格內取那銀製的湯盤。不過常用什物。這平民主義的僧正。爲什麼要用銀器呢。未免與他的主義行事上。太矛盾了。殊不知這幾件器皿。是他家祖先傳來的骨董。只剩六個銀盤。此外還有兩個燭臺。也是銀製的。全是先人所遺。所以他就用此吃飯。無須另買。銀燭臺。每晚也置在暖爐棚架上。遇有來賓。便燃蠟作爲堂楹裝飾。他的家庭。每日是有一定規則的。器皿既出。食事立至。毫不就延。僧正見老嫗來取盤。便知飯已備好。連忙把筆放下。便到餐間去了。這間屋子。也勉強可以說是食堂。正挨着街門。開門出入。均由此室通過。正是一所不合局面的建築。但是他的大房子。業已捐給貧民病院。這所小房。也無改

造必要。好在僧正。也不暇計較這些不合式的俗事。這時那個老女僕。忽然想起今晚到街上買物。聽見一樁可怕的消息。便一五一十的。向僧正的老妹說道。今天我到街上買物。聽着大家傳說。我們這里來了一個可怕的惡人。說是在牢獄裏坐了十九年的監房。纔釋放出來。這人過於兇惡。人人都怕他。說他今天夜裡。不定在誰家作賊呢。所以大家若早把門都關了。我們家裡今夜也得小心。不如把門上了鎖。把厨格子也鎖上。倘若把銀器盜去。那還了得。老女僕正一搭一搭的說着。僧正業已就坐。只在這個當兒。便聽見外面有人叫門。僧正毫不躊躇。隨口便說請進來。因為僧正家裡。竊沒有什麼秘密。也沒什麼不方便。有危難的。他便救助。有貧乏的。他便贍給。自己的住居。在他並不以為是自己的家。他對於財產和勞力二事的觀念。完全忘了他自己。純粹是為人。他的行事。誰也沒法去學。所以他的德行。真無人可及了。這時外面叩門的。見裡面說請。早已推門而入。因為他此時已拚着決死之心。這個所在。再不得救。他只得困餓而死了。所以大着膽子。進來。只見他背荷囊而手執杖。狀貌本不尋常。再加以粗野。大膽。疲勞。飢餓等等的現象。在燈下一看。這是何等一個野人。難怪警察署裡為他

注意。特特告訴人民說。他是個不可不防備的人了。這時早已把那老女僕和僧正的妹妹嚇壞。幾乎要奪門而逃。若不是常受僧正的感化。他們早已叫喊出來。惟有那僧正。仍然泰然沈靜。一點也不驚怪。兩個老婦人。見僧正這樣沈靜。他們也慢慢放一點心。僧正的老妹。復又入座。那個老女僕。仍是挺然釘在耶里。這時僧正以一種譊然可親的狀態望了望那個客人。方欲有言。那客不等僧正說話。早以把他的來歷。直截無隱的向僧正說道。吾名蔣布善。是個懲役犯人。十九年間。竟在土倫監獄做苦工。刑期雖滿。餘罪未消。出獄之後。仍須到處報官。差不多成了游行囚犯。今早起身。行了八九十里路。又乏又餓。挨到此地。得不到一個吃飯睡覺所在。到處被人白眼。無人肯留。適纔在門外那塊大石上略睡。有位老婦人。由教堂出來。他叫我到此叩門。你們能留我住一夜麼。你們這裏是店房麼。我有錢。不白吃你們的。這些錢。是我在監獄裡得的工資。一共一百零九法郎。還有十幾個銅錢。我行了四天路。用了二十個錢。我一定給你們宿費。能教我在這裏住麼。這也是他於方纔到處被擯。不如把實在履歷說出。成不成到落個爽快。省得先容下了後又趕去。誰想僧正更無別語。早已教那老女僕去取盤子。給這位客人

預備早飯。這真是出於他意料以外的。但是這早飯二字。恐怕是僧正說錯了。他此時又往前湊了兩步。已然到了燈下。又向僧正說。方纔我說的話。你老聽明白了麼。我是個懲役人。纔出獄的囚犯。我的證書上。分明寫着不可大意的危險人。你們放心嗎。說着便把那黃色的證書取出來。呈與僧正看。並且說道。你老若不願意自己看。我讀與你老聽。我在監獄中的學校。也讀過書。所以認識字。唉。我今年四十六歲了。僅僅能讀證明我的兇狀的證書。雖是自嘲之詞。言時却很悽慘。此時他便朗朗把證書上的言語讀起來說。右。釋放囚蔣布善一名。犯盜收監五年。在獄中企圖破獄逃脫。前後四次。將其刑期延長十四年。一共在監中十九年。今雖期滿釋出。但到處官民。應行妥爲監視。不可大意。他念完了證書。又向僧正說。這便是我的履歷。你老能留我住嗎。我餓極了。並且乏極了。不論那個室隅。請留我一夜吧。這時那個女僕。見僧正教他去取盤子。早到隣室去取。僧正等他把話說完。便向他說。先生。請這邊靠近暖爐坐。可巧這時正是我們的飯時。就請一同吃吧。這是何等親切之言。絕不是有意而爲。純是出於自然。在蔣布善見僧正這樣待遇他。真是平生所未夢見的。在他自己。不但出於意料以外。轉以

僧正所言。近於瘋狂。反把他木在那里。半晌纔能說出話來。因向僧正說。你留我住下了。真的嗎。我可是個釋囚。別人都拿我當作野獸。那有一人像你老這樣待我呢。唉。感謝。十九年中。我那里睡過雪白的鋪蓋呢。你老真是個善人。你這里是旅店嗎。你老大概是個掌櫃的。唉。真是好掌櫃的呀。唉。善人。善人。你老真是這里的掌櫃的嗎。僧正道。我是住在這里的僧侶。蔣布善道。哦。你老原來是個教士。一定不跟我要店錢了。怨不得我看你老的衣履。不像俗家。你老是這里的神甫嗎。僧正說是。蔣布善到了此時。仍是疑信參半。差不多在夢中一樣。但是僧正一切都允了他。萬不至再照旁家一樣了？他此時慢慢的把背囊放下。隨着又說道。你老真真是個善人。當我在監牢裡時。時不常的也有神甫牧師什麼的來說教。滿嘴說些什麼。我們也不懂。唉。老神甫。你行善吧。做幾件好事。有了道行名譽。怕將來不做到僧正的大爵位。這句話把僧正的老妹倒招笑了。不似方纔那等害怕。又聽蔣布善接續說道。老神甫。你見過僧正麼。這僧正可不威風了。十九年間。纔有一位僧正到過我們的監獄。穿的戴的。華美極了。帽子上金光閃爍。聽說他的爵位。和陸軍大將一樣。照你老這樣樸素。便是神甫也比你老整齊。

大概你老很窮。恐怕還不到神甫的職位。我還是給你老錢吧。僧正說。用不着。你只管安心在溝里食宿。言間。對於他十分憐憫。此時那個老女僕。已把銀盤取出來。蔣布善業已就了座。又聽僧正向老女僕說。一個燈暗一點。他的意思。是要把那銀燭臺也點上。老女僕早已領會。僧正又說。盤子也不够吧。老女僕見說。把所餘的盤子也取出來。一共六枚銀盤。全都放在食桌上了。僧正的盛德。於此可以想見。真是和無垢的兒童心理一樣。崇高無比了。前面已曾表過。僧正家裡。每逢有客來。一定要把銀燭臺燃起來。因為僧正別無玩物。和娛樂品。不能。所以娛客且以自娛的。除了一對銀燭臺。和六枚銀盤以外。別無長物了。蔣布善足當他的賓客。在他毫無成見。也無分別。總以為既來到這里。便可以共樂。所以非把銀燈點上。銀皿搬出。他的心不能適快。這是何等的天真德性。在蔣布善呢。既聽僧正呼他作先生。又見這樣款待。真是喜歡無限。奇怪無狀了。因向僧正說。老神甫。你老的美意。使我感激無量。你老不但比照別人一般把我趕出去。而且還用銀燭臺銀器皿款待我。拿我當客。我對於你老也應當直言無隱。於是把他從前的事說了一些。又對於僧正十分感謝。僧正說。你不要謝我。這里不是我的

家。我也不是這家的主人。蔣布善見說。未免吃了一驚。又聽僧正說。凡是艱難無告的人。誰都可以在這里住。誰都可以在此當主人。聽了僧正這個言語。若是不澈底感悟者。其人真不如鬼。蔣布善聽了僧正之言。早以呆在那里。此時又聽僧正說。你的名字。我不用問。便知道。蔣布善更覺得奇怪了。忙說。不用問就知道我的名字麼。僧正說。自然。你的名便是我的同胞兄弟。嗚呼。拿這樣一個人。當作了同胞兄弟。然而僧正之心。豈是世上人所能企。真是大慈無我的神人之心了。在蔣布善。見僧正呼他作兄弟。由心坎中感激起來。幾於落淚。只聽他說道。我雖然不吃飯。不睡覺。也成了。你老的親切慈愛。使我居然忘了飢疲。他的感謝之心。可以說到極點了。少時。飯菜已齊。一盤一盤的端上來。他餓極了。未免狼吞虎咽。但是所預備的食物。非常粗淡。又使蔣布善起了一個感想。因向僧正說。老神甫。你怎吃這樣的粗食。恐怕人家的馬也比你吃的好。僧正說。但是馬也比我們努力多。總之。僧正的言語。絕沒半點俗見。說出話來。無不聰明而正直。當他們吃飯的時候。僧正不時的以一種憐憫的意思看着他。並且說道。你這些年大概受了不少的苦楚。蔣布善說。苦是苦極了。每日穿着紅色囚衣。牲畜一

般帶着籠套。腿用鐵鍊鎖着。還墜了一個砲子似的鐵球。挨鞭子。那是常事。一言不合。就收在秘密監裡。雖然有病臥倒。那鐵球也不許解開。真是不如狗彘。便這樣。我竟在牢獄裡做了十九年的苦工。只賺了這一枚黃色的証書。如今我已四十六歲。如果這証書一日不去。我無論到那里去。也不能挈我常人待。僧正說。你從此以後。若以憤世疾俗之心。思欲由這苦境擺脫出來。雖然不算是惡人。但你還不免是個可憐的人。你從此若是不怨天尤人。純粹出以一片慈心。改換一個境界。你必當成一個大善人。誰也趕不上你。這兩句話。能够感動他不能。現在我們雖然不知道。但是僧正決不以墜落可耻等語來勸他。所說的話。完全是普通兄弟之間的常言。對於他可謂溫存之至了。不一會。他們食事已畢。老女僕早把食桌收拾乾淨。尤且對於那六枚銀盤。特別留意。很小心的收在原處。此時僧正又向蔣布善說。你想是困了。可以睡覺去吧。說着便把那銀燭臺交給他一個。自己也挈了一個。照着亮兒。引着他到了寢室。可惜這小小寓宅。建築上太不合法。他們給蔣布善預備的寢室。必得先到僧正的屋子。因爲二室毗連。欲入彼室。必得先由此室通過。當僧正把他引到寢室的時候。蔣布善忽然萌了一個異樣思想。

方纔他受了僧正種種恩遇。已然柔順如綿羊。這時不知怎的。忽然變了一個兇相。幸虧二人都臉朝裏。僧正的老妹。和老女僕。也不在旁邊。假如他們若在旁邊。必然嚇得要喊。或戰慄起來。因為蔣布善本是低着頭。忽然把頭一昂。把兩臂彎在胸前。很兇橫的。把僧正睜視一回。意欲乘勢逃走似的。他的狀態。爲什麼忽然變了。沒別的。因為他十九年的長歲月。不曾離開監牢。早已養成一種難以調服的性質。動不動便想作一件惡事。方纔他的心性。雖然被僧正的親切待遇所感化。一時調服。但是一時的感化。倒底勝不了牢不可拔的習染。在蔣布善。雖然一時馴服。究竟他的反動力太強。自己也是不能抑制。所以此時他完全忘其所以。忽然用一種淒厲的聲音。向僧正說。我睡覺的地方。便緊挨着你的寢室麼。他放出這個聲音。雖然不知何意。但是非常可怖。在他自己都以爲是太孟浪了。雖然注了一點意。可是忽的又破顏一笑。他這一笑。尤覺令人不寒而慄。但是僧正的態度。依然如故。毫不介意。此時蔣布善又向僧正說。你仔細想了嗎。誰能保住我不殺人。言外之意。彷彿說今晚或者我把你殺了也未可知。但是僧正此時更無他語。只說這樣的事。惟有神知道。語竟。暗暗替他禱告。祈神寬宥他。又把一隻

手。放在他的額上。撫摩一下。請神加惠於其身。於是僧正自去。僧正到了自己屋內。暫時在神前作了一番祈禱。既而到院中去散步。在這森嚴夜景之下。似乎天地表出無窮神秘。在僧正逍遙於深夜之中。神魂泰然。意頗瀟灑。單說蔣布善。見僧正已去。那寢臺上已替他放好柔軟的寢具。他把燭臺放在枕邊。一古魯。倒在床上。把燈也吹滅了。他的舉動。依然和在監獄裡一樣。到了十二點鐘。僧正也歸室就寢。蔣布善於一眠之後。已自醒覺。忽的坐起來。傾着耳朵。四下聽個不住。但是此時萬籟俱寂。一些音響全無。這小小一個家庭。早都入了睡鄉。當他睡醒時。那禮拜堂的大時鐘。已然當當打了兩下。他由就寢後。至此時。只睡了四個鐘頭。便不能再睡了。晝間的疲勞。因這一睡。已完全恢復。這正是他在牢獄裡養成的習慣。一睡便得。何況今夜這一睡。是十九年中所未會經過的。他覺得這床鋪太綿軟了。所得的暢快。真是無以復加。無奈他更不欲再睡。坐在床上。盤算起來。僧正怎樣待過他。當然也要在他的心上打個穿。但是最使他不能置念的。便是那六枚銀盤。當他們食事終了的時候。那女僕把這六枚銀盤放在什麼地方。他也看見了。他以為這六枚銀盤。若是得到手中。把他賣了。只少可以得二百法郎以

上。我在牢中作了十九年苦工。僅僅得到一百餘法郎。不想在此一夜。使得着二倍以上的物件。這是何等幸事。想到這裏。便欲遷去實行。慾念在那里也催他大作。但是他不能不和慾念抵抗一下。竟至不能解決。想了又想。已過一點鐘。那禮拜堂的鐘。已打三下。他聽了這個鐘聲。暗道。是時候了。當他就寢時。並沒脫靴子。此時他悄悄把靴子脫下。插在衣兜內。又由他的背囊內。取出一把鑿子似的東西。爲是去開僧正的寢室。既而他又把背囊繫在背上。這種預備。完全是打算得手之後。便要隙而逃。這時他已下了床。先躡足到窻前。向外邊窺探一番。只見微薄的月光。兀自有些明亮。他借着這月光。把院牆的方向看了一遍。早已辨出逃走的路。此時他又尋思一會。他以爲除了趕快下手。沒有旁的話。於是潛行到僧正的室門以外。傾着耳朵。聽了聽。屋內什麼聲音也沒有。確是睡熟了。他先用手把門推一推。以爲若是鎖着。使用方纔取出來的鐵器。設法啓門。不想這室扉應手便開。並未加鎖。他便就勢。一點聲響沒有。進到僧正的屋中。這時正是千鈞一髮之時。僧正的性命。已然繫在他手。欲知結果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語云。文似看山不喜平。即如上回。層層寫去。却沒一處用平筆。小說爲文藝之重鎮。尤以文法爲要。若平平叙去。只是一本豆腐賬而已。誰其耐看。上回之妙。是以冷淡的社會。與此釋囚作對照。而讀者之同情。當無不集於此囚。此回乃以大慈至善之一僧正。與此慣於作惡之囚作對照。故此回文字。爲尤難寫也。然而讀竟此回。有不拍案叫絕者乎。然後知蕭俄先生之筆。固不僅於扛鼎之力也。

或謂如美利爾僧正者。爲社會實際人物乎。抑作者之理想乎。余曰。固實際人物也。在歐美社會。不第當時有之。即今日亦不乏也。故其國家社會。日進駸駸。若在中國之有力者。望其少少知有社會。已不易矣。更安望其舍其收入十分之九。以濟社會。舍其巨宅。以作病院乎。吾嘗默觀中國之富人矣。在已無不滿矣。而猶以爲弗足。在人無不損矣。而猶以爲有餘。嗚呼。有力者如此。欲社會之不潰也得乎。

或曰。蔣布善受僧正之待遇。救其不死。宜可以無他念矣。何至盜其銀器。且欲殺其人。揆

之常情。當不如此。余曰。蔣布善爲此書第一主人翁。一部哀史。全紀其人。彼非常人也。不可以常情擬之。藉使彼以一飯之恩。次日稱謝而去。不第於文章無謂。於僧正於蔣布善。咸覺索然矣。不恣情寫之。固無以見其奇。且蔣布善者。將來所行。皆似美利爾僧正之化身。其惡不極。其心終不澈悟。使不遇此僧正。亦無由成全其人。故曰。善人者。國之寶也。

蔣布善三字。吾躊躇久之。始得之。既與原書之音相近。而一布字尤有雙關之義。第三回以前之蔣布善。凡布字均當不字解。所謂令人可怕之蔣不善也。第三回以後。其人已另成一善人。凡美利爾僧正所能行者。彼無不能。而美利爾僧正不能爲者。在彼則優爲之。此則身體之關係也。謂爲蔣布善。言其承僧正之志。以布施善事也。在原文無此解。在華文。不可無此義也。

第三回

溯前因咎歸社會
感慈化陡現良心

前回書表的是蔣布善。潛入僧正屋中。將要行那殺人越貨之事。至此。先請讀者闔一闔。且聽我把蔣布善的履歷。先表一表。省得後來沒有機會說。豈不是個老大漏洞。且說這蔣布善。原先住在巴黎郊外。他名普賚。本是個山村。他的父親。以樵採獵獸爲業。不幸當他幼年的時候。他的父母。便都死了。多虧他有個姐姐。便嫁在近村。將他接去。相依爲命。不幸後來他的姐夫又死了。留下七個孩子。他姐姐就這樣居了孀。這七個孩子。頭大的纔八歲。小的還未離乳。此時蔣布善已有廿五歲了。姐夫已死。姐姐是個孀婦。養活這一家老小的責任。只得担在他的肩上。他每日特別努力。不是作泥水活。便是拉大鋸。有時也入山打獵。有一點功夫。便去掙錢。差不多睡覺的時候都要沒有。但是令人可恨的。便是現在所謂文明制度。凡是沒有資本的。萬別想活着。這是怎樣可怕的事呢。他無論怎樣努力。終于不能贍養一家。那貧窮的

日子。便一天緊似一天的攻擊了來。在普通的男子。照他這樣年歲。早已完了事。找一個村姑娘去談心去了。雖然勞力是苦。但是工暇也有點樂趣。可憐他。簡直沒有在女子身上留心的工夫。他直到如今。直不知道什麼叫愛情。因為他現在應當儘先愛的。便是這七個小孩子。他差不多把七個小孩子。當作自己子女一般。有時他的姐姐。或是罵孩子。打孩子。他便連忙庇護。他雖然樸訥。不能多言。但由他對於小孩子的愛力看起來。他一定是富於慈愛根性的人了。不想第二年的冬天。忽然降了數日大雪。更沒有僱人作工的。一切工作之事。已然全行停頓。他一家九口。除了白白餓着凍着。更無別法。須知每日以勞動掙飯的人。全仗好天氣。一闌天氣。未免就得扣鍋。這能怨誰呢。只得說是老天殺人了。有一天夜裡。村中一個麵包舖。方纔上了門。把殘餘的麵包。歸撥歸撥。便闌在臨窻一個條案上。店主人將要就寢。忽聽拍的一聲玻璃窻破了一個窟窿。由外面伸進一隻大手。把案上麵包。抓了一個就跑。主人一見。趕緊啓門追去。不獲不止。到底把偷麵包的人拿住。但是這賊早把那麵包拋去。手裡什麼也沒拿着。反被那破玻璃。把他手部刺破。血流不止。既被人挈住。贓物雖然拋去。而手上的證據確在。也是無法分

辯。當下主人把他交到警察署。這人是誰。便是蔣布善。他因爲那七個外甥。餓的哭叫不止。實在焦心萬狀。沒法可想。纔出於竊取麵包之舉。這個麵包。是他偷的嗎。還是社會教他去偷的呢。或者他可以把話說明了。向麵包舖中討一個。也是個辦法。管他給不給呢。但是他的性質。不能啓齒向人。而又是一個木訥不善言詞的人。無奈出於此舉。誰知便投了法網。已然交到法庭。正式裁判。審查結果。又在他家起出一桿獵槍。這槍並沒領過執照。又發覺他的私獵罪。既敢私獵。什麼罪不可以犯呢。這便是法官的推論。再說無執照私獵的獵師。於當時也不在少處。但是在上位的人。對於私獵者。非常痛恨。因爲那些獵場。多屬貴族富豪所私有。誠恐那些私獵者。把他們的獵場給蹂躪了。所以對於這些私獵者。取締頗嚴。蔣布善雖然幾番辯訴。但是天然應當受法律壓制的人。恐怕雖有百口。也是無用。在法官那邊說。他不算未遂犯。所偷的麵包。雖然拋捨。但是他的手上。明明有搗毀窗戶的傷痕。不能認爲未遂犯。因爲他犯行既遂以後。纔把贓物拋棄。於是判決他懲役五年。便一條繩子。縛他到了巴黎。更與其他犯人。一串珠似的。坐了囚車。發到土倫監獄。在路上行了廿七日的長途。自此以後。他姐姐的一家。

究竟怎樣。他也不知道。據普通成例。貧家不幸遭了這樣的事。把一個有用的人。拿了去。只剩無能力的老弱。也無非是走死逃亡。誰還能管呢。那能在街上要飯。或是能入養育院的。還算萬幸呢。大抵都落個無處尋覓。這不幸的人。至於如此骨肉離散。到底不能不歸罪於社會組織過於不良了。後來。蔣布善在獄中聽人說他的姐姐。只抱了一個最末的乳兒。在巴黎一個訂書本的人家傭工。差不多和乞婆一樣。其餘的就不知道了。但是他姐姐以後究竟怎樣。便沒有詳細的消息。從此以後。他也再聽不着這些消息了。我們雖然沒親眼看見當時的實在情形。但我們嘗聽當時在巴黎當禁卒的一個人說。當日蔣布善乍到巴黎監獄時。是和五六十個犯人一同來受發遣的。惟獨蔣布善。在許多犯人中。最是惹人注目。他的頭髮。已然多日未剃。一味的悶苦啼泣。據他自己哭着說。我固然是個獵師。但我是繼續我父親的遺業。很正直的去勞動。不過爲得來錢養活老小。不想我竟遭了這樣的大不幸。我絕對不是個惡人。嗚呀。那七個孩子怎樣呢。說着便止住哭聲。彷彿他後面真有七個孩子似的。便去用手作撫摩之狀。只見他撫摩一次。那手便往下低一低。可想那七個孩子。都是未成丁的小兒。因爲這個禁卒。眼力很好。察出他的

意思。所以至今不忘。見人猶能歷述當時之狀。却說蔣布善。自發到土倫監獄作苦工。他總以爲罪不當罰。官府這次處罰他。未免過於苛酷了。從此他的心理。日變一日。對於社會人情。漸漸的厭憎起來。有時至於企圖越獄。因而他的刑期。也逐次延長。他第一次的越獄。是在刑期第四年上。不到兩日。就被捕回。增了三年的刑期。變爲八年的有期徒刑。翌年又越獄一次。並有拒捕情事。於是又給他增了五年。變作十三年了。在十年上。他又逃了一次。復增三年。變成十六年。到了十三年上。因爲有隙可乘。欲爲最後的逃亡。但仍未逃脫。反倒又增了三年刑期。前後合爲十九年的徒刑。他的愚舉。應當有多們可憐呢。可是因此。他的憤慨也日甚一日。什麼叫利害。什麼叫理性。在他完全失去。所剩下的。只有一顆頑心。這真所謂境遇害人。然而他何以至此。最初不過爲七個嗷嗷待哺的小孩子。盜一片麪包。而竟服了十九年的長期徒刑。嗚呼。麪包一片。刑期十九年。這是何等慘痛之事。凡人由二十七歲。到四十六歲。是人生最盛時期。但是蔣布善把這最盛時期。完全斷送在牢獄裡了。然而他是爲什麼重大案情呢。不過因爲一片麪包。便把他給斷送了。世上若更有慘痛之事。也無此更慘了。他現在

雖然出了獄。但是已然沒了家。在獄中雖然以十九年的汗血。博來一百餘法郎。但是世上沒有人肯理他。他此時的境遇。確乎不如貓狗了。這樣一個在監獄收了十九年的人。你打算教他翠好心待人。那未免過於迂闊了。你想。他在牢獄裡面早把一顆無垢的心揉碎。差不多生了一層濃霧。把他的靈竅。全行閉塞。簡直於事理二字。完全不知所謂了。也用不着什麼好的思想。他偶然有所思想。不過先把恨怨放在前面。至於人間應有的合理之事。他便一點也想不出。有時他作夢一般。以爲他的境遇。或者是個夢。他的身子。當然仍爲自由之身。誰知幻醒的結果。依然沒有他的自由。他又不能不想到越獄潛逃的事。但能有一點的機會。他便想着逃。至於逃的結果。於他有無利害。他便不知道了。尤其於捕回之後。是要延長刑期的一事。他總也想不到。他簡直不想那樣的事。他在獄中。好比收入鐵檻中的野獸。若見檻門偶然有隙。便立刻要逃。他此時的心情。已無復人心。完全和獸心一樣。他只憑一時的衝動。便要發作。絕不是出於思索的結果。也不是爲慾念所誘。單單祇想一逃。只想一跑。至於想一想再做吧。在他那有這樣深思遠慮呢。嗚呼。十九年的殘酷生涯。竟把一個人。改造了一頭野獸。他本來是個富有

齊力的人。他一個人。真有四五個人的力量。他在牢獄作工。那種舉重的大力。時時使一般官吏吃驚。他不但負有這樣大力。並且還有天生的一種絕技。便是輕身術。和中國人所說的飛檐走壁一般。他的身子。是格外輕巧的。再說牢獄之中。本來有一種逃亡學問。那刑明較長的。少有餘暇。便彼此研究。在監獄中。雖然爲囚人立了一個學校。但因讀書之故。益覺世情之可惜。再說。別的知識在一般囚徒。咸以爲不必要。而最重要者。無如怎樣逃脫。怎樣復仇的事。所以他們把逃亡學。視爲必要。他既然一心想逃。當然要和一般老囚。研究逃學。可惜別人沒有他的身子輕。雖有逃學。終於一片理想。在他則人所不能攀的高牆縹壁。攀登飛越。絕不費難。假如那至高之牆。在別人樹立梯子。尙不能越過。他在則利用兩牆間三角之隅。手足齊力。揮攀而上。其疾敏輕快。不讓猿猴。便是極高的樓房。到了屋頂。也能飛越自在。如履平地。他因這個上頭。他益想越獄了。前後越獄四次。延長十九年的刑期。也可以說是他的絕技之所賜了。他的釋囚證書上。爲什麼要給他加上危險的考語。教人注意。也就皆因他越獄四次之所致了。人有絕技。不能庇其身。轉足遺鉅害。用非其時也。故惡人不可有技。當他十九年的刑

期滿了時。獄官把他叫去。說。自今日以後。你便成了自由之身。他聽了這話。猶似作夢一樣。既而又把十九年應得的工資交給他。他總以爲可得二百餘法郎。誰知只有一百有餘。或者是有休日。或是有什麼費用。因而不如數付給。但是在他絕不這樣想。他以爲必是被官吏盜去他一百法郎。於是他對於世情。益發加了一層憎惡。他從監獄出來之後。便向這個地方來。在途中因有作土木工的所在。他也被人僱去。雖只一日。却做了四九個人的活計。工頭也很歡喜他。每日可以得三十枚銅元的工資。他以爲這工資比監獄裡大的多了。心裡很喜歡。誰知被一個警察看見。見他那個樣子。有點可疑。便向他加以調查。他也不知隱諱。便把証書取出來給警官看。警官便告訴那工頭說。這個人是個靠不住的釋囚。工頭當然不敢用他了。次日便解僱了。他只得要那一日的工資。誰知連十五枚都沒得到。他當然要爭論的。工頭說。你這小子配得三十枚麼。他沒法子。只得忍着委屈去了。從此他又說工頭盜了他的錢。未免恨上加恨。他以爲世上的人。無人非盜。監獄中的官吏爲盜。土木工頭爲盜。你盜我的。我盜你的。循環爲盜。不是現在世間的通例麼。再說。你也盜。他也盜。我爲什麼不盜呢。這種思想。在他那已經蒙

蔽的心緒中。以爲是想的很不錯了。所以他在僧正家中。雖受很親切的待遇。而猶想盜那六個銀盤。便是由這種心理所醞釀而成的。但是也有許多障礙。教他不要萌這盜心。可惜到底不能抑止。第一。僧正那種諒然可親的道貌。實在是十九年來所不曾看見過的。如今我忽欲盜他的東西。未免過於對不住。再說他的言語行爲。爲什麼不照典獄官那等橫暴野蠻呢。他的容貌。爲什麼不照那個上頭那等討厭呢。他的言語。他的容貌。既是這等善良。他能盜別人的錢。受他人的賄嗎。或者他不至於如此。所以這個反想。把他那盜念已然打消了一半。第二個障礙。便是犯盜之後。如果被捕回去。不知又應監禁多少年。這一點。比頭一個思想。尤覺有力。因爲這十九年的刑期。在他已定在耐不得了。如今方纔釋出。又被捕去。還有他的好處嗎。不由他不想一想這一層。可是他認定了獄官爲盜。上頭爲盜。而我爲什麼不可以爲盜。想到這裏。前而那兩個反想算完全失敗。卒使他不能不入僧正之室而爲盜。他是何等的辛苦呵。蔣布善雖然在監獄裡收了十九年。却不曾作過真正竊盜的事。這次他入了僧正的寢室。意欲行盜。那真是破題兒第一遭了。他由囊中取出的小鑿。也並非爲竊盜用的。那是他在監獄中作細石工的器具。

被他帶出來的。意欲使這鐵器啓門。不想那室門並未加鎖。一推便開。當他進到屋中時。覺得有個橈子似的東西。把他拌了一下。當時室中便起了一個聲音。彷彿警鐘一般的來警告。他只得把身子一縮。他以為這次一定又被捕回去是無疑的了。那十九年的監獄前況。彷彿歷歷展在他的目前。他此時自己心裡說。完了。一定又回牢獄去了。但是他的悔心。早已凋敝了。而居然能發生一種很強烈的後悔之念。使他自己不能不疑惑。爲什麼要萌盜心。爲什麼進了這個屋子。爲什麼又怕再入監獄。在這一瞬間。他確乎這樣想。只可惜屋子黑。也沒人看見當時他作出什麼樣子來。這時屋子裡。又平靜了。一點聲音也沒有了。可足他的悔念。終勝不了他的盜運。他的足。又往前進了。已然立在僧正的枕前。僧正兀自在床上熟睡。他的氣息。平和而安穩。宛如無憂無慮的小兒。只見僧正的床。正在窻下。由窻外照進來的薄暎微光。猶可以辨出僧正的顏色。此時天公亦似有意。忽的雲破月出。那一輪度有天空的秋月。把他的光明。足足射到屋中來。此時僧正的顏面。益發看得明白了。在蔣布善心裡自忖道。同是一樣的人類。爲什麼僧正的容貌。和那典獄官及那工人頭。便這樣大不相同呢。他自從有識以來。實在不會

看見過這樣的慈愛容貌。他此時只是把僧正看了又看，幾乎呆在那里。試問一個人。心裡若是沒有罪。以一顆清白的心。在那里安睡。他的顏面。當然要益然而純粹。清美無比了。人若見了這樣人的睡狀。當然不知不覺的。心神也要清淨起來。所以雖在蔣布善。也要受了他的感動。只見僧正的容貌。異常安穩。雪一般的頭髮。蓋在豐廣的額角上。真是所謂鶴髮童顏了。再說。便是一片喜氣。充滿面部。他此時是在那里作什麼好夢。雖不可知。究竟他的面容。不能教人認作是人的面。簡直是神的面了。大概由於積善累德之結果。從那多年的良心上。發出一種光輝。上與天國之光。彼此輝映。所以在睡夢之中。自然要發這樣的濃厚神彩。大概僧正所謂天國。只是在他一心。由心內發出的光。透達至於面上。所以令人一見。不能更目之爲世俗之人。真是有生氣的神人。降在人世了。如今蔣布善立在這活神之前。被一片威光和慈悲。已然浸入他的心底了。他不知不覺的。把帽子除掉。一滴一滴的汗。由額上滾出來。雖然是在他自己。也能比較出來。他二人的心術。真是相差萬里。過於不同了。一個是恩將仇報。不恤犯此大罪。一個是把個兇惡路人。當作兄弟。百般溫存。不第不以爲有什麼危險。而反處之泰然。那里有

什麼天堂地獄。那天堂地獄之分。只在這咫尺之間。真令人有些不寒而慄。蔣布善想到此處。也覺得詫異的很。究竟他被什麼厲氣所襲。而竟敢出於此非人的惡業呢。他也有些不明白。在這時候。他自己想着。是一下子把僧正的頭顱擊碎了的好呢。還是平伏他的面削。謝罪的好呢。這真是一髮千鈞的時候了。此時他究竟向那一邊的好。大概是差之毫釐。必然弄得謬以千里了。這時窗外的月光。依然照入室內。那爐架上所置的聖像背着十字架。平分其兩手。彷彿在那里爲一方祈平安。爲一方免罪孽。此時蔣布善忽的又把帽子戴上。也不再着僧正的睡狀。他以爲若是被那睡熟的老頭兒所軟化。真可謂愚之至了。不如盜了東西快走吧。於是走到厨閣子前而。可巧也未上鎖。大概僧正家裡。用不着什麼鎖鑰。他把厨閣的門拉開。那六枚銀盤。便在一个筐子裡裝着。他趕緊連筐取出來。挾在腰裡。又歸到自己方纔覺睡的屋中。趕緊開了窗戶。抄起那個行杖。一轉身。由窻內跳到院中。把六枚銀盤。檢出。收在背囊內。便把那筐子拋在院中。歸山的猛虎一般。早已人不知鬼不覺的。跳過垣。不知去向了。次日清晨。僧正起來。照例到庭院中去散步。忽見那老女僕慌慌張張跑了來。問僧正說。你老沒看見那個裝銀盤的筐子嗎。

僧正見說。答道。我看見了。在這兒呢。說着便由花枝底下。把昨夜蔣布善所拋棄的筐子拾起。給那老女僕看。老女僕說。我沒問這筐子。我問的是裡面裝着的盤子。僧正說。盤子麼。那我就不知道了。說罷。依然照每日一樣。蹲在地下。修理花木。把那被筐子壓倒的草花。一一扶植起來。老女僕見狀。心知不好。早又一溜烟。瘋了一般。跑到屋中。便一直到蔣布善那間屋子去看。早已鴻飛冥冥。復又跑去見僧正。這次更慌了。說道。不好了。已然被了盜。那盤子一定被昨夜留宿的人盜去。他早已跑了。說過。便四下張望。既而喊道。他是由那里走的。你老看。那個牆上現有脚印。這人太不善了。竟敢恩將仇報。意思教僧正後悔。不該留他住下。誰知僧正仍是很安靜的向老女僕說。你不要慌。請想一想。那六個盤子。是我們家的東西嗎。我從前不該愛他這是我的錯處。其實他應當歸於貧人。但是昨夜那個投宿的客。確是貧人了。言外之意。說是銀盤被貧人拿去。那是當然的道理了。這是何等的宏量。這個老女工。在僧正家裡。已有十年。平日對於僧正的德行。已是五體投地。一句反對的話也不會說過。見僧正雖然這樣說了。心裡究竟十分懊喪。遂又向僧正說。盤子丟了。於我們沒什麼。於姑奶奶也沒什麼。

只是你老人家用的慣慣的。豈不是個困難。今天的早飯。應當用什麼喝湯呢。僧正說。可以用錫盤。老嫗說。錫的有臭氣。僧正說。那麼用鐵的。老嫗說。鐵的也是有臭氣。僧正說。別的不行。川木頭的吧。到了開飯的時候。僧正的老妹。什麼也沒說。那個老女僕。依然叨念不止。此時僧正撕了一片麵包。浸在牛乳裏。笑着向這兩位老婦人說。如果我們這樣吃。便連木盤也用不着了。可惜到了現在。竟不會想出這個吃法。可是那個老女僕。一邊伺候他兄妹吃飯。一邊仍是說道。那是個什麼人。竟留他住下。並且還敢與他隣室對寢。幸虧止把銀盤盜去。不至傷了性命。還算萬幸呢。唉。真真的是一件險事。如此。他們算把飯吃完。忽聽外面有人叩門。僧正依然毫不躊躇。照平日一樣。說。請進來。外面叩門的。也就應聲而入。把門道都擁滿了。一共是四個人。只見內中三個人。把一人按伏着進來。却是三個憲兵。捕來一名強盜。這被捕的人是誰。不用說一定是蔣布善了。他十九年的徒刑纔滿期。自釋放之日起。到了今晨。僅僅出獄五日。便又遭了捕縛。這是何等的愚昧。這次若再把他收在監裡。應當把刑期延長若干年。應當教他作什麼樣的苦役。真是一件不堪設想的事。他的愚昧。他的不幸。實在不能以言

語形容了。此時憲兵之中。有一名好似下級官長。把蔣布善交給那二人看着。便脫了帽子。恭敬的向僧正鞠了一躬。拿了一聲閣下。這閣下的稱呼。在當時對於有顯爵的纔能用。並不是尋常普通尊稱。按伏在地下的蔣布善。見憲兵稱呼這老頭兒作閣下。早已吃了一驚。不知不覺的自己說道。哎呀。閣下。閣下。這樣看起來。他不僅是神甫牧師了。憲兵見他無故發言。早已叱道。老實着。在僧正面前你敢如此無禮麼。他此時纔知道。這老頭兒原來便是僧正。又驚又畏。早已縮作一團。此時僧正不等憲兵報告。早已走到蔣布善的面前。向他說道。你回來的正好。我本是連那燭臺都贈與你的。那也是純銀所製。可以折變二百法郎。你爲什麼單把盤子架走。反把燭臺留下呢。言時。喜形於色。那一派慈祥的溫光。隨着言語而流出。蔣布善由地下仰起而來。把僧正望了一望。只覺他的容顏和言語。到底不是俗世常人所能企。也不是用言語可以贊美的。憲兵見僧正這樣說了。已不似方纔那樣防着他。稍稍把手放鬆一點。那憲兵長因向僧正說。聽閣下之言。此人和我們說的話。尚不算撒謊。卑職等。今早出巡。正逢着此人。見他形跡可疑。彷彿行盜以後。意在潛逃。我們只得把他逮捕。他的囊裡。果然有六個銀盤。僧

正說。我明白。這是我給他的。昨夜他在我這里宿了一宵。大概他說話不明白致你們生疑。所以把他帶來對証一下。這也沒有什麼可對証的。說罷。滿臉笑容。倒把憲兵呆在那裡。少時。憲兵長纔向僧正說。既這樣時。他是不可以逮捕的。我們即此把他放了吧。僧正說。當然應當把他放了。這時那兩個憲兵。只得把手一鬆。蔣布善坐個蹲。半倒在地下。口裡說道。你們放了我了。真的嗎。在他自己真如作夢一般。兀自有些不信。憲兵說。你既未曾犯罪。就此可以隨便去罷。這時僧正又向蔣布善說。你此刻就走麼。你可以把昨夜我給你的燭臺也帶去罷。說着。早已返回室中。把那一對燭臺取來。向蔣布善說。這兩個也是你的了。說着。便遞給他。蔣布善這時渾身顫抖。哆哩哆索把那兩個燭臺接過來。他直不知是怎樣接過來的。依然和夢境一樣。這時又聽僧正和他說道。朋友。你這次去了。須要好生作。你如果再來時。川不着越牆。無論何時。須要由門口出人。因為我的門。總不會關上。一推便入。你須記了我的言語。既而又向那三個憲兵說。三位有勞了。那憲兵也似領悟僧正的意旨。自去了。這時蔣布善手裡。拿着那兩個燭臺。依然在那里低着頭一動也不動。彷彿氣絕了一般。此時僧正又往前湊了一步。立

在他面前。向他說道。我和你說的話。你一定不可忘了。你拿了這燭臺和銀盤去。變做資本。須要作個特立獨行的善人。這事你須要應許我。由是我願意和你訂立契約的。蔣布善聽了這話他的心中。是否如何。他也沒什麼表示。這時僧正又用力向蔣布善說。蔣布善。兄弟。你從此再不可爲惡。須要作個善人。我已然把你的靈魂贖回來了。兄弟呵。你自己也須換一個心。不可想法子由黑暗的罪獄拔出。成個光明正直的人。以邀神眷。你明白了嗎。這是我希望你的。但是這樣明白透徹的話。還有個不明白的嗎。這時陷於昏絕之狀的蔣布善。依然一言不發。忽然突起。便如狂人一般。飛跑而去。他這一跑。豈止像個狂人。真和發狂的猛獸一般不不了。他也不知路徑。也不辨方向。但是前面有路。便一直跑去。他的意思。是跑到無人的原野再說。有時順着轉彎的街道。又跑回來。他也不知。到底跑到野外。他纔慢慢的徘徊起來。他從早晨到了此時。尚是不曾吃一點食物。他也不覺得餓。由午前到了午後。他的心中。湧出種種思潮。有時想起小的時候在野地遊戲。聞得一派花草清香。他久已想不到這些小時候的事。不想二十年以後。今日忽然想起兒時的事。在他自己。由覺得有些不可思議。有時又想起在監獄中的事。而

尤以今日不會拿回監獄爲奇怪的很。但是這些思潮。一起即落。總沒有一次留在心裡。作個長時的思維。有時他又疑惑起來。不知道他的身子是自己的。還是人家的。疲勞和不疲勞。他也似不覺得。但是他在一個路旁樹陰下。已然坐下了。坐下之後。不思不想。惟有張其兩目。仰望天空。如此多時。日輪已然漸漸西沈。雖是在地面的小石。被斜陽照的影兒。也是很長。少時忽聞有可愛的小兒歌聲。山上道那邊傳了來。不一會。果見一個小孩子。一邊唱着歌。一邊用手擲着一枚小銀錢。擲起來又接着。接着了又擲上去。如此作耍。行歌而來。有時那個錢接不着。拾起來依然擲着玩。這個小孩子是作什麼的。在蔣布善也不知道。他以爲是村中小兒。不定到那裏作什麼去了。纔回來的。此時那個小孩子。已然行近蔣布善的坐處。依然擲錢爲戲。不想又不曾接着。只見那錢。滴溜溜。由大道上滾下來。正落在蔣布善的腳底下。他便一脚把那個小銀錢踏住。不想他又作出這樣的事。美利爾僧正的話。這時還在他的耳朵裡響着。不想他又做出這樣的事。難道他當真失了心。其實還是他十九年中所醞釀的復仇心之所致。所以此時他更無理解。見了這個小銀錢。落在他的腳底下。不知不覺的。便一腳踏住。此時那個小孩子。早已

看見他把錢藏在腳底下。又見蔣布善的容貌。十分可怖。但是在這小孩子。絕不以爲他是要奪這個小銀錢。一定是他作耍。便走到蔣布善面前說。大叔。你別和我鬧着玩。但是蔣布善一言也不發。兀自踏着那錢。小孩子說。請你把腳擡一擡給我吧。誰知蔣布善把眼一瞪。向小孩子只是睜視着。小孩子一見。早已吓哭了。說這錢是要緊的。蔣布善仍不言語。小孩子仍然說。請你把腳擡開。我自己取。說着便去揪蔣布善的腳。這也是出於無法。因爲那錢差不多是小孩子的生命。但是蔣布善的腳。依然不動。這次小孩子又用力把蔣布善的前胸一推。並且說道。大叔。請你給我。若沒了這個錢。實在不得了。蔣布善這時總用一種悽厲聲音把小孩子一喝說。誰見了你的錢。小孩子說。不是在你腳底下嗎。快給我吧。誰知蔣布善忽的站起來。早已怒了。但是那踏着錢的腳。依然不動。小孩子見他這個樣兒。似欲用武。早已嚇得倒退。兩隻眼睛。已是被眠淚泡上了。並且哭着說。你也太厲害了。奪起我們小孩子的錢。但是蔣布善聽了小孩子這樣說了。心裡動也不動。完全成了鬼。不但此也。反倒大聲喝道。太討厭了。小孩子依然哭着和他要錢。蔣布善是耐不得。只見他把行杖掇起來。擬向小孩子說。你要錢麼。吃了棍

去。說着舉起來要打。那小孩子要是不逃。一下子或者給打死。萬幸那小孩子一溜哭聲。早已飛跑而去。那哭的聲音。雖然漸遠。猶如寒蟲泣露一般。兀自在他耳朵裡響着。這時蔣布善依然用腳踏着那小銀錢。呆然不動。只是以他那副可怕的容顏。望着天空。他要在此呆到何時。他自己也不知道。此時太陽早已沒了。夕露墜在他的身上。致使他寒震起來。這真是一副清涼劑。把他的發燒的腦子。浸得冰涼。他這纔彷彿霍然而醒似的。呀了一聲。把四外看了一看。見時候不早。纔想走路。於是取了背囊。邁步要走。却見那砂上。一道光亮。閃了幾閃。乃是一枚小銀錢。他自己很以為奇怪。便俯身拾起來。同時彷彿有一道電光。射入他的腦中。他這纔想起方纔的事。這時那個小孩子的哭聲。遠遠依然聽得見。暗道。這個大概是方纔我搶小孩子的。那個銀錢。這時又覺得僧正那副清容。已然立在他的面前。他後悔極了。幾於無地自容。不知不覺的。伏在地下。拍胸而痛悔。移時。他站起來。便扯開嗓子。把那小孩子喊起來。只是那小孩子。早已去遠了。任你怎喊。也無人聽見。他只得同小孩子的去路追去。依然見不着。又喊了一陣。如此追了又喊。喊了又追。那輪秋月。已慢慢由東山吐出來了。月光下只見

那邊來了人。却是一個旅行的教士。騎了一匹瘦馬。踏着月色。向這邊款款而來。行至臨近。蔣布善便上前把馬攔住。向那教士恭恭敬敬的說。老先生。借問一聲。你老在路上沒見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麼。教士說。我在路上。不會看見什麼人。這時蔣布善取出一枚銀錢。交與教士說。請你老施與貧民吧。這樣的事。是教士的責任。但甚以爲可怪。只得受了。蔣布善又問教士說。你老聽見小孩子的哭聲了麼。教士說。不會聽見。蔣布善這時又取出兩個銀錢。交與教士說。請把這個也施與貧民吧。唉。教士呵。請你老把我帶到警察署裏去吧。我是個盜賊。真的。我是個盜賊。應當受懲役的。我的惡行。不宜立於人世。教士聽他這樣一說。早已吓壞了。連忙把馬腹痛磕。那匹瘦馬。便一顛一竄的跑去了。蔣布善沒法子。只得又把小孩子叫喊了一陣。又到四下去尋覓。走了許多路。已然到了一個岔路口。什麼地方也不象有村落。他只得坐在地下。放聲大哭。兩隻眼睛。雨一般的湧出淚來。自己責備自己說。蔣布善哪。蔣布善哪。你算什麼人。他在這二十年來。絕沒有掉過眼淚的事。把哭泣的滋味。完全忘了。不想今日這一哭。反被那熱淚。把他那疲頑的腦髓溶開。似乎另換一個深沈的腦海。他也不知哭了若干時。

只是止不住哭聲。想是他已經更換了新的靈魂。所以不期然而然了。常言說的好。人之初。性本善。他自從收入監獄把幼時的善性已然揉碎。完全築了一堵惡壁。不復更萌善念。他只知道世憎人。所以曲邪之心益固。冥頑不拔。所謂人心善性。早已斷絕根株。無復再生之望。不意憑空遇了一位大慈至善的美利爾僧正。用無邊德化。給他輸入一副新的靈魂。不知不覺之中。他的內心。彷彿起了一個大革命。要把他的頑心排出。在昨夜裡。正是內心革命最烈之際。所以他居然能憶出幼時事物。而加以比較。並且能以僧正之心。和自己之心作個比較。覺得自己全非人類。差不多和惡鬼無殊。這時有一種靈光。使他照見他自己的惡相。覺得自己完全成了一個沒有愛力的人。這正是他內心革命完全成功之候了。此時他在野外。伏地而哭。也沒人看見他。因為夜氣太深。萬家都入睡鄉。時已夜中三點。有一人飛奔美利爾僧正的住宅。到了門前。便長跪作祈禱以示其懺悔。此人爲誰。即是蔣布善。從此以後。他投奔何鄉作出甚等偉業。以後自然有機會門筭合拍。以下我們要另述一個人的本傳這人是誰。且看下回。

譯餘贅語。

以上三回。尚不算蔣布善的本傳。乃僧正美利爾之本傳也。讀者若認此三回以蔣布善爲主體。則大誤矣。

不完全的小說。只有記述而無描寫。小說必有描寫。始稱爲藝術。故水滸傳爲獨絕。然水滸亦只有行爲與人物之描寫而已。若紅樓已透進一層。漸知爲心理的描寫矣。一部哀史。人物有限。而洋洋至數十萬言。其大部分皆在心理的描寫。此欲爲小說者。不可不玩味也。

讀至蔣布善偷麵包而入監獄。使人恍然於法律者。不過爲貧人而設。法之大革命。發軔於無麵包。袞袞革命諸豪。固振振有詞。爲民而爭麵包也。乃革命以後。不第依然無麵包。且有囚一片麵包。至收監十九年者。此蕭俄先生所以有哀史之作也。

林琴南先生譯此書至簡略。且毫無精彩。謬誤至多。此蓋由於不能直接而譯。權操舌人。卽以蔣布善盜銀盤時而論。林譯云。『……至厨前。取鑰啓鍵。俯入覘之。滿貯銀器。量可携者盡携之。啟門出走……』。在未讀原書者。亦不知其誤。夫『滿貯銀器』四字。真可謂舌浪而武斷矣。不第與原義大忤。且有傷僧正之廉名。如此之類甚多。若不爲之改譯。不第蕭俄先生不瞑。卽

美利爾僧正。亦將含恨於九原。故徒掉酸文。真不可以爲訓也。

第四回

結珠胎悔失身於嫖薄

投虎穴寄愛女於豺狼

女學生是較比有知識的。尙不免於墜落。況在工廠作工的女工。那是更容易墜落了。本來青年男女。在沒有定性的時候。無論那一國。那一時代。要打算教青年男女沒有過失。沒有敗德的行爲。那是很困難的事。因爲這是他們內心和性慾上的事。誰也不能加以豫防和限制。不過一層。青年男女的過犯及墜落。若是不僅因爲個人之不德。多一半由於社會的組織太惡。致使貧困女子。不得不趨於墜落一途。這真是一件痛心的事了。却說蔣布善在僧正的門前祈禱懺悔之後。他便去作他自己的事業。過了二年之久。在巴黎那些懶惰學生裡面。便出了一件笑話。且聽我道來。當時單有四個學生。也不便一一列舉其名。全是外縣土財主的兒子。到巴黎來留學的。這一天四個人。商量定了。要來個惡作劇。把身上的負累去掉。在他們固然沒什麼。可是

把別人害的不善。你道他們的負累是什麼。原來四人在巴黎每人結識了一個情婦。全是工廠裡的女工。因為用針去作工。不如把身子送給學生快活。再說四個女子。又都是薄具姿首。正在妙齡。遇了男學生。把自由戀愛的話和他們一說。早都心花怒放。入了彀中。但是一個人如果作了這樣無拘無束私姘的事。也不問他是處女。也不問他是女工。自然要淪於懶惰一流。對於有節制的家庭。便一日也不能處了。有一天四個人商量。合八人爲一羣。要到野外去遊山。並且和女人們說。有一件可驚的趣事。要教你們見識見識。這便是學生一方面一種可怖的計劃。在女子方面。却仍在夢中。一個個樂的手舞足蹈。倒要領教領教。他們有什麼可驚的趣事。他們這次出遊。據旁人看起來。未免有些齷冷。可是在他們自己却是高興萬分。得意非凡。遊了半日。口已西沈。覺得有些困倦。便相携入了一個村酒店去吃晚飯。不想四個學生的密約。便在這里實行。席間。四個女子一盞連聲的問道。你們說有一件可驚的趣事。怎麼如今還沒告訴我們快說吧。學生們只是不說。不過笑道。少時便見。忙什麼。飯也吃的不差什麼了。四個學生。你也出去一盪。他也說解個手兒。不一會四個都逃席而去。四個女子。尤白等着他們戀人來說可驚的

笑話。等了三十分鐘。也不見回來一個。他們便有些不安起來。忽見店裡給事。拿來一封信。交給四個女子說。這是你們的信。四人拆開一看。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見信上寫道。

我們的愛人共鑒。我們全是有兩親的。想爲愛人等所共悉。兩親這個名詞。你們曉得是什麼意義嗎。在民法上規定非常的簡單而正確。便是父與母。這個兩親。很替我們發愁。所以這個善人。(父)他叫我們回去。這善人善女。管我們叫作放蕩者。現在爲我們殺了一隻肥牛。希望我們回家。用以爲饗。我們只得順從。以盡孝道。此信到了你們的手中時。我們已坐上五套馬的一輛快車。這五駿。早把我們拉到父母的面前了。你們想要與我們爲敵。我們却不敢嚴陣以待。只得附神翼而飛去。須知這五匹駿馬。已由那美愛的深淵中。把我們救出去。我等從此要入世爲人。服務社會。所以用全速力而歸去。大凡遊學生。回到鄉中。便立成偉人。我們不久便是市長村長。或被選爲議員。我們將來是對於社會有貢獻的。所以你們應當尊敬我們。而加以亮察。若更覺意中人以代吾等之勞。尤爲至盼。倘以此書不免有傷愛人之心而發怒。則請依次碎之可也。再二年後。當使你們快樂。飯錢已付。請勿再給。

要驚人。真使人驚了。錯非學生。誰能有這樣的魄力呢。他們回到鄉間。果然一個個活動起來。等到他們再到巴黎時。早都青雲直上。有當議員的。有當自治會議長的。也有當大地主的。全算是地方上有力的紳士。不過他們所到之處。必然笑話重重。那地方的空氣。也就跟着他們腐敗起來。這且不言。單說那四個女子。讀罷這封信。雖然各吃了一驚。過了一會。也就沒事人一般。反正巴黎人海裡。有的是墜落學生。再去妍識。依然有的是吃喝穿戴。不過內中有一人。真真哭的淚人一般。他在四個女子中。年齡最輕。容貌也最麗。名叫芳婷。今年纔十七歲。生在北海岸一個山村中。那里也有個小小都市。名叫蒙特留。芳婷家裡極貧。孩提時便沒了父母。由地方上育英所養活大了的。所以止能作個女工。他來到巴黎。一無所靠。及至結識了一個學生。以爲這便是他的終身倚靠。那里知道。學生們是出於一時性慾的衝動。不拿有情的話來引誘。那個女子肯上鉤呢。一個女子。若是僅被男人所欺。猶可以自認晦氣。從此改行。可憐這個芳婷。不但白白被個學生欺負够了。他的肚子裡。早已有一個小學生寄宿在那里。這樣一個孕婦。當然不能照往日一般去作事。而且他自幼不曾受過教育。僅僅能自書其名。沒法子只得

屢次求人。給那個學生寫信。總也不見來個回音。他只得斷了念頭。沒有多日，便產生一個小兒。却是個絕美的女孩兒。乍出世的小女孩。沒有不招人喜愛的。芳婷對於這孩子。更是憐愛萬分。他雖有萬種辛酸。百般勞苦。只爲這個孩子。忍耐作去。他若是更再墜落。只得當真去作醜業婦了。但是他的性質。決不合乎這途生意。而且自己也不願意作。無奈他在巴黎。享那浪漫生活慣了。自和一般學生打起交道。尤且染了一種奢華之習。所以總也弄不到好處。這年他的女孩。已有三歲了。他想長在巴黎。萬不是話。不如回到故鄉。那裏有熟人。也有工場。還可以在那裏傭工自給。但是回到故鄉。帶着這樣一個私生子。真是老大大不便。再說鄉下人都會人。完全不同。他們若見了我這孩子。一定說回話。不知要怎樣輕賤我。誰還能照拂我呢。不如在道兒上尋一個可靠的人家。把孩子寄頓起來。騰出我的身子。好回鄉作事。這樣的盤算。真可謂嘔心泣血。不得已而爲之了。於是他把主意拿定。把手裡美麗材料。都給孩子作成衣服。把什物家具。全都折賣。得了二百多法郎。還了一些欠賬。只餘八十法郎。便攜了一個大包。裹了女孩兒。離了巴黎。向故鄉而來。你想他。平日是怎樣一個生活。每日除了吃穿化粧以外。

幾於不知什麼叫勞動。如今忽然立志仍要作個忠實的女工。養活他的愛女。這人的勇氣。也頗可欽佩了。本年芳婷已是二十二歲了。芳婷在路上。有時坐馬車。有時步行。到了日落以前。他已行至一個小村鎮。名叫發美。是向滑鐵廬的一個岔道。擊破崙與英人曾大戰於此地。不幸完全戰敗。因此這個地方。算是有名的戰跡。爲世界所週知。在這岔道口上。便有個小小旅店。張一枚很奇怪的招牌。上面畫着一個兵卒。背着一個負傷的大將。作覓路而逃之狀。但是畫筆非常惡劣。這家店房主人。名叫鐵達。聽說他從前曾當過司務長。是真是假。也沒人知道。他常對人說。這個招牌。便是他自己畫的。是他自己的一節歷史。差不多逢人便道。得意非凡。所以一般旅人。又管他這店房。喚作司務長旅館。當芳婷行近這個旅館時。只見兩個小女孩。和自己所生的孩子年齡相彷彿。正在店門傍大道上游戲。他不知不覺的誇了一聲說。這兩個小孩子纔有玩藝兒呢。不免把脚停住。把這兩個小孩子看了一會兒。此時只見一個婦人走過來。似是那兩個小孩子的母親。他見芳婷誇獎他的孩子。自然是很喜歡的。因向芳婷說。我便是他們的母親。你看我的孩子好不好。說着又把芳婷背上的孩看了一看。那孩子已然睡了。這婦人也

連聲誇好。並請芳婷到店裡坐一坐奶一奶孩子。芳婷見說。也就在店門口一個橙子上坐了。同是婦人。未免就一勾一搭的談起話來。婦人說。我便是這旅館的主婦。方纔那兩個小了頭。便是我生的。雖然教我操心。但是我非常疼愛他們。這時芳婷心內未免一動。暗道。我正要把我的愛兒寄存起來。不想機緣却在這裡。這不是天假其緣嗎。再說他疼愛他的女兒。焉有不疼我的女兒的道理。想罷。便和這主婦說道。我打算把我的孩子存在你的店裡。暫且求你保育。可以不可以呢。婦人見他忽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未免吃了一驚。那里還能說可以不可以的話。此時芳婷又說道。如果你應允替我養活。我每月出六法郎的衣食費。若論一個小兒。每月也用不了六法郎。因為芳婷愛女心切。所以一開口便出了六法郎。婦人見說。猶疑半天說。這事我不能作主。須到裡面問一問我們掌櫃的。那里知道。裡面早已送出一個聲音來。說。六法郎不行。非七法郎不可。原來店主鐵達的耳和目。比千里眼順風耳還要利害十倍。店門以外的事。那有個不聞不見。所以不等他女人去說。早已提出七法郎的條件。芳婷見說。並未躊躇。便道。七法郎也可。我現在手裏有八十法郎呢。誰知屋子裡的條件早又飛出來。只聽那個男人說。但是須得

預繳半年的費用。那婦人也就掄着指頭算道。六七四十二法郎。假使芳婷若是少明世故。見他夫婦這樣的行徑。必然對於他們的心術。懷疑起來。無奈他連這一點見識都沒有。任那兩個男女在那里搗鬼設局。他却絲毫不懂。竟把愛如掌珠的小女孩。寄頓在這裡。真不亞似把孩子送入狼口裡了。於是他毫不計較。便依了他們的要求。付了四十二法郎。把那一包小衣服。全都交給那個婦人。求他不時的替孩子換一換。並說。我這孩子。名叫蕤馨。乖巧伶俐。務請尊夫婦替我多多憐愛。他們那有不滿口應承的。於是芳婷在此宿了一夜。次日便和他這三歲的小孩。心肝一般的愛女。作別而去。他這一去。結果如何。大概又替這部哀史。添了不少的材料。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讀竟此回。真有令人悚然而思者。即青年男女墜落以後之結果是也。今之以一時性慾之衝動。非詛咒舊式婚姻。即大叫殺人禮教。殊不知彼所以爲殺人者。或殺一二人。而成全萬萬人。而彼不以爲殺人。認爲快活者。卒之可能殺千萬人而有餘。齋俄先生有見於此。故於此層慨

乎言之。尤於放浪不道德之學生。罵之至於無地。總而言之。蕭俄雖爲浪漫派之祖。而於忠實之勞動者。則慨寄同情。對於智識階級。反以笑罵臨之。

芳婷初亦一忠實之女工。只爲白無主張。又無知識。所以一誤再誤。終於一蹶不可復起。其以後種種悲慘境域。全爲持身不謹。墜落之所致。嗚呼一失足。成千古恨。其芳婷之謂歟。今之青樓中賣笑者。多爲當日實行自由戀愛者也。今日有許多小女孩。被人貨賣貨買。而奴畜之者。多爲自由戀愛者之遺孽也。吾人於芳婷一事。可以概其餘矣。而今之青年男女。猶喋喋於此。咒詛禮教。以爲殺人。吾以爲是皆以殺人爲心者也。真有愛根者。必不出此。今日青年男女。多主張離婚。此即所以認禮教爲殺人也。吾以爲離婚不依重大理由。萬不可輕舉。且男女之愛。與組織家庭之原素。絕對與學識無干。即以鄙人而論。若依今日青年人之主張。則早應與我妻離婚矣。因我妻之知識。不但不與我平等。即謂之毫無知識亦無不可。但我若與之離婚。彼將何以自處。除却一死。別無他途矣。故吾謂不依重大理由。但依時髦之見。一離婚。必至殺一人。故詛咒禮教者。必其有殺人之心。可以無疑。且今日之中國。

其重要之問題。原不在此。而青年男女。反津津其言之。儒丐老矣。真不知愛國男兒。其愈何居也。昔人臥薪嘗胆以救國。今人倚翠偎紅。欲圖強於桑間濮上。嗚呼謬矣。此條原無涉於本書之旨。今因贅語而附言之。

第五回

變姓名洗心革面

謀公益通商惠工

却說芳婷。自把蕤賽寄存在鐵達家裡。每月必然來一封信。探問蕤賽狀況。鐵達答信。必說蕤賽平安。而且發育很良。到了七個月上。芳婷果然如約。寄來七法郎。可見芳婷回到故鄉。已然有了事作。以後按月寄錢。但是鐵達的慾壑。非常深邃。這每月七法郎。焉能滿意。早已慢慢的把蕤賽的綢衣全行賣却。並且寫信與芳婷說。七法郎萬不够用的。請你每月寄十二法郎。芳婷並不駁回。如其所請。當初他也不知蕤賽是個私生子。後來他也不知聽誰說的。知道蕤賽有些來歷不明。他便對於這孩子有些疑惑。暗道。如果他是個私生子。不用說每月十二法郎。

便是再多要。他也得給。於是他居然給芳婷去信。要求每月要十五法郎。芳婷只得應允。但是若使芳婷每月出十五法郎。那就有些困難了。一年以後。已然不能按期送款。竟至遲延起來。這還是芳婷一方面的事情。若說蕊賽在鐵達家裡究竟怎樣養活呢。更是令人不忍聞見了。鐵達和傍人說。這是由近村拾來的孩子。已自沒了父母。我爲積德。纔拾來養活。至於鐵達的老婆。尤無人理。他對於他親生的女兒。則憐愛萬分。對於蕊賽。則入骨一般的嫌惡。他永遠不許蕊賽和他女兒在一起。因爲什麼呢。若是蕊賽在傍邊。誠恐他女兒所吸的空氣。都要被蕊賽分去了。至於蕊賽。每日所吃的飲食。雖然比狗吃的好一點。却實在不如貓吃的。蕊賽的位置。居於貓狗之間。他的運命。我們可以想見了。至於芳婷每月所寄的養育費。反倒完全替鐵達的兩個女兒盡了義務。這婦人用人家養女兒的錢。掉着樣兒給自己孩子買嘴吃。却不許蕊賽少分潤。他的女兒。大的叫夜婆。小的叫阿雌。他二人也跟着母親學。百般的凌辱蕊賽。這時蕊賽已有五六歲了。在普通的家庭。五六歲的孩子。尙不能離開母親。可是蕊賽在鐵達家裡。居然是個小小的奴隸，任意驅使。論理。以五六歲的孩子作奴隸。這不是一件怪事麼。實則毫不足

怪。要知道人若是到了艱難的境遇，並不特爲小兒而寬假。所謂困苦艱難。無論怎樣幼小的孩子。也會臨到他的頭上。何況這樣的事。似爲社會所公認。由五六歲便以自力餬口的孤兒。世上固不乏其例。而人猶以爲此等孤兒。多出於盜賊。罰固其宜者也。養賽每日的職務。是運掃。上街買物。搬運器皿。日無間斷。所以他的身體。逐日消瘦。差不多成了一朵沒長成的菜菔。便凋謝了。這個孩子。若是善爲保育。將來不知出落的怎樣一個美人。誰知現在連一點點子都沒有了。假使他母親於三年後前來領取他。一定不承認這是他的女兒。養賽在鐵達家。是怎樣被虐。可以想見了。不過在他那兩隻眼睛裡面。尙留着幾分原狀。可惜小臉兒瘦成一條。越發顯得兩隻眼睛特別大了。這個地方。取水非常困難。必出去老遠。纔能有水。養賽於清晨。便去取水。因爲他太小。每每吓人一跳。所以此地之人。給養賽取了個綽號。叫雪雀。實則養賽之身。也差不多和小鳥一樣了。不言養賽在鐵達家裏當奴隸。我們先要把芳婷回鄉以後的事情。敘述一番。可見少不更事。而又曾經墜落的人。到處絕無倖免的了。話說芳婷的鄉里蒙特留。當初是以一種裝飾品的工藝。向外國行銷的地方。他們的作法。大體模仿英德兩國的製品。

專作婦人用的裝飾品。近年。因爲原料太貴。影響他們的前途不小。所以營業上很是不振。於是作這種手工的。慢慢的都歇了業。千八百十五年。正是蔣布善在美利爾僧正家裡借宿的時候。這年不知從那里來的一個旅人。用一種木脂樹膠。製造一切裝飾品。把從前的製法。加以改良。原料又賤。製法又易。一時從者如雲。沒有多日。轟動遠近。把一個因工藝而凋敝的小都會。又以工業重復整理起來。反倒較比以前。十分隆盛。這真可謂工業上一個大革命了。發明這宗工藝的人。於三年內。不但自己成了一個富家翁。便是地方上。也因爲這個上頭。頗形富庶。但是這個發明者。究爲何許人。大家也不知其底細。當他來到此地的時節。人還記得是十二月末一天的晚上。當時他似乎沒有多大資本。僅僅有數百法郎。他的行李。只有一個背囊。手裡拿着一條行杖。在那天夜裡。可巧由市衙裡面。出了火。這人見有火災。便舍死忘生的去救火。當時看熱鬧的人。都以爲他必得燒死。他的勇往。絕不是一般惜命的人所擬企的。少時他由濃烟猛火裡。救出兩個小兒。這兩個小兒。便是警察長官的愛子。長官見他救了自己兒子。所以對於他的旅券。免行檢查。如果再行檢查他的旅券。未免太失禮了。可見那個長官是怎樣感

謝他。但是他的身分。由此誰也不知道。一般人都會稱他作馬德蘭父老。當時凡在地方上有德齒者。始尊之爲父老。馬德蘭便是他的名姓。他的製品。在西歐銷行最多。尤以西班牙一國爲最。那英德兩國的製品。反倒不如他的新發明。他的事業。真有一日千里之勢。不到二年。他便起了兩個大工場。一個收男工。一個收女工。到了五年上。他在銀行所存的款項。竟達六十萬法郎。這個數目。不過是他自己所存的。至於對於社會上的義舉。直接間接的捐助。尤且不知其數。單說一所慈善病院。便是他獨力所創辦。又創立兩個學堂。教員薪俸。全由他自己開支。不假外力。他常說。國家至高無上的職務。並不是國務大臣。病院的看護婦。和學堂的教師。那纔算可尊敬職務呢。他的年齡。約有五十左右。氣質十分柔和。但是他的容貌。似乎飽經憂患艱難者。額角頰輔。都刻着深紋。他時常不喜多言。是一個沒口給的人。對於男女的區別。十分嚴正。他所以使男女分場作工。也爲是維持風紀。這個地方。原先本來風俗不良。自從馬德蘭來到此地。事事持正。感以德化。而風俗也慢慢的善良起來。所有苦情。醜聲。以及貧歎飢啼。全行化去。這因爲人人以手工得以豐衣足食。又加以有個岸然君子。爲之表率。所以民衆

亦莫不正直起來。他常對人所說的。也無非以正直二字勉人。對於男女工人。也常說。你們不可不正直。他對於信神的觀念。尤爲特別虔篤。到了禮拜這天。不論早晚。必然先到禮拜堂去聽講。凡是中下級的人民。沒有一個不欽慕他的。只有上流社會一部分人。見他那樣篤實。總以爲他是有作用的。並且讚他每年出那些義捐。不過欲在市議會裡。和人競爭。以冀當選。他乃是一個非常的野心家。但是他的德望。早已有口皆碑。雖有反對之人。亦無可如何。一千八百十九年。由地方政廳。將其功績。申報中央政府。遂以王命。使其爲該地方市長。但是他決心不受。懇請收回成命。那些反對者。見他不受市長之命。彼此吃了一驚。無幾。他的製品。又在勸業博覽會。特蒙嘉獎。認爲有功。由賞勳局。頒給勳章。他又固辭不受。更令反對者不識其底蘊了。於是馬德爾父老之名。差不多和聖神一般被人尊敬起來。由各方面請他宴會替他祝賀的請簡。雨點也似的飛了來。但他都婉言謝絕。於是那些疑惑他的。又說他是個無教育的人。不知道交際場裡的規矩。所以不敢去赴會。或者也許因爲這點他不去宴會。不過他每日的生活。非常質素。簡直和他的工人沒什麼分別。無論怎樣說閒話。他的功德。終不可沒。到底由

市議會一致推舉。請國王仍然任其爲市長。他依然不受。這次地方政廳。把他的辭表抑留。又經地方紳士。百般勸勉。他只是不應。有一天。他行在街上。有一個老婦人見了他。便罵起來說。你這人不是願意爲地方作功德麼。就了市長。不是更可以爲地方出力嗎。你却不受。你的德行在那里呢。這老婦人一頓罵。倒把他的心打動了。於是他竟受了市長的職位。他這次就職。實在不會有什麼貪圖。確乎要行善積德。從此以後。人不稱他作爲馬德蘭父老了。改稱馬德蘭市長。若說照馬德蘭這樣的善人。實在難得的很。他無論怎樣富厚。他自己的生活。始終不變。那奢侈的行爲。一點也沒有。少有閒暇。惟有讀書。所以他的言談和品格。較比他乍來時。大不相同。最初。人都看他是個工人。如今却是一位靄然紳士了。他有時也肩着獵槍。到野外去。但是他決不殺那無辜的生物。不過以射擊爲戲。他的槍法。百發百中。指定一個標幟。沒有射不着的。他若出門。衣囊內必裝入許多金錢。歸來時。却一個也沒有了。在道兒上。不是給貧民。便是給小孩子。有時見家人不在。只餘空屋者。則置錢於厨閣而去。因爲他幼時生長田間。對於農事。頗有知識。時而也許教人種田之法。從其言者。必然加倍收穫。他的體格頗強。營

力至大。雖有相當年事。若在途中。遇有馬車陷轍。或馬力疲頓。不能引重。他便上前幫忙。比馬力還大。曾有一牡牛。狂奔於市街。人不能制。馬德蘭手提牛角。按伏於地。其人之力。可以想見矣。總而言之。他的名譽。日高一日。有一個貴婦人。出於好奇心。一定要參觀他的寢室。他並不拒絕。便把那婦人引入樓上的寢室。這個貴婦人。一見他的寢室。實在出於意外。這間屋子。非常狹小。只有一張破床。四壁用報紙糊着。若再想樸素實是無法再樸素了。不過這樣的樸素寢室。有一點却不甚相應。在床頭那個木格上。却放着兩個銀燭臺。由那燭台刻記上。便可知是通衢純銀所製。因爲年久。却反古色斑斕。成了骨董。這婦人參觀一回。見沒什麼可看的東西。嗟嘆而去。千八百二十二年。便是他就職市長的翌年。那著名的僧正美利爾。以老病逝世。這個消息。便是村鎮的小報紙。也莫不登載。加以婉悼之詞。馬德蘭得了這個消息。立刻把左衣袖上。綴上喪章。容貌也變了。一見便知他悲痛已極。於是那上流之人。見他爲美利爾僧正持服。都說他一定和僧正有血族關係。怨不得他這樣慈悲好善。原來是有善根的。這就不足怪了。可是其中也有要問究竟的。便問他道。那美利爾僧正是市長的兄弟輩行麼。他

說不是。那人又問。那麼你老爲什麼替他持服呢。他說。我年青時。曾在僧正家裡充馬夫。他是我的主人。所以我要替他穿孝。從此沒有一人不尊敬他。他的名聲。遐邇皆聞。地方上人。無論何事。都和他來商量。商量之後。沒有不得圓滿的結果的。甚至那訴訟的事。都不到審判廳。反倒請他下裁判。他若是加以調處。沒有不公平的。也沒有不了的。那遠處的人。有特爲拜瞻他的丰采。前來請教的。他若是出來的時候。那小孩子以及受他恩惠的人。便如子弟一般。成羣打夥的。隨在後面。雖然這樣。其中也有人與他有意見。尤有一人。在他身上特別注意。處處與之爲難。便是本地的警察署長。名叫鷺比態。從前他並不在這里。馬德蘭在此地創立事業以後。他纔轉任到這里來。自從他到任。對於馬德蘭。處處留意。也不知他出於何心。及馬德蘭的位置。一日比一日隆重。他的注意。也一天比一天厲害。及馬德蘭被任爲市長。鷺比態益發瘋了一般。非要把這個市長毀了。不甘於心。鷺比態。本是在巴黎監獄裡生下的孩子。他的母親。是專門欺哄愚民的一個女巫。父親是個犯罪的懲役囚。他是由這樣一雙夫婦造出來的。他的根基。我們也可以想見了。他心裡不知什麼人情道義。所知道的。只有法律二字。他

對於人的善惡。不用別的判斷。一以法律爲歸。觸犯法律的。就是惡人。不觸犯法律的。就是好人。遇有少於法不合的。便去偵察。繼而監視。繼而逮捕。他乃是天生的一個可怕的捕吏。便是他的父母。如被他看見有違法的情事。在他也絕不容赦。他當了二十餘年的警察。以善捕聞。所以居然陞到一個署長的位置。凡人見了他的面。沒有不膽寒的。他的裝束。每每把額角隱在帽子底下。只露兩隻深目。藏在濃厚的眉下。頰頸也縮在領子裏。差不多使手脚不露。他的警棒。也藏在外套裡。老遠看見。彷彿用絨呢包了一隻箱子。在那里行動。絕不像人形。但是若遇可疑的人。則耳目口鼻四肢。一時頓現。飛去捕人。他完全是個捕人的機器。這個機器。自從見了馬德蘭的面。心裡便有些懷疑。他以爲馬德蘭的來歷。必是暗昧不明。假如他若是由光明的所在來的。我的眼裡。萬不能留下這樣的記憶。他也不知費了若干日的思索。終於心裡有得。便暗暗叫道。是了。他一定跑不了。但是終不能得到一個確實的証據也不能輒行下手。至於那馬德蘭。對於驚比態的態度。却絲毫未變。依然親切和藹。一點疑惑的意思也沒有。使他終於無懈可擊。所以他到底不能不加以反省。雖然這樣說。他對於馬蘭總。也不肯輕輕放過。

仍是暗地訪查。那馬德蘭最初却不注意。但是日子長了。對於鷺比態。也未免留了一點心。世界上無論什麼樣的罪人。一遇了鷺比態。沒有一個能倖免的。不用說真正罪人。便是沒有罪的人。一經他注意。也得把弱點給你找出來。大小非加你一個罪名。不想馬德蘭這樣一個善人。居然被鷺比態所注目。真可謂是不幸之人了。有一天。天降細雨。一連數日不止。比及天晴。道路是泥濘不堪。有一輛馬車。不幸翻在泥裡。那個御者。却是個老年人。竟被壓在車下。這個御者。曾在地方充當公証人。名叫霍希。人都稱他作霍希父老。多少在社會上也受人家尊敬。當馬德蘭初到此地時。他的事務不佳。已然歇業。景象蕭條。成了一個可憐的人。沒法子。只得把自己的一輛車。趕出來搭客作買賣。從前是自己御車。如今却爲人御了。及馬德蘭創立許多事業。人都感其德。惟有霍希老人。未免有些嫉妬。但是雖然心裏嫉妬他。却也替地方稱快出了這樣一個人物。他因爲有了年歲。手腕力弱。所以竟把一輛車。翻在泥塘裡。因爲雨後路壞。霍希老人。把車趕翻。不想他也壓在車下。行路的人。立即圍籠了來。却是無法救助。因爲車身太重。又陷於泥坎中。只見那車。慢慢往下吃力。那霍希的身子。也在那里越壓越重。

若再待時許。肋骨必然壓折。被壓的人。這時苦悶異常。惟有悲鳴呼救。真是令人不忍觀聽。那個驚比態。也跑了來。他也沒個法子救一救。因爲呼救聲和喧騷聲。太利害了。那馬德蘭市長也跑了來。只見他在馬車的週圍看了一遍。向大眾說。你們誰快拿一根槓子來。但是沒人去掣。他又說道。車底下還有地方。誰爬進去。用背支住車身。便可以把人救出來。快快的。誰進去。我有五魯意的獎金。五個魯意。便能折一百法郎。但是沒人敢應募。那被壓的霍希。即見要完。諸人惟有面面相觀。車下的人仍是呻吟叫苦。馬德蘭聽了。比自己的痛苦還難受。只得又加了五個魯意。說。十魯意。誰去救他。仍是沒人應。馬德蘭市長。又加了十個魯意。說。二十個魯意。已是四百法郎了。依然沒人敢冒險。馬德蘭依然在那里募人。並且說道。趁着車下還有隙地。少時車沈下去。可就沒辦法了。這時只見驚比態走到馬德蘭的身傍說道。欲救此人。非有一人伏身車下。把車背起。始能成功。但是天下負此大力之人。只有一人。語時不住的把馬德蘭看了幾眼。天下只有一人這句話。未免使馬德蘭心裡一動。此時那霍希老人。谷發號喊起來。馬德蘭只在那里端詳那事。這時驚比態又續語道。我所說的那個大力之人。他原先在懲

役場作過工。馬德蘭漫應道。是麼。鷺比態又把馬德蘭看了看說。就是那土倫監獄裡一個服役的囚犯。這分明指的是蔣布善。馬德蘭見說。顏色爲之一變。這時車底下又喊起來。馬德蘭只得又向大眾喊道。你們當真沒人救一救這個老人麼。仍是沒人答應。此時那馬車離地愈近。幾乎不能再有空隙。只聽鷺比態依然在那里念明着說。若非土倫那個囚人。恐怕誰也辦不到。馬德蘭聽了。把鷺比態看了一眼。見他仍在那里看着自己。此時他又把衆人看了看。忽然冷笑一聲。他這一笑。分明是決心要捨身救那個老人。只見他忙把帽子摘去。大家正不知他要怎的。早見他已然伏身爬入馬車底下。大家見了。無不大驚。說。馬德蘭父老自己去了。此時那被壓的霍希老人。雖然苦痛異常。悲鳴不已。却見馬德蘭親自來救他。早已咬一咬牙。向馬德蘭說。馬德蘭父老。你赶快離開這車。我死了不要緊。你若是不快躲開。必然與我一同死在車下。這時却喜壞了那個鷺比態。他以爲馬德蘭下去。一定能把那人救出來。他的眼睛。比鷹眼還疾銳。只顧看那馬德蘭怎樣施展神力。馬德蘭市長。也不顧死活。不管鷺比態的用意。一味以智仁勇的精神。前去救人。只見他用全身力量。把那車用背一馱。但是那馬車。絲毫也沒動。他的顏

色。爲力所促。已然朱砂一般。紅赤起來。他第二次又以全力把車扛一下。那車依然不動。第三次。他出以必死之力。這次若仍不動。便決非人力所能辦了。可是這次。那馬車居然動了。有一部分陷入泥中。約有一尺餘深。竟被他拔起來。這是何等的神力。若在常人。脊骨非折不可。他的力量。真和鷲比德在土倫監中所見的囚人。一般不二。誰知竟有了第二人。但是這也算馬德蘭最後之力了。若再不動。他也就完了。當他把那車負起一尺多高。只聽他在車下喊道。快快的。這是叫人趕快把霍希先托出來。他再不能多說一句話。若是此時再沒人幫助。再有一分鐘。連馬德蘭也得壓在車下。這時真是危急萬分了。那看熱鬧的人。至此也再不能袖手。趕緊有多人上前。把那馬車繫住。使不能再行下墜。又有多人上前幫忙。竟將已倒的車扶起來。這正是因爲馬德蘭一人舍命。竟將大眾的熱心。也感動起來。此時馬德蘭市長。已由車下爬起來。他的顏色。便如火炭一般的紅。滿臉是汗。身上衣服。早是破碎。並且滾了一身泥。這樣的事情。豈是別人能作出麼。不顧一己生死。一心唯有救人。而且所救的又是平日與他爲敵的人。尤其是常人所不能了。他起來之後。先把鷲比德看了一看。只見他兀自在那里看着自己。

他又把大眾看了看。可是在馬德蘭自己。依然照平常一樣。既無矜誇之容。亦無恐懼之色。惟以霍希老人得救。表示一種心安快慰的樣子。這時那霍希老人。腿已受傷。不能起立。對於馬德蘭那種感泣。真是無可言喻。馬德蘭遂命人將霍希老人。抬到自己所立的病院。經醫師一看。一條腿的膝骨已被壓碎了。次日。霍希老人於枕邊。得了一封書。並有一千法郎的金錢。那書信上說。請你把馬車賣給我吧。這一千法郎。便是車價。馬德蘭拜。那筆。是馬德蘭的親筆。霍希一見。又落了幾點感激之淚。讀者須知。那車已然撞壞。一匹老馬。已然壓死了。不用說賣。便是白送給人家。也恐怕沒人要。總而言之。馬德蘭的行事。真是以聖賢爲心的了。過了許多日子。霍希的傷痕。已然治愈。但是已然成了跛足的人。馬德蘭以其孤老。從前還可以自食其力。如今跛廢的人。教他怎樣獨立生活。必須替他尋個所在。以保餘年。後來便把他薦到巴黎一個尼寺。充當守園叟。因爲尼寺。不用男人。霍希既老且跛。所以在那里看園。最爲適當了。霍希對於馬德蘭。謝了又謝。自往巴黎尼寺任事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甚已哉。善人之難爲也。於蔣佈善可以見之矣。當其澈底懺悔。哭拜僧正之門。一點善心。已決於此矣。於是變姓名。走他鄉。欲以僧正之心爲心。以僧正之行爲行。而又益之以緇技長材。此等人。眞社會之福星。國家之柱石也。而卒之不能竟其功。被喋喋小吏。陷之以法。必得而甘心。如鷲比態者。其人眞非人類也。

蔣佈善之初至蒙特留也。固在劫一小童之錢無數日也。其人之儀表。固與在僧正家爲盜時初無所擇也。即使其改行。欲以實業以鳴於世。其如警官之盤詰何。彼固一十九年收監之懲役犯。到處所以不理於人。實職此故。况其旅券中。分明注寫危險字樣。安知蒙特留之官民。不與達因如出一轍乎。故吾謂蔣佈善之欲爲善人。實視常人難於萬倍也。乃天欲助之成功。遂使警官之邸火。蔣佈善乃克行其本能。救出警長之二子。遂蒙優待。不問其旅券。此眞天助也。於是彼乃得從容佈置。發明工藝品。使衰殘之蒙特留。頓爲殷富之區。更興立學堂。創設病院。儼然偉人豪傑之所爲也。使其長此施爲。則社會之蒙其福者。豈得再以言語形容。乃天欲助之。人欲除之。突來一鷲比態。固在土倫監獄熟知蔣佈善者也。故其一見馬德蘭。

即疑爲蔣佈善也。而處處探訪之。伺察之。必發其前罪而後已。使蔣佈善終於不能立於人前。淪於黑暗之域。此本書所以名爲哀史也。

法國革命以後之社會。吾人不得而親見。然讀哀史一篇。可以恍然矣。法嚴而酷。警察任意加人以罪。善類不能倖免。而奸宄日滋。民德日喪。觀於霍希老人一節。可以見當時社會人心爲如何冷淡也。雖有重賞。不能鼓其勇敢。法人如此。國豈能強。不有英雄豪傑以振拔之。法之國祚。雖在今日。亦殊危險也。然而吾國如何。不可不反省也。

馬德蘭爲救霍希。遂使鷺比態益明其爲蔣佈善。霍希被馬德蘭薦入巴黎尼寺。非閒筆。乃伏筆。此中大有關鍵。入後自明。

鷺比態之偵探馬德蘭。幾於無微不至矣。後來忽有一案發生。使鷺比態廢然而反。不能不向馬德蘭道歉。此天所以不使酷吏盡其能也。及觀馬德蘭之所爲。真天人也。今日尙有其人乎。吾欲爲之執鞭。

第六回

惡偵探尋根究底

美芳婷斷髮摘牙

却說上回書表的是馬德蘭市長。自把霍希老人救了之後。又替他覓個安身立命之所。從此馬德蘭的名譽。益發日盛一日。可見他被舉爲市長。絕非一時的虛譽了。若論他的功績。實在指不勝屈。從先這蒙特留地方。於衰敗之餘。人民對於納稅一事。無不狡圖倖免。國家雖然認真調查。結果依然經費多而收入少。自從馬德蘭把此地振興之後。又就了市長之職。本地稅款。不但比從前增加數倍。並且那支出經費。反到省了三分之一。所以巴黎的財政部。對於馬德蘭十分嘉獎。屢下褒詞。可是惟有那鷺比態。對於馬德蘭。益形留意。彷彿他的推定。一點也不錯了。他的心理。就似乎一頭獵犬。必得給他的主人。獲得一獸。方顯得他克盡厥職。他日來對於馬德蘭市長。不多見面。非有要公。應當和市長商量的纔去見一見。見了之後。作出十分鄭重的樣子。除了幾句官話。什麼也不談。他簡直安了心。要奈何這馬德蘭。這個時候。便是芳婷把他的

愛女蕤賽。寄存滑鐵盧那個客店裡。前後沒有幾天。那芳婷也耳聞故鄉蒙特留。近年以來。十分興旺。意欲回鄉作工。他已然十二年不曾歸鄉了。此次歸來。別無可投。聽說馬德蘭所辦的女工場。自要是貧苦的。無論何人。全可進去作工。他便入了這個工場。每月能得相當的工資。他的心裡。十分感慰。誰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何況世態炎涼。人心紙薄。見了那懦弱。已自受了傷。不但不問。反倒再加以窘辱。見了跛足的。已然跌了跤。不但不扶。反倒再加以推仆。人情之壞。真不如鬼。這樣的社會。那能不教人不寒而慄呢。因為有這樣的社會人情。所以纔出了爲餓兒偷一片麵包下了十九年監獄的慘事。芳婷的不幸。豈是他自己作的。也是受這涼薄社會的厚賜了。他原本是個沒有惡德的女工。只知勤苦。偏生不幸有了幾分姿色。却被那輕薄學生所誘惑。既然失身。又種孽子。竟至產了私生兒。長安居。大不易。只得忍割心頭肉。別了愛兒。自覓生路。既欲自活。且欲活其子。誰知事有大謬不然者。不但一己慘敗垂重。並其四五歲的愛女。亦大遭虐辱。社會之該殺。真不能令人再忍斯須。却說芳婷自從入了馬德蘭的工場。又復了他那女工生活。因爲他久未作工。未免有些吃力。雖然工資不薄。却趕

不下那熟練女工。自然不能得到優厚的工資。但是每月還能敷衍給養賽寄錢。所以他自已安心。他本來不是懶惰的女子。只爲受人誘惑。纔失足的。如今再當了女工。也覺得有趣味。漸漸高起興來。並且在外面還租了一間房。收拾的倒也清潔悅目。實則他也用不着租房。便是租了房。也用不着修飾。因爲他現在所當以爲急務的。並不在這些瑣務上面。但是他在巴黎生活慣了。雖然把從前種種一概蠲除。只有這好華麗一事。尚不能免。他實在不能住那污穢的房子。所以自己必須另租一間。以爲下工時休息之所。有時他對鏡自照。自撫其修長之髮。因爲他現在無可共語。只不過對鏡自憐。有時嫣然一笑。則潔白之齒。輝若編貝。他以爲以他這樣一個人。萬不至從此便一蹶不振。將來必有極好的幸運。所以他高興修飾。也是情理當然。對於養賽那邊。尤其是刻不忘懷。每月必有信寄與鐵達。詢問養賽的近狀。至於那養育費。更不用說。一個月也不會空過。可惜芳婷自不能書。一切信件。必求人代筆。假如若如此下去。也可以不至再生枝節。一帆風順了。無奈造化弄人。那能就一帆風順呢。因爲他每月求人寫信。那女工裡面。便早有人疑惑他。倒要研究研究給誰寫信。給誰寄錢。以他那樣好修飾。自己又租了房。難免

不有暗昧。但是若問他自己。焉肯實說。女工裡面。便有那高明一點的。出主意去訪誰替他寫信。拿住寫信之人。自然能明就裡。果然四下查訪。居然抓住寫信之人。問其所以。那寫信的不知道。只說他在別處。有個女孩子。寄養着。大家一聽。說道。他是沒爺們的姑娘。那裏有孩子。這一定是個私生子。我們這工場最重風紀。如今有這樣一個人雜在裡面。將來不知要出什麼笑話。於是大家紛紛議論。皆以芳婷是個有外遇的沒行止的人。這事若傳在馬德蘭市長的耳朵裡。他以慈善爲懷。必然有個正當辦法。既不使芳婷失所。又可不使工場裏起風潮。無奈這工場監督。是個老婦人。掌握全場用人之權。他對於女工出入。格外留心。如今聽人說那芳婷在外面有個私生子。這老婦人聽了。嚇的要命。說。這還了得。趕緊把芳婷叫去。追究一番。也不告知場主。立即斥革。並且給他五十法郎。教他別謀生業。於是芳婷以爲可以安心的位置。忽然取消了。他本是個無可依賴的孤女。如今一旦斥革。在他一身。眞算是意外的大故了。平日生活。又不知謹慎。於是債主全來。那個要裁縫錢。這個要飯食費。房東也要租金。大家把他圍繞起來。如沒錢。便送官。以欺騙論。他只得以工場所給的五十法郎。分還債主。約下俟有

錢時。一定清償。各債主以其貌美。但防備他不使往別處去。他們的意思。以爲他有這副容貌。還愁沒錢。自要他不走。後來必能還賬的。可巧這時又接着鐵達的信。把養賽的養育費。由七法郎要求增至十二法郎。他纔失了事。前途茫茫。怎樣能給鐵達握當十二法郎呢。此時除了傭工以外。別無方法。只得向各處投問。始終沒有一處僱他。有一人勸他說。你的事。那馬德爾市長或者還不知道。你可以求一求市長去。或者還許你作工。他若是從言。去向市長說明。必然有個辦法。無奈他不從。只說是我自己作錯了。把我開除。那是當然的事。求也無益。一個女子。若是失了職業。自可去作零工女活。於是他每日替軍人去作襯衣。他一日作十七個小時的活計。只能得二十四個錢。其中還得給養賽那里分出二十錢。纔够鐵達所要求的數目。他一日只川這四個錢作他的生活必需之費。芳婷一個弱女子。遭了這樣一個打擊。幾於無有生趣。他焉能支持得了。每日川四個錢來生活。而又得作十七個小時的工。致使他的身體。大失健康。何況在巴黎時。爲那薄倖學生所欺。已然受了內傷。如今困苦。艱難。飢勞。等等的事情。交迫而來。早已夜不能眠。時時發噁。假如請醫生來診治。必定說他是肺病。但是他此時絕沒有治

病的錢。一日四錢的川度。也不能滋養他的身體。對於蕤養的養育費。自然有些難乎爲繼。不免大感困難了。但是無論怎樣。他的勞作。終不敢停。每日由六時起。便作針線活。至十二時方止。如此又過了幾個月。不想那鐵達又來信說。現在天要涼了。我們須爲蕤養預備冬衣。務請你趕緊寄十法郎來。這十法郎。以芳婷現有的地位。他如何籌得出。但是他愛兒心切。他的境域愈壞。他越覺得他的女孩可愛了。便是自己無論怎樣墜落。也不能使蕤養少受委屈。總而言之。因爲蕤養之故。使他去入地獄。也似乎甘之如飴。但是這十法郎究竟由那里出呢。這真是一個難題了。想了半日。到了晚上。收了針綫。便到街上去。一直走入一個理髮店。向掌櫃的說。我要把頭髮賣給你們。須得十法郎。掌櫃的一看他的髮。便說給十法郎。當下齊根把他一頭的美髮剪去。他挈了這十法郎。到成衣店。替蕤養買了一身冬服。給蕤養郵了去。鐵達見他沒寄錢來。却郵來一身衣服。早已大怒。把新衣給他自己的女兒穿了。仍令蕤養凍着。在芳婷那里。以爲蕤養身上必然既飽且暖。心中十分快慰。他沒了頭髮。只得早晚戴着一頂帽子。想一想自己爲什麼落到這步田地。要不是馬德蘭市長把他斥革。那能有今日這樣的慘象。於是他對於馬

德蘭。十分怨恨。起初還以為沒了頭髮。是可耻的事。後來一想。知耻依然不能生活。世情如此。我還有什麼可顧慮的。於是什麼他都滿不在乎了。出門時節。也不照前些日那樣羞澀。昂然而出。昂然而入。大有卑視衆人之概。他有時路過馬德蘭那個女工場。則故意的在窗下吟哦時調小曲。以表示他肆無忌憚的精神。總而言之。芳婷此時。把一切廉耻鐫除。一味的狂蕩起來。差不多成了一個不貞的墜落女子。自從他賣了頭髮以至今日。已有半年光景。那鐵達忽又來了一個難題。這回比上回更厲害了。他的信上說。癩瘡不幸。染了時疫。病勢十分沉重。望你早匯四十法郎。以作醫藥之費。否則此子必死矣。他現在一天只用四個錢爲生。那裏有四十法郎。爲女兒治病。他一見這信。不覺得發了一陣狂笑。這真所謂哭不出只得笑了。當日他跑到街上。意欲借錢。但是欺軟怕硬的涼薄社會。當然沒有人幫他的忙。他也不能向人啓齒。只在街上踱來踱去。始終沒法子可想。此日他走到一條街上。只見一個鋪子前面。圍了一圈人。他未免站住脚。在那里看一看。却是個江湖上賣藥的。並且代人鑲牙拔牙。那個牙師。立在那里。手裡拿着鉗子。問那位拔牙。並說了些江湖上可笑的話。芳婷聽了。未免一笑。他這一笑。即

把他的美齒露出來。早被那牙師看見。忙贊道。好體面的牙。於是那牙師趕着向芳婷說。姑娘。你的牙太美了。你肯不肯把你的門齒二枚賣給我現在因爲有人希望這樣的牙。你如肯賣時。一個牙我給你廿法郎。兩個便是四十法郎。芳婷見說。嚇得顏色都變了。旁邊一個老婦人聽了這樣大價。羨慕非常。慫恿芳婷賣了吧。語時。自恨自己沒了牙。若是有時。必然作這利市。那知芳婷一溜烟跑去了。跑到家裡。心裡兀自跳着。半晌。方纔安了心。誰知又想起齋養的病。始終沒個理會。只把鐵達那封信。翻來覆去的弄着。與他同住的。是個老婦人。却知書識字。他又把這信拿去。請老婦人再念一遍。不是有什麼錯處。那老婦人說。我方纔已替你念了。若沒有四十法郎。那齋養便沒指望了。一點也不錯。還念什麼呀。他只得回到自己的屋子哭起來。到了夜裡。十點左右。他喝了幾口強烈的酒。便出門去了。向人打聽那個牙師住在那里。却一直到了那個牙師的廝所。翌日早晨。那隣居的老婦人。見芳婷尙未起床。也不見他出去作工。以爲他病了。便過來看他。只見他坐在床上。低着頭。不知在那里作什麼。這個老婦人進來。他也不曾看見。可是把那老婦人倒吓了一跳。只見他的顏色。十分慘白。與昨天大不相同。他

雖然剪了頭髮。尚不失爲一美人。怎麼一夜未見。不但美人的面影一些全無。看去反倒令人有些可怕。那老婦人只得叫了一聲芳婷。你怎樣了。芳婷一言不發。只把床上指一指。教老婦人看。那老婦人近前一看。只見有兩枚金幣在那里放光。老婦人一見大驚道。這是金幣。你由那里弄來的。是真的嗎。芳婷見說。答道。這是我給齋賽預備的。可是他的聲音與往日大不相同。只見他唇吻已腫。口角兀自流血。兩個潔白而光亮的門齒。不知那里去了。只有兩個黑紫窟窿。血殷殷好不怕人。老婦人一見。尤爲吃驚不小。忙問道。你的牙怎會沒了。芳婷見問。含淚把昨晚啣牙之事說了一遍。引得那婦人也落淚不止。沒有兩天。芳婷便把這兩枚金幣。一共四十法郎。給鐵達寄去。請他給齋賽治病。其實齋賽那裏有病。無非是鐵達無情要索。欺負芳婷便了。看官諸君。觀芳婷賣髮一事。已然令我們替他難受的了不得。因爲頭髮是女子最要緊一件東西。剪禿了。僧不僧。俗不俗。於女子的美貌上。未免有些減色。但是因貧而賣髮。也是出於無可奈何。若按現在的新裝飾看起來。芳婷剪髮。可謂已得風氣之先。還不至過於可惜。至於他生生把門齒拔去。這是何等慘痛之事。須知一個少婦。若是沒了牙。便成了怪物了。從此芳婷益發瘋子。

一般狂亂起來。他也知道他自已再不堪對鏡。那鏡子在芳婷看起來。已然是廢物了。便一賭氣。把鏡子由窗洞拋在街上。摔了個粉碎。從此芳婷不是芳婷了。簡直成了一個瘋子似的狂婦。加以貧困交迫。日以典賣度日。量他能有多少東西。早已典賣一空。少微值錢的東西。盡被債主持去。甚至連寢具都沒有了。再說他既不顧容貌的美惡。拔了牙。斷了髮。至於衣服有無。尤其滿不在乎了。每日只着一身破爛衣服。幾於比叫化子還污穢十倍。他此時的境遇。完全不能名之爲人。真和猪狗無擇了。至於他的內心。除了一片怨天尤人以外。別無思想。對於馬德蘭市長。尤爲痛恨無比。所以他的肺病。日甚一日。誰知鐵達那里。以他的寄款。偶有不濟。又來了一封信。要挾芳婷說。你趕緊寄一百法郎來。否則養賽的病萬不能好。我們只得把他趕出去。憑他凍死餓死。芳婷一見暗道。這事益發難了。我已竟把頭髮和牙賣了。此外再沒有可賣的東西。那麼我只可賣我的身子。切我的肉了。實則芳婷此時。與其名之爲人。勿寧謂之爲獸。雖在他自己。也知道他無復廉耻。身不可愛了。所可愛者。只有那個養賽。爲了養賽。便是賣了我的肉。也是情願。嗚呼。那文明的法律。早已是不承認奴隸的買賣。那里知道。社會上依然

有無數的奴隸。那貧窮就是製造奴隸的要素。而社會便以之爲買賣。那種慘酷無人理。比起奴隸的制度存在時候。還要殘忍百倍。要知芳婷怎樣賣身。且看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高則誠之琵琶記。有趙五娘賣髮一折。吾人讀之。同情之淚。不覺油然而生也。今此書又有芳婷賣髮一事。可見東西文豪。其措詞比事。正復相同也。及見芳婷賣髮之後。又益之以賣牙。則尤爲令人酸鼻矣。

趙五娘賣髮。爲公婆。所以見其孝。芳婷賣髮與齒。爲女兒。所以見其慈。皆於世道人心。大有裨益。然而吾因之而有感矣。古之文豪。嘔心泣血。欲狀一婦女之慘痛。無法而形容之也。乃搖筆長思。想到婦人而必不可去者而去之。於是此事遂慘痛絕倫矣。夫髮與齒。所以彰婦人之美。萬不可去者也。今竟去之。此即所謂最深刻之形容也。誰知古之文豪。嘔心泣血。以爲奇絕者。今則乃甚平凡矣。今之女子。自斃者衆矣。試問爲公婆乎。爲兒女乎。真所謂大謬不然者也。至於無故而拔其天然之齒。易之以金牙。則尤荒謬之甚者也。

第七回

落風塵芳婷營醜業

欺弱女酷吏肆淫威

却說零年一月初旬。天降大雪。氣候極寒。有一天晚上。在一個酒肆門前。有一個穿着夜會服的女子。不住的往酒肆裡看。他的衣服。雖然美麗。只是他的顏色。却十分慘白。幾於不是活人的顏色。他並不是要到什麼所在去赴夜會。乃是花街柳巷的下等野妓。到了晚上。便上街來拉客。凡是老於冶遊的。一見就知道。這個女子。在此招客。不是一天了。有一個常在這裡喝酒的客。總坐在靠窗一張桌上。他每見這女子由窗前通過時。不是用吐沫唾他。便是用烟捲頭由窗內擲他。口裡還恥笑他說。看你這醜樣。那里擺。想法子把你的牙生出來吧。拔了牙的老太婆。還出來美。太不害臊了。這樣的嘲弄。不知有幾次。那個女子只作沒聽見。這個客人。是地方上一個財主的兒子。每晚與一班酒客。在這里喝酒取樂。他的衣履。也非常時髦。舉動也非常豪橫。因為他爸爸有點錢勢。他便專門以欺辱人算是一件開心的事。今天晚上。他又把

這女子罵了一頓。那個女子依然不怎樣。他猶以爲未足。連忙由酒肆裡跑出來。從雪地裏捧了一捧雪。追了幾步。赶到那女子身後。把這一捧雪。全給洒在衣領裡。旁人見了。莫不大笑喝采。這樣寒天。把冰雪洒在人的衣領裡。弄得渾身冰涼精濕。無論誰也不能忍受。那女子正行間。不意一團冷雪。由頸顛而沖下來。早已咬嚇一聲。心知是那客人所爲。他便狂獸一般。一回身。把那客人抓住。不管好歹。又抓又咬。早已把那人的面部。抓了幾道爪痕。我們若是想一想這個惡少的行爲。也難怪女子這樣憤怒了。這個人。起初也沒想到他敢怎樣的。彷彿天下只有他欺負人的分兒。萬沒有人家還手的理由。如今冷不防。居然被這女子抓咬一頓。也覺得吃驚非小。一個街面上紳士。被野妓這樣待遇。這總算是頭一遭。此時那女子早已拚着一死。始終不放手。二人便在雪地裡扭作一團。當下早有多人圍看。都說若不想法子把他們分開。不知要出什麼事。忽然由人叢中。來了一個高大警官。一伸手。把那女子抓過來。那個客人。便乘亂。一溜烟跑去了。你道這女子是誰。便是芳婷。此時芳婷抬頭把那警官一看。早已耗子見貓一般。畏縮無地。芳婷爲什麼這樣害怕呢。因爲這人非別。正是比虎狼還利害的鷲比態。如

今芳婷落在他手。真可謂吃不了兜著走了。那能不使他畏縮無地呢。量芳婷那樣一個弱女子。焉能與鷺比態抵抗。早已綿羊一般。被鷺比態帶到警察署裡。這時芳婷已是顫作一堆。被鷺比態一推。便倒在冰冷的石鋪地上。這里便是署裡的審問所。因為那時的法律。凡是市中一切爭鬪之事。統由警官審理處分。警察署長。還兼著審判官。可見那時警官的權力。特別的大了。所以人人懼怕鷺比態。也就因為他隨便可以處分人的罪名。此時鷺比態教他的部下把芳婷看防他跑了。自己却入了公座。舉起筆。不知寫些什麼。寫完。叫過一個警察說。你把這犯人和這封信交到典獄那里。教他把這女子收在監裡。芳婷一聽要把他收監。早已跳起來。鷺比態不等他說話。早已很冷酷的向芳婷說。自今日起。你須入監六個月。芳婷見說。更是吃了一驚。忙問道。爲什麼把我收監六個月。並且我有什麼罪。說罷放聲大哭。伏在地下說。這樣的裁判。也未免太厲害了。我的行爲。是犯這樣罪的麼。再說要把我收在監獄裡。誰能替我養育費呢。我必得每日掙錢。纔能養活女兒養我。若把我收監。不但殺我一人。連我的女兒也被你害了。哎呀署長大人。請你饒了我吧。固然我不應該和那紳士打架。但是他把我欺負苦了。所以一怒

之下。再不能過止。這是我的錯了。但是他天天罵我。方纔又把一團雪洒在我衣領裡。或者因為他有身分。可以隨便蹂躪人。但是也未免欺人太甚。總而言之。是我的錯。我願意向他謝罪。只求你老不要把我收監。因為我的女兒。是寄養在鐵達家裡。他是一個沒有慈悲的人。屢屢來信說。若是養育費一月不到。便把孳養趕出門去。因為這個。不能不求署長大人開恩。饒了我吧。說罷連連咳嗽不止。我們若是公平評論。這件事那裏有芳婷的一點不是呢。惟以芳婷現在的境遇言之。把所有的罪過都給他安上。那是當然的結果了。何況他的眼淚。那能溫熱一塊頑石。要打算哀求鷺比態望他開恩釋放。正如教北海的冰山溶化。那是不可能的事了。所以芳婷哭告半天。他只作沒聽見。實則他在娘胎裡。便不懂什麼叫情感。尤其對於他人的苦痛。是毫不關心的。他等芳婷把話說完。依然很冷酷的說。六個月的監禁。我已說了。不能再改。別費話。老實給我入獄去。此時芳婷仍是哀求不已。鷺比態只是不聽。教那巡警趕快把他帶去。此時忽由室隅暗處過來一人。叫道。等一等。這人在芳婷和那紳士打架時。便已看清楚了。及見鷺比態把芳婷抓到警署。他也跟了來。站在室隅暗處。要看鷺比態怎樣判斷。他見鷺比態發出最

後命令。要把芳婷強制收監。早已耐不得。口裡說着等一等。早已走到公座前面。倒把鷺比態吓了一跳。抬頭一看。非是別人。正是馬德蘭市長。不由他又驚又怒。但是市長在階級上。比他大而尊。使他不致不行敬禮。比態平日觀人。一以官階大小爲衡。比他官大的。則脅肩諂笑。恭媚無比。比他官小的。則驕矜傲慢。動輒叱責。至於對於無官無勢的平民。則一概認作盜賊。應當受法律管束的。如今見了市長。早已脫了帽子說道。馬德蘭市長來此有何話說呢。此時芳婷正在地下伏着。忽聽鷺比態說馬德蘭市長來了。早已跳起來。那個警察一把不會拉住。他已跑到馬德蘭的面前。把馬德蘭看了一看說。你就是馬德蘭市長。說罷發了一陣狂笑。笑罷。一口吐沫。向馬德蘭唾去。來個滿臉花。這種行爲。可謂把馬德蘭侮辱到極點了。只聽芳婷說。我所以有今日。都是你害的我。今日纔出了我這口惡氣。芳婷自被工廠斥革後。他總以爲是馬德蘭的主意。及至境遇大壞。他對於世情。益發恨怨。尤其是對馬德蘭。恨之刺骨。所以今日一見馬德蘭。憤火中燒。竟加以無禮的行爲。誰知市長並無怒意。川手帖把臉上的吐沫擦乾。依然很鎮靜的向鷺比態說。請你把這女子放了吧。市長的德量。是怎樣涵宏。真是令人吃了一驚。

由驚比態的人格看起來。以這樣一個野妓。便是和市長對面說一句話。都應科以不敬之罪。如今胆敢唾了市長一臉吐沫。這是什麼事。真是顛倒錯亂。駭人聽聞的事了。打量市長必要處治這女子。比他的處治要利害。及見市長並不發怒。慢慢把吐沫擦乾。還教把這女子放了。在驚比態真是出於意外。差不多死人一般。塑在那里。他把吃驚的能力完全喪失了。這時芳婷正在一邊垂頭喪氣的站着。忽聽一人說。把這女子放了吧。他絕不以爲是市長代他來求情。以爲這必是驚比態開了恩。連忙向驚比態叩謝着說。署長的大恩。我一輩子忘不了。署長試思。也實在不能不放我。假如當真把我收在監獄。那個能養活我呢。我絕不是忘恩負義的壞人。我所以有今日。全是市長作的惡。他要不把我斥革。還在他的工廠裡作工。萬不至落到這步田地。我現在只得我的身子作抵。借了許多錢。還了房東。又給織達寄去一半。我每日必得營這醜業。纔能還債。此時馬德蘭見芳婷這樣一說。心裡十分哀憫。打算替他把債還了。再想法救他和他的女兒。便由衣兜內取出錢包。打開一看。可巧沒有幾個錢。他便走到芳婷身旁。問道。你借了多少錢。芳婷一見。不覺氣往上撞。很惡劣的向馬德蘭說。那個和你借錢。我不敢受尊駕的好處。說罷

又笑着向那個警察說。老總。你看見了沒有。方纔啐了他一臉吐沫。你大概也替我痛快。如今署長既把我放了。我只得回去。說着向鷺比態鞠了一躬。轉身就走。此時鷺比態依然和石像一般坐在那里。他見芳婷要走。纔能說話。忙道。誰說把這女子放了。芳婷見說。未免吃了一驚。他已走到門口。將要開門。趕緊又轉了回來。只聽馬德蘭市長說。是我說的把他放了。鷺比態說那不行。馬德蘭說。方纔他們鬧事時。我都看見了。這個女子一點不是也沒有。如果你要拘留。你須先拘留那個紳士。爲什麼罵完人。又把一團雪放在人的領子裡。所以我請你把這女子放了。這時芳婷見市長說出這樣公正的話。早已呆在那里。鷺比態說。然則。此女方纔還把市長侮辱一頓。益發不能放他了。馬德蘭道。他侮辱市長。是另一事。與你無干。可以說是我自己的事。鷺比態說。他侮辱市長。便是妨碍治安。這不能認作是你老一身的事。正是法律上的事。馬德蘭道。我以市長之職。請你放了此女。鷺比態說。我以署長之職。不能釋放此女。馬德蘭道。你應當服從我。鷺比態說。我服從職務。不能不處罰他六個月的禁錮。這樣的爭執。可謂各走極端了。此後馬德蘭益形激昂着說。慢說六個月。便是一日的禁錮也不行。鷺比態說。

我的職權。應當處治他。馬德蘭說。你的職權。是中央警察職務。這事屬於地方警察應辦的。我爲此地市長。難道沒權辦此事麼。當下二人你一言我一語。始終沒個結果。馬德蘭此時把他平時的溫容和貌。立刻變了一副鐵面秋霜。只聽他大喝一聲。住口。你趕緊給我退出此室。說罷。川眼中威光。把鷺比態一瞪。那鷺比態早已縮下半截。垂頭喪氣的退出去了。這時芳婷見市長如此行事。真是出於意料以外。暗道。我平日那樣恨他。敢則是我的錯。原來市長是位極慈悲的善人。但是我方纔對於他未免太無禮了。這可怎辦呢。正自後悔自己孟浪。那市長早已走到他的身旁。叫了一聲芳婷。說道。你如何入了我那女工廠。以及如何出來。我全不知道。你那時爲什麼不找我來。教我知道呢。市長的溫言和貌。那里是對一個下等妓女所應出的態度。其實他的心理。一點階級之見也沒有。便如對自己的朋友一樣。他的神情。和美利爾僧正溫慰蔣布善時。幾似同出一轍。這時芳婷一句話也沒有。只聽馬德蘭市長又說道。從前的事。已然那樣了。沒法子挽回。但是從今日以後。你須放心。不但你的借債。我能替你還清。便是你的女孩子。我也能贖回來。教你娘兒兩個團聚。以後你喜歡在這里。便在這里住。若想到巴黎去。

也可以。我總能教你過一生安樂日子。但是神是有眼睛的。不可不作令人敬重的事。一切怨尤墜落的心理。却不可再萌了。唉。你的境遇真令人酸鼻。可憐極了。說着未免替芳婷落了幾點同情之淚。這一片溫言撫慰。在芳婷真是感入骨髓了。不但替他了債。還要替他取回女兒。在芳婷實在不能以言語來稱謝。此時他的心裡。又感又愧。早知他是這樣的善人。萬不應先唾他的面。芳婷感嘆之極。惟有垂泣。忽然喉中作響。痰氣上沖。竟自昏絕過去。倒在馬德蘭的脚下。市長一見。大驚。忙叫人把芳婷抬到自己所創的病院裡。教醫師施以應急手術。當夜芳婷醒轉過來。馬德蘭又問問他的身世。芳婷把從前種種述說一遍。馬德蘭尤爲嘆息不置。從此芳婷一病不起。須知芳婷已是一個受大傷的人。以前因爲意氣作用。勉強支持。其實他的內臟。已然無一處沒病。如今因精神上大受刺激。一觸之下。百病俱發。尤以肺病爲最重。再加以冷雪的暴浸。警官的威讒。要他不病。便是神人也不能。何況他是受內傷的人呢。從此夜半發燒。到了早晨。始覺清快一點。至於他的語默之間。總也不能忘了癡賽。便是夜中嚙語。也是呼叫癡賽不止。那癡賽簡直成了他的心病。比他肺病還要利害十分呢。那馬德蘭市長。見芳婷病的

這樣利害。也非常挂心。有了工夫。便來看視他。並用好言撫慰說。你對於養賽的事。千萬放心。我決不食言。既然許下你給你把他領回。我一定辦得到。這時你須好好的養病。至於所欠鐵達的養育費。那也不必挂心。我必然多多給他寄去。在養賽一身。萬不至有什麼缺欠。芳婷見說。心裡十分歡喜。並同馬德蘭說。我若能見着養賽的面。我的病一定會好的。馬德蘭說。這個自然。不過再等幾天。或是我去。或是打發人去。趕緊把養賽接來也就是了。但是我這兩天很忙。如今你既忙着要見養賽。我明日便給鐵達寄錢去。就求他把養賽送來。也是個辦法。你說欠他一百來法郎。我如今給他寄三百法郎去。他還不把養賽送來麼。次日。馬德蘭便給鐵達寄去三百法郎。教他趕緊把養賽送來。誰知這小子見了這許多金錢。倒嚇了一跳。忙和他老婆說。你見麼。芳婷許久沒來錢。便是用信要挾他。也沒見個錢。我們方自無法。如今忽寄多金。又叫養賽回去。這分明他是嫁着潤男人了。我們不如仍把養賽扣在這裡。然後給他開一本賬去。說三百法郎不夠。必得五百法郎纔行呢。如此敲他一下。你看怎樣。鐵達的賢妻。見男人出了這樣好主意。那有不拍手贊成的。當下把他女兒從前吃的藥賬。也全寫上。亂七八糟。

寫了一個單子。給馬德蘭寄去。馬德蘭一見。好生可笑。忙給他回信說。你這單子。通共不足一百法郎。爲什麼要五百呢。我們前次給你寄去的錢。那裡面已有二百法郎酬謝你了。鐵達一見。沒敲上。本來自己沒理。只好另想對策。他如今想了一個消極主義。只是不把蕤賽送去。馬德蘭幾回用信催他。他不是說前賬有誤。我們正在調查。便說如今天寒。恐怕蕤賽在途中受冷。如果病了倒是大事了。於是挨延下去。又過了許多日。那芳婷的病。益發沈重了。芳婷既爲這重病所困。益發思念蕤賽不置。每見市長來看他的病。必然問蕤賽幾時纔能到。馬德蘭說。我想他不能不來。明日不來。後天或者能到。這並不是馬德蘭以妄語來瞞哄芳婷。因爲他心裡確信蕤賽總該來的。但是蕤賽始終不來。馬德蘭也真耐不得。既然應許他取回蕤賽。也不能這樣放任下去。只得向芳婷說。鐵達既然不肯送來。我只得親自走一盪。但是你須有一封信委託我去。那鐵達纔能信我。芳婷便求市長寫了一函委任狀。由芳婷親自署了名。狀內寫道。鐵達君鑒。請將蕤賽交付來人。一切費用。亦由此人支給無誤。我們試想馬德蘭拿了這信去尋鐵達。一定會把蕤賽領回。藉使鐵達再有勒索。那馬德蘭也不是吝錢的人。決不至有何難題。無奈運命

弄人。至微且妙。每每使人不能預料。已自把人捆住。即如馬德蘭芳婷養賽諸人的運命。由杏而泰。眼見要有點生氣。誰知運命之神。早又在那里撒下羅網。致使他們一一不免。而起禍的根源。全由於酷吏鷺比態。真是令人浩嘆不已。却說馬德蘭自與鷺比態起了衝突之後。那鷺比態十分不平。毒心益肆。當晚便寫了一封長函。向巴黎政府告密去了。在別人還以為他這舉動。或是出於一時的。不平。既與市長不睦。大概他不是辭職。必是請求轉調。也不甚注意。至於馬德蘭市長。尤不介意。憑他所爲。過了兩天。市長已然捫擋行裝。次日便要到滑鐵盧去接養賽。不意那鷺比態忽來拜訪。只見他不復往日那樣嚴厲驕矜。却是愁苦滿面。有些啞然若喪的樣子。市長一見。不免有些疑怪。只得問他道。多日不見。今日枉駕。不知有何教諭。只見鷺比態有氣無力的說。對不起。我來拜懇市長一件事。市長說什麼事呢。願聞。鷺比態說。沒別的。請市長趕緊向巴黎行文。請政府把我免職吧。市長見說。益發覺得奇怪了。忙道。這是什麼事。我那能請政府免你的職。如果願意免職。爲什麼不自請辭職呢。鷺比態說。我也是那樣想。但是我此次大失體度。不是自行辭職便算了。必須免職。纔爲正當。這也算是我的義務。但是

他究竟有什麼失職地方。以及什麼樣過失。在同僚裡也。但以鷺比態而論。他平日只知有政府有職務。如今他自己既認作失職。當然也要以處罰式的手續來免自己的職。他對於職務的信念。實在比那迷信神黨的還要利害十倍。這時市長馬德蘭。又問鷺比態說。你到底爲了什麼事。非得免職不可呢。鷺比態道。就因爲上回爲了那芳婷的事。市長和我爭權。是我一時氣不過。在巴黎政府把市長告發了。市長見說。笑道。你大概以爲我是市長。不應干涉警察事務。所以奏我一本。是不是呢。鷺比態說。不是那樣。我所告發的。說是馬德蘭市長。乃是個懲役釋囚。前科之犯人。已然沒有公權。怎能教他竊職市長。馬德蘭見說。欲要再問他後來怎樣。不想咽喉中若有物格。已是不能出語。顏色頓變了。此時鷺比態一味的思索自己的事。而且是垂著頭。所以不會看見馬德蘭改容。囚又向市長說道。我以爲我的偵察。一點不錯。自從我一見了你老的面。我就覺得在那里見過你老似的。所以對於你老。非常注意。我見你老的行步。每每有些鞋底擦地。這是因爲長在牢獄之中。脚下繫着很重的鐵球。成了習慣。所以我這樣想。因爲囚犯中之危險分子。每每給他們繫上很重的腳鐐。還加上兩個大鐵球。使他們不能舉步。

日久天長。自然行步的樣子。與常人不同。大凡成了習慣的事。無論何人。也改不了。所以我斷定你老必是一個很危險的前科罪人。再說當我在土倫監獄供職時。見了一個囚犯。他屢屢企圖越獄。偏巧你老的容貌。與他酷似。尤且使我注意了。當那霍希老人被車壓在泥裡的時候。見你老獨自一人。將那車背起。我更覺得你老一定是那個犯人無疑了。因為那個犯人。力大無比。每每使人驚其神力。那個犯人。名叫蔣佈善。所以我心裡不比你老是馬德蘭市長。總以為你老是蔣佈善。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想那天晚上。因為芳婷和你老大起衝突。使我再不能緘默。便向巴黎政府。將你老告發。說你老是前科犯人蔣佈善。那鷺比態正白酒滔不絕的說明所以。馬德蘭市長。已自緩出這口氣。顏色也轉過來。能够慢慢說話了。但是依然作出鎮靜樣子。一邊與鷺比態周旋着。一邊翻閱案上的簿計。半天纔向鷺比態問道。但是那中央政府向你有什麼訓示呢。鷺比態說。什麼訓示。政府說我大概是發了狂。馬德蘭見說。少微安了一點心。猶不知他為何要請市長免他的職。或者是因為政府沒聽他的告發。認爲誣告。所以他要去職。但是他從此疑惑我不疑惑我。那還是保不定。此時又聽鷺比態續言道。唉。我這次真算是個大

失策。不怨中央長官說我瘋了。我真和瘋子差不多。市長說。中央不聽你的告發。也就算了。何必說你瘋了呢。鷺比態說。你老還不知道。當我將你老告發以前。那真正的蔣布善已然被捕了。馬德蘭見鷺比態說出這樣的奇聞。這一驚比方纔聽說把他告發的消息還覺利害。暗道。真正的蔣布善。怎能會被捕呢。他的顏色。又不覺頓變了。只索歎了一聲。又聽鷺比態說道。真的。實在把他拿住了。那蔣布善的惡行。實在令人不可思議。據那調查書上說。他出獄沒有幾日。便在達因一位僧正家裡爲盜。又搶劫一個小孩子。自那日起。到了現在。已有八年光景。不知他潛踪何地。如今既然被捕。大概必然處罰他無期徒刑。我爲此事。已然調查過了。他是在一個名叫克洛齊的小鄉村裡匿跡潛踪。因爲露了馬脚。纔被逮捕。無論在那里裁判。他的終身刑是不能免的了。聽說他已帶到阿拉斯地方審判廳裡。日內便要開庭審判。市長見說。顏色益形慘白了。但是究竟不知那所謂真正的蔣布善是怎樣被捕的。馬德蘭於駭怪之餘。只得向鷺比態問其究竟。鷺比態道。從前那克洛齊村裡。有個獨身老人。名叫張麻子。在此村中。住了多年。人都不明其身世。他每日只爲人傭工。一兩月前他在一家園庭盜取菓物。欲以易錢。却

被警察撞見。警即將其帶署。偏巧那時署裡正動土木工程。不能審判。只得把他拘在一個臨時監獄。聽候審訊。誰知那獄裡的囚犯。有一個正是廿年前與蔣布善同囚的。這個犯人一見張麻子。便認得他是蔣布善。當下告訴了警官。警官見說。以爲此人若真是蔣布善時。便不是警署所能判斷的了。須把他送到正式法庭。當下又從土倫監獄調來兩個囚犯。教他們認一認。這兩個入也是素與蔣布善同監的。二人一見張麻子。便異口同音說。他是蔣布善。如今既有三人作証。千真萬真了。當即由警署把他移交審判廳。便在這個當兒。我已向巴黎政府。將你告發了。所以中央政府加我以瘋人之目。那時我對於政府還抗辯一次。政府來文說。你抗辯什麼。那蔣布善在阿拉斯已然被捕了。從此我纔不敢再說話。但是一心要看一看這真正的蔣布善。於是我特意給阿拉斯的警察署長去了一封信。說。我也願意加入証人裡而。帮着辦理此案。未幾即得那里來信說。敝處預審法官。甚願你來作証。我當下便到了阿拉斯。預審之日。我一見那張麻子。不是蔣布善是那個。他完全是副兇相。不照你老這樣紳士風彩。於是我便很誠實的加以証言說。此人確係蔣布善無疑。他的面影活現。還是在土倫監獄時一個樣子。連我算上。共有

四個証人。他此時當然沒有別的狡展了。但是蔣布善真真不善。到底非常人所能及。他向法官供稱。依然不是蔣布善。並說出許多事故。以冀打動法官之心。後來他到底不承認他是蔣布善。只說他是張麻子。說罷。作出一種呆樣。有時自己說道。怪極了。明明我是張麻子。爲什麼硬說我是蔣布善呢。於此可以看出他是怎的狡猾。因爲他在獄中十九年。更事太多。與普通的囚犯。大不相同。他的供詞。非常巧妙。所以作出那樣呆相。也是爲欺人耳目。更使我確定他是蔣布善。再不容稍涉疑慮了。日內便要開庭。正式裁判。我想他的終身刑。是不能免的了。我如今既是証人。開庭公判的時候。我必然到場。鷺比態把話說完。馬德蘭依然在那里翻看賬簿。既而又問鷺比態說。你知道開庭的日子麼。鷺比態說。那里定在明天開庭。所以我今天晚間便坐馬車到阿拉斯去。市長說。他們這次開庭。你能用多少時間。鷺比態說。大概時間很長。因爲調查證據什麼的。得用一天的工夫。我的証言陳明以後。我打算便回來。至於最後宣告。必得在夜裡了。不能再等到明天。這時市長已然把賬簿合上。看了一眼鷺比態。意思教他去吧。鷺比態依然不動。市長只得問他說。你還有什麼事麼。鷺比態道。是。還是請你老向中央政府

去公事。請求免我的職。此時市長已然站起來。很誠懇的向鷺比懇說。鷺君。以你的爲人。來作官吏。那是太公正方直的了。我由心裡佩服你。至於你以爲我便是蔣布善，那也沒什麼。在我絕不介意。如今且不要再顯什麼免職辭職的話。你還是在此留任的好。鷺比懇見說。用一種極惡劣的目光把馬德蘭看了一眼。說。市長。不可以這樣說。必得那樣辦。我的心纔安。市長道。你必然以爲把我告發了。受了政府的中斥。覺得是件大錯。其實這也是關於我一身的事。我若不以爲你是錯。那也就不算錯了。鷺比道。不然。我平日待人是很嚴的。如今對於我自己。也不可不嚴。這句話。益發使市長感佩之至。只得向他說道。既然如此。你容我考慮一下。說着便伸出手來。要與他握別。鷺比懇却不來拉市長的手。說道。如今是免職的人了。沒有資格與市長拉手。鷺比懇本來是以官職大小判人尊卑的。如今以爲丟了職。便沒有與市長握手的資格。他是怎樣尊視公權。我們也可以想見了。此時他低着頭。很恭敬的。又向市長說道。一俟繼任者履新。我便立刻交代。此時算是我替人代理。說着與來時一樣。很頹喪的自去了。幸虧他不曾與市長握手。假如一握。必以爲市長的手。有如死人。不復生人溫度。實則此時市長。

已差不多和死人一樣了。耳朶裡只能微微聽見鶯比態的鶯音。究竟這馬德蘭市長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芳婷是本書主人之一。猶之戲劇中之正角也。他的事蹟。雖不如蔣布善之多。至於他的末路悲慘。亦與蔣布善無擇也。我們歷觀芳婷的為人。除了不曾受過教育。他的天性。却十分貞烈。決不是卑鄙女子。他的沒教育。並不能歸罪於他。只能歸罪於社會。

他在巴黎。失身於青年學生。那也不能認為他的不是。那時他是誠心嫁人。欲以偕老。不意中途被棄。這是芳婷一生最大的打擊。以後種種末路窮途。都是由此發生。甚已哉。

女子豈可輕言嫁人。

鐵達之非人類。讀者能知道。可惜芳婷竟不知道。在上回中。既被斥革。既已賣髮。既已賣齒。而終於不得不賣身。此為芳婷始料所不及。而惡劣社會促成之。其痛心飲恨。正與蔣布善以一片麪包之故。收監十九年者正同。凡所謂不良社會者。恒不恕人之小過。非

人而是已。尤以貶人入地爲快。故智者遠引。愚者觸法。而所謂社會中堅人物。在官則鷺比態之類也。在紳則以雪凌人之紳士之類也。嗚呼。欲社會之不做得乎。此蕭俄先生所以不惜筆墨而詳言之也。

蔣布善遇聖人美利爾。而爲善人。緣其天性本不惡也。社會激之而惡。既遇聖人。其言誣行爲。皆非向之所遇也。故大感而發善心。芳婷已墜畜生道矣。遇蔣布善而振拔之。亦將爲一善類。乃二人者。皆壞於酷吏之手。天乎人乎。

鷺比態者。無人情之惡鷹耳。彼之心目中。除一官字。別無所知。除一法字。別無所事。賤賤人道。凋喪元氣。眞人類中之大蠹也。無職則無資格與市長握手。其人抑何自視之輕。而卑陋如此乎。然嚴於待人。亦欲嚴以律己。酷吏面目。眞躍然生動矣。然爲國家人稱計。寧使前犯之蔣布善爲大臣。不可使奉公守法之鷺比態得寸柄也。而竟不然。此法人之禍。所以方興未艾也。

第八回

李代桃僵官場如戲

珠沈玉碎末路堪傷

蒙特留的市長。人人所尊敬的馬德蘭父老。到底是誰。大概不用譯者明說。讀者諸君。早已知道他是蔣布善了。他自從在達因地方。劫了那小孩子一枚銀貨以來。因爲良心陡現。把自己的行徑。和那僧正的云爲。兩相比較。愈覺得那僧正是位聖人。便愈顯得自己是個惡鬼了。於是大哭一場。痛改前非。要以僧正之心爲心。以僧正之行爲行。隱姓埋名。僞以馬德蘭之名。在這蒙特留發明工業。艱苦備嘗。卒能利人利己。作出一番大業。不想來了一個鷺比態。總以爲他是蔣布善。思欲破壞之而甘心。不意忽然出了一件奇聞。竟拿一個無辜百姓。當作了蔣布善。便是鷺比態那樣一個偵探老手。也以那個張麻子。出面証明。並謂明日便要處以終身刑。在真正的蔣布善。應當怎樣處治呢。假如他若是個小人。樂得嫁禍於人。他依然可以腆不知耻的當他的市長。一則可以免了鷺比態的注意。二則可以長保富貴。但是蔣布善絕

對不是小人。所以他對於此事。實在不能教一個無辜的人替他任禍。他自從鷺比態辭去以後。默然想了一會。便想到病院去看芳婷。因爲他每日完了事務。必然按着時刻去看芳婷的病。此時他非常鎮靜。把賬簿收拾起來。便到病院去了。他的心理。此刻果然是那等鎮靜。其實他這時的心緒。已然紛如亂麻。不過每天總是這樣。今日也不過依樣辦就是了。他此時不能不想到那個張麻子的身上。他以爲我不能不救他。但是我若救了他。我的一生事業便付之流水了。再說我不過出獄纔八年。如今我若救了那人。我便得繼續我那十九年的牢獄生活。這是何等悲慘的事。我雖然受了美利爾僧正的感化。雖然立志成個善人。到底擺脫不出。依然得入地獄。當正是運命使然。我又怨誰呢。他一邊這樣想着。已然到了病院。他的顏色。此時不免有些暗淡。但是依然極力抑制。不使他的焦思惡緒。形之於面。以故人亦不知他的心中此刻正有一件解不開的大故。此時他已坐在芳婷的枕畔。那芳婷見市長來了。和每日一樣。便把病苦忘了。願意和市長談話。此時的芳婷。和從前大不相同了。他受市長的感化。便和當初蔣布善受那僧正的感化一般不二。假使芳婷若是好了。再有蔣布善幫他的忙。他在社會上。一定能成個有德行有

事業的女子。在平日。市長每來看他。不會過三十分鐘。今日却過了四十分。五十分還未走。這更是芳婷喜出望外的了。所以在他那病困的衰顏上。滿佈了一層喜氣。他差不多在此坐了約有一點鐘纔走。但是究竟不知芳婷的病是好是歹。只得去問問醫師和看護婦。醫師說。他近來不甚好。衰弱達於極點了。看護婦說。市長對於芳婷。可謂親切撫愛。無微不至了。但是據我看。還是把那蕤賽趕緊給他接回來爲要着。因爲他每日只問蕤賽爲什麼還不來。他若見了蕤賽。總比吃藥好。或者能早奏功效。市長說。這事非我親去不可。我已把芳婷的委任狀帶在身上了。說走就走的。雖然這樣說。他究竟怎樣走呢。一方在阿拉斯有那一件迫不及待的大事。一方須得把蕤賽取回。顧此則失彼。這一層尤使他難於抉擇了。他只得辭了醫師和看護婦自去了。他那從容不迫的樣子。與來時一樣。走到街上。便到一家熟識的馬車行裡。便問那主人說。我要僱一輛一日須行一百五十里的快車。次日便回來。你能辦不能。主人道。若只一個人不載行李重物車輕馬快。那也行了。市長見有這樣的快馬。甚喜。忙由兜內摸出幾枚金貨。也不知是多少。便給了那馬車主人說。這是兩天的車錢。車主一見。滿足非常。當下又給市長出了個主意說。市

長。你老自己能御車麼。我想這車上若再添個御者。未免分量便加重了。你老若是自己御了去。自然快得多了。市長說好極了。便是我自己御了去。你明日在四點半鐘。便把車停在我的門口。千萬不可晚一分。說罷。去了。馬車主人送出市長。回來暗道。四點半鐘誰也不能起床。他究竟到那里去呢。不言馬車行的主人暗自叨念。却說馬德蘭市長。把車僱好。便回了他的住宅。他爲什麼要僱這樣的快車。因爲他此刻已然決了心。要到阿拉斯去自首。好把那無辜的張麻子救出來。完了。他還要到滑鐵盧去接殘骸。交還芳婷。以了心願。他此時完全是爲人打算。一點爲自己的心也沒有。所以捨掉此身。去赴義如歸。他的精神魄力。使我們敬佩極了。但是他的境遇。也未免過於令人酸鼻。他回到住宅。便飽餐一頓晚飯。因爲一到明日。他便沒有吃飯的時間了。飯後。依然獨自一個。到了他那間小樓裡。關了門。若實的自己參詳起來。暗道。究竟我應自首去不應當呢。或者也許沒有自首的必要吧。因爲世界上疑惑我是蔣布善的。沒有第二個。只有鷺比態一人。如今他的疑念已釋並且向我謝罪。請我免他的職。不用說我一句話便可以免他的職。便是置之不理。他也不好再在此地任職。鷺比態一去。誰還能疑忌我呢。這不是天

意教我成功。竟給我送來一個代身爲是消滅我以前的陳跡。天意如此。我應當感謝。從此我依然去作事。那個張麻子的事。只作不知。何必一定去自首呢。既而又轉一念道。這樣恐怕不妥吧。當初美利爾僧正是怎樣訓誨我。說是教我成個善人。換一個新的靈魂。我所以在此地方慘淡經營。也不是爲我一身計。完全是要成個善人。以救人爲目的。如果我昧心不去自首。那麼我完全是爲我一身幸福計了。己自不管他人痛癢。如此。我不依然是個惡人麼。美利爾僧正是爲救我的心。沒說救我的身。我的心。若是善的。便是身子入了十八層地獄。那也不算什麼。因爲世上俗眼。只能看見人的身。不能看見人的心。那上帝却十分明白。我由明日便是再入監獄。那老天爺自然嘉許我。至於世俗之見。也就不能顧了。有道理。我必然盡我的義務。不可不去救那張麻子。他想到最後一句。不覺衝口喊出。他自己都聽見了。於是他靜悄悄的坐在桌案傍邊。把堆集的文件契約等。從事整理起來。凡是欠他的錢的字據。擇那款項無多的。全都燒棄了。關於與他人有利的。依然留着。此時他的顏色。異樣光輝起來。大概由於善心內作。以致現之於面。知道他的人。若是此時見了他的面。誰也不能信他便是當年的蔣布善。既而他

又從一個小抽斗內。取出一個錢囊。數一數還有多少金錢。又寫了幾份巨數的支票。以便到銀行提取存款。此時已是夜中十二時了。他除了覺得有些寒涼以外。什麼事也不想了。只得走近暖爐。撥了撥殘灰。加了幾塊石炭。於是坐在爐邊。兀然獨坐。不欲就寢。但是他的神思。已然十分疲倦。有些昏昏欲睡的樣子。他依然強打精神。不願便睡。忽然自己一驚。早已站起來。暗道。方纔我想什麼事來着。是了。我已決心去自首。於是他的思潮。又湧起來。不覺又想到芳婷的身上。暗道。可憐。可憐。芳婷太可憐了。不想因為這個念頭。又把他的自首決心打消了。他以爲我若去自首。於我的靈魂和人格。固然高尚無比了。但是人之所以爲人。不能竟爲自己。也得爲人。試問這個城市。如今爲什麼如此發達呢。不是因爲有我一人在此很命經營麼。如今若是沒了我。猶之乎失了中堅。少了魂魄。那些由我而得幸福的。也必然因我一去。喪失他們的地位。這不是因爲我一人欲圖清名。轉使土地人民。又陷於貧困舊狀。我究竟於心何忍呢。若我把自首的念頭打消。依然繼續我的事業。則千萬金的財產。不出十年。可望辦到。那時我再以這千萬金投之公益事業。應當有多少人得幸福呢。那地方的興旺。以及工廠的

增設。定然不知其數了。到那時。家給人足。自然沒有盜賊。自然沒有欺詐。賣淫婦女絕跡。浮蕩少年務正。風俗厚而人情篤。由此推及鄰境鄰邦。這真是不朽的大業。世界的宏譽了。我爲什麼只爲一己的魂魄無虧。而捨了這樣大業不爲呢。好了。便是我死後入地獄。受永劫。這救世的大業。我不可不把他作成。此時他的心。完全又翻變了。已不想去自首。依然要以馬德蘭市長的名義。推行他的事業。暗道現在上天既然替我覓出一個代人。萬不可再以爲自己是蔣布善。須永久的把自己的真名忘了。一往直前的去作我的市長大業。豈不是英雄之見。何必定去自首呢。有理呀有理。他此時殊覺喜悅。不照方纔那樣疲頓。於是他又由抽斗內。取出一個小鑰匙。走到室隅。把一個隨牆暗櫃啓開了。這裏是個秘密所在。他出獄以後的紀念品。全都收在這櫃裡。如同衣服。行杖。帽子。革囊等等。一樣也不會棄掉。全都保存着。他當下把這些東西取出來。意欲付之一炬。因爲這些物件。便是使他不能忘懷他是蔣布善的種子。如今若是一火而焚。看不見這些東西。也就不想前事了。可是他一見這些東西。又未免動了今昔之感。不覺的抖顫起來。他正一件一件的看。忽聽了令一聲。一枚小銀錢掉在地下。這便是在達

因郊外。強取那個小孩子的。他益發顛得利害了。只得把那爐火看了看。却是燒得通紅。假如他把這些東西投在裡面。便立刻化爲炭燼了。他此時對於這些東西。又復躊躇起來。已自失了勇氣。不敢竟自去燒。彷彿覺得有人在這里監視他。他只得舉目把室內周視幾遍。却見美利爾僧正所贈他的一對銀燭台。兀自在厨格上看着他。他此時對於這對燭台。又不能默置了。暗道。這對燭台。比我那東西力量更大了。燒了那些東西。留着燭台。依然使我不能忘了前事。欲把以前的陳跡掃除。非先把這對燭台鎔化了不可。想罷。早把那些東西放下。三步兩步便走到燭台前。拿起來。便要往爐裡拋。一個純銀東西。見了這樣烈火。不上十分鐘。必然化爲銀塊。但是他如果把這對燭台燒了。那就不僅止於燒了一對燭台。便是他的良心。也就同時燒盡了。爲蔣布善設想。這時真是危險萬分了。再說。這時更沒有一人勸告他。阻止他。那一對燭台。既然在他手裡。一展眼。便可以投在火爐裡。這豈不是最危險的時候麼。偏巧在他的耳朵裡。忽然聽見似有人在那里叫他的名字。但是這屋裡絕沒有第二人。這個聲音確是由他心裡發出來的。他不覺毛髮倒豎。恐懼萬分。差不多要避而不聞。可是那個聲音就好象向他說道。蔣布善。

你真作出來了。請你只管把這燭台燒了吧。那美利爾僧正。也用不着你來紀念他了。張麻子不過是個愚而且老的百姓。如今既然替你作了犧牲。你只可看着他滅亡吧。他直到現在。尙自不知犯了何罪。不過爲蔣布善之名而被捕。那裁判官已然擬定了他的終身刑。從此他的生涯。將永埋於恐怖之深淵。在你却是十分微幸。你從此可以用善人之名而渡世。既不失市長之頭銜。且使榮名而益固。利人利己。救貧救孤。舉衆呼你作恩人。遠近欽汝之正直。幸運日增。歡情若溢。功業既成。晚年尤樂。至於那代汝入獄之老人。從此頂汝之污名。着汝之赭衣。繫汝之鐵鍊。睡汝之冰床。徒絕望而悲鳴。齋幽恨以終古。汝試思之。以爲快乎。不快乎。嗚呼。汝真惡人也。這一番精神上的譴責。早使他的頭上。冒出無數豆大的汗珠。他只呆呆的看着那一對燭台。好似着了魔。此時他耳朵裡依然聽見那個聲音說。現在世上的人。雖然沒有一個不稱頌你的功德。但是如今却有一個聲音。爲他人所不能聞。已然在你的耳裡鳴鼓而攻了。你要知道。心術不端的人。無論怎樣造福於社會。他的功德絕對不能上達於天。不久依然掃地而盡。惟有你此刻的心聲。能代你達於天耳。你對於這個聲音。究竟怎樣。說話的聲音。一句比一

句高起來。他起初還爲以是自己的精神作用。不想聲音越高。真象有人一般。他不知不覺的顫聲問道。誰在那里呢。他的聲音完全和平日不一樣了。悽惶恐怖。便是他自己也覺得聲音太差了。但是這屋裡萬沒有第二人的道理。他問完了這句話。自己也覺得太可笑了。不覺笑了一聲。把恐怖却消去了。自言自語的說。這屋裡那能有別人呢。我太糊塗了。雖然這樣說。試問這屋裡除了蔣布善還有別人沒有呢。那人的肉眼所能看見的人。固然是沒有了。可是人的眼睛看不見的人。却不能說沒有。總而言之。此時已然有一種神意。使他服從。不敢竟自把那對燭台燒毀。他不知不覺的。又把那對燭台置還原處了。當下有氣無力的。在屋中繞行不止。誰看見過鬼魂的行步。他此時却真和鬼步一樣了。可憐極了。他此時又復不得主意了。究竟是怎樣好呢。又開始思索起來。他如此踱來踱去。已然到了午前三點鐘。依然沒個決斷。神魂愈覺得昏亂了。嗚呼。蔣布善欲爲善人。揆其形勢。必得自己先入地獄。然後纔能再返天國。可見那地獄之中。未必沒有天人。天國之上。豈真沒有惡魔。當初他還以爲有了張麻子那個代身。是老天要救他。那里知道。這並不是老天要救他。正是要設出此人。試試蔣布善敢去入地獄不敢。他要敢

入。便是真正天人。他若不敢去。雖然因此代身。席豐履厚。功業無窮。也無非是暫時竊居天國的惡魔而已。所以他此時反來覆去的想。對於這個代身。他要究出一個真正的意義來。到了。他歸之於運命使然。運命既然如此支配。雖然含恨無窮。亦是無可如何的。他此時已然疲倦極了。只得止了繞行。靠在椅上假寐。一合眼。彷彿睡熟了。不覺的入了夢境。所夢見的全是不祥的事。忽然一陣寒風把他吹醒了。只見那爐裡的火。已然只剩殘灰。燭火亦止餘一點殘焰。那壁上時計。已然指到五時。一扇樓窻。兀自開着。曉風便由那里吹進來。這窻是他昨夜忘了關上。他趕緊站起來。便去關那窻。冬天的五點鐘。天還未亮。又是陰天。只見一點星光也沒有。忽聞門前似乎有什麼聲音。他低頭往樓下一看。只見兩個星球一般的東西。正在那里閃爍發光。這便是昨夕他在馬車行定僱的車馬。在四點半鐘已然停在門口了。兩盞車燈。正自發光。但是他把此事已然忘懷了。不覺的歎了一口氣說。天上倒沒有一點星光。明星却墜在地下了。既而又聽見有馬蹄聲。他纔知道是一輛馬車。可是還沒想起是他自己僱的。因自言自語的說。這樣黑天。是誰坐馬車上那里去呢。在這個當兒。只聽樓梯響。似乎上來一個人。不大工夫。便聽見

那來人叩了兩下門。在外面叫道。老爺。老爺起床了麼。他一聽。即知道是他所用那個老女工。忙問道。何事。老女工說。馬車已然來了。市長說。馬車。幹什麼來了。老女工道。那御者說。是昨天你老教他來的。他這纔忽然把昨天僱車的事想起來。這一驚。北方纔想事的時候還覺可怕。他的顏色。立刻慘變了。半天說不出話來。那個老女工只得在外面問道。怎樣吩咐他呢。依然不見市長說什麼。老女工只得又說道。大概錯了吧。市長說。不錯。你可以告訴他。教他等一等。我就下去。雖然這樣說了。依然想個不止。忽的猛然決斷。下了樓。接了馬車。自御而去。拉車的馬。是個口青的馬駒。脚程快的很。又加以車輕。不時的加鞭。那馬便如風馳電掣一般跑了去。將要出街口的時候。可巧那第一次郵車纔來。這小馬車跑的正歡。不想和那郵車相撞而過。倒把那郵車上的人嚇了一跳。說。什麼事這樣忙。因為他在車上依然想事。所以不曾看見對面來車。此時他的一臂。已然受了擦過傷。但是他始終不覺得。也不管車壞了沒壞。依然加鞭馳去。他究竟向那里去呢。只見那輛小馬車。一隻箭似的。向阿拉斯那條路上去了。他知道那個無辜的張麻子。今日受公判。一定要判處他無期徒刑。他現在已然決定

去自首爲是救出那人麼。恐怕他在車上還不會決定。不過要到那里去傍聽。看一看實際裁判的情形。因爲他若不看一看那張麻子。是個什麼樣的人。他究竟不能安心。所以這樣忙著要去。這正如燈光能引飛蛾。而飛蛾一着燈光。也就不能自免了。他還以爲到了那里。或自首。或去旁聽。於意外之中。得一個至大智慧也未可知。但是這樣的大事。除了他自己決斷。誰還能幫他的忙呢。到了午前八點鐘。他已到了一個驛站。名叫亥時亭。不到兩個鐘頭。他已跑了四五十里路。可見那馬是怎樣飛跑了。這馬是那馬車行頭等駿足。一氣跑了四五十里路。身上並未出汗。但是車主會囑託在路上。須要喂一喂。於是便是一個客店門前停了車。叫了一個馬丁。把馬喂上。那馬丁伺候慣了這樣的事。早去替馬備好草料。當那馬丁喂馬的時候。不覺低頭看看那車。忽聽他發了一聲怪叫。皺着眉向市長問道。大人。你老必是由遠處來的吧。市長道我僅止跑了四五十里路。那馬丁見說。大驚道。你老不定怎樣奔馳。這車的兩輪已然受傷了。折了兩根輻木。車軸已彎了。我不知道你老怎會能到了這里。這輛車雖然一里地也不能走了。這正是今早出市街時。與那郵車衝撞所致。市長見說只得下車一看。可不是壞了。忙道。這却麻煩

了。我正要事。須趕跑你這里有車匠沒有。馬丁道。那邊隔壁便有。當下跑去叫來一個車匠。市長向他說。你看看我這車應當怎樣修理。愈快愈好。車匠伏下身去把那車檢查一遍。起來向市長說。至快也得一天工夫。若等一天工夫。那阿拉斯的法庭便早閉庭沒事了。你沒有至快的法子麼。車匠說。非一日工夫不能再快一點。市長說。你們不會好多人作。車匠道。無論多少人作也得一天。市長道。那麼慢慢的修理這車。你能給我另找一輛麼。車匠道。便是有照你老這樣跑法。也不能賃。市長說。如有。我不賃。便買了他的。車匠道。可惜現在沒有一輛現成的。市長見說。未免有些急躁。忙合那車匠說。你家沒有。別處那裏有。車匠道。那裏也沒有。市長說。不論樣子。新舊都可以。你總須替我買一輛。車匠說。實在沒有。市長道。不必車舖裡買。人家用的車也可以讓給我。車匠道。此地沒有有車的人。市長道。無論多少價錢。都可以。你替我找一找去。車匠道。那裏找去。沒有。市長道。我必須繼續我的行程。若這樣時。我今天便不能走了。車匠道。你老今日必須住在這里。我們給你老修理車。明日再走吧。市長道。除此以外。一點法子也沒有麼。車匠道。實在沒法子。只有住在這里。市長見說。好似釋了重負一般。暗道。這不是天意。

麼。爲什麼車壞了便買不到一輛呢。天既然留住我。我只可暫住一日吧。至於那邊是怎樣裁判那個責任。只委之天命了。唉，這個張麻子太可憐了。難道他是天之棄民不成。於是他安了心。在這里等着修理車。假如這里若是一個人烟稀少的小村落。自然沒個車找。當然留在這里無疑了。這亥時亭。本是個驛站。四方輻輳之地。焉能沒有車。再說市長和那車匠一問一答的時候。早已圍了一圈人在那里看熱鬧。其中有個小孩子。見市長需車甚急。又聽他說不問價錢多少。要買一輛車。便一溜烟跑去了。這時市長已然委之於天意。正自感謝天帝的支配。忽見一個小孩子領着一個老婦人來見市長。只聽那老嫗向市長問道。這位客官。恕我冒失。方纔我聽這小孩子說。客官要買一輛車。不知有這事麼。市長見這婦人這樣一問。頭上立刻流出汗來了。這不亞如剛有一個可怕的運命把他放了。不想又來一個可怕的運命來捕捉他。只得向那老嫗答道。不錯。方纔那個車匠說。那里都沒有賣車的。沒法子我纔要在這里住下。老嫗道。我們有一輛車。正想賣。客官看一看好不好。果然運命來拊他的背了。天命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市長的馬車碰壞。以及買不到一輛車。這不是天意似乎把他留住了麼。而惡空忽然來了一位老婦人。說他

家裡有車。這樣很巧的事。尤其是天命的微妙了。所以市長一聽那老嫗之言。立刻把顏色變了。那車匠和店主人。也是出於意外。他們本是幹慣了這樣營生。那車匠和客店。全有關係。過了壞車的客人。一定不能趕快給他收拾。非教這客在此住一天不可。所以市長無論怎樣遷就他們。只是不辦。其實修理一輛車。一個鐘頭也就够了。不過他們怕市長走了。所以這樣勸難。及見老婦人說有車要賣。那車匠和店家。異口同音的毀謗那車。不是說那樣的東西還叫車。便是說那車太破碎了。已不能用。市長只得教那老嫗把車牽來。一看。雖然舊一點。兩輪無恙。坐位完好。究竟是一輛車。當下依着老嫗所希望的價錢。一文不短給了他。便把那輛已傷的車。寄在車舖修理。他乘了這輛新買的車。一直的向阿拉斯去了。路上一切瑣事。不消說得。到了日落以前。離阿拉斯還有四十餘里路。那馬已覺得太累了。脚力不似從前那樣的快。只得在一個鎖上添僱了一匹馬。二馬並行。還教一個馬丁作嚮導。只是道路正在修理。非繞道不可。到了晚間七點鐘。還不會到阿拉斯。市長問那馬丁說。由此到阿拉斯還有幾里。馬丁說。還有二十里。八點鐘便可以到。雖然這樣說。道路既壞。九點鐘也未必到。可是市長一邊教車快行。一

邊暗想道。假使我到了那里。恐怕那裁判的事早已完了。再說裁判全在晝間。即或他們調查證據等等。需時甚久。大概此刻已然完了。我還忙什麼。他雖然這樣想。依然不能不忙。暗道我惟有盡我的力量便了。趕的上趕不上。一憑神意。我此刻只得爲神意而忙了。再說那個張麻子。若只爲偷了果物。那個審判是很簡單的。如今是有蔣春善的嫌疑。那個審判必不能簡單。或者延長到九點鐘也未可知。此時市長雖然思潮涵湧。意緒紛馳。但是依然教那車快快的走。似乎一時趕到那審判廳纔好。至於趕上開庭應當怎樣。趕不上應當如何。他惟有委之於天命了。如今且不言市長趕路兼程的往阿拉斯審判廳去。折回來。先叙一叙芳婷日來的狀況。當市長在自己家裏。煩悶一夜。達旦而去的時候。那芳婷在病院裏。也是咳嗽壹夜。不會安眠。到了次日早晨。他的容態便益覺險惡了。主治醫師給他診治完了。便把那個看護婦叫到隣室。向他說。今天若是市長來了。你須趕緊告訴我。我不能不把芳婷的病狀告訴他老。說罷。自去診治別人。但是市長今天能來嗎。他已馳車向阿拉斯去了。在芳婷也惟有盼着市長來。他喘息着問那看護婦說。什麼時候了。因爲每天午后三點鐘。市長必然來看他。他惟有盼着趕快到午后三

點鐘。本日好容易盼到打了三點。他現在已然沒有翻身的能力。他懣懣的躺在病床上。一動也不動。及聞打了三點。忽然由被中坐起。不住的往門口那里看。意思是市長若是來了。他必然比別人先看見。這時他似乎已然把病苦忘了。衰敗的顏面上。不覺見了笑容。他這樣誠懇而怡悅的等待市長。便是他的天國了。可惜市長不曾應時而來。已然過了廿分鐘。依然不見市長到來。他已自不能支持了。依然臥倒在床上。不覺悲從中來。那咳聲也隨之而大作。過了四點鐘。依然不見市長的影子。他已然絕了望。有氣無力的自言自語說。我只有今天的限期了。到了明日。我便與世長辭。爲什麼市長今天却不來呢。誠然。在他的眼中。只見那現世之光愈暗。那冥府之光却愈明了。此時他嗽聲漸止。秋蟲泣露似的歌起來。這歌是當初他生下薏賽時。拍小兒睡覺的催眠歌以後因爲母子分離。此歌久已絕響。此時他的心靈。或已入夢。以爲是擁其愛女而眠。但是他此時實未曾眠。又不能謂之爲純粹之夢。他的歌聲。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在室隅枯坐的看護婦。聞其歌不覺得掉下淚來。但是他的歌聲。漸漸微細。以至於寂滅無聞。爲什麼市長今天這樣晚呢。那個看護婦也耐不得了。只得打發一個女使到市長住宅去探問。不

大工夫。那女使回來了。低聲和那看護婦說。今天早晨。市長坐着馬車。不知到那里旅行去了。不到明天。恐不能回來。臨行時。也沒留下什麼話。他二人這樣低聲說。却被芳婷在夢中聽見了。忙問市長怎樣了。看護婦見問。倒覺得不得主意。不知告訴他好。不告訴他好。但是大凡作看護婦的人。多一半是以慈善爲懷的。而且信心最堅。不打妄語。只得一邊安慰芳婷。一邊和他說道。你可別着急。市長今天早晨。不知到那里旅行去了。那知芳婷見說。却十分喜歡。忽的又由被中坐起來了。向那看護婦說道。市長對於我太親切了。他一定替我去接蕊賽去了。這一來我的病一定好了。唉。我太喜歡了。蕊賽若是來了。我就可以聽你的話。或是吃藥。或是教我怎的都行。說着並不叫看護婦扶持。舉手向天。拜個不止。嗚呼。世界上還有父母思想子女那樣誠懇的麼。他們因子女而得病。也能因子女而去病。親子之情。便是生命的端緒。所以此時芳婷之命。亦惟有以蕊賽之來否而卜其吉凶了。倘或明天市長不把蕊賽接來。那時芳婷應當怎樣。必然立刻死去。那是無疑的了。到了晚上。醫師又來替他覆診。却未免大吃一驚。暗道。早晨。我給他看。以爲他今夜必死。怎麼忽然變的這樣好。前後判若兩人了。現在不但發燒銳

滅。而且呼吸也很勻停。大概他必有一件很喜歡的事。或者因爲他確信市長替他接養。以致喜溢全身。把病苦忘却。但是他這態度。能延到何時。就不可知了。不言芳婷很喜歡的專待養養之來。翻回再叙市長的事。却說馬德蘭市長忙着驅車。到了八點餘鐘。真個的跑到阿拉斯。便尋一個客店停了車。先付了錢。打發那個馬丁牽着那匹另僱的馬回去。把自己坐來的車馬。存在店裡。他行了一路。始終沒說什麼話。此時他纔和那店裡馬丁說。你看我這馬明天還能行路不能。他的意思明天還要趕回去。馬丁道。這馬過於累了。非休養兩天。恐怕不能再走遠路。他只得走到賬房那里。問那店主人說。這里的郵車在什麼地方。因爲這時的郵車。另外准許搭客。店主人便派人領他到了郵站。向那里人員問道。明天到發美(鐵達所住的村鎮)去的郵車幾時起程。站裡人說。午前一點鐘。他又問道。我欲付此車前往發美有空座嗎。站裡人說。可巧只剩一個空位。再人多就不行了。於是他便交了價。定好了郵車。心裡少微放寬一點。不過在讀者諸君。却不知他是什麼用意。怎麼剛到這里。一事未辦。先預備歸計呢。難道他是爲逃走嗎。再說他這次到阿拉斯來。不是爲自首以便救那個無辜的張麻子嗎。假如他到了審判廳。把張麻子

救了。他還走的了走不了。誰也不敢預定。可是他爲什麼先僱下車呢。其實他定下郵車。也未見得便能坐這車回去。他依然是在那里盡人事而聽天命了。此時他一個人在街上走着。意欲尋那個審判廳。但是人生地不熟。又不知審判廳在那里。欲要問人打聽。幾回也未說出話來。此時天已黑了。只見前面來個人。手提燈籠。臨近一看。却是一個老人。他只得向老人問道。請你老告訴我審判廳在什麼地方。那老人却十分親切。向他說道。如今審判廳作土木工程呢。現在借了市政廳的二層樓作法庭。你要到那里去。我便可以同你去。因爲我由那里經過。當下市長謝了一聲。隨在老人後面。一聲也不發。半天走到一所大樓底下。只見樓上燈燭輝煌。那老人指着樓上向市長說。你看。太巧了。這里便是市政廳。大概他們正在開庭審判。所以樓上這樣亮。既而那老人又問市長說。你到這里來是作証人還是爲來傍聽呢。市長隨口答道。我來找一位律師說話。老人說。你要找律師。進去。上中間那個樓梯。便是律師的屋子。於是那老人自去。市長便進了市政廳。依着老人言語。到了樓上。可巧遇着一位穿律師服的人。他便問道。現在審完了沒有。那律師也沒問他那件事。只說。已然完了。他聽了這話。不覺失口叫了

一聲。哎呀。那律師見他叫了一聲。纔問他道。你與被告有什麼親屬麼。市長說。什麼關係也沒有。但是他們已經宣告了麼。律師說。那是自然。決不能延期了。市長說。若這樣時。必然是重懲役了。律師說。是的。無期徒刑已然決定了。幸虧這時廊子下燈光很暗。不會看見市長的顏色。他此時不定怎樣難看呢。只聽在他喉裡以很低的聲音說道。錯了。把人弄錯了。那律師見說。頗覺有些不悅。說。你怎說錯了。那個婦人。分明把他的親兒子殺了。雖然陪審員關於預謀一點有些不同意。究竟是故殺。所以判處那婦人無期徒刑。這真是所答非所問了。市長見說。這纔吃了一驚說。是個婦人麼。律師說。可不是個婦人。家裡極貧。把兒子殺了。我所辦的事。只此一件。你還打聽別的案子麼。市長說。方纔你不說審判已經終了。怎麼那里還很亮的點着燈。律師說。那是另一案。已然開庭兩個鐘頭了。市長說。現在是什麼案子呢。律師說。也是一件極簡單的竊盜罪。可是發見了他的前罪。是個老人。一見便知道他有罪。市長見說。纔知道本案現在開庭審訊中。於是問那律師說。可以傍聽麼。律師說。傍聽席早已滿了。你須等着有人出來騰出空位再進去罷。市長問道。由那里進去。律師指導。便是那個最大的門。

於是市長捨了那個律師。自到法庭那邊去。他見張麻子尚未受公判。繃喘出這口氣。究竟是安心是疑惑。便是他自己也不明白。市長既然到了那傍聽席的門口。果兒裡面擁擠非常。只聽那傍聽席上紛紛議論。無非是關於張麻子的事。有的說他偷盜果物。倒不算什麼。而且也沒有充足的証據。至於他的前罪突然發見。倒是一件重大罪案了。並且有許多証人証實。大概不能倖免的了。市長聽了這些話。窃幸赶上裁判。不枉在路上這樣忙。但是他心中此刻是喜是憂。他自己也不明白。既到此地。只得先到裡面去看看。於是問那個把門警士說。還可以進去嗎。警士說。不能進去了。市長說。現在沒人出來嗎。警士說。沒有。現在休息的時間快完了。少時間。這門便關了。非到裁判完了。不能開的。市長說。那麼傍聽席一個空位也沒有麼。警士說。實在沒有。此時他心中又不住的暗想道。既然進不了法庭。或者也許是天意。但是還得想別的法子。於是他要到傍處去。那警士却把他叫住說。裁判官背後有三個特別席。全空着呢。但是非有公職的人。不能在那里坐。警察原不知他是市長。因見他很誠實。衣服也是上流。意思教他不論在那里借一枚有官銜的名片。他便可以送到裁判官那里。請他到特別席。其實市長不是

官不是公職麼。但是市長沒懂警士的意思。依然靜悄悄的下樓去了。剛走到半梯。忽然想起那警士和他說的話。他便停了步。這里左右分爲兩梯。他倚了扶欄。用手帕把前額擦一擦。既而由皮夾內取出一張名片。就着燈光用鉛筆寫了一行字。他又上了樓。把那名片交與那個警士。警士教他候一候。掣了名片。到裡面呈與裁判官看。那裁判官一見那名片上寫着蒙特留市長。早已出於意外。因爲馬德蘭市長的名譽德望。不僅在蒙特留有萬家生佛之概。便是四外隣邑。亦莫不仰其德化。如今忽然到這里來傍聽。那個裁判官覺得光榮極了。連忙把那名片傳與同僚看。直到檢察官爲止。莫不想要瞻仰風彩。既而那裁判官取出自己名片。恭恭敬敬的寫了幾句相請的話。交與警士說。快請馬德蘭市長進來。那警士不敢怠慢。出來向市長鞠了一躬說。請。於是馬德蘭市長的運命。便決定了。再沒有躊躇的餘地了。市長隨着那警士過了一道轉廊。便到了一間不甚廣大的屋子。這里是法官的合議室。此時衆法官已然墮了公座。這屋內一個別人也沒有。那警士遂向市長道。這里是合議室。你老拉開那個門。便是裁判公座。那法官身後有坐位。你老便可以坐在那里。說罷自去了。他把這屋子週圍看了一看。當地放了一張桌子。上面放着兩盞蠟燈。光

燭很低的燃着。這里也可以說是司法官的天秤室。有許多人的運命。均在此屋內取決。室內雖似莊嚴。却是陰森無比。似有鬼魂。他暗道。我的運命。今天也掛在天秤上了。是死是活。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既到此地。惟有仗義勇進。萬無退縮之理。但是我若拉門而入。那張麻子便可立活。而我便又入黑暗地獄了。再說那公判之事。是怎樣可怖。自己早已身經過了。至此。他未免又有些躊躇起來。他也未必是猶疑不進。因爲一想前事。實絕可怕的很。再說他由昨夜到了此刻。已有二十四五小時。未食未眠。把營養全身之道。全都斷絕了。只有一個心房。旋風一般在那里亂動。這真是活人所不能堪的事。他此時疲頓極了。那里還能有什麼感想。只有一人在那呆着。兩隻眼只望着到公庭去的那門環。彷彿由那門環放出異樣之光。直刺其目。此時他漸漸復了知覺似的。暗道。我一拉門那真的蔣布善便到了法庭了。這一念始起。早把他嚇了一跳。忙站起身來。要向來路而去。他這舉動。幾乎要狂。其實運命是什麼。耳無聞。目無見。但是他最能縛人。一旦被運命所束。什麼人也逃不了。因爲既爲運命束縛了。你便不能從你的心愿。而惟有聽憑運命播弄了。即如馬德蘭市長。便是被運命所束縛。已有十重二十重了。藉使他

出了合議室。向廊下而去。究竟能逃出運命之手麼。他此時似已覺悟被運命所使。無可如何了。所以纔邁步出去。又抽身回來了。儼然與警官抵抗的結果。力盡而被捕一般。運命真有無窮大力。絕非人力所能抵抗的了。市長二次進了合議室。已然不能再事躊躇了。但是他依然望着那個門環。躊躇一會。顫巍巍的便用手去握那個門環。真是不亞如自己去開那地獄的門。又彷彿小羊遇狼。雖欲避而不能的光景。如此。他又待了一會。不知怎的。那運命只是在後面驅使。忘其所以似的。把門一拉。自己已然入了大庭廣衆的法庭了。既到此間。也用不着煩悶與恐怖。實則此時也不容他憂恐了。他此時只如機械一般。往前移動。似乎把意識完全失掉了。只見那法庭之中。人烟稠密。髣髴凝成滿屋濃霧。幾乎不辨人面。惟聞窈窕互語之聲。半天。他纔看得見人。只見推事。檢察官。律師。警吏。以及傍聽人。總作一團。被那層霧氣籠罩着。此等現象。把那無情的法律。益發形容得成了地獄變相了。他此時已然坐在那特別席上。依然注目那全場的光景。只見所有在場之人。把視線全集在一個人的身上。那人便是張麻子。被兩名憲兵挾守着。立在裁判官的面前。隔着一道橫木。在那里候審。他真算是全場的中心點了。

張麻子還不曾看見市長。但是市長早已注目端詳他了。只見他真是和自己一樣。不過現有貧富之殊。所以彼甚貧窶而衰老。自己却以移養關係。似乎比他年輕多了。再說他那滿頭亂髮。與自己當初受困時一般不二。至於他那身襤褸衣服。與八年前自己乍出監獄。徬徨於達因街市。被人驅逐時。儼然復見於今日了。他不覺暗想道。不意自此以後。我又與此人陷於同一境遇了。此時那裁判官已然知道馬德蘭市長進來了。就公座上。默默的向市長行了一個敬禮。那檢察官前此曾赴蒙特留有過公務。也曾與市長交過談。今日一見。比那裁判官尤覺親熱了。所以他的敬禮。尤爲恭而敬。但是市長之心。絕不爲他們的歡迎而少有移易。依然在那里默思他自己的心事。由馬德蘭市長眼中看去。那個張麻子。約有六十餘歲了。容貌既極粗陋。行狀尤似癡呆。可是他的臉上。滿帶着恐怖之色。真是陷於難堪的境遇了。自裁判官以下。以及所有傍聽的人。全把視線集在他的面部。恍然和自己乍到法庭時同一光景。真不知是夢是真。只覺得把二十年前的舊事。又重演一番似的。假如此時他若出而自首。那以後的事。不用問。自己早已受過了。於是他的腦中。把那些可怕的事。立刻全都想起來了。自宣告以至入獄。入獄以後。怎樣作苦

役。一一的都現在面前。假如他一承認他是蔣布善。則廿七年以前的罪孽。便得繼續着去忍受。此時他恐怖極了。不覺暗暗的說道。不可不可。這不可二字。是不可以這樣想的意思嗎。其實不然。他的意思說的是千萬不可以再演從前的恐怖之劇了。以我現在的年齡。還禁得住那無期的懲役麼。這真是不可作的事了。於是他那自首之念。根本取消。但是他的心緒。苦痛極了。究竟不能不替那張麻子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因為這個張麻子。從此便替我受那無窮的苦難。我所以爲可怕的事。他從此便以蔣布善之名。一一的替我去受。我以前的黑暗歷史。他却作了我的影子。實際的去續演。這真是造化小兒的惡作劇。也未免過於無情了。他越想越覺得這件事仍是他自己的事。彷彿那裁判官不是裁判張麻子。依然在那里裁判自己。所不同的。當初他乍到法庭時。那裁判官背後一物沒有。如今呢。那裁判官背後。却多了一具十字架。那時既然沒有十字架。或者神亦未曾照臨。法官得以胡亂入人以罪。所以那時使人頗疑神之有無。如今既謂有神照臨。那應誰有罪。誰無罪。人雖不知。神却分得極清。所以他又把當初在美利爾僧正家行盜時的故事想起來了。暗道。那時那個十字架。分明教人不要弄錯了。如今這法庭上的十字

架。豈是教人弄錯的嗎。市長想到這裏。不知不覺的把頭低了。一邊思想着。一邊默察那裁判的情形。只覺得那可怖的裁判現象。一刻一刻的來相攻擊。不但那律師的辯護。歷歷可聞。便是那檢察官的駁論。也聽得非常清明。他此時惟有低着頭。閉着目。聽他們的論辯。有時聽得不入耳。便把頭抬一抬。只見那被告張麻子。益形得惶恐無措。而那裁判官的詞色。也越覺得嚴肅而不可犯了。忽然聽那裁判長問被告說。你沒什麼話說麼。但是被告絕無言語。又聽那裁判長問被告說。如今我只問你兩件事。第一。你到底盜果物沒有。第二。你是不是蔣布善。這兩件你須據實的說。口聽那被告忽然答道。我實在是一個鐵匠。在巴黎一個車舖傭工多年。因為年紀老了。不能工做。纔解僱歸鄉。以後我便成了這離失所的人。甚至沒有飯吃。那一天走在路上。見路上有一枝果物。我便把他拾起來。並不是越牆入園。偷人家的。我本是長久與人傭工的人。你們不信。去到巴黎問那車舖掌櫃的。他名叫巴布爾。你們便可以知道我是前科的犯人不是了。但是官人說。那個車舖已然荒閉。巴布爾也不知往那里去了。足以証明我的人。既然沒有了我自己任憑怎樣說不是前科犯人。也是無益的了。檢察官說我生在費堡。被出

嫁的姐姐養活大了的。但我自己實在不知是誰的兒子。也不知生長何處。但是檢察官深知我的來歷。並且說我叫蔣布善。或者也許我有過這樣的名字。可是我不知是誰給我命的這名。我實在不知我的戶籍上是怎樣寫的。我由那里把他洗掉。我只知道小的時候。人都管我叫餓鬼。有了年紀。人都管我叫老貨。那個是我的真名。我也不知道。不過我自己似乎記憶我叫張麻子。你們若是還想調查。那麼只管去調查。人的頭上有神。我所說的都是實話。你們若真能調查清楚了。那也是我求之不得的了。張麻子這按親供。是怎樣可憐。就讓是他自己應得之罪。也應當替他大表同情。何況是無端誤作蔣布善。從此便替人受那重懲役的酷刑。所以此時市長替他一想。不覺的毛髮倒豎起來。那檢查官見被告如此陳述一番。對於自己的主張。也未免打消了幾分。但是依然向那審判長說道。請裁判官不要信被告的話。他這是故意裝作愚痴。以冀淆惑觀聽。他的供詞。可謂巧妙已極了。若不是多年積犯。真正的蔣布善。焉能裝出這樣的神情。他的意思。不過欲用此等供詞。使人生疑。不易判斷。但是本檢察官的意思。仍欲把那四個証人叫到堂上。教他們重認一認。四個証人。若是依然說他是蔣布善。那末。他總有巧妙的供詞。也

無所售其技了。當下裁判官使命証人出庭。但是雖有四個証人。究不如一個大証人之有力。此時他正在法庭之中。潛聽默察。不過誰也不知道。這個証人。當然是馬德蘭市長了。可惜許多白以才幹自命的濟濟法官。却不知特別席上的市長。便是蔣布善。反倒把無辜的張麻子。一定認作蔣布善。不但此也。還弄來四個証人。彷彿有了証人。就有了把張麻子改造成蔣布善的機械。絲毫不能錯的了。這四名証人。第一名便是鷺比態。因為前番把証言陳明以後。便退庭去了。如今只有三個人。全是與蔣布善一同住過監獄的。不過裁判官以為既是四個証人。如今却有一個不能出庭。恐怕陪審員有異議。檢察官說。這也沒什麼。因為鷺比態已然有了証言。如今不妨再讀一遍。請陪審員聽一聽。當下便把鷺比態的証言念道。自稱張麻子的被告。他並不叫張麻子。他是在土倫監獄企圖五六次越獄的蔣布善。十九年刑期滿後。又在達因美利爾僧正家中行竊。我確乎認識他的面貌。所以敢行証明被告是蔣布善。那檢察官把鷺比態的証言讀完。那裁判官和陪審員。自然是沒有異議了。便是那傍聽席上的人。聽了這段証言。也都對於張麻子方纔的供詞。未免有些懷疑起來。都以為他是故意那樣供。他一定是真的蔣布善了。此時那裁判

官吩咐把獄中取來的三個証人全都叫上來。先叫一個名叫喇叭德的出來認一認。這喇叭德。從前曾與蔣布善同監五年之久。後來便移到阿拉斯。充了一名獄役。可是依然沒得自由。當張麻子乍一被押送監的時候。便是由他出面指名。說此人是從前的蔣布善。所以成了這樣大獄。此時那裁判官向喇叭德說道。喇叭德。你是曾經不顧廉耻。犯過刑章的囚人。論理你已然沒有資格到法廷來宣誓。但是上帝可憐你。不使你的良心喪盡。如今你須自向你的良心設誓。據你自己所信的誠實實質的。認一認這被告到底是何人。這段語誠。可謂嚴肅極了。當然誰也不能作僞的了。只聽那喇叭德言道。法官說小的已然沒有宣誓資格。在小的實在既慙愧而又悲哀了。但是小的憑着良心來宣誓。小的決不敢有半點虛僞。再說小的頭一天見着被告。便認得他是蔣布善。不過他比在土倫監獄時覺得老多了。雖然年貌較比老了。可是他依然是蔣布善。那却不見疑惑的了。即以他的性質而論。和從前一樣。依然還是那沈鬱的樣子。說罷站在一旁。雖是個沒有宣誓資格的人。可是如今居然宣誓了。而且他這段言語。比較驚比態的証言。尤覺有力。益令大眾承認張麻子便是蔣布善。幾乎沒有涉疑餘地了。此時又叫一個名叫尼爾德的來認。這

尼爾德。是土倫監獄中一個終身囚。他也和喇叭德一樣。一見了張麻子。依然說是蔣布善。並說小的與他同繫五年。朝夕不離。他的舉動言談。便是至死也不能忘。那能有個錯誤呢。他向裁判官說完了。又轉身向被告說道。喂。兄弟。你也該回去了。這次你一定是無期徒刑了。從前咱們怎樣親密來着。還是請你一同和我去做苦工吧。那被告張麻子。見了尼爾德這宗舉動。早已是呆在那里。半天纔說道。太奇怪了。第三個証人。也是在土倫監獄曾與蔣布善同囚的。他的名字叫夏伯爾。出獄日子不多。現在爲人牧牛。所以傳來作証。他一見張麻子。便說他是蔣布善。他的力量絕大。張麻子見說。只是覺得奇怪。如此他們三人。異口同音。都說張麻子是蔣布善。再加以警察官驚比熊的証言。所以那傍聽席上。都以爲這次被告無論怎樣辯解。也是無益的了。此時那裁判官問被告說。他三人既然這樣作証。你還有什麼陳訴麼。被告道。事到如今。我還說什麼話。我只覺得太奇怪了。不能不令我吃驚。此時那傍聽席上。人言紛紛。便是那陪審員。也不能替被告再說一句話。裁判官忙命憲兵恢復秩序。鎮壓人言。將要實行宣告。就在這千鈞一髮之時。忽聽一個聲音。傳於全場。致使大眾。莫不愕然。這聲音却來自裁判官背

後那特別席上，只聽他說道。喇叭德。尼爾德。夏伯爾。你三人看看我是誰。聲如裂帛。至極悲壯。一滂說着。一邊已走到壇口。那裁判官。檢察官。陪審員。以及律師等等。莫不大吃一驚。抬頭一看。却是蒙特留的市長馬德蘭先生挺身而出。這真不解他是何意了。大凡一個人的內心。本具有善根。那個善根。便是人的靈魂。一個人若是喪失了善根。便算把他的靈魂腐爛了。那也就成了純粹的惡人。蔣布善在從前。或者把善根被那無情的法律給摧殘了。可是既遇美利爾僧正以後。已然替他換了一個新的靈魂。對於善惡二字。分得極清。不過對於此件僵李代桃的事。雖然躊躇了廿四小時。到底不忍默然置之。仍然以爲自行出首是善。默然不問是惡。所以他的精神毅力。便如潮湧一般。挺然而出。立在法庭之上。他的舉動云爲。那里還是世上俗人。分明是一位天神。倏然而降。所以驚得那全場之人。幾乎中了電氣一般。全都木鷄似的呆在那里。此時那傍聽席上的衆人。於驚愕之餘。只見由那特別席上。走出一位白髮紳士。身量偉岸。狀貌魁梧。儼然具有超人的姿態。正不知他大呼一聲。出來作甚。萬目睽睽。已自捨了那個被告。齊把眼光射在他的身上了。市長目下雖然年踰六旬。但是他的頭髮。尙未全白。那知自昨

夜以來。思維了廿四時。把滿頭黑白相間。髮。一律變成雲色了。此時馬德蘭市長。徐步向前。已然降到被告所站的地方。猶之手猛獸前行。枯草自開。誰也不敢阻攔他。便是那些憲兵。也嚇得呆了。此時他立於裁判官和陪審員的前面。與被告和那三個証人。却成一而綫。於是他向那三個証人說。你們還記得蔣布善的相貌麼。三個人早已沒了主張。只顧把頭左右亂幌。這不過表示他們實不相認的意思。最可笑那喇叭德。還向市長來個軍隊式的舉手禮。只聽那市長又向公座那邊說道。諸位陪審員先生。裁判官閣下。請你們把這被告放了。把我逮捕了吧。你們所欲得的蔣布善。並不是這個被告。我纔是真正的蔣布善呢。他這一行自首。反倒使那法庭全場。立時靜肅無譁。不用說人的聲音。便是個人的呼吸。也似悄然停止了。那萬人的心理。早被市長這樣崇高的行爲所鎮壓。真是連大聲呼吸都不敢了。此時那裁判長已然轉過這口氣。他正自鄭重其事的在那里判案。忽然由馬德蘭市長出以攪局行爲。論理他必然大怒。或加以叱責。誰知他的臉上。並無怒色。却含着一派悲憫之情。他把同席的推事和檢察官看了一看。然後用一種柔和的言語。向傍聽席上問道。傍聽席那邊現在有醫師麼。他這意思。分明把馬德蘭市長

認作發瘋狂。因爲在他的地位上。除了這樣委曲婉轉。別無善法來處治這事了。這時那檢察官也體會裁判長的意思。起立向大衆申明其義道。陪審員諸君。我們正在公務進行之中。而忽然竟有妨礙公務之事。這誠爲法制所不許。也是一件可憐的事。但是諸君大概都知道。這馬德蘭市長。乃是一位有德君子。諸君即或有不識其面。當無不聞其名。不想這位齒德兼全的紳士。不幸竟出以妨害法廷之行爲。在法律雖咎有應得。但是他是現任市長。而且不幸被有痼疾。本檢察官。不忍與常人視同一律。方纔裁判長閣下已然說了。傍聽席上。如坐有醫師。趕緊把這位不幸的紳士施以應急手術。然後更煩把他送到旅館。這便是本職所願望的了。可見那檢察官也以認作發瘋爲妙法了。但是真正的蔣布善不等大衆說什麼。早已向檢察官說道。我深謝諸位法官的厚意。但是這馬德蘭市長即蔣布善。實未發瘋。用不着什麼醫生診治。請諸位聽一聽我說的是什麼話。便可以知道我是瘋不瘋了。此時他的聲音。比方纔尤覺沉着而有力。只聽他向那些法官說道。諸位把這件事弄錯了。請你們把那被告放免。我自有我的義務。不能不說明了。在土倫監禁十九年那不幸的蔣布善。實在是。除了我自己以外。別人誰也不知。但是天上有

神。看得極明。所以我出而自白。也是對天應盡之義務。我自出獄以後。遇了一位聖僧。大受感化。竭力爲善。變姓更名。發明工業。造成財產。因而獲得市長之職位。我一心想要與善人爲伍。可恨社會不許。依然返歸牢獄。永與囚徒爲侶。這真是感慨無量的事了。當初我在達因地方。曾在聖僧美利爾家裡行竊。又在該地郊外。強劫一童之錢。我當初確乎是一個恨天尤人。沒有資格忠誠作事的惡人。但是誰實職之。一言歸宗。那監獄便是製造惡人的總工場。當我未入監獄以前。不過是個無教育的農人之子。誰想一人監獄。便把我變作一個愚劣殘忍的惡人。出獄以後。幸遇那位聖僧。使我再世爲人。我纔知道待人越殘苛。越能使人成爲惡人。以慈悲待人。便是雖是惡人。亦莫不受其感化。不信你們向我家裡去搜索。我當時出獄所着的衣服。現在還保存着。搶奪那個少年的小銀錢。也存而未失。只以此等證據。已是足以逮捕我而有餘了。我說的這些話。都是實在情形。但我看檢察官屢屢搖頭。或者對於我所說的話。還有些不信。這真是我想不到的事了。張麻子實在一點罪名沒有。你們千萬不要錯罰他。至於那三個証人。把我忘了。不敢認。却也難怪他們。可惜鷲比惡不在這里。他若是在這里。必然認定我是蔣布

善。他說到此間。又把全場的人看了一看。他的熱心和誠意。真不能以言語形容。他的意思。是要把鷺比態蓄著。以實他的言語。假使鷺比態若真在場。必然信他的所言。那是無疑的了。此時他又看了看那三個証人。先把那喇叭德叫了一聲說。喇叭德。你忘了麼。當初你我在土倫同囚時。你時常誇示你那條花道庫帶。這事大概許是有的吧。喇叭德見說。早已大吃一驚。把市長由頭至腳看了一遍。嚇的他已然顫作一堆了。此時市長又把尼爾德叫了一聲說。尼爾德。你的手腕上。曾用文身法刺成你的名字。在監獄中。你欲把他消滅。却用火燒除。所以你的臂上。至今留有燒痕。這事想係有的吧。尼爾德見說。也呆了。忙說一點也不錯。他又叫了一聲夏伯爾說。當拿破崙皇帝逃歸法國的時候。你把那年的年月日。會刻在你的手腕上。每每示人。我還記得那文字是一八一五、三、一。那文字之傍。還有天生的一個黑子。不信你把左腕露出來。給人看。那夏伯爾到了此時。只如小兒一般了。忙把袖子捲起。傍邊的憲兵。便持燭去看。果如所言。此時這真正的蔣布善。向着法官和傍聽席上。發了一陣異樣之笑聲。直不知他是爲悲哀而笑。爲誇勝而笑了。但是他這一笑。直至今日。還有人記得。他的笑聲既止。因又向法官

說道。法官想已看見了。我所舉的反証如何。可見我是真正的蔣布善。一點也不錯了。這時不問是法官。也不問是傍聽人。一個個。全都把自己的地位忘了。呆呵呵的全都看着這個真的蔣布善。他們真是出於意外。萬沒想到道高德重的馬德蘭市長。便是從前監禁十九年的蔣布善。再說他的人格。也太高了。不忍無辜的人。代他任罪。犧牲一切。挺身自首。這樣悲壯淋漓的事情。世上能有幾件。若說這樣的事不能感動人。天下將無感人之事了。所以大家只是呆望着。忍着呼吸。大氣也不敢出。全場靜悄悄。一點聲響也沒有。又如茫茫大海。且值黑夜。只有一點明星。大眾仰望一般。此時市長忽然發言道。如今我自己已行証明了。可見我並不是。故妨碍公務。但是你們還不下逮捕命令。我的事又太忙。我不能不暫行歸去。辦我最要緊的一件事。法庭可以依着自己的方便。要何時逮捕。只管到蒙特去逮捕我。因為我的住所。檢察官是知道的。他把話說完。便向門口那邊去了。沒一個人敢攔他。並且都替他讓開很寬的走路。他儼然入了無人之境。他臨出門時。仍然回頭向法官說道。我謹待法律的命令。既而又向傍聽席上說。諸君必有替我大致其憐憫的。但是在我以為毅然自白。較比隱默不宜。殊覺幸福多多了。我尤望

照我這樣的事。多有幾件。那時法律能平。政治可肅。而人類的幸福。也就日增無疆了。他的態度。真成了大澈大悟的聖人了。如此他便下了樓梯。自去了。沒到一個鐘頭。那個張麻子。已然宣告無罪釋放了。當他被釋的時候。依然是呆呵呵的說道。真奇怪極了。怎麼世上的人。都是瘋子呢。我們要知道。法庭既然放了張麻子。便是決意去逮捕蔣布善了。蔣布善離了審判廳。他要往那里去呢。自然是坐了晚間預定的郵車。先回蒙特留去了。次日清晨。郵車已入蒙特留市。他打算先去看看芳婷。再去接回叢賽。使他母女團聚。然後入獄服刑。至於有此工夫與否。那就看官府如何待遇了。大概有驚比態在這裡。他必然不容我。再說芳婷。在昨日一夜中。所夢見的。無非是馬德蘭市長的事。他尤信市長此番出行。一定是替他接叢賽。所以心花怒放。把病苦全行忘掉。有時低吟小唱。宛然是叢賽在懷。撫慰催眠的光景。至於那醫師對於他的病狀。殊屬懷疑。因為他依然繼續咳嗽。可以斷定他離末期不遠了。本日早晨。芳婷睡醒。依然咳嗽一陣。那親切的看護婦。早把飲藥替他備好。勸着他吃了。正在隔壁那間屋子收拾藥瓶。覺得後面似乎有人進來。一回頭。倒吃了一驚。忙叫道。哦。市長。你老爲什麼把一

鬢髮全白了。市長也不顧與他交談。便欲去看芳婷。那看護婦一攔手。由抽斗內取出一面小鏡。遞與市長說。你老照一照。頭髮滿白了。市長一照。可不是白了。只不過笑了一笑說。我自己倒不覺得。芳婷日來怎樣。看護婦便把昨日的事。及芳婷如何思念蕤賽。一心以爲市長替他接取的話說了一遍。市長說。我可以看看他麼。看護婦說。你老已把蕤賽接來了麼。市長也不說接來與沒接來。只是要看一看芳婷。那看護婦早已明白一定是沒把蕤賽接來。早已替芳婷擦了兩把汗暗道。倘若他見市長沒把蕤賽接來。他應當怎受呢。昨夜還是睡夢等着。如今却眼把把在那里盼。唉。芳婷可憐極了。但是市長自有他的心事。他知道刻不容緩了。那捕吏必然隨後便到。也不管看護婦許不許。便去拉那病室的門。看護婦那里知道他的事。只以爲是公務太忙。所以急於要看芳婷。便道。市長何必這樣忙。你老須要想一想。倘若芳婷間起蕤賽之事。你老將何言以對呢。市長向來關於芳婷的事。沒有一次不依着看護婦的言語。今日却是迫不及待了。依然要進去。那看護婦沒法子。只得同了市長進去。到了病室一看。可巧芳婷微微的睡着了。市長把脚步作輕。到床邊一看。只看他氣息微屬。胸間兀自有一種苦悶的聲響。這正是

末期肺病的表徵。生命已是不遠。不必醫師的診斷。也可以想見了。市長見了他這萎靡樣子。不覺流了幾點眼淚。歎了兩聲。暗道。怎會一個少婦。竟會凋殘的這般模樣呢。誠然。他若是依然壯健着。不是一朵鮮花。正開在盛期麼。如今呢。頭髮剪了。齒也拔了。兩眼深陷，顴骨高聳。儼然便是一具髑髏。但是他年輕輕的。何爲而至此。不過是社會上的罪惡。全都刻在他的面上了。若是強欲尋他的昔日面影。不過那碧色的睫毛。依然還在。清泉一般的眼珠。雖然深陷下去。還未至十分枯竭。一滴愛水。兀自在眼裡貯着。但是誰知道他呢。誰憐愛他呢。所以他的恨怨和悲哀。在他的彌留之際。依然不能拭去。所幸者。馬德蘭市長。拔之於萬劫之餘。登之衽席之上。可謂千古知己。畢生的恩人。方冀轉禍爲福。而惡運重重。終至齎恨以死。嗚呼芳婷。嗚呼社會。此時市長目不轉睛的諦視芳婷的衰顏。彷彿自己的心。已然變作芳婷的心了。他二人已在無言默默中。聲息相通。似乎不在人世。而遊於大荒之外了。此時芳婷的顏色。忽然有些紅潤。現出安心怡悅之容。假使他長此永眠。可以算是無上福樂。並且得與其愛兒。徜徉於天國。也是令人生羨的事了。無奈他不能如此睡去。慢慢的醒了。睜眼一看。市長已在

傍邊。他這一喜。比方纔安睡時還覺快適。由他的唇內所發的第一個聲音。便是先問了一聲蕊賽。因爲他此時確信蕊賽必爲恩人携來。不用疑慮的了。此時芳婷一心只欲先見一見蕊賽。他決不以爲市長不會。把蕊賽携來。所以問了一聲蕊賽。並不是疑問之詞。確係感謝之意。假使他若是疑惑蕊賽不能來。或者一見蕊賽當真不來。那還好受一點。如今千信萬信。確信蕊賽已然到了。假如市長竟自告訴他不會取來。那塵芳婷將何以爲情呢。所以市長見他一問。只是一語不發。可是在芳婷却是喜歡極了。在他衰枯的瘦臉上。早已堆下笑容。因向市長說。你老對於我的事。真是關切的太厚了。我將何以爲報呢。在昨天夜裡。我所夢見的。竟是你老的事。彷彿你老所去的地方。我都跟了去一樣。就如昨晚你老所作的事。那真是一件大功德。可以成神的。我見你老那件事時。頭上起了一道祥光。分明是成了神。直到今日。那光還似在我的眼裏。這些語分明指的是昨夜在阿拉斯自首的事。或者也須偶然入夢。也未可知。此時芳婷又續言道。你老替我去接蕊賽。我在夢中也看見了。如今爲什麼還不教蕊賽來見我。我要抱一抱他。須知蕊賽今年已七歲了。他那裏還抱的了。只是他的心。還和蕊賽乍分離時一樣。猶以蕊賽是

個乳兒。這時市長更不知如何答對了。正在困難萬分。可巧那個主任醫師來了。一見市長那個爲難樣子。早以明白就裡。忙向芳婷說。你且別忙。蕊賽來是來了。只是你的病狀若不少好一點。不能使他見你。芳婷說。那麼蕊賽實在來了。醫師說。來了。芳婷說。既然來了。使我只見一而也沒什麼呀。醫師說。你一見他。必然心動。熱度不但不減。必且因而大增。所以我的主意。不許蕊賽見你。等你發燒退了。心氣入平的時候。我必教蕊賽來見你。芳婷見說。信以爲實。因對醫師說。我必聽先生的話。好好的養病。但是你們須早早的教蕊賽來見我。於是替市長解了圍。又把芳婷的病診察一番。教看護婦怎樣注意。自去到別室診病去了。醫師去後。芳婷不住的向市長問蕊賽的事。問他穿着什麼衣裳。在那里吃的是什麼。你們行在路上。他都作什麼來着。他還記得我不記得。一搭一搭的這樣問。忽聽院中不知誰家小兒在那里唱歌。芳婷傾着耳朵聽了聽。說。這不是蕊賽在那里唱歌。我確乎記得他的聲音。這一定是蕊賽了。說着不住的連聲咳嗽。市長當下勸他說。你此刻千萬不要多說話了。話越多。你的咳嗽越厲害。只是芳婷那能不說話。依然是關於蕊賽的事。說一陣。咳嗽一陣。但是市長自有他的心事。兀自籌思着。

所以總是把頭低着。他此時的心緒。真是紛亂已極。依然矯爲鎮靜。忽聽芳婷怪叫了一聲。似乎恐怖極了。他此時已是垂危的人。論理他的身子。再不能一動。可是他忽的由被中把身子支起。川手指着門口那邊說。看。看。此時市長依然很沈靜的問他說。什麼事。你這樣驚慌。只見芳婷依然注目門口那邊。因爲門口正在市長的背後。所以他不曾看見什麼。他見芳婷只顧往那邊看。也覺得奇怪。慢慢回頭一看。却是鷺比態。已然入了這間病室。立在市長的背後了。鷺比態作什麼來了。不用問。那市長早已明白。他一定是逮捕我來了。可是在芳婷呢。絕不以爲是逮捕市長。一定是爲前番和那個紳士打架的事。還是來捕拿他。所以嚇得他幾乎死去。其實鷺比態冒然而來。不但使芳婷大吃一驚。無論誰。也都嚇得鼠子見貓一般。便是市長。此時也未免有些戰慄。這時芳婷於驚懼之餘。早把市長喊個不住說。市長快快救我。鷺比態老爺又來拿我了。市長見他如此模樣。甚是可憐。依然很鎮靜的向他說。你不要害怕。他不是爲你來的。既而又向鷺比態說。你的來意。我明白了。但是鷺比態毫無一點道理。却向市長大喝了一聲。震的房子都要動撼。真是小人一朝得勢。除了謊人。沒有第二個心理了。再說他自從五年

前。便立意與市長爲敵。在在何察市長的破綻。好容易費盡苦心。把市長的前事証驗明白。意欲下手。以炫其能。不想忽然出了一件李代桃僵的奇事。雖然以鷺比德那樣偵探老手。都信以爲真。甚至自向市長謝罪。求他免職。如今忽然聽說市長已到阿拉斯自首。承認自己是真正的蔣布善。他以他的偵察。依然是不錯的了。論理他若少有人心。和廉耻。見了市長這樣見義勇爲。真是夫人可敬的事。理應少事寬假。以盡同寅之誼。不必趕緊捕拿。縱算道理。何況他既已自首。決不至遠颺。必然到官。那是無疑的了。不過鷺比德是天生的刻毒性成。其心性之冷酷。甚於蛇蝎。所以當日聞信。即來逮捕。似乎市長於他有什麼深仇大恨。必得而甘心似的。此等酷吏。眞爲社會之蠹。人類之賊也。聞言少叙。却說鷺比德向市長大喝一聲。便叫跟了他走。此時市長當然是沒什麼可說的。自然是跟他到官。不過心裏有一件事。不會辦完。便是他始終沒把鷺賽取來。殊覺對芳婷不過。他所以由阿拉斯急遽回來。也無非欲見芳婷一面。然後忍着飢餓疲勞。替他去搬取鷺賽。心願全了。再行入獄。不想鷺比德這個促狹鬼。一步不容。竟自跟踪而來。雖在意料之中。却也出於意料以外。此時芳婷見狀。早已大哭起來。不住聲的叫

市長。鷺比態又喝一聲。冷潮道。什麼市長。市長早已不在這里了。說着便把蔣布善的領領一揪。拉了要走。這時蔣布善在鷺比態的腕下。連忙叫道。鷺比態君……那鷺比態見說。喝道。鷺比態是你叫的麼。你須叫我署長老爺。蔣布善只得改口說。署長老爺。你先別動手。我要求你一件事。但此事不可明說。須要秘密着。鷺比態又喝道。什麼事。你須大聲的說。蔣布善道。這事只可以入你的耳。不可教第三人知道。鷺比態說。那不行。我沒生着聽密議的耳朵。此時蔣布善只得低聲向他說道。請你給我三日的猶豫。因為我約下把芳婷的女兒取回。這事須得你許可。纔能辦到。一切費用。由我支給。只求你一答應。鷺比態見說。早已大怒。罵了一聲說。混蛋。給你三日限。你須乘機逃了。你那是要去接那個小女孩。分明想着逃亡。却花言巧語來瞞我。須知你老爺不上你的當。不想這些話全被芳婷聽見了。纔知道養養不會來。忙向蔣布善說。市長。養養究竟在那里呢。請你老快把他接來吧。這時鷺比態更是怒不可過了。用他那双大皮靴。把地板踏的山響說。真是反了。如今的世界。怎這樣奇怪呢。前科犯人。作了市長。賣淫的婦人。貴族一般在病院養病。這不把人的肚皮氣破。因又瞪着眼。把芳婷看了一眼。早

又一把抓住蔣布善的頸領說。看你再叫他市長。他是前科犯人。越過獄的強盜。我今天特來掣他。淫婦。你再敢叫他市長。芳婷見狀。連驚帶怕。只是把兩眼呆望着蔣布善。他的生命。只剩一絲了。經了這樣一個大打擊。如何還活的了。只見他把蔣布善看了一會。忽的倒在床上。早已一縷幽魂。離了濁世。蔣布善一見。只一推。那鷺比態的手已然離開。鷺比態雖然自負武勇。遇了蔣布善。那就不能同日而語了。這時蔣布善已騰出身子。向鷺比態說。你把此女殺了。鷺比態益怒說。你敢無禮麼。好生替我把手鐐帶上。省得我把警察叫上來。其實遇了蔣布善大力的人。自然不是二人所能服事的了。蔣布善見他要與他帶手鐐。早已跑到室隅。由一張鐵床上。拔下一根鐵棒。翻身向鷺比態便打。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此回篇幅較鉅。實則一氣呵成。不可分爲二回也。蔣布善出而自首爲此書最精彩處之一。故不厭詳細寫之。大凡忠臣烈士。不難於慷慨捐軀。而難於從容就死。慷慨者。不用其躊躇也。一剎那間即死耳。從容者。不能即死。而卒之仍歸於一死。此其所以爲難。而其難

之。故以其必起種種心理作用。而互爲比較。互爲競爭。理勝則爲義。慾勝則爲貪。貪心一生。難爲其死矣。此書雖爲小說家言。其於人之此等心理。抑何描寫入微乎。關於蔣布善之幾番躊躇。眞爲銘心之作。惜吾筆不足以副之。此爲愧耳。

鷲比態之伺察蔣布善。眞不媿偵探老手。然其人有才而無品德。性復狼狽。凡其所爲務者。既不利於民。亦無益於國。徒購怨毒。當時法國政府。信任此等人物。此其社會所以日形黑暗。而ABC青年黨之革命。蓋激之使然也。

蔣布善之人格。於此回中。已然發洩無餘。實則由第一回至此八回。尙非蔣布善之本傳。其驚心動魄之事蹟。猶在遙遙後半部。作者之筆力。固不僅於扛鼎矣。

芳婷爲本書一女主人翁。在原書寫之甚詳。吾則不能不爲之少事裁剪。在中國史家。每每爲權貴作傳。然其所謂傳者。亦不過一篇訃聞之類而已。若如芳婷者。在中國文家。必以爲無作傳之必要。殊不知。此與國家社會人類有莫大關係者。中國文家。舍此不顧。此中國所以無社會史。無人文史。只有權貴之訃聞而已。

蔣布善之不能取回贖賽。天實爲之。而芳婷遂以心碎而腸斷。孰謂歐人無母子之愛耶。然亦因蔣之不能取回贖賽。而洋洋一部大書。亦遂以此陡起波瀾。奇文湧現矣。

天之不欺使鷲比慳盡其能。而捉弄之。抑何可笑乎。其以僞蔣布善爲真蔣布善也。則對市長略然而謝罪。旣聞蔣布善仍是我所疑之市長也。則倏忽跟踪而至。百般凌辱。其驕肆之狀。真不如畜。不謂人類中。乃有此等惡獸。

中國有賈人代刑之陋俗。以視蔣布善將作何想。然中國有昭雪之法。有原宥之法。有自新之法。如蔣布善者。皆可適用之。而歐美無此。此其刑法之義。所以不能與吾東方先哲爭美也。

第九回

誓取遺孤不負死者
處分後事來去悠然

却說蔣布善。見芳婷已死。正要和他說幾句話。請他安心死去。我必替你取出養養。撫養成
人。不想那鷺比態。逼勒太緊。以致不能與死者話別。此刻他真急了。所以由床架上撥了一根
鐵棒。翻過身來。要打鷺比態。鷺比態一見。撒腿就跑。却站在門口外面。只顧往屋裡看。已然
不敢進來。蔣布善見鷺比態逃出門外。也不追趕。把那條鐵棒。倚在床邊。伏身下去。只見那
芳婷真個死了。此時他哀憫已極。只是默默的看着芳婷的死臉。半天。他纔用手把芳婷的頭部
抱起。枕在他的腕上。把口就在死者的耳邊。低聲說了許多的話。他所說的話。雖然聽不見。
大概是向他設誓。以後如有機會。必然替你把養養取回。把他撫養成成人。至於以前所以不能取
回。並非故意延宕。實因出了意外的事故。如今我已成了罪人。不久便去入獄。惟有養養一事。
始終未替你辦到。這是我對不起你的地方。但是無論如何困難。我必踐履誓約。再說你我二

人所遭正同。在此世中。皆爲無告可憐之人。幸喜天帝垂憐。良心未泯。雖不能特立於人世。建設事功。以贖前愆。而悠悠此心。惟天可表。如今你我雖然幽顯不同。未始不可以結冥契。自要此身不死。你的愛女。便是我的愛兒。誓必使他得所。上慰你的靈魂。却也怪。蔣布善把這些話說完。只見那芳婷的臉上。忽的起了一派笑容。當時沒人看見這樣神異的事。可是那個看護婦長。却會親眼見來。這個看護婦。已有年事。虔奉宗教。所以在這病院裡。充當看護長。他本是守貞的一位女冠。蔣布善在市長任內。最是信任他。所以請他在這病院充當看護長。對於芳婷。尤爲照拂。當日之事。他依然在屋裏。蔣布善和芳婷怎樣說話。以及芳婷怎樣見出笑容。全是他傳出來的。他是信宗教的人。絕不說謊話。所以此事自然有可以傳述的價值了。蔣布善見芳婷滿面浮出笑容。確信已然升入天國了。既而又在他的腕上。吻了兩吻。然後站起來。向鷺比熊說。我的事完了。我跟你去吧。就這樣。最有名譽的市長。便送入地方監獄。日內即移入中央監獄。當下全市人民。無不大驚。市長被擄。市長被捕。你傳我說。紛紛議論起來。但是蠢蠢愚民。有什麼識見。對於真善真惡。本來沒有判斷的能力。都說市長原來是個前科罪

犯。特以偽善來欺本地人民。把他的功績德政。早已一筆抹殺。便是平日最信服他而大被其恩惠的。也都加以惡言。說他到底是個盜賊出身。所以那樣齷齪。人情反覆。大抵如此。也無足深怪。但是其中也有個忠寔不變的人。便是他家僱用的那個老女僕。自從他聽見主人入了牢獄。便呆若木鷄。哭的淚人一般。他在蔣布善家裡服役。數年如一日。總也沒有半點閒言。他除了給主人辦理茶飯。洒掃屋宇。閒着時便是一盞孤燈。作他的針線活。每逢市長上衙門。他總把寢室那個鑰匙。掛在那壁鐘的底下。市長回來。便取了那鑰匙。自去開門。他主僕二人。各守着本分。所以日常生活。有條不紊。他的忠實而勤勉的習慣。完全是受的是主人薰陶。和那浮浪奸猾的市民。絕對不一樣。這日雖然知道主人入了獄。但是他每日作的事。依然不改。這日晚間八點多鐘的時候。他正自呆坐。彷彿聽見有人進來。可是那開門的聲音。絲毫也沒有聽見。他此時害怕極了。暗道。這是誰進來了呢。我怎不會看見。忽見壁鐘那邊所懸的小鑰匙。已被那人伸手摘去。他見那人的手和衣袖的襯衣。確乎是他主人。他只得叫了一聲主人說。你老回來了。只聽那人用很小的聲音說。你不要大聲。可不是主人是誰。他略微放了一點心。但

是他的主人。昨天他還是堂堂市長。今日却成了罪人蔣布善了。至於他如何能回得家來。這正是他平生的絕技。利用那輕身術而逃回的。却說那老女僕。見了他主人的面。悲喜交加。便問你老由早晨便……。底下的話。他已不忍出口。蔣布善替他補足說。可不是。自早晨我便入了獄。是我把那鐵窗的鐵條。取下一根。越獄而出的。因為從前他在土倫監獄。幾次想著逃亡。把那破獄的手段。研究十分巧妙。此時他雖然回得家。他料到後面必有補吏追蹤。所以此時他非常小心而縝密。決心要避免官人的手眼。此時他吩咐那老女僕說。你快去把那女冠叫來。女冠便是那個病院的看護長。大概早晨他已替那個死者念了經。老女僕見說。自去了。此時蔣布善舉着那個鑰匙。點了一盞蠟燈。上樓去了。到了自己的寢室之中。隔着窗戶。往市內一看。他以為這時必然正是四出捕聖逸犯。尤其是那鷲比態不能不知。他爲避免耳目起見。把櫺窗閉了。一點不許燈光外泄。然後他拿了燈。到了裡間屋。把昔日所留的紀念品。如衣服革囊以及那枚小銀錢。全取出來。然後就桌案上寫了幾行字說。這些東西。是我昔日所着用的。這枚銀錢。便是我在達因郊外。搶奪一個小孩子的。他算計少時捕吏來了。便可以把這些東西沒收。而以

法律處分之。既而他又寫了一封信。寫完。聽得樓下脚步嚮。却是那老女僕把那老尼請來了。這個女子。常懷憂世之心。他以為是個人。便有弱點。惟有一心信神。蠲除俗念。庶幾可以免了弱點。所以他讀經苦修。已有十餘年的業行了。他對於蔣布善的事。十分憐憫。把眼睛哭的都紅腫子。他一見了蔣布善。便顫着聲音說。你老還想看一看芳婷麼。蔣布善說。可以不必了。我到了那里。那捕吏必然追了去。若是在死屍的旁邊。騷動起來。那真是罪過。如今我這里有封信。等我走後。請你交給教會裏面。說着把那封信交給這老尼說。你也可以先看一看。老尼見說。便把那信讀了一遍。只見上面寫道。謹將此家屋及附屬的財物。捐給教會。請代交我的訴費及芳婷的葬費。所餘者。請施與貧民。老尼纔把信念完。只聽樓下一陣脚步響。把二人嚇了一跳。蔣布善持着燭。忙到樓梯那邊去看。老尼也隨在後邊。早聽見那個老女工在樓底下與那群捕吏紛爭起來。他們一定要上樓。那女工只是攔着說。樓上絕沒有那樣的人。又聽一個捕吏說。我們不是來問你他來了沒來。在法律上。我們必得到樓上檢查一遍。究竟他在這里沒在這里。等我們檢查完了。自然明白。說話的聲音。尖銳如鴉。正是鷲比鷲。親自帶了人來搜查家

屋。誠如鷺比熊所言。倘若一檢查。沒個不見水落石出的。何況這所樓房。只有一個樓梯。已被捕吏堵住。他們若是上去一搜。那蔣布善便如螳螂處甕中。沒得躲避。那是一定的了。此時蔣布善依然不慌不忙。早把蠟燈吹滅。把燭台放在爐架上。當下對那老尼說。請你替這不幸的人祈禱。老尼當即依言。俯伏在那燭台之前。真個祈禱起來。他一轉身。已入了裡間屋。只聽樓梯亂響。那鷺比熊已然上來了。到得樓上。不見蔣布善的影兒。只見那個女尼。安安詳詳的。跪在燭台前面。作祈禱。却是大出意料以外。他以爲蔣布善必以全力預備和他抵抗。不想上得樓來。只有一個女尼。在那里祈禱。經聲不亂。狀極和平。使他的氣焰。早已消了一半。原來鷺比熊的爲人。崇信法律。那是不消說的了。但是他的信神之念。也和信奉法律一樣。他以爲神與法律。都是不可不尊敬的。在此以外。便沒有別的情緒了。什麼悲憫仁慈同情等的人類至高情調。在他絲毫也不懂。他是天生的。一個無情的人。此時他見女尼祈禱甚虔。他不敢去妨礙他。恐怕有觸神怒。他意欲下樓而去。又覺得在法律上的義務有些不當。再說他在平日。已悉這個女尼道行甚堅。向常不吐虛言。無人不欽敬他的操守。難道他能庇護照蔣布善那樣的惡

人麼。他不得已只得向老尼問道。師傅。請恕我。這是法律上不得已的事。請問在這樓上。只是師傅一個人麼。老尼見說。一點也沒躊躇。立即答道。是。只有我一人。鷺比慳見說。依然是很疑惑的。把室內四下看了一回。不覺得把那裡間屋看了一看。又問女尼說。今天晚上。有個犯人。忽然由獄中逃了出來。我們只得前來搜索他。師傅你見了他不會。便是那個蔣布善。老尼依然搖頭說。不會看見。老尼的德行。和他那不吐虛言的操守。已是盡人所知的了。想不到他對於鷺比慳。答言兩次。可謂都不是實話。但是他的爲人之心。慈悲之念。早已由這次的虛言上証明了。而他所以得入天國。也就是由於今日的言行。而成爲莫大之功了。可是那鷺比慳。對於他的言語。究不能不認爲誠語。惟在鷺比慳却有一可疑之點。即爐架上所置之燭台。其火似甫經吹滅者。餘烟尙自裊々。但是他確信老尼。絕不至以誑語欺人。因爲那女修道院。以妄語爲大戒。他焉敢破戒以欺人。所以連向女尼道歉。並獎慰了幾句。自己下樓去了。過了一點鐘。在當夜十二點鐘左右。有一人。穿着工人服。由蒙特留的大道。向巴黎去了。其人身後背了一個大包袱。行路之狀。頗爲匆遽。其人即是蔣布善。他自鷺比慳去後。謝了女尼。換

了工服。潛逃而去。包袱中之物。全是由銀行中提出的金券。約有七十萬之譜。他因知事體有變。所以預先取出來。以備日後之需。至於他出走的翌日。有兩個車夫。曾在郊外遇見他。說他是怎樣打扮。背着多大一個包袱。後來到他那工廠裡一問。果然在數日前死了一名老工人。蔣布善所穿的工服。或者是這個老人所遺下的也未可知。如今暫且不提蔣布善。先把芳婷的後事歸結一番。白芳婷死後。蔣布善忽由市長。變成囚徒。他的後事。當然沒人料理。只得歸教會去葬埋。人誰無母。可憐芳婷連個母親也沒有。世人只不過拿他當作一個醜業婦。便是那教會。也不能怎樣待遇他。只不過草草的葬在公共墓場裡。至於他的靈魂。人間雖然不知道在那裏。那神却知道他的所在。便這樣。那芳婷的歷史。便算終結了。以後我們便以他的女兒寇賽作材料。繼續着演這哀史。但是後話太長。只得等着下回分解吧。

譯餘贅語

此回篇幅雖短。乃本書一大結束也。以上八回。雖以蔣布善爲骨子。至書中之主人翁。一爲僧正美利爾。一爲女工芳婷。美利爾。在前已經結束。且由蔣布善爲之持服。至此回。

則爲芳婷一傳最後之結束也。本書既爲列傳體。故必一一結束之。以成篇段也。

蔣布善不遇美利爾僧正。則無以成其爲善人。不遇芳婷。則無以演其後半生之哀史。在讀者。必以蔣布善之事蹟。行將告其終結。以其於人所不能之事。似已演畢。以後實無法再事描寫也。殊不知蔣之本傳。尙遙遙甚遠。自此以後。乃漸漸發端。作者筆墨之宏偉。真不可以常理度也。

芳婷之一生。悲慘極矣。而所以致此之由。則以人心險詐。社會黑暗故。雖然。芳婷無識。不更事。其受人欺。猶可委以咎由自取。至於齷齪。則有何辜。乃以數齡小女。爲人苦役。此則實無以委卸。而人心社會之罪。至此遂不可掩。然而青年男女。以一時性慾衝動。妄製私生之子者。讀齷齪一傳。若不怦然心動。其人真非人類矣。法國社會之不良。於哀史一書。可以窺其梗概。而一究其不良之故。則由於革命以後。社會秩序蕩然。生活日蹙。道德日墜。君子隱。小人興。政府所以孜孜以爲弗足者。一則在苛斂。一則在苛斂。凡酷刑與苛斂。實無損於奸民與勢豪。而反有大害於弱小良民。大抵破壞之後。無不如此。以

今日中國之現勢觀之。此書不啻爲其寫照也。

第十回

述往事 小卒助大將

勤苦役 囚徒救水兵

却說一千八百十五年六月十八日那天。大凡是讀過歷史的。全知道。這日正是那千古的英雄拿破侖。大敗於滑鐵廬的日子。去蔣布善出獄那天。不過在三個月以前。那戰爭的結果。真是尸積如山。血流成渠。天邊的皓月。照得那些尸山血海。非常淒厲。白晝所放的砲烟。直到夜裡還不散。那野地裡一望都是英德聯軍的宿營。篝火熒然。烟塵直上。可是有許多民家。大抵皆被砲火擊壞。兀自在那里起火。這樣的戰後慘象。真是令人不忍目觀。昔人弔古戰場之文。極言其淒涼之狀。至若今日的戰場。殺人之衆。毀物之多。又非古戰場所能及了。在這樣的淒厲可怕的戰場裡。竟至有一人在裡面行動。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只見那人。不住的把那此死尸去檢閱。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有時見了那巡查的兵士。他便倒在地下。假裝死尸。

等着那巡查兵過去之後。他依然起來。照前那樣動作。有時鸞伏鶴行。有時四肢伏地。匍匐而蛇進。他的舉動。機警而綿密。他究竟是個作什麼的。假如他若是個偵察敵情的偵探。他的膽量。可謂豪邁絕倫。細巧無比了。我們實在不能不崇拜而褒獎他。無奈他不是個偵探。也不是真正軍人。他乃是個小賊。專門在那些死尸身上。摸取金錢。以填慾壑的。世上原有一種敗類。專有在火事場裡作竊盜的。至於在戰場上作盜賊。那真是破天荒的創舉了。大凡在營日久的下等兵卒。以。以虎皮為護符的敗類。多一半作這樣的營生。他此時摸了這個。又摸那個。見有手上帶着戒指。或衣兜內有錢鈔。絕不空過。他胸前掛着一個口袋。摸了物件。便往口袋裡裝。他此時已從一個死尸手上。摘下一個戒指。又往前面尸堆裡去摸。忽然似乎有人伸手。把他的衣襟抓住。他不覺的暗叫了一聲。哎呀。天爺。他以為必是被憲兵或是巡查抓住了。要不然便是被鬼捉住了。他覺得那手是涼的。一定是鬼了。但他一點也不慌。依然是鎮靜着。他若沒有這樣的胆子。他也不能作這樣的生意了。他此時打算爭脫開了。一跑。既而又暗想道。慢着我方纔由他手上摘下的那個戒指。分明是個金的。他的階級。大概在士官以上。不然那能帶金質戒指

呢。他一定還有東西。我倒要看他。想罷。翻轉身來。由屍堆裡把那個屍首拖出來。就月光底下一看。血跡模糊。已然辨不得容貌。只見他的肩章。金煌煌的。確是校官以上的階級。他這時又把那屍身的懷裏摸了一摸。却掏出一塊金錶。他尤其是喜出望外。連忙裝入他的口袋內。既而又把死屍的衣兜摸了摸。却又得着一個錢包。沈顛顛的。大概有不少金錢。他也裝在口袋裏。他此時喜歡極了。自言自語的說。好福氣。真是想什麼得什麼。還沒說完誰知那屍首忽然也說出話來。只聽他有氣無力的說。我謝謝你。他聽了。一點不怎樣。只說哦。原來他還沒死。一定以爲我來救他。此時又聽那將校細聲細氣的說。戰爭怎樣了。是那邊得了勝利。小賊說。英國勝了。將校見說。歎了一口氣說。哎。可惜。此時他依然不能睜眼。微微的只有一些氣息。待了一會。他又說道。我懷中有個金錶。衣兜內有錢包。我給你了。你自己把他拿出來。其實他早已拜領了。只不好說我已拿出來了。他只答應了一個是字。却在懷中兜內假意摸了一回。說。這些東西都沒了。將校道。大概是受傷昏睡時。被人盜了去。如今你既救了我的命。我日後必然酬謝你。在這當兒。遠遠的聽見有靴聲響。却是巡查兵往這邊來了。小賊要跑。那將

校說你叫什麼名字。小賊說。你我同是法國人。現在那邊有人來了。我趕緊得跑。你若若能跑。也快跑吧。他是受了傷的人。如何跑的了。依然問那小賊說。你居何職。小賊說。我是一名司務長。將校說。你叫什麼名字呢。小賊說。我叫鐵達。這鐵達讀者還該記得。便是開司務長旅館的那個鐵達。芳婷把瑟賽便是寄存他的家裡。他本是個戰場小偷。他的人格良心。我們也可以想見了。這時又聽那將校說。鐵達君。我必不忘你的名字。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訴你。我是實官少校名叫彭美。這時那是音愈近了。鐵達說。你老受了傷的人。當然不至再有危險。我若是被敵人抓住。必然槍斃無疑。少陪了。說罷。挾着一口袋獲物。逃之夭夭了。不表鐵達逃後的事。因為讀者現在已然知道他作何生理了。至於這少校彭美。日後自有敘述的機會。如今也暫時不題。我們依然繼續着敘述那蔣布善的事。他自從山銀行裡取出存款。便向巴黎逃去。沒到三四天。便又被捕了。有一天他要到發美去。在馬車上被捕吏看見。他所以要到發美去的原因。大概是要去接贖那瑟賽。不想竟自被捕。這次官中所以急於捕拿他。不僅為得到他的身子。而且也要獲得他的七十萬大金。誰知被捕以後。一檢察他的身邊。只有零用的錢。一個成數也

沒有。又不知他把錢藏於何處。只得宣告他的罪名。說他在八年前。曾以凶器搶劫。檢察官又說他與南部大幫盜賊有關係。這樣的重罪。又加以有十九年的前刑。不宣告死刑。當然不足以畢其辜了。所以直接了當的。把他宣告死刑。蔣布善也不上訴。也不辯護。只等着受刑。不過在當時的法律。凡是死刑。必上申國王。聽憑旨意。然後施行。蔣布善的死刑。當然也得奏明國王的。國王因為他曾經作過市長。於地方上大著功績。所以開恩。特減一等。處以無期徒刑。所以他又穿上囚衣。仍在土倫監獄作那無情的苦工。如今且說他那藏金的事。蔣布善之有錢。差不多傳遍了遠近。在現在這樣的窮困世界上。誰不想要得他這注大財。但是他究竟把錢埋在那里。始終沒人發見。這也是難于發見的一件事。他自在蒙特留脫獄以後。欲避免露比態的追跡。早已拿了那些款項。向巴黎逃來。他的本意。打算先把竊資取出。這些錢。便是竊資的口後嫁資。所以他對於這些金錢。要藏在一個秘密所在。有一天仗晨裡。在發美附近。有一個勞動者。見了一人。手提一個木箱。肩着一柄鎬頭。向山裡去了。這個勞動者也是個無賴漢。見那人所提的箱子。非常可疑。若說他是死了孩子。往山裡去埋。那箱子又小。不相裝死孩子的

棺匣。大概是什麼寶物。特向山裡去隱藏。這小子想到這裡。要去看一看。等他走了。起他的東西。誰知他到山裡一看。不見了那人。等了半天。纔見那人出來。已然是空了手。他等那人去後。在山裡尋了半日。也沒尋着。所以他到處傳說此事。便是那司務長旅館的主人。也會到山裡尋過幾次。始終沒有尋着。那埋金的人。自然就是蔣布善。如今他既服了終身刑。這樣的埋金。也就暫不能川。可憐他雪白的頭髮。戴着藍色的帽子。穿着赤紅的衣服。還標着九千四百三十號的號碼。時爲千八百二十三年八月。不言蔣布善依然在土倫監獄裡受罪。反回來我們略表一表那蒙特留的近況。那蒙特留在從前本是一個凋敝的都市。自從蔣布善來到此地。通商惠工。創立學校病院。不過八年工夫。把一個凋衰所在。變成殷富之區。可見人能興地。並不是地來興人。不想蔣布善被捕以後。地方上失了這樣一個真正熱心人物。那地方上的事。便一天不似一天了。加以中央政府。屢出政變。這個地方。向來又是個有出息的。所以人人競爭。都要掌握此地職權。誰知這些人並不是出於爲國爲民的熱誠。完全是自私自利。所以沒有多少日子。把那些事務漸漸的荒廢起來。那高大的工場。差不多都關了門。試舉一例。當初蔣布善在

那個地方的時候。所有的工藝品。都是工堅料實。不加一點僞質。而且所有的裝飾品。一定要精心製作。不許粗率。自從這些自命偉人的接辦以後。爲圖中飽。一定要偷工減料。恨不能一文不費便要發大財。所以製出物品。粗惡異常。不但在外國難銷。便是本地人也沒人過問。所以沒到一年。全行歇業了。失職的人。不一而足。這也是地方上一個大不幸。國家的稅收。也逐漸減少。所謂蒙特留市。依然成了海邊一個荒村。甚已哉。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真是可以移贈蒙特留市了。却說蔣布善入獄已有三個月了。時爲一千八百二十三年十月之末。那地中海的艦隊裡。有一隻軍艦。名叫沃里昂號。因爲機件關係。駛入土倫港來修理。凡是市內居民。聽說軍艦入港。誰不要去看。早已三五成羣。到海岸上去看軍艦。便是那些貴婦人。也都前去看熱鬧。當時把那碼頭上。築起一座人山。這日忽然起了風。有一名水兵必得到桅頂上去工作。誰知風力過大。他又不小心。竟自由桅頂上跌下來。幸喜他握住一根繩子。不會落到海裡。可是他的身子。已然隨了那根繩子。飄揚在空中。左右亂舞。好似小兒放的紙鳶。再也不能抓住桅杆。他在空中有時直欲入海。有時又要落到船板上。只是飄搖不定。他也不敢撒手。但是一個人的

手腕。能有多大力量。假使腕力一疲。必然掉在海裡。那是無疑的了。這時看熱鬧的人。都替那水兵捏着兩把汗。只是沒作理會處。此時雖有呼救之聲。那是沒人敢上去。因為他在空中飄着。一個救不好。必然同歸於盡。再說欲救這人。不第其人得能升高。而且還得身輕若燕。始克成功。一味蠻勇。也不能濟事。所以多人看了這奇巧狀態。只有替那水兵大表同情。而絕無救助方法。只在這危急萬分之際。多人措手之時。忽見一人。早已攀上桅杆。其身輕如猿。捷如猴。一展眼。早見他升到半桅了。此時岸上的人。船上的人。一海港的眼睛。無不看着這人。見他的意思。一定是去救人的。早已異口同音叫了一身勇士。雖然這樣說。可沒一人指望他成功。因為這件事。絕不是一人的力量所能成功的。假使他一人的力量。壓不下那繩子。一定必得與那水兵遭同一的運命。所以大家雖然欽佩他。可是又替他捏着汗。甚至有人見他不避危險的。兀自往上升。那岸上船上。又替他叫了一聲危險。意思是你的勇往。大家已都知道了。但是何必一定要死呢。當時是怎樣危險。我們也可以想見了。這個奮不顧身的勇士。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只見他穿着紅衣。戴着藍帽。分明是個懲役囚人。並且是個終身囚。他是與好幾個同囚的人。

共繫一條鐵練。在這軍艦上來作工的。因爲土倫監中的囚人。每日都到碼頭上作工。軍艦上的工程。也多一半僱用囚犯。薄給工資。當時他見了那水兵懸空。心頗不忍。及聞艦長說。誰能上去救他。他也不等艦長許可。便用作工的斧子。把鐵練砍斷。要是別人。砍這根鐵練。便已費了事。在他便如割一根腐繩一般。這時誰不注意他的舉動。都要看一看他的究竟。只見他爬到桅頂。向四外望了一望。猶如善戰的老將。立在戰場上。先要望一望高低遠近。這時又來一陣風。把他的囚帽吹向大海裡去。早已露出他那雪白的頭髮來。只聽岸上人叢中。發了一聲喊。說。原來是個老人。此時他觀了一會形勢。他見要救這個水兵。必由桅上那根橫木倒垂下去。纔能執住那根繩子。他此時已拚着九死一生的精神。居然由那橫木走過去。在那些看熱鬧的。儼然在那里看大馬戲踏軟繩一般。至於他的危險情形。似乎不是去救人。正是與那待救的人。同時在那里待救一樣。這時那個水兵。腕力漸漸弱了。這個老囚人。若再爲遲延一會。他必然掉下去。等不得人來救了。所以這個老囚人。毫不躊躇。却用桅上揚帆用的繩子。擡在那橫樑上。自己利用這根繩子。把身子繫下去。他此時也飄在空中了。不住的搖蕩。這正是因爲一人

的危險。却作出二人同樣的危險來。那岸上的觀衆。無不大驚叫險。有的說千萬要小心。有的說一定要注意。至於那鼓勵喝彩的聲音。更不消說了。既而衆聲頓止。因爲他的作法。危險萬分了。致使大家不能作聲。只有呆看。只見他搖來搖去。纔把吊着的那個水兵抓着。他敢趕緊用繩子把水兵的腰繫上。使他不至撒手墜下。當他懸空救那水兵時。真是靈敏非常。使人驚歎不置。因爲他一隻手支持自己的身子。一隻手去繫水兵的腰。而又在空中。這是人力所不能的事。所以那些觀衆。無不驚歎。把所有的精神。全行集注在那老囚人的身上。至於那同情的觀念。尤其是不用說了。世界上還有這樣見義勇爲的犯人麼。差不多他的行爲。有神人爲之呵護一般。不過費了一二分鐘工夫。他已完全把那水兵拴好。那水兵也知道再不能掉下去。已然放了手。那老囚人又復攀繩而上。依然到了那橫木上。慢慢的往上引那水兵。他的腕力之鉅。幾乎不是常人所能企。到底他把那水兵引到那橫木上。用手把他扶助。此時岸上觀衆。這一聲采。幾乎震翻海水。早聽見大眾一齊叫道。趕快把這囚人放了。趕快把這囚人放了。他這種勇往行爲。難道不值得一個特赦麼。這時那個水兵。完全脫了危險。已自那根橫木。慢慢的由桅杆上爬下來。可

是那個老囚人。既然達到目的。注意的程度。便不如從前。忽的在那橫木上把脚一滑。竟自失足落水。只聽岸上的人呀了一聲。他早由那橫木上翻跌下來。一直的跌入深海中。可憐他雖然救了別人。却把自己葬送了。當時那軍艦上早已放下四隻端艇。在海面上拚命的打撈。只是撈不着。或者他吸在船底下。但是所有的船底。全行探試。也不見他的影兒。直到日落以後。也不見他的尸首浮起。有人說。這海港裡水藻甚繁。能纏繞人的身子。大凡墜水的人。總不見有尸首浮起來。那便是被海藻纏住了。這個老囚人恐怕也是這樣。翌日即一千八百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當地新聞紙上。早已登出一段新聞。略謂。昨日有一老囚。在軍艦沃里昂號上面。因為救助一名水兵。以至失足墜海。此等俠義勇爲的囚人。世不多見。乃不幸死於海中。尸未浮起。聞之愴然。此囚係土倫獄中九千四百三十號的無期懲犯。其名曰蔣布善云云。於是哀史中最緊要一個人物蔣布善。至此已入了死人之數。究竟他的死生若何。且待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文章之道。不外一開一合。一轉一承。前回合筆也。乃係一大收束。此回另起。亦即開筆。

也。蓋以後種種奇文奇事。均由此回開出。試看其用筆。乃係故作兩大立柱。而使其互相輝映。蓋鐵達亦係書中一主角。其種種非人之行。在芳婷寄女時。已漸開其端。然讀者尚不知其人究係何等出身也。此回特寫其在戰場行竊一事。不第見其行事不復爲人類。即其心性。亦與惡鬼無擇也。社會中乃有此等人物混跡其間。宜善類之不能倖免矣。

彭美之不死。天也。而乃以爲是鐵達之救助。甚至諄囑其子。必不忘其人。天下事。不辨黑白。因誤會而顛倒是非者。大抵如此。試以鐵達之行。與蔣布善一比較之。豈復能同日而語。顧此則口爲惡事。而法律無所問。彼則口爲善行。而法律必得而甘心。顛倒錯亂。一至於此。欲社會之不敝。其可得乎。

蔣布善於一生救人之事多矣。而最爲人間所不能者凡有四起。第一爲救霍希老人。第二爲自首於法廳以救張麻子。第三爲救此水兵。第四爲救彭美之子。而一回難似一回。作者固不怕用複筆重筆者。而每重一次。絕無半點相犯。此無他。故意而犯之。故雖犯而實不犯也。此猶之水滸傳。於相類之事。每好寫兩次也。

鐵達在戰場上作小偷。亦未嘗不心靈手敏。胆量過人。惟其行爲。至極鬼賊。使人不復信其爲人類。以視蔣布善之救人。真是一爲天人。一爲魔鬼。一在天上。一在淵中也。夫人之所貴。在胆識才幹。顧亦視其施於何地。用於何等。用而得其當。則爲天人。不得其當。則爲鬼物。天人鬼物之分。亦視其所行如何而已。

蔣布善之不能死。此時雖不明寫。讀者亦必信其必不能死也。

第十一回

慶聖節哀哉小兒女

履約誓勞矣老英雄

話說蔣布善自墜海之後。已登在死人數中。沒了音訊。或者他真個死在海裡。所以一向沒有消息。如今我們只可暫且不用提他。只說蔣布善落海的時候。沒有多少日子。便是聖誕節了。這聖誕節。本是一年一度的大令節。全國到處。沒有不舉行祝典的。便是發美地方。雖然是個山僻小邑。到了聖誕節日。也是熱鬧非常。只以那司務長旅館而論。在平常日子。本沒有幾個

住客。如今也有幾幫客人。住在他那里。這個市邑。本在山的半腰。所以飲水非常缺乏。非到街外二三里路。不能得水。因爲那個水泉。適在山下。白天雖有賣水的。供給市人使用。到了晚上。便沒人賣水。那司務是旅館。雖然也買水喝。每到夜裡缺水。便得提了空桶到山泉那里去汲水。而當此汲水重任者。只是一個現年八歲的小女孩兒。便是芳婷的愛女蕤賽。八歲的孩子。能作這樣的事麼。似乎有點欺人。實則那是一件千真萬真的事。不信便請看下面。自從蕤賽寄養在鐵達家裡。鐵達夫婦。那有半點人心待遇這個孩子。始而以爲奇貨可居。既而來源已斷。則目之爲眼中釘。及其少長則百般虐使。較之普通婢女。尤爲奇酷。致使這發育未全的小女孩。日形瘦削。差不多成了乾枯的模樣。兩個大眼睛。深陷在眼眶中。他本是酷似他母親的模樣。若加以保育。不知將來出落得怎樣一個美人。可憐他現在只是一個醜怪小孩子了。因爲衣旣敝污。食又不飽。再加以急劇的勞力。可憐一個八歲的孩子。竟不如狗彘了。那鐵達夫婦。旣非人類。那有人心。反正不是他們親生的孩子。樂得恣情使役。所以那附近的人。都說蕤賽在鐵達家裡。彷彿老鼠作了象的奴隸。他們是怎樣大小不同。勞逸不均。我們也可以想見了。

這天夜裡。蕙賽正在廚房一張桌子底下縮着。借着傍處來的一綫燈光。在那里編手工。他那樣的不得時。還能編手工玩麼。須知那正是替主婦的女兒編的襪子。這桌子底下。便是他的寢室了。因爲什麼他樂意在這桌子底下呢。第一不至碍那主婦的手脚。第二主婦若是用鞭子打他時。可以蜷縮避免。所以自然而然的這個地方便成了他的寢室。其實一張桌子底下。能有多大地方。別人也真不能用他作一間房子。而蕙賽在這桌下。却是綽有餘裕。他的身體是如何瘦小。也可以想見了。唉。他的境遇。完全是個小鼠了。便是貓狗也不至遭這樣的待遇。他一邊編着襪子。一邊似乎在那里想事。以一個八歲的小女孩。不住的用他的心機。那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須知他的年齡。雖在幼小明。可是他的憂患艱難。却早已老練多了。如今他在那里想什麼。他已知道水桶裡的水不夠了。所以在那里發愁。他最怕夜裡去汲水。所以務必在白天把水上足。可憐時屆佳節。住客擁擠。水的消費。也自然多了。他此刻手裡雖然作編物。心裡却不住的盤算那水。暗道。今天若是没人用水纔好。倘若要有要水的事。我的罪孽可就大了。他一邊想着。一邊偷看那主婦。又不住的窺探門外。生恐再有客來。那水一定是不够的。此時那店主饑達。在眼

房裡。不住的與客人談天。講述當年滑鐵盧的戰事。他說。不用說別的。只是我救助少校彭美那一節。便是確有受勳的價值。牛皮吹得山響。他那里去救少校彭美。分明是個戰場賊。偷死人的下三爛。在那里去受勳。他的老婆。一邊聽他的男人講故事。一邊在廚下作飯。他的手藝本來不高。也不知他在那里蒸什麼。把鍋都炮焦了。他已然開了焦氣。縴喊道。不好。鍋乾了。快添點水。說着便取了一個大盃。到水桶那邊要捻開龍頭接水。發賽在桌子底下一見。早抖戰起來。他一邊戰慄着。一邊暗想道。完了。我非汲水去不成了。這時鐵達的老婆。捻開龍頭。那水只滴滴的流出不到一盃。他只說了一聲沒水了。也沒工夫說汲水去。只把那半盃水傾在鍋裡。這時又由馬廄那邊。來了一個客人。一邊走着一邊說。今天外面太黑了。那市街上雖然點了許多燈。也不覺得亮。連我那匹馬。都怕黑。不敢邁步。發賽一聞此言。益覺得害怕起來。暗道。這時再來一個客人。我非得汲水去。這樣黑天。馬都害怕。我怎樣去呢。也難怪發賽這樣害怕。那條汲水的道路。本是在叢木中一條細徑。小孩子在黑夜裡。非那山道。那有不怕之理。此時又聽那個客人向鐵達的老婆說。內掌櫃的。我的馬怎麼沒有飲呢。發賽見說。益發知道他的運

命是不能免的了。這句話差不多是對於蕙賽宣告了死刑一般。此時鐵達的老婆。向那個客人答道。恐怕沒有那樣的事。晚上總要把馬飲好。口聽那客人又急躁着說。一定沒飲。一定沒飲。蕙賽見說。小鼠一般。早由那桌子底下爬出來。忙向那客人說。方纔我已把那馬飲了。我給他提了一桶水去呢。我還和那馬說話來着。這明明是假話。可憐他的境遇。致使八歲的孩子。不得不扯謊。此時那個客人。已然笑了。打着趣兒說道。別看耗子一般大的孩子。撒的謊却比象還大。須知那馬喝水沒喝水。我一聽他的呼吸氣。就明白了。但是那蕙賽依然說他喝了很多的水。那客人更不說別的。只說飲了也好。沒飲也好。只是把水快拿來。我自己再飲一回。蕙賽沒的說了。早又鑽入桌子底下去了。這時鐵達的老婆。已然離開那蒸鍋。向客人說。客人既要再飲一回。那也可以。反正我們隨客人的便。說着往四下一看。見蕙賽又鑽入桌下。早已罵了一聲小餓鬼。眼色不見。你又藏起来了。藏了就算沒你的事。快給我滾出來。蕙賽無法。只得由桌下又鑽出來。那鐵達的老婆。也不管有水沒水。只說快到馬棚替這位客人飲馬去。便是婢僕也不能這樣使令。可憐一個八歲的女孩。便完全成了奴隸。蕙賽此時止於不會哭出。但有一種

絕望可憐的聲音說。已然沒有水了。鐵達的老婆說。既然沒了水。快去到崖下去汲。說一聲汲水。那容易極了。反正一鼓棒。便說出來了。但是那直接汲水的。可就苦了。這樣的寒天。又在黑夜裡。而且出去一二里路。往返得一點多鐘。再說又是個八歲的女孩。那真是一件令人不忍聞觀的事了。此時那婦人早由牆隅那邊。撥出一個洋鐵桶。放在當地。若以蕤賽的身量那桶作個比例。覺得那桶比蕤賽大多了。蕤賽無法。悲切切。提了那桶。將要出門。只聽那婦人說。回來。說着由兜內取出一枚十五錢的小銀幣。交與蕤賽說。你汲水回來。在街上順便買個麪包來。不要忘了。蕤賽接了錢。收在衣兜內。依然是畏縮縮的怯於舉步。那婦人早已替他開了門。喝道。快去。回來晚了。怕不打折你的腿。蕤賽那敢怠慢。彷彿被那婦人一口蠻氣吹去了一般。抬起小腿便跑。那街上的夜市。已自熱鬧起來。多一半是賣小兒玩具的。所有的店舖。都點了很亮的燈。有一家店裡。作了很大一個人形。足有二尺高。穿着紬子衣裳。金黃的頭髮。美麗的面龐。所有的少女。多一半立在這個店前。看那人形。便是鐵達的兩個女兒。在白天已然看了幾次。只是價錢大。絕不是平常人家所能買的。一般少女。無非看看便了。那有敢問價

錢的。鐵達的女兒，也是這樣。雖然喜歡，也不敢說個買字。知道一說出來，必遭他母親的怒罵。蕊賽雖然在患難憂苦之中，究竟是個孩子。那有不喜歡玩物的。他由鐵達的女兒口中，早已聽說有這樣一個人形。所以不知不覺的。要看一看。及至看見了。果然愛不忍釋的看個不住。差不多把汲水的事情。全都忘了。蕊賽的生活狀況。在讀者諸君。大概也以想像一二的了。如今他一見這玩具店的裝飾。在他那小心兒裡。便以為雖是皇家宮殿。也不過如此了。那個人形。便如皇后天女一般。在他想着。假如我有一日。能穿這樣美麗的衣服。永久和這個人形在一處玩耍。那我應該怎樣喜歡呢。他此時愈看愈愛。似乎要和那人形交談。便在這個當兒。只聽後面大喝一聲說。小餓鬼。你慢騰騰的在這兒作什麼呢。却是鐵達的老婆。怕他在街上看熱鬧。所以來催他。蕊賽見說早已跨了那桶。飛跑而去。街上有燈。固然很亮。一入山道。便益發黑暗起來。這司務長旅館。本是在街市盡頭。過此以往。不但沒有店舖。連盞燈也沒有。完全是黑暗的所在。那汲水的細徑。便在添黑的叢木中。誠如方纔那個客人所言。連馬都怕黑。不敢舉步的。再說聖誕節日。去新年沒幾日。天時最冷。那蕊賽的兩隻小手。早已凍得胡蘿蔔一般。

紅腫起來。差不多失了感覺。他越往前走。越覺得黑暗起來。幾次停足要回來。耳邊似乎聽得那婦人兀白在那里罵。他知道若是一回去。這頓打罵。也受不了。不如仍是去汲水。雖是熟路。只是天太黑了。摸摸踏踏的。好容易到了那崖上泉下。雖爲他那樣小。又在夜裡。居然能到泉邊。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他略喘一喘。便俯身下去。用那大桶汲水。覺得滿了。纔很命的提起來。當他俯身汲水時。那枚買麵包的小銀錢。早由衣兜裡落在水中。但是他毫不覺得。他也忘了這件事。他歇了一會。纔能再提那桶。但是在那黑暗中。他總覺得有鬼。又彷彿有個什麼物件。立在他的面前。因爲這個。他越覺得害怕。他不敢再歇了。很命的提了那桶就跑。因爲人若是害怕。也能增加力氣的。但是他究竟身子太小。沒走多遠。那桶內的水。早已顛溢了一半。把下半截浸得冰濕。他也顧不得寒冷。依然踉踉蹌蹌的跑個不休。他越跑得急。那桶裡的水。越發往外濺。他也不敢歇一歇。口裡不住的叫神救他。其實他小小的人兒。知道神是什麼。不過又急又怕。他總以爲唯有呼神或者真能救他。假如世上若真是有神。聽了窺窺這樣懇切的呼禱。還有袖旁觀的道理麼。却奇怪。至誠真能感應。他纔叫了兩聲神。忽然覺得下

腕輕快起來。也不知何人把那桶水接了過去。在黑暗中。他雖辨不出那人是誰。確是一個男子。由窸窣手中把桶接過去了。論理。在黑夜中。忽有這樣一個人。接了他的桶。必然害怕起來。但是窸窣此時一點也不會害怕。實則他此時顧不得害怕了。或者也須他的亡母。在黑暗中指示他。不必害怕。那也是莫須有的事。總而言之。窸窣此時倒覺得很滿意。他此時惟有望人助他。絕沒別的念頭。但是這助他的人。究竟是誰。難道真是個神人不成。且聽我道來。大概去此聖誕日沒兩三天。在巴黎霍比街。一條僻巷裏。忽然來了一個求宿的人。看他那樣子。已然十分勞碌的了。頭上的髮。雪一般的白。年歲似有六十以上。可是他的身體。非常強健。步履也非常敏捷。實際上或者不是十分老的人。可是他的外表。已然是個老人的模樣了。所以人都以為他是得着一個好身體的老人。他左手提着一個手巾包。右手握着一根樹枝折成的棍子。或者他用以防狗咬的。他所穿的衣服。確是個貧民。但是一點污垢也沒有。或者他雖是貧民。却是個有潔癖的。他的破帽子。也刷的很乾淨。所以渾身上下。雖然是襤褸的很。却是洗的十分潔淨。與那普通貧民。迥不一樣。他便在這僻巷裏。租妥了一間樓房。以爲置身之地。他既租好了房

子。覺得安了心。其實他有什麼不安心的事。因為他總被那不安心的事纏着。他有時出門。也不知他作什麼事。有一天正遇國王魯意第十八出行。必得由此街通過。這個老人。纔由旁處回來。聽見後面馬車響。他怕被官人打眼。便急忙躲入一個小胡同內。此時與國王同乘的。正是警務大臣侯爵哈巴爾。他鷹一般的銳眼早已看見一人。躲入小胡同內。便向國王說。陛下。看見那人麼。躲的很奇怪。說着便推開車門。叫過一名路警說。方纔有一人躲入那條小巷裡。快去追來。報我知道。說罷那馬車如飛的去了。警吏得了侯爵的命令。當然很命去追。可是那人也似乎覺察。焉能教他追上。直到日落也不會拿住。只得罷了。胡亂作個報告。權且塞責。以後這個老人。依然不時出門。有時便到鄉下去。有一天他到了郵站去買車票。說要到拉古尼。這拉古尼是同發美在一條路上。拉古尼比發美遠着一站。那郵車上的人。見他那襤褸樣子。有心不賣給他票。但是一般花錢。再說他衣服雖破。却是十分潔淨。同乘的人。也沒什麼不樂意的。那郵車在午后九點鐘。已然到了發美。那老人便下車了。不知他到那里去。已然不見了影兒。那駛者倒覺得這個人有點呆氣。因向乘客說。別看這人穿的不及。或者他是故意裝窮。他既到

發美下車。何必買到拉古尼呢。這不是白花錢麼。或者他還來坐車。可是到底也沒見他回來。他究竟到那里去了。也沒人看見。其實他下了郵車。便到發美山中去了。他在這山路裡。彷彿熟悉的很。有時聽見路上有人。便伏在路旁躲避。他的用心。似乎十分謹密。他到了這山中。約比發美出來汲水早一點。他來此山中作什麼。以及這老人到底是誰。大概不用明說。讀者也可以明白了。他在山中。約有一點餘鐘。把事幹完。便往下道這邊來。可巧在那汲水的道上。便碰見發美。他見那樣一個小孩子。提了那樣一個大桶。早已有些不忍。但是他猶不知這個女孩子便是發美。不過對於這個小孩子。十分可憐。所以不知不覺的。把那桶水接過來。倒彷彿真有力把他引來。特特的來救這個小女孩。也可算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却說發美見那人替他提了那桶水。自然要看一看是什麼樣一個人。可惜在黑暗中。看不明白。那人中要看看發美。並且和他說道。這樣大桶。你如何提的了。老爺子替你提着吧。其人白稱老爺子。可見是一位老人了。在發美出世以來。也沒聽見過這樣溫慰的話。自然而然的把那人叫了兩聲老爺子。那老人聽了。殊喜。因問他道。你幾歲了。發美說。八歲。老人道。八歲就提這樣的大桶。發

賽說。可不是。我總是用這個桶來汲水。老人說。你到那里汲的水。離街上有多遠。蕤賽說。遠着呢。有二三里路。老人說。你的母親也太不仁慈了。爲什麼教你來汲水。蕤賽說。我沒有母親。老人見說。心裡一動。忙問道。你沒有母親麼。蕤賽說。是。人都有母親。惟有我沒有母親。老人方欲更問他。只聽小女孩子續着說。大概起初我就沒有母親。我不但沒看見過母親。也沒聽說有個母親。老人見說。益發疑惑起來。於是把那桶放下。暗道。不是他呀。當下他把左手搭在蕤賽的頭上。用右手托着他的腮邊。低下頭去看了一回。因問他說。你叫什麼名字。蕤賽依然不害怕說。我叫蕤賽。老人見說。大驚道。什麼。你……你……你……叫蕤賽。他這一驚。真是非小。連忙又把那桶提起來。因叫着蕤賽的名字說。蕤賽。你在那里。蕤賽說。就在發美街上。老人說。誰教你來汲水。蕤賽說。內掌櫃的。他是鐵達的老婆。老人說。就是鐵達家的。他們作什麼。蕤賽說。開客店。老人說。那倒好。我回頭便住在他家裡。當下他們一邊說着話。那蕤賽引着路。便往發美街上來。蕤賽不時的回頭看那老人。覺得這人太慈善了。小心兒裡十分安慰。好似飼犬愛其主人一般。此時那老人又問他說。在你以外。還有幾個奴婢。蕤賽說。一

個也沒有。不過他有兩個女兒。老人說。他的女兒作什麼。蕊賽說。他們天天拿着好些人形玩具什麼的玩。我連一個布人兒也沒有。我只有鉛作的一把小刀。縫這麼長。說着用小手比了一比。老人說。你拿那小刀玩。不怕切了手麼。蕊賽說。是鉛作的。一點也不快。只能切着蠅的腦袋。他二人說着話。早已進了發美街市。蕊賽已把那買麪包的事忘了。所以把那個麪包舖走過去。已然到了司務長的旅館門前。蕊賽站住和那老人說。你老把那桶交給我吧。老人說。這作什麼。蕊賽說。若是內掌櫃的見了我沒自己提着桶。一定罵我。老人只得把桶交給他。蕊賽提了桶。先去叫門。他的兩隻眼睛。依然望着那夜店裡的那個人形。此時早聽鐵達的老姿。在裡面。一邊開着門。一邊叨念着說。這孩子。怎這樣的慢。不知外面偷什麼嘴吃。這里客人三番兩次的催水。你只是不回來。說着把門開了。蕊賽也不敢言語。只說來了一位客人。說着把那老人指一指。他雖然人小。心機却是有的。知道那婦人無論怎樣。也是打罵。所以先把客人舉出來。顯得他爲店裡盡心。這正是他的防禦法。小人兒家。如此用心。我們只有替他可憐。替那黑暗社會浩歎了。果然那婦人把笑臉堆下來。忙向那老人尊了一聲客官。請到裡面來吧。說着山門內探出頭

去。借着街市上的亮光。把那老人一看。只見衣服非常襤褸。早又把臉沉下來。暗道。這是客人麼。只得冷淡着問那老人道。你要住在這裏麼。既是夜裡。又是個尋宿的。何必問。一定是住店的了。那老人說。是。我要在此權宿一宵。說着便走進來。婦人愈看他越不象個有錢的客人。他只得向賬桌那邊。領教他男人的眼色。男的也只顧皺着眉。把頭搖着。意思之間。大不歡迎。婦人見了。又向那老人說。你住下也可以。可巧我們沒了閒房。都住滿了。差不多和當初蔣布善始到達囚街上。所遭的冷遇。一般不二。老人說。我也不要什麼寢室。房頂上也可以。至於宿費。旁人多少錢。我也照樣開付。早聽見賬桌那邊的那個男人說。既這樣。你須給四角錢。老人說。可以。可巧有個旁的客人。在賬房那邊坐着。聽了掌柜的安四角錢。忙問道。你們幾時長了宿費。不是二毛錢麼。如今忽然長到四角。那我不在你這裏住。轉到旁處去吧。鐵道說。誰長了房錢。對於這樣下等客人。不能不多要錢。不然以後下等人就多了。這樣的買賣人。可謂凶惡極了。不過他們是低聲說的。所以那個老人不會聽見。便坐在一張桌子旁邊。早見蕞賽把一瓶酒替他放在桌上。這也是蕞賽一種職務。鐵達的店房。每逢來客。必然教客人喝

酒。因爲喝了酒。那賬就可以任意出入。薏賽把職務完了。依然潛伏在桌下。替那兩個小姐編襪子。那老人也沒飲酒。只是在那里看着薏賽。那婦人見這老人不喝酒。益發不快了。因爲他們所歡迎的。是那洪飲的客人。爲是多算錢。至於那真正住宿的人。使是多要一倍的宿費。在他夫婦還抱憾不已。何況這個客人既不飲酒。身上又窮。心裏恨怨。那是一定的了。也難怪那個老人把薏賽看個不止。他的衣服。無間冬夏。只是那一枚破而污的敝衣。在夏天熱的要命。在冬天又凍的要死。這真是生人所不能堪的事。而八歲小女孩以身受之。假如他若是肥胖的孩子。必然覺得很美。如今枯瘦異常。頰高而目陷。真成一個醜女了。他的顏色。既青且白。只有兩個大眼睛。兀自閃動有光。彷彿以他那點一個小人兒。不應有這樣大眼睛的。其實他的身體。完全因爲缺乏養料。所以餓小了。假使若長此以往。雖不至使死。至於作成一個醜怪的婦人。那是不能免的了。所以那個老人一邊看着他。一邊替他這樣設想。忽聽那個婦人怪叫了一聲。向那桌下叫道。薏賽。薏賽。我教你買的麪包那里去了。薏賽見婦人喊着。和他要麪包。纔把買麪包的事想起來。但是他不说他忘了。於驚懼之際。乃竟撒着謊說。麪包舖關門睡覺了。一

個八歲的孩子。豈是會撒謊的。而竟使他不能不撒謊。這極大的罪惡。應當誰負呢。誰作的這個罪惡呢。自然是不良的社會了。此時那婦人又叫着說。麪包舖關門沒關門。等明天一問自然知道。你先把那個錢給我。蕤賽答應着。便在衣兜內去摸那銀錢。早已驚得他顏色益發青白了。那錢已在汲水時。落在水裡。當然不能在他的衣兜內了。他見沒了那錢。那種狼狽樣子。真是不能言喻了。但是他依然在兜內兜外尋個不止。那兩眼裡。早已流出淚來。婦人真狠。見蕤賽摸不出那錢。便大怒道。那銀錢那里去了。一定是你偷了去。故意作出這樣的慌狀。爲是好說丟在外面。那不行。趕快把那錢給我。那老人在旁邊見了。好生不忍。便秘密的由自己錢包內。取出一枚小銀錢。假裝由地上拾起來。叫了一聲內掌櫃的。這不是那個錢麼。是方纔那個孩子尋他時。由衣內掉下來的。你看。是那個錢不是。那婦人見說。一回頭。果見那老人由地下似乎拾起一枚小銀錢。便去看。那老人也就隨手交給他。婦人接過錢來一看。却是個兩角的。多了五分錢。他暗想道。難道這錢長大了。怎麼會變了兩角的呢。一邊想着。一邊向那老人說。大概是這個錢。說着便放入衣袋內。又把蕤賽說了幾句。算是老人替他解了圍。此時鐵達的兩

個女兒。忽由外面跑進來。大概他們又去逛夜店。每人都搬出好多玩具人形。在當地離蕤賽不遠的地方玩耍，那蕤賽只自自在那桌子底下看着。這三個小女孩。總共不過二十歲。然而這三個小女孩。便可以代表今日社會的現象了。富貴有權勢的。便處處驕人得意非凡。那貧而無力的。只得被擯。伏在桌下。三個小孩子。良心未泯。有何成見。而居然演成此等不平現象。那實際的社會。我們也就可以想見了。尤其是可憐的。那貧的。有時也忘其所以。看着那富的玩的好看。也由心裡羨慕。特意的模彷彿那富者所爲。這更是社會上。一件可憐的現象了。此時這三個小兒。便是這樣。那鐵達的兩個女兒。搬出一堆玩藝兒。真是其樂融融。似乎不知人世有愁苦事。便是蕤賽在他們腳底下伏着。他們也似沒看見。至於那蕤賽呢。在那桌下。一邊替那兩個小姐織襪子。一邊不住的看着他兩個玩。他那心裡的羨慕。真不能以言語形容。恨不能也和他們一同玩纔好。只是那里放出來。只不過有時停針。偷看他們怎樣玩便了。誰知早被那婦人的銳眼看見。連忙向他叱責道。蕤賽。你幹什麼呢。這樣的懶。快把那雙襪子編出來。說着早由牆上摘下那把鞭子。向蕤賽打了幾下。這是日常必有的事。所以蕤賽身上的青紫傷痕。總

也沒個斷絕。須知今日正是聖誕節。而此惡婦。竟如此虐待慈養。真可謂天生的鐵石心腸了。那慈養口裡不住求饒。早已藏入鞭子所不能到的地方。連忙把編物拾起。手不停針的織起來。那老人在一旁看了。好生不忍。只得向織達的老婆說。內掌櫃的。今晚正是聖誕節。你可以教那小孩子玩一玩。這話若是出自一個有錢的客人。或者那婦人也湏答應。無奈是一個老而且窮的客人。出來求情。那婦人正自不喜歡他。那能賞臉呢。當下沉着臉。向那老人說。他吃我們的飯。當然得給我作活計。這真是最嚴正的三段論法了。不過那皮包骨的小孩子。是否吃飽了他們的飯。那便是疑問了。老人也不能就這樣算了。依然很柔和的向那婦人說。誠如尊論。但是他織一双襪子。得用幾天工夫呢。婦人說大概不是五天就是七天。編好了。一双能賣三毛錢。老人道。那麼你把那小孩子織的襪子賣給我吧。我給五法郎。三毛錢的襪子。給五法郎。那真是瘋人的所爲了。此時在那賬房間坐的那個客人。見那老人要出五法郎金錢。買一双襪子。早已吃了一驚說。襪子能賣金錢。那真是好買賣了。那婦人見老人如此說了。也沒個回答。只是直勾勾的望着那個老人。這時店主鐵達。早由賬房那里發出話來說我。們可以把襪子如價賣給

你。因爲我們凡事一聽客人尊便。他恐怕買賣不成。坐失五法郎的大金。那婦人更簡單了。說。我們即刻要錢。老人見說。立刻取出一枚五法郎的金錢。鏘的一聲。扔在桌子上。隨即走到蕙賽旁邊說。那襪子我買了。你可以不必織他了。快出來玩一玩。安心的玩吧。昔人傳說。每逢聖節之夜。必有神人下降。替那些小兒女預備許多珍奇的贈品。如今那蕙賽的面前。豈不亞有位神人降臨了。每天不是挨打。便是受罵的蕙賽。如今忽見有人教他玩一玩。他如何不喜。不過他總也沒遇過大赦令。早已驚得呆了。看一看內掌櫃的。又看一看那位老人。只是不敢動。半天。纔向那婦人很囁囁的問道。我可以玩麼。婦人既由他身上得了五法郎的金貨。斷無不許其玩耍之理。而心中又實實忌其遇此福星。他不說許。也不說不許。只說隨你的便。既是可以隨便。那蕙賽當然可以停了活計。當下向婦人謝了一聲。他口裡雖然向婦人稱謝。心裡若實的感覺那位老人。婦人不高興極了。只得走到賬房那裡。低聲和他男人說。這個老人你看他是作什麼的。怎這樣奇怪呢。鐵達說。世上的大財主。有故意裝作窮人。到外面旅行的。我想這個人一定是個財主。因爲鐵達在那邊看那老人行事。早已斷定必不是個尋常人。此時蕙賽已把編物

箱收起來。只在那桌下作了他的天地。開始游玩起來。他並沒有別的玩具。只不過拿那把小鉛刀玩。若是與那兩個小姐一比較。那就不能同日而語了。大凡小女孩的玩具。若是沒個人形。比那當人妻的。沒個小孩子。尤覺不幸的很。寇賽既然沒個人形。便要設法作個人形。於是他便給那把小鉛刀穿起衣服來。那裏有什麼衣裳。不過用些破紙。掛在那刀尖上。便算是他的人形了。此時那個婦人。已由賬房那邊出來了。他雖然對於這個老人非常嫌惡。但是他的男人。已看出來不是個尋常人。若真是個富翁。倒不可不小心的招待。他只得搭訕着向那老人說。不是我對於那孩子不放鬆。小孩子實在不容易成全。你老看他。連一件衣服都沒有。怎能白白玩樂。就使他天天勞動。不知道能不能掙出一件衣服來。老人見說。答道。這樣看起來。他一定不是你的女兒了。婦人道。我那能生出這樣的混蛋的孩子來。實對你老說吧。我們夫婦兩個過於慈悲了。差不多由野地拾來的一樣。不想他的母親一向也沒有一文錢送來。我們只白養活他。老人見說。真是感慨無量。也不知答什麼話好。只說了一句是嗎。那婦人又接着說道。他雖然有個母親。却和沒有一樣。簡直的是不要他了。真的假的。亂說半天。那老人只顧思前想後。

也沒工夫聽他饒舌。這時鐵達的兩個女兒。把人形玩膩了。忽見店裡那隻貓跑過來。他兩個便把人形拋在一邊。把那貓抓過來。川那青的紅的布片。把那貓沒頭沒尾的纏起來。悶的那貓山叫起來。他兩個看了。却非常得意。此時桌下的蕙賽。却得了機會。見他兩個把人形拋了。在那裏捉弄貓。他便由桌下爬出來。慢慢的抱了一個人形。又是親吻。又是挨頰。好似慈母撫恤愛兒一般。我們可知蕙賽望個人形不能到手。差不多和那見不着兒子的母親一樣心理了。但分他若忍的住。他萬不敢冒失來抱他們的人形。誰知他正自撫愛那個人形不置。忽聽轟雷也似一聲。已落在他的頭上。蕙賽你幹什麼呢。却是那婦人在那裏威嚇起來。婦人爲什麼這樣雷鳴也似的叱責蕙賽。不用問。便是因爲蕙賽那樣一個賤種。竟敢擅自抱玩他女兒的玩具。那真是僭越極了。蕙賽見婦人怒鳴起來。早已平伏在桌下。口裡不住討饒。此時那老人忽然站起來。一句話也沒說。出門去了。不一會。竟把那萬衆小兒垂涎的特等人形買來了。這個人形。本是那夜店作招牌用的極品。索價三十法郎。闔街的小兒女。那個不喜歡這個人形。只因爲價錢太昂。誰也不敢過問。如今竟被這襤褸的老人買來。一定是個故意裝窮的富翁。那是無疑的了。鐵達的

旅館。名雖是旅館。實則就是個伙房。污穢極了。論理。這個人形。萬沒有進入這個店房的機會。如今居然把這美麗華艷的人形。抱進店來。不但是旁的客人見了奇怪。便是那鐵達家的。也驚得呆了。惹賽見了。也把頭抬起來。店裡的兩個小姐。也是呆看着。那貓乘空逃去了。他們也不知道。此時那婦人暗想道。老人也許把這人形給我女兒。然後把我女兒的破舊人形給惹賽玩。誰知那老人偏不由我所料。一直的走到惹賽面前。把那入形竟自給了惹賽。並且說道。這是我給你買的。你有了這個人形。再不許動別人家的了。婦人見了那臉立刻紅漲起來。但是人家既是給了惹賽。也是無法。尤且不能因為這個耍野蠻。他心裡又羨慕又嫉妬。氣的他一句話也沒有。他的男人鐵達。究竟不白生兩隻眼睛。不照婦人那樣瞎子一般看不出事來。他在那櫃房裡。早把老人的行事。研究好幾番了。他以為這個老人。萬非等閒之輩。不是貧民那是一定的了。他的身分。雖然看不出。或者是個身兼富翁貧民的一個俠盜。總而言之。他這樣的行事。真是近來稀有的一位福星了。那好得罪他。他怕他女人出言不慎。把老人得罪了。那不是晦氣。所以他由櫃房出來。向他女人低聲說。你沒見麼。世上那有這樣的人。這分明是位福星。你須千萬

小心恭順纔是。婦人見說。不敢不從。立刻變了笑臉。向老人謝了一聲。又向蕊賽說。客人給你這樣一個老大人形。還不快謝一謝。他口裏雖然這樣說。心下早已有打算。單等明天老人走了。把蕊賽趕出門去。奪下人形。給他女兒玩。在婦人想着。蕊賽是個什麼東西。主人的女兒。尚且買不起的人形。他是個奴隸身分的人。居然拿着玩。天下決無此理。所以他立意到明天和蕊賽算賬。單說蕊賽。接了那個人形。如獲異寶。喜歡極了。不過他一身布縷。抱了這綢緞裝成的人形。未免太不相稱了。但是他依然不敢離開那桌子底下。只在桌下。撫弄那個人形。有時抱抱。有時臥下。有時放在凳子上。禮拜起來。婦人兩個女兒。夜婆和阿雌。見蕊賽得了那樣一個美麗人形。他們盼了數日。盼不到手的。如今却歸了蕊賽。他兩個羨慕極了。也彷彿方纔蕊賽羨慕他們似的。不住偷眼觀看。不想貧富之變。在這一夕之間。活給社會現出這樣一個影子。真是不堪浩歎的事了。此時夜已深了。客人都去歸寢。夜婆和阿雌也睡了。蕊賽因爲那老人。也許其就寢。惟有那老人依然坐在那桌旁。拄着那條手杖。垂着頭。好似打盹。實則他在那里想事。雖然不知他想的是什麼事。而此老人必有深思不決之事。也可以想見了。

但是老人若不就寢。鐵達夫婦也無便睡之理。他二人坐在賬房中。差不多頭碰頭的談起話來。他們所研究的。自然是這位老福星了。過了二個鐘頭。婦人困極了。已是耐不得。只得恐恐縮縮的走到老人旁邊說。你老還不睡覺麼。老人見說。纔把思潮打斷。說。可以睡了。既而又問那婦人說。我睡覺的馬棚在那里呢。鐵達早已答應一聲說。在這裡呢。趕緊引着老人去就寢。及至到了那里一看。不是馬棚。却是這個店第一等寢室。極安靜的所在。老人一見。也出於意外。不但屋內潔淨。而且陳設完備。不像村間客店。忙問鐵達說。這便是馬棚麼。鐵達說。這是敝店特別室。一年之內。未必有一位客人進來。今晝特爲你老打掃出來的。你老看看。可心不可心。就請你老在此安睡吧。鐵達把老人極端恭敬一番。自回賬房去了。只見他老婆揉着睡眠。和他說。明天非把鸞賽趕出去不可。鐵達說。你何必這樣忙。當下闔店的人。都入了睡鄉。老人在那屋裡待了一會。却不會睡。他點了一支蠟燭。照着亮。靜着脚步。依然來到廚房那里。傾耳一聽。不知由那里來的小兒的喘息之聲。他又往前走幾步。只見那夜婆阿雌和一個未滿三歲的小男孩。圍着一個舊而且大的煖爐。睡得正濃。那爐裡的火雖然滅了。尚有暖氣。這男孩是鐵

達夫婦前年生的。正是夜婆的兄弟。三個孩子的靴子。很齊整的。放在煖爐之下。因爲老年傳說。每到聖誕節之夜。若把靴鞋放在煖爐旁邊。必有神人把種種寶物置於靴內。使小兒喜樂。所以那當母親的。每到此節。等小兒睡熟之後。必然把他們靴內。預置銀錢等物。到翌晨小兒起床着靴時。見靴內有錢。必然大樂。老人把他們的靴看了看。知道那鬼神已經來過了。因爲他們的靴內。都燦然放着銀錢。有一枚好似晚間替翫賽解圍的那個銀錢。老人又聽了聽。別的屋子鼾聲烏然。他又去照看翫賽。只見他抱着那個人形。睡得正香。再一看他的鞋。名雖爲鞋。已然破爛不堪。而且也無一物。老人幾乎落下淚來。一個八歲孩子。竟至落到這步田地。真是人間的一件大慘事了。他的小心兒裡。也希望神人賜物。但是誰給他送呢。若是明天檢點靴鞋。獨他一文沒有。應當怎樣失望呢。一個小兒的失望。值得什麼。但是因此而損害其信心。喪失小兒清潔之勇氣。社會之罪大矣。老人此時摸出錢包。取出一枚廿法郎的金幣。置於翫賽的鞋中。纔回到自己的寢室。次日清晨。約六點鐘。那老人已起床了。把他的行李。一條手杖。一個大包袱。收拾停當。拿到前面來。那婦人一見說。你老何必這樣早。老人說。我要走路。你

們把賬給我開來。關於老客人的宿費賬目。在今日清晨。鐵達夫婦。絞了半天智慧。纔把那賬單開出來。只見上面寫道。

一、晚飯三法郎。

一、房錢十法郎。

一、燈錢五法郎。

一、炭錢四法郎。

一、雜貨一法郎。

共計二十四法郎。

這樣的奇昂宿費。便是在那世上最高旅館。也算駭人聽聞的事了。何況在鄉村客店。更不應有這樣高價。這完全是故意的敲詐了。雖然這樣說。若不是鐵達看出那老人是個非常人物。他也不敢這樣開。那婦人見了這賬條。也未免以爲開的太大。驚疑起來。但是他對於他男人的眼力。也不敢厚非。只得同意。此時鐵達又向他老婆說。你別以爲我們這賬開的沒邊。你要知道。

我們在外面還有一千五百法郎的負債。總得開了這座店房。見那客人可以下斧頭的。我們就得砍他一下。婦人說。我們從此須要節省費用。那個蕙賽。便是白吃飯的。我必得把他趕出去。以省經費。其實蕙賽在他家費了什麼。不過婦人不甘心那個人形。非把蕙賽趕出。奪了人形。給他女兒。這口氣無從而出。所以念念不忘。然則蕙賽此時。益發危險。到底不能一朝居了。婦人叨念着。便把那賬條拿給老人看。心裡不住的忐忑。不知這個貧民一樣的老人。肯不肯照單上所開的支付。老人隨手接過那賬單。問那婦人說。你們的生意。大概很好吧。婦人見問。用他那慣語答道。唉。現在買賣不好極了。那能竟像你老這樣的客人呢。再說我們人口過衆。即如蕙賽。……老人似乎忘了。問道。蕙賽是誰呢。婦人說。就是昨晚你老可憐的那個鴉頭。他在我家白吃白喝。實在受不了。再加以租稅附加稅。一年比一年多。生意實在的不好作了。老人見說。略作沉思。既而問那婦人說。你既嫌那孩子累墜。你可以把他給我吧。婦人說。那有何不可。老人見那婦人有了允意。心中暗喜。又向那婦人說。省得那孩子白吃你。還攪你們。所以我要他。這正是一舉兩得。須知老人來此的目的。便是專爲蕙賽。若是算了賬一走。那蕙賽

應當怎樣呢。只是沒個話頭提起這事。如今正如兩國外交全權。辦一件問題。已然開始談判起來。究竟結果如何。在那老人不無忐忑。至於那婦人。正把蕊賽恨的眼中丁一般。恨不教他立刻離了眼前。所以見老人一說。他便願意。忙問那老人說。你老所說的話。是真的麼。老人說。你給我。我就要。婦人說。你要。幾時把他帶去。老人說。你若給了我。自然現在就帶走。婦人見說。心裡更通快了。連說我給你。我給你。老人見一點沒費事。便解決了。也是出於意外。此時他纔把那賬單看了一眼。只見上面開着二十三法郎。老人無論怎樣有錢。也不能不大吃一驚。暗道。他們也太貪了。於是取出一枚五法郎的金幣。放在桌上說。給你們吧。不用找給我錢了。你把蕊賽叫來吧。我們就走。婦人見說。把蕊賽叫個不住。只見那應聲而出的。不是可憐的蕊賽。却是店主鐵達。只見他作出一種卑而且敬的聲音。向老人說。關於蕊賽的事。小人尚有兩句話說。既而又大聲把他老婆喝了一聲說。躲開。婦人說。這位客人說要蕊賽。我已給了他。這不是好事麼。鐵達見他老婆如此一說。更有氣了。只把一双怪眼。放着凶光。把他老婆瞪了一眼。婦人見了。不敢再說。只得暗退了。此時鐵達撥過一把椅子。請老人坐了。自己也

對面坐下。低聲向老人說。那個癡賽。我雖然不甚愛他。但是自小便是照我兒女一般養大了的。也不忍把他便給了人。說着不住的暗窺老人的顏色。再說你老若要要這個少女。其實也沒有什麼。不過我們不能把我們女兒一樣的癡賽。給了一個不知姓名來歷的人。我們若是把他給了人。也願意時常來往。我們若是思念他時。好去見他。這本是一件無禮的事。你老不能不把你老的旅行券。給小人看一看。老人見說。已知道他是故意如此說。他夫婦那樣待遇癡賽。還打算後來當親戚走麼。當下便拒絕着說。我由巴黎至此。不過三四十里。用什麼旅券呢。我所以要癡賽。也不過僅止於要他。旁的事。那就不用說了。你何必要知道我的姓名住所呢。今天你們若不給我。那也只可作罷論。我也就沒有再來的機會了。無論你們給不給。以後咱們是音信不通的。所以我止問你一句話。給不給。你也只可說一句。給不給。一言而決。不必胡扯。鐵達一見老人如此說了。暗道。不想這個老人。比我還利害。大量不能欺他。於是他便變了談鋒。用單刀直入法。向那老人說。我給你但是我要一千五百法郎。任是老人怎潤。聽見這千五百法郎的大價。在鐵達想着。他必然大驚失色。他這是滿天要價。正待就地還錢。不想那老人不慌不

忙說。我就給你千五百法郎。反倒把鐵達驚呆了。他此時對於老人。差不多當作了神佛。唯命是聽了。當下他恭恭敬敬的說。我去叫竊賽去。你道竊賽此時作什麼。他自睡醒以後。一古魯坐起來。便低下頭去看他那双破鞋。他也盼着在昨天夜裡。有神仙贈給他東西。所以醒後先去看鞋。他一看不要緊。真把他嚇了一跳。只見鞋腔內金晃晃的放着一枚大金幣。是他作夢也夢不見的東西。他不知這是一枚二十法郎的金幣。也不知二十法郎有多少錢。但是他非常的喜歡。他心裡唯有感謝。慌忙拾起。藏在衣兜內。他不以為這金錢一定是神仙給的。他想着。必是昨夜替他買人形的那位老人賜給他的。所以小心兒裡。對於老人感謝不置。在竊賽自從三歲以後。絕不知道人間有疼愛和親切的事。不但不知道有別人的親切。便是母親之愛。他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自從五年前。寄頓在這里。那時他不過三歲。便是他母親的容貌。也一點不記得。便是怎樣想。也想不到他的母親生的是什麼樣子。他自己所能知道而且能感覺的。惟有凍和餓。打與罵。痛和哭。這是他天天所經歷的。不想於此五年之中。到了今日。纔知道人間有親切的事。他雖然不能充分了解親切究竟是什麼。但是因為他心裡感着喜悅。也就知道那親切的滋味。

了。但是他終是不能如此善歡的。他把那金幣收起之後。照常和每日一樣。忙著去洒掃。他知道若是不去洒掃。必然大遭叱責。但是他對於衣兜內的金幣。非常注意。時時停了工作。揭開衣兜。低著頭看看那錢。好似要和那金錢說話似的。在卅分鐘以內。他把那金幣窺視六七次。早被那婦人看見。他以為必遭怒罵。趕緊取了掃帚。洒掃起來。誰知那個婦人今日不知怎的沒有罵。反倒很和平的向蕊賽說。前面叫你呢。快去吧。婦人是受了丈夫的命令來叫蕊賽。他也不知男子的用意所以依然有些不快。蕊賽見說。由廚房跑到前面。只見那位老人。正和主人談話纔完。那老人一見蕊賽來了。便把那大包袱打開。誰知裡面包的正是七八歲小女孩所穿的衣服和鞋襪等件。如此看來。這老人乃是故意為蕊賽而來。那是無疑的了。此時纔遠也和蕊賽醉心那一枚金幣一般。正和那一千五百法郎談心。也無暇顧及老人替蕊賽換衣裳。此時老人却如撫其愛孫一般。替他換了衣裳。又叫他抱了那個人形。出門而去。蕊賽恍如作夢一般。隨著老人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此回篇幅較多。然實爲此書一段最精萃處也。蓋寇賽者。爲書中一主角。不能輕輕放過。所以必刻意描寫。既以著社會之罪。又以見鐵達夫婦之非人。以八歲小兒女。而竟遭此厄難者。言社會之惡。已達極點也。

中國青年。每每醉心歐美。以爲諸事皆優。爲中華所不及。吾嘗疑之。試讀此書。則百年前之法國。不過如此。則其所謂文明者。亦安在耶。中國之於物質文明。雖不如歐美。若情理二字。大多數尙知保守。如鐵達之於寇賽。在中國絕無有也。既受其錢。又役其身。雖中國之童養媳。亦不至如此。而歐人優爲之。此即所謂文明。

聖誕節無人不休息。而八歲小女。依然苦役。宗教之於歐美。早已成告朔餼羊。同是小兒女。店主之女則如彼。寄存之女則如此。夜婆阿雌。虐貓而大樂。寇賽撫人形而示慈。其事雖微。而心術天性之不同可以概見。故以後夜婆阿雌皆爲女竊。而墜落。寇賽爲閨秀而躋上流。於此時見之矣。

鐵達夫婦眞人頭而畜鳴者。人類社會有此。眞善類之不幸。

突來一老。其行事如仙、如佛、如俠。幾於不可捉摸。試與鐵達夫婦一較。豈有天人鬼蜮之分。雖善畫者。不能描其怪狀。

第十二回

接張星埋跡人海
露破綻絕處逢生

在二十分鐘以後。那發美街上。早見一位老者。穿着敝衣。柱着一條粗木棒子。手裡拉着一個穿美服的小女孩兒。那女孩。還抱着一個與他身量差不多的一個美麗人形。他們二人。一老一少。似乎很喜歡。只是那小女孩枯瘦已極。和他那身華服。似不相稱。有許多人看見他們是向巴黎那條路上去了。他們已走出街口。那司務長旅館的主人鐵達。纔把那一千五百法郎的紙幣看得十分滿足。不願獨樂。而且要驕其妻子。便把他賢妻叫過來說。你看。這是什麼。婦人定睛一看。却是印刷非常精美五百法郎一張的紙幣三張。在鐵達想着。他老婆那里見過這樣大額的紙幣。一定吃驚非小。佩服我能幹。那里知道。那婦人更不怎的。哼了一聲說。就是此數

嗎。鐵達說。這還少。一千五百法郎呢。你眼也太大了。婦人見說。又笑道。我知道那是五百一張的三張。可惜那紙幣糊了你的鳥眼。竟不會看見那老人作些什麼。他給競賽換衣裳。你爲什麼沒看見。這樣看來。他不是專爲競賽而來。難得你還向我自誇其能呢。鐵達見說。早已跳起來說。真的嗎。我趕緊追他去。不能就這樣放他走了。還得多要幾千幾萬。說着教他老婆取出他那頂帽子。一邊戴着。一邊往外就跑。但是他究竟不知老人到那里去。只是飛也似的追了去。看那樣子。若是趕不上。他決不回頭的。可笑他與那老人正來個背道而馳。在路上聽人說。那老人是向巴黎那邊去了。他纔折回來。已是空費許多時間。但是他決不死心。他想着一個老人。領着一個孩子。走的一定慢。還有個趕不上的嗎。所以依然狠命的追去。到了。在十數里以外一條山路裡。把老人追上了。那里却是一帶樹林。過了樹林。纔是大路。只見那老人和競賽。正坐在一顆大樹底下歇乏呢。他便一直的走到老人面前。由衣袋內把方纔那一千五百法郎取出來交與老人說。這是方纔你老給我那錢。一文不短還給你老吧。這是什麼意思。老人固然不知道。忙問道。你這作什麼。說罷。很覺奇怪的看着那鐵達。鐵達這時又向老人說。我

不能把這孩子給你。所以纔把錢給你送來。他不直接要求增價。來個反面文章。正是他得意之筆。因爲他以爲這個老人。必然是個有無限財產的富翁。他由昨夜便見這老人用錢如流水。毫無吝色。始而兩角錢。既而又廿三十的花。滿不在乎。便是和他要一千五百法郎的時候。也沒見他道個不字。這樣看來。他在錢上決不會計較的了。又見他給瑟賽預先買衣服來。一定是和瑟賽有特別關係。不是激於一時的憐憫。因而買去的。何況老人既不肯說出姓名住所。他或者是有什麼秘密。他既有秘密。那錢尤爲易取了。在平日鐵達總說世上那些富翁。便和那含了水的海綿一樣。不用費事。一擰就出水。所以他把這個老人。也當作了海綿。立意要絞他的水。此時老人怪着問鐵達說。怎麼你要把瑟賽帶回去麼。鐵達說。我仔細想了。這孩子實在不可以給人。因爲他的母親。把他寄養在我家。若是給了人。日後他母親來怎麼辦呢。所以我想必得他母親自己來取。或者有委任狀。託人來取。別的人萬是不能給的。老人說。這話也對。說着便取出一個皮夾。照方纔付一千五百法郎時一樣。慢慢的打開。在鐵達想着。他必然是取錢。但不知這次給多少。樂的他心痒難撓。只望着老人取錢給他。暗道。海綿裡的水。要出來了。他正這樣想着。

只見老人由皮夾內取一紙。交給他說。給你這個。大概沒話說了。鐵達以爲不是紙幣定是銀行支票。不是八千定是一萬。因爲面積比中額紙幣大的多。及至鐵達接過一看。那里是什麼紙幣。乃是競賽的母親芳婷的委任狀。上面寫着請將競賽交與來人。所有前欠費用。統由此人代付的話。芳婷在什麼時候作的委任狀。交付何人。讀者諸君大概還記得。這個老人到底是誰。也可以查知了。此時老人又向鐵達說。這不是競賽的母親的委任狀麼。你可以把他收起。便是證據。再說競賽的母親。也曾催過你好幾次。教你把競賽送去。你始終沒送。如今既有這委任狀。便是別人來。你也有話說。鐵達把那委任狀捲起來說。這個是個假作的也未可知。但是信上寫着應當給我欠費。須知他欠我的太多了。你必得補上。老人見說。便和他算起賬來說。你所說的費用。我是深知的。每月不過十五法郎。今年一月。此兒之母。接了你的信說。欠你一百二十法郎。誰知到了二月裡。你來書又變了五百法郎。競賽的母親。無法。先給你送來三百法郎。三月初旬。又送來三百法郎。這裡面還多着一百法郎。到了九月。應當付你一百三十五法郎。除去多着的一百法郎。只應給你三十五法郎。但是今天早晨。我已給你一千五百法郎。還抵不過

這三十五法郎麼。鐵達見說。暗道。原來他比我還明白。所以他再不能說一句話。恰如貪狼墜了陷阱，爲難萬狀。但是他的性質。比狼還厲害十倍。雖然見老人說的一絲不差。究竟不能如此而退。於是他厚着面皮。向老人說。非三千法郎不可。否則不能把蕤賽交給一個不知姓名的人。我只得把他帶回去。蕤賽見鐵達要把他帶回去。已在老人身後縮作一堆。老人依然很鎮靜的。更不說話。早已站起。向蕤賽說。咱們走陪們的。不要理他。說着左手拉了蕤賽。右手握了那條木棍。鐵達一見那條棍。又粗又大。知道便是動武。也沒便宜。再說這個地方。又極僻靜。他已自沒有勇氣敢強留那老人。眼睜睜見那老人帶着蕤賽去了。也不敢上前去拉。因爲他見那老人的體格。異常壯健。手裡又拿着木棒。他那敢妄動。只得自己埋怨自己說。我太混蛋了。爲什麼不扛一桿槍來。我若有槍。那就教他太平去了。雖然如此。我也得跟着他。倒要看看他到那裏去。能得着他的住處。就不怕他了。說着他決心在後面跟了去。只見那老人拉着蕤賽。低着头。慢慢的行去。好似想什麼事。但是不時的回頭探望。生恐後面有人跟着。到底看見鐵達尾隨了來。老人更不言語。只拉着蕤賽擇那林木深密處由小徑而去。鐵達恐怕看

不着他們，只得趕快的追來。將將追得近了。老人猛然一回頭。鐵達却沒了工夫躲藏。二人打了一個照面。老人把他看了一眼。心裡頗形不安。依然無言。帶着賽賽走路。鐵達依然在後面尾隨。此時他們已入了林木最深處。雖在白晝。也是陰森怕人。老人已然回頭看了三次。這回他已不照方纔那樣不安心。似乎有一種決心。要和鐵達見仗。意思要在此無人之所。把他拿住。雖然不害他性命。也免得他在後面跟隨。鐵達見老人站住不走。似乎有意捕拿他。他那敢再往前進。又見此處無人行走。是個極偏僻所在。便是被執。也無人來救。此時他只怨爲什麼不拿槍來。一邊叨念着。撒腿往回就跑。他知道若是被老人抓住。那結果也就不問可知了。不言鐵達跑回家去。單說老人拉著賽賽。因被鐵達打攪。繞了許多的路。只得在路上歇了又走。走了又歇。直到日落以後。纔到了巴黎。究竟這老人是誰。不用問。一定便是蔣布善了。他自在土倫港一隻軍艦上。救了那個水兵。失足落水。雖經幾次打撈。終不見他的屍首。所以有許多人都說他一定被漩渦纏繞。死在海底。那里知道。他自落水。便已決心乘此逃走。他本深識水性。在海水裡潛泳多時。利用停泊的無數船底。始終不會沉下。有時浮出水面。吸收空氣。到了羣着

一隻破船，當浮標用的。他便潛伏在裡面。到了夜裡。便逃上岸來。在土倫港附近。原有一種商人。專門預備些破舊衣服。賣給越獄的犯人。警察雖然不知道。可是那久在獄中的囚徒。無人不知。蔣布善自然知道有這樣去處。他便買了一身舊衣。逃入巴黎去了。便在前面所說的那條僻巷裡租了一間小樓。佈置停妥。便去迎接翫賽。因為他與芳婷有誓約。這迎接翫賽一事。乃是他的義務。再說他已入了老境。既無置身之所，而世人又無一人能表同情。他所以必去取回翫賽。亦為娛其晚年。當作自己孫女一般看待。其所以冒險逃脫。也是為有翫賽。決計出此的。他以為我的事業。雖未成功。中途失敗。但是我若把翫賽撫養成成人。使他成個有德行的女子。那也算自己一段功德。他因為有此一點希望。所以不甘心死在獄裡。否則他就不想出來。甘心死在獄裡了。他這種希望。原是很清純的。與那邪念惡慾。決不一樣。他此時引着翫賽。已到了巴黎。宿望既達。其喜可知。但是他依然是個負着罪戾逃亡的人。以後他能不能平安無事撫養翫賽。那正是一件疑問。假如若有人知道他依然沒死。仍在世上。那麼。捕吏必然跟踪而至。他若是孤身一人。或者還可以辨個逃計。但是翫賽不過是個八歲的幼女。他如何能隨着他逃。

這不是活累墜塵。但是在這些難題上。他一點也沒設想。只是一心一意的撫愛蕊賽。他們到了巴黎之後。那蕊賽已然不能舉步。他們雖然坐了一段馬車。可是那馬車不能走他所租的房子的門口。他也不願那車到他的門口。此時蕊賽已在車上睡了。他只得把他抱下來。背在背上。蕊賽依然背着那個人形。好似一個老人背着兩個人形。覺得非常可笑。此時他們已到了家。但是蕊賽的運命如何。似乎只有神知道了。凡人誰能預測呢。蔣布善所租住的那個地方。雖然也算巴黎的一部分。但是已在都市的盡頭。和那繁華之區。已然斷絕關係。在白晝裡。便靜悄悄的。好似一片墓田。一到夜晚。似乎比那深山裡還可怕。因為這個地方。多有浮浪不良之輩。出沒其間。較毒蛇猛獸。不在以下。他所以要在這里住。也爲是不使警察。特別向他注意。他所租的那間小樓。是在兩處大廢宅的中間。在外面一看。那個門口。又小又窄。可是裡面非常寬闊。蔣布善租這樓時。把別處附屬的屋子。也都租下了。所以院內更無別家。只有從前看房的一個老嫗。腰已彎了。蔣布善見他可憐。便每月給他幾個錢。教他職司火燭以及洒掃等事。更沒有僱人之必要。當蔣布善租此房時。只說自己是個商人。因買股票而破產。如今只是祖孫二人。

要在僻靜所在。圖個清靜生涯。他所說的孫女。便指蕙賽而言。却說蕙賽。當晚到了此處。早已困不可支。蔣布善早把床鋪替他預備好了。便教他和那人影一同睡下。及至一覺醒來早已紅口上窻。只聽他口裡叫了一聲內掌櫃。說。我這就起來。說着一古魯起來了。依然還是在司務長旅館的習慣。差不多成了第二天性。及至醒明。只見蔣布善已坐在他面前。他這纔喜歡了。說。我只當是作夢。原來是真的。又見他那人影依然在床上放着。更使他心安而意滿了。此時蕙賽已然跳下床來。尋了半天條帚。便要洒掃。蔣布善說。這掃除的事。以後用不着你了。你每日只可任意的玩耍。蕙賽見說。差不多入了天國一般的喜歡。因爲他自小便沒經過人的憐愛。在娘的貽裡。他父親就把他舍了。三歲的時候。又與母親分離。連容貌都記不得。以後完全是在豺狼口下討生活。無論怎樣。都沒他的好處。非打即罵。把一個爛漫天真的小孩子。竟給造成一個憂患重重的苦人。正如一株小草。已被驕陽晒枯。豈不願一滴雨露之沾潤。只是在鐵達家裡。那里來得雨露。如今忽遇此老。百般撫愛起來。他已經大受摧殘的愛苗。至此又復挺生。自然對於蔣布善。益發親暱起來。常言說的好。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照蕙賽那樣一個不

得時惠的小孩子。忽然有人這樣憐愛他。那有不由心理感激的。不知不覺的。也和普通小兒一樣。對於蔣布善。果照自己的父親一樣親慕起來。他本不知應當管這老人叫什麼。不過蔣布善姑且教他稱自己作父親。他也不知父親是何名。也不問其所以然。只覺得叫他一聲父親。自己却很安慰。那蔣布善見寇賽如此稱呼他。也覺得快樂非常。因為蔣布善今年已有五十五歲了。他的半生。完全斷送在監獄裡。簡直不曾經過什麼叫愛和美。似乎社會已把他驅逐在愛美以外。不使他享受這種滋味。所以他也就不知人間尚有愛情。只不過黨獸一般的。圖那狼厲生活。誰知被美利爾高僧感化以後。換了一個新的靈魂。他不管人和社會愛他不愛他。他只是去愛人和社會。不想那無情的法律。依然不能教他立於人世。二次收在獄裡。論理他這樣年齡。便是死在獄裡。也沒什麼。他所以乘隙逃出。依然不是爲自己。還是爲人。他知道世上尚有人待他救助。他不去救。那人必至死亡。所以不避一己的安危。由海底逃出來。立刻便去救寇賽。但是他究竟不能光明正大的在世上生活。只得潛潛藏藏。在黑暗裡活着。他實在可憐極了。並且不知幾時依然被捕。但是這些事。他中顧不得。如今既已把賽寇迎來。究竟他比一個老嫗強的多。所以

他每日只以蕤賽娛情。以償他那前半生的枯燥。那蕤賽自然和他益發親密了。有時在清晨起床以前。蔣布善便坐在蕤賽的床沿上。看視他。蕤賽也伸出小手。教他親吻。蔣布善自有生以來。也不會親過女子的肌膚。不過當芳婷臨死時。他把芳婷的手親過一次。如今又親一次蕤賽的手。僅止這兩次。算是他五十年中愛字的實証。除此以外。便不會和女人拉過手。現在蔣布善的生涯。總算在極歡樂時了。這種喜樂。果能長此下去。他也不管。他此時惟有以蕤賽的父母自居。而且也算是他的女人和保護者。蕤賽每在當地玩那人形。他便在一旁看着。以為非常有趣。及至玩得膩了。又教給他讀書寫字。他知道芳婷不幸而死。全由於不學無術。目不識丁。所以可憐而死。他不願蕤賽。再照芳婷一樣。應當使他讀書明理。灌給一切知識。庶乎不能以凡女而終。讀完了。又把他騎在膝上戲耍。有時也引他出門散步。他們出門。必在晚間。在白天則絕不出門。有時蔣布善也獨自外出。他的衣服。總也不改。依然是一身襤褸。差不多人都拿他當作乞丐。但是他若在街上遇見乞丐。如見四外無人。必把銀錢散給那些乞兒。他既有這樣的奇行。自然有人評論他說他穿着乞丐服。却常常救助那些乞丐。於是大家都叫他作救乞丐的乞丐。

如果這個評論越發擴大。那麼一定在他身上有多少不利了。尤其是那個看家的老嫗，對於蔣布善的出入。十分注意。有一天這個老嫗。見他自己一個入了樓上一間空屋。老嫗便躡足在窗外看他作什麼。只見他手裡拿把剪刀。正自剪開一件上衣的縫線。在旁邊更預備別的針綫。老嫗初以爲他自己在那裏縫衣服。誰知他由那剪開的衣服裡取出許多黃色印就的紙片。那紙片。便是這個老嫗一生只見過三次的干法郎一張的紙幣。老嫗一見。早已吃驚不小。便下樓去了。到了次日。蔣布善取出一張干法郎紙幣。向那老嫗說。昨天幸由股票公司。分給我一千法郎。你可以替我拿到街上換了現錢來。老嫗只得依言。但是覺得非常可怕。又過數日。那老嫗乘着蔣布善帶蹇賽出外游散。便又到他屋裡去看。只見前數日剪開的那件衣服。依然縫上了。摸了摸。裡面似裝着許多紙幣。又伸手到那衣兜內一摸。什麼錐子鑿子等物俱全。都是作盜賊用的器具。還有一個衣兜內。裝着假髻。而具等類。此時這個老嫗。更覺得又驚又怕。完全把蔣布善當作了盜人。又過幾日。蔣布善並未帶着蹇賽。獨自一個出去散步。時候在晚飯以後。他每逢外出。必到禮拜堂聽講。那禮拜堂門前。總有一個老乞丐。在那里要錢。蔣布善走在他面前。

必然把一個小錢給他。這老乞丐已有七十餘歲。從前便在這教堂內作小使。這日蔣布善又走在他的面前。只見他低着頭。好似睡着了。當下便由錢包內取出一枚小銀錢。交在他手裡。誰知那乞丐猛然一抬頭。倒把蔣布善嚇了一跳。借着那大門的燈光。一看這個老乞丐。却不是平日常見的那個乞丐了。早已把蔣布善驚得呆了。那乞丐也不住把蔣布善看了看。順手接了那錢。又復低下頭去。帽子把顏面遮住。再也看不見。假使蔣布善若是個胆小的人。今天必然把他嚇壞。可是他依然鎮靜着。心弦却不住突突亂跳。他不住又把那乞丐端詳一回。只見他的衣帽態度。完全是常見的那個乞丐。或者他有差了。雖是他自己也不能不疑惑。又不敢教那乞丐再抬起頭來細看一回。只得裝作沒事人一般。回到自己的廬所。他終以為方纔那個乞丐。不是乞丐。或者是偵探長鷺比態。於是在這一夜中。竟被鷺比態的面影所纏繞。一夜也不會睡着。他又後悔當時為什麼不教那乞丐抬起頭。看個明白。也省得如此狐疑。到了次日。依然去到教堂去。到要看看那乞丐到底是誰。若真是鷺比態。也得看個水落石出。否則這種愛疑的苦痛。倒不如鷺比態捕了去。反覺安樂。他一邊想着。已到教堂門首。只見那個乞丐。依然照每日一樣在

那里要錢。並且也沒垂着頭。他的顏面。也和平日一樣。怎麼這樣的一個可憐的顏面。會看成癡惡無比的鷲比態呢。此時。他不以為昨天那個乞丐或者是鷲比態裝扮的。特意來作偵探。他反倒以為是他年紀老了。以致眼花錯亂。把人看差了。也是有的。又過四五日。在夜中八點多鐘。蔣布善正自教給癡賽讀書。忽然聽見外面街門開了。他便覺得有些詫異。因為那老嫗為省燈油。每天老早便睡。這是誰進來了呢。再說那開門的聲音。確乎用的是鑰匙。若不是司閻拿着鑰匙的人。誰能進來呢。但是那老婆子早已睡了。這其間必有原故。此時蔣布善殊覺危險。只得傾耳而聽。果然有很重的脚步。上樓來了。隔窻一聽。並不是那老嫗的脚步。確乎是個男子的革靴聲。這家向無男子出入。尤使蔣布善更加駭怪了。此時蔣布善忙把癡賽放在床上。教他睡下。癡賽也聽他的話。一點也不敢大驚小怪。諸事依他。蔣布善又把燈吹滅。依然坐在椅子上。向外聽着。那脚步不知怎的却聽不見了。可是不大工夫。在自己所住的室門以外。彷彿有人立住不行。此時蔣布善是面朝裡坐着。也不敢回身向門外那邊看。他此時又把前數日那個乞丐的事想起來。暗道。不想那個乞丐果然是鷲比態。今日果然來了。他越想越怕。差不多縮

作一堆。忽見對面壁上。映人一個亮光。約有人的眼睛那麼大。他一見這光。更害怕了。好似蛤蟆遇了毒蛇。惟有聽憑毒蛇注視。一動也不動。其實那光是外面來人已點了燈。由那門上鑰孔射進來的。但是蔣布善已把那光當作了鷺比態的眼睛。自謂今晚一定被捕無疑了。但是我若被捕。那窩窩怎樣。一定得和他分離了。想到這裏。不覺的滿頭大汗。一滴一滴的墜下來。這時蔣布善雖不知在戶外站着的人是誰。可是他非常害怕。暗道。假如若真是鷺比態。那我就危險極了。設若他推門直入。我連個逃走的道路都沒有了。所以他越想越怕。那汗越出的多了。不一會。只見那牆壁上一點燈光。忽然消失了。那戶外站的人已然躡足去了。蔣布善纔慢慢的喘出這口氣。可是直到天明。他也不曾安睡。依然盤算昨夜那件事。不知道昨夜來的那個究竟是鷺比態不是。就讓鷺比態十分精緻。那能把我這列入死人數裡的人。老早的就知道我已復活呢。雖然這樣說。前數日那個乞丐。到底是他不是呢。如果是他。那也難怪他來調查我。這時他又信又疑。大是不得主意。早晨起床時。本待要問問那老嫗。又怕他生疑。因為他怕這老嫗或者與警察有關通。不如只作不知。看那老嫗怎樣。少時那老嫗前來洒掃。蔣布善照平日一樣。

只不作聲。却是先由老嫗問起來說。昨夜你老沒聽見有人上樓來麼。蔣布善見說。故作不知道。我倒沒理會。但是似乎聽得有脚步聲。是作什麼的。老嫗說。是新來卜居的客人。已租下後面二間空房。他不認得路。所以走錯了，竟走到這樓上來。也未可知。可見老嫗所說的話。是有意撒謊。既然有燈又脫了靴子。那里會走錯呢。蔣布善說。他叫什麼名子。老嫗說。我倒忘了。不是張三便是李四。蔣布善又問道。是個作什麼的。也未免問的太了。但是他不能不問。老嫗見說。把蔣布善看了一眼。說。他沒什麼職業。大概也是指着股分生活的。和你老一樣。這些話。益發是有意而發了。蔣布善實在不能不疑。又過幾個鐘頭。忽聽廊下有足音。和昨夜所聞的步聲一樣。似乎往大門那邊去了。蔣布善趕緊由鑰孔往外一窺。只見一人方由樓上下來。往大門那邊行去。雖然看不見他的面貌，只看他後影。也與尋常人不一樣。因為他的肩背極寬。決不是士人。一定是個警察官。而且與鷺比態的肩背尤為相似。此時他要開了窗戶看看那出去的人到底是鷺比態不是。既而一想。我若開了窗戶。雖然看得見他。他也看得見我。假如被他看見。那如何是好呢。所以他始終沒敢開窗。但是他以為在此不能久居了。必得另尋個躲避的

所在。但是他究竟。往那里去呢。在這天日落以後。他慢慢的下了樓。到了街門口。向左右看一看。見街上行人稀少。不見什麼可疑的人。或者在背地裡。已有防着他的人。但是他也沒工夫這樣想。他以爲此時不可失。只此便逃。連忙跑上樓來。拉了寇賽的手。說。快跟我走。這正是纔逃虎口。又掛狼腮。不知蔣布善帶着寇賽。果能逃出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此回文字。漸入蔣布善的本傳。前此洋洋數十萬言。或以僧正爲主。或以芳婷爲主。或以寇賽爲主。而蔣布善者。特主中之賓而已。自此以後。始以蔣布善爲主中之主。而哀史之最哀處。亦由此而發其端。

前此十餘回。蔣布善雖有畏捕逃亡之事。然乃其獨自一人。故來去頗屬自由。今則有一八歲小兒爲之累。彼雖有好身手。將何術而兩全乎。東方歷史。以能存孤爲美談。然恆屈之於受恩深重之人。若蔣布善者。以一言之諾。竟取遺孤而撫之。且身不自由。惡法律。惡偵探。無日不躡其後。而竟撫寇賽俾成人。且爲覓佳婿。天下俠義之舉。尙有過於此者乎。

夫殺人報仇。俠客所爲。然一剎那間事耳。若常在憂患艱難之中。永在緝捕尋訪之列。既全其身。又全人子。而且無暴行以加人。如蔣布善者。古今東西。實一罕觀之大俠也。蔣布善自救人墜海。巴黎新聞紙皆謂其已死。雖鷺比態之精敏善臭。亦不能不信其爲已死。然則。蔣於僻巷。撫一孤雛。在巴黎人海中。當不至便露馬脚。不意司關之嫗。疑其爲人。既窺其隱。又探其囊。報之警察。防此巨盜。亦意中事耳。即鷺比態之裝扮乞丐。想亦疑此盜人。即爲蔣布善之復活者。可見無老嫗之告密。即警察亦不注意。况鷺比態乎。惟老嫗所告者盜。而鷺比態乃因以得蔣布善之所在。張線而捕之。後半部無數驚心動魄文字。皆由此而出。老嫗雖爲蔣布善之小人。而未始不爲讀者之醒木也。

第十三回

避虎狼月夜走鯨鯨

疑鬼物荒園遇老友

却說那冬天的冷月。照滿了巴黎全市。便在這月光下。有一人攜帶着一個小女孩兒。擇那街

上陰暗之處。潛行而去。這便是蔣布善。爲避驚比態的捕挈。就好像鹿避虎狼一般。惟恐藏匿不及。那一種可憐之狀。真是不言而喻了。他右手拉着蕤賽。便入了一條枝路。那蕤賽自小便是生活在難境裡。所以雖在夜中。也是一言不發。老實跟着蔣布善走。他以爲自要老在蔣布善旁邊。那就沒什麼可怕不安心的事了。但是蔣布善究竟有個目的沒有。到底那里去。雖是他自己。也不明白。惟有默祈神助而已。他那信神的觀念。和蕤賽信賴他。是一個樣。他此時惟有望神援手。別無他法。此時已有十一點鐘了。那輪月光。益發高升起來。那墻陰的暗影。也就漸漸縮短。所以隱蔽他的那暗影。幾於不能有效。他行到彭齊街。那里便是警察署。他想必得趕緊衝過這警察署。但是那蕤賽兩隻小腿。已然走得疲了。再不能快行。沒法子。他只得把他抱起來。勉強行過警署之前。借着月光。回頭一看。只見有三個高大巡警。似乎由後面追了他來。便趕緊折入一條橫街。出了這條橫街。又是較寬的大街了。他在一家門洞內。停足暫憩。約有三分鐘。只見那三個巡警內。又多了一個。已是四個了。他這纔明白他們一定是追蹤自己的。只見他們到了這大路上。便站住不行。似乎四個商議。怎樣追法。大概警察尙不知蔣布善准在什

麼地方。內中三個巡警要向反而而去。只有一個巡警要向蔣布善這邊來。蔣布善在暗中看得明白。那個要往這邊來的。正是鷺比態。他不等他們商量完了。趕緊又走。依然擇那背陰處。已到了一個最著名的一所大植物園。回頭一看。並不見有人跟蹤。或者他們已向反對的方向去了。此時蔣布善想着要過一道河。但是那橋上有人看守。凡是通行人。必須納稅銅幣一枚。他只得取出一枚銅元。交給守橋兵士。那兵士見他抱着一個女孩。忙把他攔住說。你抱着那是能走的大孩子了。抱着過去不行。也得納稅。他沒法子。又納了一枚。抱着蕊賽忙了過了橋。此時那蕊賽差不多要哭似的向蔣布善說。父親。我的腳凍的太疼了。下地走幾步吧。及至把他放下來。兩腳已然凍僵。幾乎不能舉步。只得引着他慢慢的行去。行了好久。回頭看時。那橋上已然來了四名警吏。一定是方纔追他的那四人了。蔣布善這時又慌了。不敢再走直路。只揀斜曲小巷行去。但是後面的靴聲總也不絕。那四人追的益發緊迫了。在那月光下。更見得分明。果然是鷺比態帶着三個警吏追了來。若是他獨自一個。或者他甘心教他們拿住。只爲有蕊賽。他不能不逃。任是怎樣危險。也得拚命逃避。又行了一二里路。不好。只見前面一帶高牆。攔住去路。而且行

人稀少。是一處極荒涼的大寺院。他到此時。更無出路。必得由這大石牆下。或左或右。方有道路。若是向右。必是人烟多的地方。在地理上。他也少微明白一點。但是已是死路。不能違患。若是向左。雖然可以向郊外野地行去。但是帶着寇賽。又不能飛行。結局也是被捕無疑。這在疑慮莫決之際。只見左右巷口內。已有警察堵住。那鷺比態知道蔣布魯已入了絕地。所以撒出散兵綫。長伸兩翼。以待囊中捉鰲。此時他更無逃路了。只得仰天長歎。除了天助。別無他法。因爲左右盡是警吏。前面一帶二丈多高的石壁。後面是一所二層樓房。然則破窗而入那所樓房乎。也是不免被捕。因爲那里正是被月亮照得極明的所在。如果藏在那里。必被警吏瞧見。惟有越過石牆。是個善法。但是人無兩翼。焉能飛過呢。此時他以爲除了被捕。別無逃路。不知不覺的。又把那牢獄裡景象想起來了。暗道。此番若再被捕。那就是第三次入獄了。我雖然受慣了牢獄生活。那寇賽怎辦呢。我是打算把寇賽教育成人。使他成個園秀。不想他也這樣命苦。到底不能鞠養在安善人家了。他左右爲難。無計可想。只得先把寇賽置於暗陬。自己却循牆而行。似乎在那牆上要尋個漏洞。鑽了進去纔好。此時在那街巷的一端。又添了六七個兵卒。最前方立

着一人。身軀高大。却是驚比態。在那里發縱指示。佈置維網。那幾名兵卒。個個扛着槍。上着刺刀。刀光被冷月所照。益形寒光可畏。那散兵纔。益發逼得緊了。所幸他們在夜中。尙不知蔣布善究在何處。惟有各處搜尋。但是不久也必到牆陰下來搜檢。蔣布善想着。待至他們搜到這裡。還有二十分鐘的工夫。這廿分鐘。便是自己的壽命了。但是他除了攀牆而上。更無別計。在普通的人。對於這樣高牆。決其不能攀登的。也不敢作此想。但是蔣布善原具一種輕身術。或者能登也未可知。惟以蹇蹇這樣一個墜手的孩子。怎能上去呢。再說又沒個梯子援手。便是自己一人。已大感困難。何況又帶着個孩子呢。若帶着孩子一同上去。那決是不能行的。那里尋條繩子纔好。可是那里去尋呢。想罷便四下尋覓。假如蔣布善此時若是一國之主。有人說你要把你的國家給我。我便給你一條繩子。他也甘心願意。雖然如此。那街上未必就沒有繩子。因爲此時巴黎街市內。尙無街燈之制。不過在那相當距離上。每每懸掛一個玻璃燈。在有月亮時。便不點。必至黑夜。始行燃起。那燈是用繩子汲下的。燈柱下置一木箱。連繩帶燈。全收在箱內鎖着。鑰匙便由街上夫役掌管。他要用繩子必得取這燈箱內的繩子了。但是在那里鎖着。

如何取法呢。蔣布善想到此間。便趕緊跑在一個燈柱底下。他此時背着兩個背囊。一個囊內是那慈悲無量美利爾僧止的賜物。一個囊內。便是許多爲盜用的什具。這都是久在牢中。由那些難友手中獲得的。到了這樣的難境。兩個囊內的東西。都算有用了。慈悲所以救人。盜具也算救人救己的要件了。他先用一把小刀。開了那箱子。忙着取出那條繩子來。又趕緊跑回牆陰。若在普通小兒。看了他這樣舉動。那有不害怕的。必至哭叫起來。可是那個竊賊。已然經過困苦艱難。只把身子一縮。一點聲息也不敢出。及見蔣布善跑回來。纔把小手伸入蔣布善的袖口內。說。父親。我此時覺得很害怕。那邊來的是什麼人。那驚比慄一羣人早被竊賊看見了。蔣布善低聲和他說道。你可千萬不要出聲。那正是司務長旅館的內掌櫃。前來尋你。你一出聲。必被他們拿去。竊賊見說鐵達家的來了。那敢再出一口氣。果然啞了似的。不敢出聲。蔣布善又和他說道。此時咱們得越過這牆。可是不許你出聲。也不要害怕。只聽我的。說着忙把自己領巾取下來。繫在竊賊腰上。又把那條繩子。在領巾上繫了一端。然後自己用口嚼着一端。只用手脚支撐之力。攀上牆去。錯非力大身輕。無人可企。竊賊在下面仰見其攀登之狀。覺得可

怖已極。此時蔣布善已到牆頂。牆內如何。他也無暇計較。那鷺比慝一羣人。越逼越近。他騎在牆上。俯身下去。低聲向蕤賽說。蕤賽。你用你的兩手。握住繩子。不要害怕。臉朝外。我此刻就往上拉你了。蕤賽如言。一語不發。握住了繩子。只覺兩腳騰空。蕩悠悠的已被蔣布善把他引到牆上。蔣布善忙把他抱住。欲要跳下。可是牆裡比牆外的高矮。不差往來。不敢就跳。所幸牆內茂樹很多。猶有枯枝敗葉。恰好把他們二人隱蔽在樹枝以內。差不多和他同時。那鷺比慝一羣人。已到牆下。只聽鷺比慝雷鳴也似。吐責他的部下說。我把所有的路口。都安下了人。爲什麼教他跑了。他不定藏在那里。你們給我搜。他絕跑不了。蔣布善乘他們搗亂之際。抱著蕤賽。扶着樹枝。已然降至園內了。他也不知這園屬於誰家。只見裡面靜悄悄。殊覺寥澗。只有幾處大建築。已然老的不堪。散在園內。絕不是平人居住之所。此時牆外依然人聲嘈雜。刀聲靴聲。不絕於耳。他們忽左忽右。想在那里極力搜索。其中尤以鷺比慝的聲音爲最高。他此時依然恐怕。背着蕤賽。徘徊於樹下。離他最近的地方。好似是一所收藏什物的庫房。他打算先到那里。把蕤賽放下。避一避寒風。及至臨近一看。連門窗戶壁都沒有。乃是一所廢屋。此

時那牆外的聲音。已然聽不見了。他以後應當怎樣。雖然也在那里想。但是總背着蕙賽也不是法。只得先把蕙賽放下。忽然聞得遠遠似有歌聲。那歌不止一人。是好多人在那里合唱。唱的是讚美天帝之德。歌聲裊々。抑揚有致。却是女子之聲。絕非男子之響。雖是蕙賽這樣一個小兒。聞了那種美麗柔和的歌聲。差不多也要向天感謝起來。那蔣布善。也似把一切都忘了。惟有感謝天帝大德。不想今夜果得天助。並餽以妙歌。這不是天帝明示其大德麼。良久。那歌聲已寂。蔣布善亦似如夢初覺。已覺得身上冰冷起來。方纔出的一身大汗。至此皆消。加以夜風甚寒。冷不可當。再看蕙賽時。已然倒在地下睡了。他怕把蕙賽凍壞。只得脫下自己一件外衣。給蕙賽蓋上。可是他益發覺得冷了。他以爲這樣寒天。老在這里。如何是好。必得尋個避風所在。月光下。好似近處尚有幾處房屋。他只得尋了去。不大工夫。已走到一所房子的後簷下。他也不知裡面有人沒有。看那窻內。似乎微有燈光。他只得由那窻隙往裡窺視。裡面靜悄悄。不象有人。不過當地放一張床。傍邊安置一盞燈。已是半明不滅。殘焰微明。再往床上一看。可把他吓壞了。原來那床上正放着一個死屍。借那微光辨得出是女屍。驚得他立刻抖戰起來。暗

道。適纔所聞的歌聲。不啻置身於天國。怎麼這裏又像地獄似的這樣可怕呢。他在平時，絕不曾這樣驚恐。可是這個死尸。實在把他嚇壞了。連忙跑去。但是這園內的怪事。猶不止此。他只得又跑回原處。此時那蕙賽依然睡在那冰冷的石頭上。蔣布善這時心內依然突突亂跳。不知那房子究竟是誰的住居。怎麼連個活人都沒有。只把死尸放在那里呢。那里尋個人纔好。也好求他援助。正自想着。不想又有一件可疑的事。使他害怕起來。只聽遠遠的有一種銅鈴的聲音。時間時止。起初他以爲不定是什麼寒蟲叫喚。可是那聲音確乎是個銅鈴鈴。只不知在那里。他只得舉目而望。細審聲音來處。果然在月光下。遠遠望見一人。在荒地裡。不知作什麼。那人一動。鈴聲便響起來。大概那鈴鐺便繫在那人身上。但是他究竟是個作什麼的呢。此時蔣布善雖然願意有人援助。可是又怕遇見人。因爲那驚比感一定還在牆外。假如有人見了他。忽然一喊。那麼必然被牆外的警官聽見。豈不是依然不免被捉麼。想到這裏。他便把蕙賽抱起來。蕙賽依然不醒。他便忙着移到黑暗所在。爲是不教那人看見。此時那鈴聲依然斷續鳴着。那人仍是蹲在地下。作他的事。雖然不知他在那里作什麼。好似那里是個菜圃。或者地下有什麼菜苗。恐怕被霜侵了。

在那里作什麼預防的方法。不過他腰裡爲什麼拴個鈴鐺。這就不明其所以然了。這時蔣布善少安了一點心。可是一摸蕊賽的手。倒把他嚇了一跳。只覺得蕊賽的手。和冰一樣。他只得低聲叫了兩聲。蕊賽只是不應。又把他搖了搖。也不見醒。暗暗驚道。不好。這孩子不是凍死了。又急又痛。早已心如刀攪起來。此時他無計可施。只把身子抖戰着。他以爲在那寒天裏。人若是睡着了。每有不知不覺便凍死了的。這孩子大概是不保了。一邊想着。一邊緊握蕊賽兩手。只覺他的脈息。十分微細。差不多沒了脈。暗道。這如何是好呢。難道就這樣下去不成。非得把他弄醒而且得教他暖一暖。但是不得個屋子。也不能有床有火。沒法子。他只得暫把蕊賽放在地下。一溜烟。跑到那菜園裡。尋那帶鈴的人去了。他也顧不得危險不危險。一直的跑到那人面前說。我給你一百法郎。那人依然蹲着作他的事。似乎不覺得有個人來。半天纔一抬頭。看見了蔣布善立在他的面前。此時蔣布善依然慌遽着說。請你留我宿一夜。我送你一百法郎。因爲他以爲這樣先說了。或者那人不至驚而喊叫。此時那人不住的把蔣布善的面貌諦視起來。因爲蔣布善的正面。適被月光所射。看得十分清晰。那人看了半天。不禁大驚叫道。哦。你老

不是馬德蘭市長麼。蔣布善見說。嚇得倒退了兩步。在這樣一個荒園。過了這樣一個奇人。叫出馬德蘭市長的名字。真是一件怪事了。不由他不驚。只得也把那人端詳起來。却是一位老人。作老農打扮。可是有一條跛足。雖然站着。也是傾側不定。他腰帶上便懸了一個銅鈴。因爲他的顏面。背着月光。却是看不清楚。總而言之。此人殊怪。怎會知道我以前的事呢。於是連忙問道。你是誰。這里是誰家的宅院。那人不慌不忙。說出姓名。蔣布善這纔如夢初覺。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此回爲一種過脈文字。初無多大義意。然寒天冷月。狀至肅悽。益以老翁少女。避難而逃。乃覺巴黎人海。竟非人境矣。

蔣布善逃難之事。不一而足。然未有如此次之驚心動魄者。以言乎蔣布善。則有寇賽馬之累。以言乎鷲比態。則已密佈網羅。指揮如意。蔣布善具好身手。又焉能無事逸去。而不被獲遣擒乎。故此回形勢。於蔣則處處不利。不第讀者爲其捏汗。料其不免。即蔣布善自

身。亦不過聊作萬一之想而已。在文章上。雖有此等故作驚人之事。而實際形勢。蔣已無所逃矣。

欲擒先縱。文中有此法。此次鷺比態之欲擒蔣布善。即抄襲此法。如獵獸然。先縱之逸去。但遠遠跟踪。實則前後左右。無不有人。俟其無路可走。然後曳網而得之。鷺比態所以不直接以力擒獲者。亦以胸有成竹故。孰意蔣終逸去。此中似有神意。但不由人力。天亦無可如何。越高牆而入荒園。寫來如畫。然非蔣布善。亦莫辨矣。橋梁有稅。想見當時法國之政治。惡劣已極。此蓋內亂以後。必然之勢。而中國人故意履之。甘之如飴。此則莫明其妙者矣。

先聞鈞天之樂。後覩死人之尸。惘恍迷離。此何地耶。不第蔣布善疑之。即讀者亦莫不疑之也。跛人而掛銅鈴。尤令人不解其故。且其人一見蔣布善。即呼之爲馬德蘭市長。尤出人意料以外。詎知此回種種驚心動魄文字。無非爲逼出此人。此人一出。此回之能事畢矣。遂由此人。又生出許多奇文奇事。

第十四回

隱尼寺安心撫孤女

裝死人冒險入桐棺

話說前回書。表的是蔣布善逃入荒園裡。遇了一個奇怪人物。叫出馬德蘭市長的名字。驚得他往後倒退。連忙問那人說。你你你是誰。那人見問。笑道。市長怎麼把我忘了。你老是我恩人。曾救過我的性命。我現在依然活在世上。全是你老所賜。蔣布善見說。却把那人細看了看。纔慢慢的想起來。說道。哦。你莫不是霍希老人。曾經充過公証人。後來改駛馬車爲業。誰說不是。從前他在蒙特留市。被馬車壓在底下。蔣布善曾出死力。將他救起。又把他薦入巴黎一個尼寺。作園丁。如今自己飄零一身。無可爲家。不想於此危難之時。逢此故人。也算是陰德之報了。既而蔣布善又問霍希老人說。想我是想起你來了。但是你在作什麼。霍希說。這地下種着晚苗。我怕被霜侵了。在此作防避的事情。須知如此寒天。那曉霜可不厲害呢。說着。忽又作出奇怪不解樣子。忙向蔣布善問道。市長。你老不在蒙特留。怎的來到此地呢。這真是怪

事不容他不這樣問。但是蔣布善尙不知吉凶如何。也不能逕直便告訴他。只得先問霍希說。你的腰裡爲什麼懸着鈴鐺呢。霍希說。這個爲是教大家知道我在什麼地方。這大家是什麼人呢。蔣布善未免摸不着頭腦。只得又問他道。你所說的話。我不明白是什麼意思。霍希說。難道你老還不知道。這里通通是婦人。把男子作化外的東西。不敢接近。若是聞了我的鈴聲。便皆避去了。蔣布善說。爲什麼這里全是婦人。到底這里是什麼所在。霍希說。你老早已就知道。怎倒問我。蔣布善說。我實在不知道。霍希說。不是你老把我薦來的麼。蔣布善說。是麼。霍希說。這里便是著名的比昔大尼寺。這時他纔想起從前的事。霍希在此當園丁。乃是在市長任內薦入來的。不想今日自己也逃入這尼寺裏。不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麼。再說我的形跡。既被驚比態看破。料想在巴黎市中。再想潛踪隱居。那是不能的了。要想隱藏起來。除了這所尼寺。更有何處可以安身呢。此時他的心裡。不禁感謝那神意。若不是天神援手。焉能由那巴黎人海裡。逃到這寺院呢。這決非偶然之事。天帝實欲使我隱在這里。所以不期然而然了。此時那霍希老人。又向蔣布善問道。你老究竟怎的來到這里。我知道你老是一位神佛一般的善人。但是男子。

究竟是男子。這裡是禁止男子的。你老怎會跑到這裡來。蔣布善說。這裡既然禁止男人。你難道不是男人麼。霍希說。我雖是男人。但只我一人。並且繫着鈴鐺。若是別的男人。就不許來了。蔣布善道。雖然這樣說。我既然進來了。便不能再出去。須得在此謀一置身之所。霍希見說。益發吃驚。方欲有言。那蔣布善又往前進了一步。向霍希說。從前我救過你。但是今日你也得救我。霍希見說。毫不躊躇。忙向蔣布善說。你老若有用我處。那我喜歡極了。我欲報那救命大恩。始終沒個機會。如今你老忽說教我救助。但是我應當怎樣救法。請你老說一說。蔣布善道。我問問你。你在這裡當然有一間屋子吧。霍希說。屋子是有的。只在這大院一隅。樹陰底下。極爲荒僻的所在。一樓共有三間屋子。那就是我的住居了。蔣布善道。有這屋子便好。我有兩件事求你。第一。你把我藏在你那屋裡。誰也別教知道。霍希說。那成。第二件呢。蔣布善道。第二。關於我的事。求你一點不許打聽。這第二件恐怕比第一件難。霍希見說。雖有些不解。但是已然心許。因向蔣布善說。關於你老的事。我不問就是了。反正你老不能作惡事。無論什麼事。必然是神意所許的。我還問什麼。差不多忠僕對於主人一般。真是百依百隨了。

蔣布善見他都答應了。囚又向他說。既是如此。你幫我去取那孩子來。霍希聽說。還有個孩子。未免又是一驚。囚問道。怎麼你老有了孩子了。蔣布善也顧不得答應他。二人便一同走到蕊蓉的身傍。在半點鐘以後。他們已把蕊蓉抱到霍希的屋中。在爐火旁邊。暖了半天。纔得蘇醒。爲蔣布善計。隱在尼寺裡。却再好沒有了。而且這寺裡。設有教育班。寄宿舍。專門收錄幼少女子。把蕊蓉送了進去。也至爲適當。凡入寄宿舍的幼女。以後便預備爲尼。修道守貞。所以蕊蓉入此。必爲院長之所喜。那麼蔣布善來此。也是寺裡所喜歡的麼。那就不成功了。他們是對禁制男人的。這時蔣布善先把蕊蓉安置在床上。然後纔與霍希對坐相商。第一。先究研的便是在這屋裡雖然沒什麼不穩便。只是難免不被衆尼看見。因爲這三間老屋前面。便是空場。寺裡少女。時時來此運動。或踢球。或捉迷藏。有時便跑到屋裡來亂翻。假如被他們看見。報了院長。私藏男子。那還了得。便是霍希。也得一同被逐。霍希想了半天。只是不得主意。因向蔣布善說。你老來的當兒。真是恰好呢。寺中老院長。在前幾年。便得了老病。這幾天。聽說病的利害。自本晚起。衆尼要作四十時間的大祈禱。大約明天後天。沒人到園裡來。到那時我們總可以想

出法子來了。蔣布善見說。纔明白方纔入此園時。所聽見的讚美歌。一定是他們乍行祈禱的時候。在那暗室石床上所見的死屍。原來還不會死。敢則就是那苦修久病的老院長。但是今後應當怎樣呢。在他也是不得主意。欲要在此長遠下去。除非也照霍希一樣。在此執役。方是正理。因向霍希說。我也打算和你一樣。在此充個園丁。不知他們還僱人不僱。在這禁男的尼寺裡。隨便僱個男人。當然是不行的事。他所以如此想。也無非聊作萬一之想而已。不想倒提醒了霍希。因向蔣布善說。我倒有主意了。我就說我有個兄弟。欲要教他進來幫我的忙。因為我年紀老了。又是殘廢。非得有個助手。但是不得寺裡允許。也不敢就教他進來。如得院長答應。你就當我兄弟。只是先得出去。然後再公然進來。就算他們僱的人了。誰知蔣布善聽了先出去再進來的話。早已驚得顏色頓變了。暗道。我是越牆進來的。不用說寺外一定有鷄比態的部下在那里依然搜訪。倘若看見我出寺裡出來。不是依然不免麼。所以害起怕來。其實他也不能就這樣公然出去。須知這個尼寺。門禁極嚴。前後門均有闔者看守。不但外來的人。要搜檢的。便是裡面的人。也得有執照。方能出入。按着當時的法律。這個尼寺。差不多是有治外法

權的。一切風俗習慣。都合普通人不一樣。不但不容一切人等任意出入。便是國家警察。也不能侵入寺內。蔣布善既非寺內用人。焉能隨便出入。不用他着急。便是那霍希老人。也替他想不出個方法來。在這一夜之中。他二人只顧思索。終是無計。蔣布善沒法子。依然默默禱神。懇求矜祐。到了第二天早晨。忽聽大禮堂那邊。打起異樣的鐘聲。霍希老人一聽。歎了一口氣說。唉。那老院長還是死了。我聽了這鐘聲。就知道了。到了午后。那現任院長。便把霍希叫進去了。因為寺中每有尼姑死了。那釘棺蓋。以及埋葬的事。均須霍希辦理。如今叫他進去。必是為那老院長死去的事。及至見了院長。却也怪。那院長把他叫到一間沒人的屋子。低聲和他言道。老院長的遺言說。他的尸身。不必裝入普通的棺材裡。只用他數年來臥病的寢棺。釘了蓋。埋在地下就是了。當時凡是守貞女尼。得了病。便作個箱子似的棺匣。寢臥其中。謂之寢棺。若是死了。便由寢棺移入普通棺木。然後抬出埋在墓地裡。因為他們迷信太多。便是遺言。也和常人不同。再說他們最重遺言。幾乎神聖一般。誰也不敢不從。何況是一寺之主老法尼的遺言。便是現在的院長。也是不能違謬的。這時霍希本欲要說自己有個兄弟。求院長允許進來

幫我的忙。只是沒機會說。那院長接續着又和他說道。老院長不願埋在墓地。就在大堂祭壇下。把地掘開。埋在那里。便是他所希望的。但是這樣的事。不可教外人知道。所以只教你一人辦。省得驚師動衆的。霍希見說。乘勢言道。院長吩咐。不敢不依。但是我年紀老了。並且是個殘廢。如何能掘得動祭壇下的土。幸喜我有個兄弟。頗有力氣。他還有個女兒。年方八歲。也希望人寄宿舍。受教育。務望院長俯允。他的女兒。既有所託。我們兄弟。也可長遠替神執役。可是他難如此說了。那院長好似不會聽見。但說你放心吧。入殮以及安葬時。自有人幫你的忙。霍希道。既這樣。那官發來的棺木。應當怎樣處理呢。假如被官家知道。一定說寺裡不衛生。不知在禮壇下埋了多少人呢。豈不是麻煩。院長見說。倒有些不安。因說道。那個空棺。只得照常出葬。只憑你的智慧。置些體重的東西在棺裏就是了。霍希見說。想了一會說。有了。不如把棺內裝入黃土。院長說。好極了。人本是土做的。人死歸土。那是常事。你想的甚好。就這樣吧。此時院長已不照方纔那樣發愁。臨去時。又向霍希說。上帝嘉爾忠義。宜有同氣之人以助爾力。一俟葬事完畢。你便把你兄弟和姪女叫了來。教他當你的助手便了。說着自去了。

霍希見說。好似一塊石頭落了地。只是欲要教兄弟來。先得叫兄弟去。究竟怎樣纔能出去呢。那個惹賽倒好辦。等我上街去買物。把他裝在筐子裡。就可以運出。暫且安置在相識人家。然後再接了進來。只是這兄弟怎辦呢。我又是個跛足。也背負不了他。怎的纔能教他小了。一邊想着。一癩一點的回到自己屋中。把上項之事。向蔣布善說了一遍。蔣布善見說。拍手大笑說。好了。這次有出去的法子了。那棺材裡不必裝土。不如把我裝了出去吧。霍希見說。還以為是他說笑話。但是蔣布善自有他的想頭。此事雖甚冒險。但是他屢屢逃亡。屢屢藏匿。那九死一生的苦楚。也不知嘗過多少。如今明知活人入棺。是件極險的事。但是除此一法。別無安身之計了。所以那霍希老人不以為是真話。既而見蔣布善真要實作。未免大吃一驚。蔣布善只得破釜沉舟也似。極力主張。他纔答應。出棺日子。定為明日午后三時。釘棺便在出棺前一點鐘。好在那棺便在那死骸室裡。除了醫師驗完。別人誰也不能去了。只有霍希一人。在那裡釘棺。屆時。先把蔣布善藏在貯物室裡。俟釘棺時。教他臥在棺裡。再鑽幾個窟窿。也不至悶死。那棺外是照例用白布蒙着。也不能看見有窟窿。一到墓地。那里掘墓穴的。是個好酒貪杯的老

人。霍希已打定主意。是日未埋以前。先請他到村酒屋吃幾杯。將他灌醉。然後自己一人回到墓地。把人放出。那時只剩空棺。再埋不遲。當晚他二人如此商量定了。霍希假裝買物。先把窆資運去。寄在一個相識家裡。那窆資已由蔣布善囑咐好了的。所以也不哭也不害怕。既而又把蔣布善引入貯物室。還給他預備許多食物。當夜霍希依着院長命令。便在大堂祭壇下。替那已故的老院長掘了一個墓穴。好埋那真有死人的寢棺。到了明晨。諸事早已辦完。只等假作出棺。以蒙外間耳目。到了午後三時。依着預先成例。把棺材抬出去了。不用說。蔣布善早已在裡面了。這棺便由霍希老人帶着。到了寺中公共墓地。那霍希心中不住忐忑。終以爲是件危事。誰知到了墓地一看。那墓穴倒掘好了。只是掘穴的人却不是那回醉翁。已然換了一個又青。又白瘦損的後生。肩着鐵鍬。等着埋棺。霍希一見。暗暗叫苦。不想很好的計劃。完全沒用了。因向那後生說。我是寺裡的葬埋人。這里掘穴人那里去了。後生說。我便是掘墓穴葬埋人。霍希說。我問的是那個老人。後生說。是那個好酒的老翁麼。昨天他死了。霍希見說。大吃一驚。說。怎麼他死了。後生說。那有什麼可詫異的。他替人掘了一輩子墓穴。如今却自己埋了自己。

那也是自然的順序了。所以我便被寺裡委用了他的後任。一個掘墓穴的。那能有這樣吐囔。未免有些人事不符。霍希說。那末你便是他的後任了。後生說。自然。譬如拿破侖以後。有路易王即位。好酒的老人以後。却來了我這好餅的人。霍希此時差不多要怒。因向那人問道。你到底是個作什麼的。後生說。我是個文學家。但是現在書肆裡人眼力太低。我的原稿。多一半是高尙的傑作。可惜他們不買。沒法子。我只得充了這掘穴人。不想一個文人。竟落得爲人掘墓穴。那霍希老人。也無暇爲其歎惋。此時又聽那人繼續着說。我雖就了此職。但是我的文學本業依然不捨。每天早晨到各處旅館。替那些女婢。向營兵作宣戰佈告。晚上便肩了鐵鎬。到墓田裏來。不打自招。原來他的文學。不過替那些下級婦女。作情書便了。霍希見他說完履歷。陪個笑臉向他說道。我是寺裡人。時時到墓地來。你既作了這個職業。唔二人倒得親熱親熱。來。我譯你到附近村中沽酒三杯。作個東道。後生說。我不喜歡飲酒。你請我喝酒作什麼。霍希說。你何必這樣執拗。那里有好喝的酒。我焉能請你喝壞酒。後生說雖然這樣。也得等我完了公事。即或你請我吃飯。我也擾你。只是此刻不能去。老人一見。心中暗想。只是想不出個

法兒。此時那送葬的人夫祭官早以依着儀式。把那棺用繩子担着。慢慢的放入墓穴內。祭官念經祈禱。把神水洒在棺上。一切儀式已畢。僧俗全都去了。只有那個後生。應當鏟土埋棺了。霍希老人。也沒法子阻止他。只見他拿起鐵鏟。鏟了土。往穴內便埋。打的那棺蓋了當山響。把霍希急的心都要跳出來。假如土埋多了。一個不通空氣。棺裏的人。必然苦悶而死。再說埋後再掘。也得經過好多時間。這可怎好呢。可憐我的恩人。就這樣眼巴巴看着把他活埋了。不是我害了他。越想越痛。那文學家是一勁的往裡鏟土。蔣布善在棺內知道不知道。雖不可知。但是那土真是雨一般的落下去。這時霍希手足無措。只白白看着那後生撮土。忽然見他衣兜內。露出一角白紙。不覺情急智生。由背後只一抽。把那東西抽出。後生却一點也不覺得。霍希早揣在懷內了。忙向那後生問道你既來作這職業。當然有寺內出入門証。請你給我看看。因為現在一到晚間門上加緊了。後生見問立刻停了蹶。向霍希說。我怎沒有。現在我已領了門証。不是在這裏。說着便去衣袋內去摸。摸了半天。那里還有。回向霍希說。或者我落在家裡了。忘了帶來。霍希故作驚慌之狀向他說道。那可不好。你出門時。若是不向關者呈閱門証。那就算

有犯章程。後生說。那我知道。也許在我這邊衣兜內呢。說着便去摸探。依然沒有。老人道。你這次罰上了。寺裡因爲新近發生盜墓人。每每在新塔裡。剝取死人衣裳。所以到了晚上出門時。必須呈驗門証。如無門証便罰金十五法郎。後生一聽要罰十五法郎。早已急得跳起來。差不多把所有的衣袋都尋遍了。急得他直喊說。這怎好。這怎好。我或者把他忘在家裡了。只是方纔還有。怎麼這一會便沒了呢。老人說。你只顧着急也不成。如果忘在家裡。趕快去取。此刻離關門時還有二十分鐘。大概趕得上。後生說。是。不錯的。我趕緊回家去取。我的家。便在伯基街八十七號。離此甚遠。非撒腿跑去。恐怕趕不回來。沒法子。我爲免罰十五法郎。只得跑了回去。沒什麼說的。你老替我看一會。若不是你老提醒我。這十五法郎一定罰上了。說着很感謝的。果然撒腿便跑了去。過了二三十分鐘。只見由墓地裡出來兩個老人。一人肩着鐵鍬。一人荷着掘頭。每個都有一枚門証。呈與那閹者看了。喜洋洋的去了。此二人內。其一便是蔣布善。霍希老人。乘着那文學家跑去以後。連忙啓開棺蓋。只見那蔣布善早已悶絕過去。幸喜工夫不大。聞了空氣。又加以人工呼吸。却早蘇醒。替那後生掩了那棺。便相携出了墓地。先送蔣布善回

到園內。然後霍希一人。一直到了伯慕街八十七號。尋着那位文學家。只見他翻匣搗筐。把他所用的原稿紙。拋了一地。也有撕得粉碎的。只是尋不着那個門証。霍希早把門証拿出來說。你大不小心。怎麼把他失落在菜田裡。是你去後我替你尋着的。這裡是你的鐵鎬。一同交還你。文學家見了。好生感謝。施禮不迭。霍希也不管他。自己回去了。又過了一兩點鐘。霍希同蔣布善。把霍賽由那家人家接出來。一同由寺門而入。幸喜未被警察偵探看破。很太平的到了寺中。到了第二天。那寺裡園丁。便多添了一人。可是依然懸着鈴當。在蔣布善爲安全計。只得繫了。不過有一件事。令人不解。每逢出門的事。那比較年青的兄弟。倒不出去。反是那比較年老而且是跛足的哥哥出去辦事。但是那寺裡衆尼。也無一人注意他們。那霍賽呢。自然入了寄宿舍。受那尼寺教育。每逢休息日。必到園裡看他爸爸。一見了蔣布善的面。覺得比什麼都樂。至於蔣布善呢。也是非常安樂。不但從此不能再被鷺比態追捕。而且在此世外地方。既有老友閑談。又有慈養慰情。錯非上帝默佑。焉能入此福地。所以他的心裡。惟有把神來感謝。暗道。當初我置身無所的時候。竟遇了一位聖僧。替我換了一副新的靈魂。如今我又落得無處

安身。忽然得人這所尼院。如此看來。事似偶然。而決非偶然的了。我既到了這個地方。益發應當本之神意。鍛鍊我的靈魂。於是他那信神之意。益發堅固。從此他便在尼院安身。光陰荏苒。已是好些年了。那蕙姦已然長成。出落得水葱也似。居然是個大姑娘了。但是他受的是尼寺教育。一向不知現在世界是怎回事。難道他們便終於尼寺裡麼。恐怕不能。他們的世緣。尙未完全淨盡。依然得到世上演那哀史。但是他們何日出此尼寺。又有何等事情發生。以後自有著落。如今只可另換一個題目。且待下回道來。

譯餘贅語。

霍希老人之被蔣布善救助。在遙遙數回之前。讀者當時。或以爲是一段閒文。無非以見蔣布善之好義勇爲而已。殊不知。此乃一大伏筆。正爲今日而用之。雖亦著者布局之奇。而救人人救之公理。亦不能不信也。

西人迷信宗教。有甚於華人。至於修道院之苦修真女。尤爲有異天和。其一切不近人情之苦修。實非恒人所能企。顧迷信之極。而黑暗慘象。亦隨之而生。蔣布善在園中所見。不

過寺中黑暗事項之一斑耳。聞樂而以為置身天國。見尸忽又疑入地獄。天國地獄。一時皆見。寧非矛盾之極。是則迷信之結果。蓋不演成此矛盾現象不止也。天下事。豈止此尼寺而已。人類蚩蚩。自行騷擾。其不忽而天堂。忽而地獄者。誠亦鮮矣。故孔子之教。深慮人之自擾也。既不令人為天堂之妄企。亦不願人之無故而墜地獄也。故創為人倫之教。俾各依其分。適其性。以盡其人事。謂之中庸。惟中庸。始有真幸福矣。顧人不之奇。今日天堂。明日地獄。今日地獄。明日天堂。人鬼不分。苦樂不勻。而天下遂以大亂矣。

男役而繫以鈴。此亦尼院怪象之一。思之令人好笑。不意自尊之男子。一入此頑固之尼院。不啻變而為狗矣。

蔣布善既遇霍希。人遂以為必得救矣。從此更無危險。誰意禁男之尼院。更不容無來歷者混跡其間。於是陡起波瀾。遂促成代尸入棺之一奇劇。此謂之「人之狡獪」。亦即文章之能事也。作者之才。吾又安從而測之。

文必伏筆。入後方不突兀。即如蔣布善乍入尼寺。於空屋中。見一女屍。孰亦不知其用意

之所在。既聞霍希言。乃知此尸即將死之院長。而入棺之謀。遂由此而成。苟無先此伏筆。於文章上未免突兀極矣。文士而爲掘穴人。其爲文士亦可知矣。此段文字。滑稽已極。讀之令人絕倒。

第十五回

效派忠遺言囑驥子

繼父志蓄意逞雄圖

却說在巴黎郊外。約需一日之程。有個鄉村。名叫博爾能。那里住着一位退伍的老軍人。每日只以栽培花草爲事。可是他的生活。却極爲清貧。如今把他的名字說出來。讀者諸君。或者還能記得他。便是少校彭美。凡是曾讀過拿破崙的傳記的人。沒有不知彭美是個勇將的。當拿破崙第一次被囚在百爾巴島裡。便是畢德蘭將軍和他隨了去。後來拿破崙由該島逃歸法國。那一切冒險之舉。全賴彭美舍身去作。當滑鐵廬最後一戰。他身被數創。猶能奪敵人大旗一面。獻之拿破崙。所以拿破崙立即授以男爵的勳位。可是他不自已稱謝。只代他的妻子謝了皇帝的

恩。他的意思是今日非死在陣上不可。這樣的榮位。只可留與妻子了。這是何等勇概。不想在戰爭終結以後。他居然未死。那也算是不可思議的事了。人固有期以必死。而卒不死者。自此那拿破崙又被流配在荒島裡。路意即了王位。當時雖有屬望於拿破崙的人。一時不能舉事。彭美既然是拿破崙一黨。自然不見容於現政府。不過給與半俸。令其退休。這半俸的收入。當然不能在都城生活。只得搬到鄉下去。他的妻已然死了。只有一個兒子。彭美雖然不想有什麼陰謀。可是他的名刺上。依然寫着拿破崙所欽賜的爵位。始終以拿破崙的忠臣自居。外出的時候。也把那勳章帶上。當時路意王朝。已經不承認拿破崙的賞勳爲有效。見他依然佩用。那地方官只得向他說。那拿破崙時代的勳章。已然不能佩用了。他把那官瞅了一眼說。我對於法國話。大概明白一點。怎麼閣下所說的話。我一點也不明白呢。以後陸軍部聽說他依然佩用拿破崙時代的勳章。也給他去了一封信。大概是說諭他不可如此。他見那信封上。沒寫着男爵字樣。他連封也沒開。照樣璧還回去了。在封皮上寫了幾句話說。這信大約不是給我的。或者你們送錯了。他的倔強風度。也可以想見了。後來他又遇見那個地方官。這次他的言語更有趣了。他向那官

員說道。你們總不教我佩帶皇帝所賜的勳章。我真不解是什麼意思。我忠於皇帝的第一記認。便是我這眉間的傷痕。就讓我外出不佩勳章。難道我眉間的傷痕也須剝了去麼。在他最以爲榮耀的。實在是他的面部傷痕。至於那座勳章。倒居第二等了。他在戰場上九死一生。纔博下這刻在肉上的勳章。不但他自己得意。凡屬勇士。誰不羨慕這樣的傷痕呢。可憐他年已老了。又極清貧。只在村舍裡。栽花消遣。以娛殘年。與他爲友的。只有一位老者。名叫麻福。此人信教甚堅。每每與彭美到教堂一同聽講。至於他的兒子。早已寄在外祖家裡。父子之間。幾乎成了路人。實則他對於他的兒子。舐犢之情。十分深厚。不過他兒子所處的他位環境。與他不同。所以不甚親密。有時他念子情切。便悄悄去到巴黎。冀與兒子見上一面。大約一兩個月。必去一次或兩次。當他壯年的時候。那時拿破崙的帝政正在隆盛時代。那時有個王黨貴族。名叫紀爾滿。他有個女兒。與彭美甚有愛情。雖然主義和門第不同。到底成了夫婦。後來生下一子。取名麥利。不幸夫人因病逝世。這位老武士。便成了鰥夫。麥利的外祖。並沒有兒子。便把麥利接了去。當自己親孫子一般看待。但是路意王朝的貴族。最忌與拿破崙的餘黨有來往。麥利既

入了外祖家。他的外祖。便和彭美定下條件。從此以後。不許他來看兒子。以後我百年以後。便以麥利承繼家業。彭美是個清貧的人。爲兒子打算。只得答應了這個條件。所以他父子二人。總也不易見面。其實父子天性。那有不愛之理。只爲條件所束縛。便是紀爾滿的邸宅。也不能公然出入。一位驚天動地的大勇士。爲了兒子。竟落得這般可憐光景。真是令人浩歎不置。至於麥利呢。在他外祖家裡。固然是少爺一般。說不盡那錦衣玉食。只是他的外祖。是個非常頑固的老人。諸事任性。毫不假借。益發使麥利和他父親相遠了。即如彭美每月與他兒子來封信。這也是人情之常。但是頑固老人。決不教麥利見着他父親的信。即如一年一次的賀年信。也是這老人口述。教麥利寫了。郵給他父親。信中話語。直不象兒子向父親稟安。差不多和普通客套信一樣。除了這賀正信外。便絕對不許麥利向他父親通信。可是麥利與他父親愈疎遠。那彭美思子之情益發深切了。有時耐不得。只得悄悄到巴黎去。又不敢公然去見。只得等到禮拜日。隱在教堂裡。俟麥利來守禮拜。只在堂外大樹後邊偷着看他兒子。算是過了愛上之癮。難道他不會在教堂裡公然與他兒子會面麼。只因爲麥利出門。總有家人隨着。若被家人看見。傳到老頑固耳朵裡。恐於

兒子無利。所以他只得如此忍受着。其實彭美在他兒子身上。如此川情。那麥利連一點影兒也不知道。即如正月寫信。他外祖教他怎樣寫。他便怎樣寫。他的心情。對於他父親。早已冷淡了。他以為他父親一點也不愛他。是個無情的父親。不然爲什麼不來看我。不給我信呢。一來二去。自然不愛他的父親。而愛他的外祖了。這位頑固老人。在當時是個無人不知的長壽者。現年已有九十歲。身體尙極健壯。是個老人。沒有不掉牙的。却也怪。他的牙。一共三十二個。一個也不會落掉。閨房之內。依然是姬妾圍着。對於麥利。更是愛如珍寶。比自己的親孫子還疼。老人既愛麥利。尤願麥利愛他。生恐麥利依然愛他父親。便不能十分愛他了。所以用盡心機。使他父子疎遠。此時麥利已然十七歲了。在一個法律學校。以優等卒業。有一天麥利由外面回來。只見他外祖正自看信。也不知那信是那里來的。老人讀罷因向麥利說道。你回來得正好。明早你就坐了馬車。到博爾能去罷。麥利說。到那里作什麼。老人說。你父親病了。你可以看看去。麥利見說。也不解是什麼意思。因爲他外祖平日最嫌他父親。不是說是政敵。便是罵作國賊。有時又說是個不可親近的危險人物。如今既然老人教他去。心裏多少有些歡喜。又怕

父親當真是個危險人。一見了面。不知怎麼待遇。未免又有些恐懼。到了第二天清晨。只得坐了馬車去了。到了那里一看。是個極小的住宅。不過院內有幾塊花畦。及到了屋內。只見一位教士。一位醫生。正目守着一個死人。不用說。那死者便是麥利父親了。麥利一見。父親死了。也自流出淚來。一言不出。只把他已死的父親看看。只見死者的眼眶內。兀自浮着幾點淚珠。移時。只聽那教士向麥利說。你若早來半點鐘。便可與你父親見着面了。世間照彭美君這樣疼愛兒子的人。真是少有。既而又把他父親死時一切情狀和麥利說了。又說他直到最後。依然呼叫麥利不已。他得的是熱病。雖然不省人事。可是忽然由床上跳起來說。麥利嗎。你來的正好。便這樣。倒下就死了。麥利見那教士如此一說。纔曉得他父親。是個極慈愛的父親。並不照他外祖所說的那樣一個暴橫的父親。如今雖是死了。只見他的面上。依然帶着一種有威儀有情緒真正武士的影子。無情暴橫的人。那能生得這副狀貌呢。足見教士之言爲不虛了。他只得依着兒子義務。把父親葬埋了。暫且住在村間料理後事。但是他父親雖然沒有財產遺給他。可是也沒有債務累他。只有很簡單的一封遺囑。上面寫道。

我兒知悉。滑鐵廬一戰。皇帝封我爲男爵。今之王朝。不承認之。須知此爵乃汝父以血得來者。今以遺汝。汝其勿負乃父志。尤信汝當不耻爲我子也。

這封遺書。是何等健挺。把武士的氣概。可謂發泄無餘了。在信的後面。又寫了幾句話說。在滑鐵廬戰場上。余受傷甚重。當時幸有一司務長。名叫鐵達。救了我一命。後聞此人在發美地方。開了一個旅館。我親愛的兒子。日後汝若遇了此人。須要代我善遇之。以報救命之恩。此等嚴命。尤爲恩怨分明了。麥利見了這樣遺書。焉能無感。早已把父親的靈魂。浸入自己心坎。於是把這封遺書。貼身藏了。便回到巴黎。自己想着。我父親的行爲。怎麼這樣聞見不同呢。在那里再仔細打聽打聽纔好。有一天又在教堂裏去聽教。偶然坐在那樹下一個石臺上。忽然有人向他說。請你空着那個臺子。不要坐。麥利見說。不解其意。只得站起。那說語的。是個老人。名叫麻福。便在這教堂裡作事。既而又聽麻福說道。這個台子。在我以爲旁人不可以坐。多少有點神聖意思呢。只因前數年。有一位貧窮的將校。有時到教堂裡特意來看他的兒子。他兒子是出繼一個貴族家裡。這人不願露面。所以便隱在樹陰下。坐在台上。偷着往堂裡看他的兒子。

有時至於落淚。當時我很疑惑的。既是他兒子在大衆裡面聽講。他爲什麼不公然見面呢。我知道他是山博爾能村開來的。我有個親兄。便在那里教堂作事。因而我便求我兄長打聽此人究竟是怎样回事。纔知道他是拿破崙的一名勇將。現在鄉居。只以栽培花草消遣。有一天我同了我的哥哥前去拜訪他。我們相見之下，甚是投緣。因而知道他的兒子如何出繼外祖家裡。因爲黨派的關係。不能公然來往。但是他念子心切。有了相當餘錢。便偷着到巴黎來。專候禮拜日。爲是在教堂裡看他兒子。他有如此苦衷。而用情如此之篤。所以我兄弟二人。益發欽佩他。先幾日。這人已然死了。我便把這台子作了他的遺跡。而神聖視之。務必不許旁人來坐。所以我抖胆攔你。你却不要怪我。麥利見說。早已眼圈一紅。落下淚來。忙問那老人說。那人莫非是少校彭美麼。老人見問。因反問道。你怎麼知道。麥利說。我便是他的兒子。老人見說甚喜。從此麥利便和麻福老人走動起來。由這老人口裏。深悉父親爲人。反倒自恨起來。父親如此厚愛。我作兒子的。怎會一點不知道。但是我對於父親的誤解。全由外祖調唆所致。因而轉恨其外祖。從此他四下裡搜集父親的軼事。關於拿破崙的戰史。尤爲刻意搜羅。因而知道他的父親真可算

是武士的模範。此時麥利已十八歲了。血氣方剛。對於這樣武士。焉有不崇拜的。何況又是自己的父親。於是彭美思想。完全爲麥利所承繼。有時便取出父親遺書。反覆閱讀。覺得在他父親以外。尙有一位神聖武士。其人爲誰。便是鐵達。他既然能救我父親。不知他怎樣勇敢呢。我必得見他一面。依着父親的遺言重重的謝謝他。於是連忙去到印刷所裡去印名片。把男爵字樣。高高的注在上面。這也是依着父親的遺囑。雖然不必到處使用。便是帶在身上。也覺得心安意足。其次便是去尋鐵達。只是不易尋着。甚至一夜不歸。他那多情的外祖。還以爲他在外面過了什麼女人。因而流連忘返。有時派人尾在後面。觀其行動。纔知道他坐了馬車。到博爾能拜他父親故墓去了。以一個王朝貴族的養子。去拜拿破崙黨的故墓。這真是了不得的事。再說現在青年。多懷革命思想。冀欲顛覆路易王朝。這主謀之人。便是拿破崙的殘黨。那紀爾滿老貴族。聽說麥利去拜父墳。早已怒從心起。乘着麥利不在家。先去搜檢他的寢室。在衣箱裏。果然搜出許多革命文書。又見有彭美的遺囑。還有男爵頭銜的名片。這老頭子見了這些不穩東西。早已憤如烈火。可巧麥利家來了。老人大喝一聲。早已痛罵起來。麥利見狀。絲毫不懼。反倒意氣

軒昂的喊道。拿破崙萬歲。把紀爾滿氣了一個倒仰。當日便把他逐出。他是一文不名的人。如此被逐。應當怎麼生活呢。茫茫天地。麥利真成一個蝸蟲了。世人或有不愛其子者。然未聞有不愛其孫者。紀爾滿固是麥利的祖父。麥利也是他的孫子。雖然不是親的。却是自己女兒的兒子。總有血緣上的關係。如今雖然把他逐了出去。但是那老人愛孫之情。將何以堪呢。老人此次對於麥利。固然是恨極了。究竟還不能十分決絕。當下便把家人叫過來。氣哼哼的說。麥利太可惡了。他是我養育大的。如今却隨了拿破崙黨。那拿破崙黨是與現政府爲敵的革命黨。我當然不能要他了。只得把他逐了出去。即或餓死在外面。也無不可。但是他雖然應當倒臥在外面。只是與我的名譽有碍。如今只得每年給他五十法郎。或是一百法郎。就是一百法郎吧。足以不死就算了。以後他無論怎樣懇求。也不許容留。既而又徧諭諸人說。從此以後。你們不許提麥利一個字。大眾聽了老主人這樣嚴命。誰也不敢再提麥利的事。但是老人在氣賭上。雖然這樣說了。過了些日子。不見麥利一點音信。也不見家人傳說。自己覺得無聊極了。只得自言自語的說。這小子混蛋極了。竟不來認錯。這樣無心的人。還不該逐出麼。他不許人說麥利

的事。可是他一個人每日這樣叨念着。口裡雖然照舊不許旁人說。其實心裡早已許了。只是麥利一去。杳無音信。便是那每年一百法郎的免死費。也是無從投遞了。他究竟那里去了呢。難道真如紀爾滿老人所揣度的。當真倒臥在外而不成。恐怕未必。後事如何。且看下回。

譯餘贅語

前一回。爲全書一大收束。正如一齣佳劇。雖賴主角處處表演。而穿插結構。必使主角有休息餘地。以保全其氣力。否則力竭聲嘶。無益於角色。尤無益於戲劇也。蔣布善爲全書之主角。自開卷起。表演各場。莫不使人驚心動魄。所謂蔣布善者。亦云勞苦之至矣。今若不加體恤。以節其勞。則大非生人所能堪。作者左思右想。所以將其暫時安置於治外之尼寺。以蓄其銳氣。以後半部彼之動作尙多。若連續出演。不第爲蔣布善所不能堪。而文章上亦少起伏頓挫之致矣。故暫爲收束。此非江郎才盡。正是文章養精蓄銳時耳。闖入後半。自明。固非譯者之妄評也。

以一進客。挾一幼女。卽有佳文。將如何而描寫之。著者欲寫一段言情文字。而其目的又

在寇賽。然寇賽方八九齡耳。將何以言情乎。此所以必使其達於待字之年。始許再出舞台耳。然則顛連困苦中。將如何長養而教育之。爲寇賽計。尤有入此尼寺之必要也。雖然。善讀書者。則不如是想也。爲蔣布善計。爲寇賽計者。一言以蔽之。統爲其書計耳。

麥利者。書中一主角。而寇賽之未來夫也。如此登場。所以爲日後得見寇賽計也。而綫索之妙。乃匪夷所思。

有彭美之武士。所以生此佳兒。若紀爾滿者。直頑固老之模範。寫來如畫。然其人固非卑污小人。其離間麥利父子。非有所圖。不過欲麥利之完全愛已而已。於以見嫉妬之情。不僅限於男女。而長幼尊卑之愛。亦猶是也。

東西文字。形式不同。而情理則一。狀元譜打姪上墳一折。彼陳伯瑜之無理命令。何以異此。不許旁人哭。而已則哭之。此等筆墨。謂之異樣彩色。感人最深。亦即文藝之精華也。學者在此等處三致其意。而未能文者。吾不信也。

第十六回

好青年組織三字黨

惡奸徒分隸四國籍

却說麥利自從被他外祖逐出之後。總也不會回家。索興與一般有志青年斯混起來。當時早有許多青年學生。組織了一個團體。名曰P.P.O.。意思是凡屬不得意的人。全可加入此中。以爲革命運動。他們便在一个酒肆裡。作了個本部。那麥利便加入他們一黨中。但是他一文不名。最要緊的。先得尋個職業。顧住飯碗。第二件事便是依着父親遺囑。必得把鐵達找着。他雖然會到發美地方。尋訪一次。但是那司務長旅館。早已荒閉了。店主人避債遠颺。無人知其下落。

事到此時。不但鐵達難覓。便是那人生第一件『吃飯』在他尤爲十分困難了。他出門時。幸喜懷中還有一個懷表。只得把他賣了。作食費。沒有幾日。又把外套賣了。至於無可再賣。纔在霍比街尋了一所廉價的客店。名曰哥爾伯館。讀者或者還記得。這個客店。便是從前蔣布善帶着寇容傲居的地方。在蔣布善逃走以後。事隔多年。這所房屋。自然變了樣兒。看家的已然不是

那個老嫗。另換了人。便改組了一個下等旅館。當麥利搬入此中的時候。在他的鄰室。早有一家四口。在那里住着。夫婦二人。年各五十左右。帶着兩個女兒。一個男孩子。可是那男孩子總不回店。只在外面作乞兒。夜中便睡在人家門洞內。他大約一個月纔回來一次。每次回來。必是被他母親追跑。在這孩子自己的經驗。覺得那大道上的鋪石。也此他母親的心溫柔的多。所以他寧可睡在外面。照這樣的家族。在那下等旅店中。本不足爲奇。不過那個家主人。未免令人生疑。他的相貌。既不良善。尤其是國籍不明。當他乍一搬入時。便和那司閩說。如果有人到這里打聽有個意國人在里這麼。那便是我。如果又有人打聽波蘭人。也是我。或者有人問及西班牙人。那也是我。總而言之。如有人這樣問。你便帶到我屋裡去。一個人倒佔了三國去。未免過於奇怪了。可是他的言語容貌。的確是個法國人。麥利雖然與這一家隣室而居。可是關於那人的事。一概不知。因爲貧困極了。也無暇管旁人的事。他不但無衣無食。在夜裡連個火星也沒有。至於燈和寢具。那就不用說了。甚至三日不食。只是蜷伏着。每次外出。只在夜裡。因爲沒有衣裳。白天不能出門。可巧他外祖家裡。有他長一輩的一位婦人。得着他的所在。與

他寄來一百法郎。他依然給璧還回去。他那剛強不屈的態度。真真令人不可思議。在那般妄自尊大的官僚。每每看不起青年。他們那里知道那青年的意氣。正是不可限量。況且世上最有幸福的人。誰能比得了青年。青年決不知貧窮爲何物。他們雖然貧於衣食。而却富於心志。縱然是一國皇帝。若是上了年紀。使他見了路旁青年。也必羨慕非凡。因爲青年。富於春秋。他們未來之富。正未可限。何況青年的變化。無人可及。一往直前。不避艱險。有志的青年。那有個不成功的。即如麥利。雖在顛連困苦中。而意氣軒昂。毫不撓敗。果然由A.B.C的社友。替他介紹。在一個書店作起書傭。所得的新資。暫可維持活計。未幾。又擔任一部分編輯事項。那每月收入。也就逐漸加增。在社會上。足以立住腳根。他本是法律卒業的人。又把律師考中了。至此。他纔婉言柔語。寫了一封信。通知他的外祖。老人一見。又罵起來說。不想這孩子如此混蛋。不在家裡當那無憂無慮的貴族。反去當律師。但是麥利雖然考中律師。却不開業。依然以筆墨爲活。把工作完了。一到午后。必到公園去散步。差不多成了日課。此時他的衣履。也漸漸添置起來。把靴子也擦的嶄亮。在那公園裡。他最注目的。却是一位白髮老人。携着一

位十四五歲的姑娘。每日必到。但是總在公園一隅。一片樹陰下坐着。那老人約有六十位歲。頭髮雪一般的白。那女子却穿着黑色衣服。益顯得黑白分明。依着他那文學趣味。便給這老少二人起了個綽名。喚作黑白組。暗中呼那老人作白翁。呼那少女作黑孃。在麥利想着。這白翁和黑孃。不是父女。定是祖孫。雖然這樣想着。可是對於他們也不願十分研究。因為麥利的性質。本來不喜把旁人的事。裝在心裡。尤且對於女子。更屬冷淡。他的年齡。已是二十歲了。論理正是對於女子用心的時代。怎麼他倒如此冷淡呢。因為他的境遇。尚不能使他對於女子敢於用情。第一。他沒有華麗衣服。便是在街上遇見女子。也是故作沒看見。趕快的跑了過去。可是在女子方面。無論誰。見了麥利。總要多看兩眼。因為他那容貌。是天生的能見悅於婦女。在一般青年裡。總算是個美男。所以引得婦女。向他注意。不過在麥利自己。却不如此想。他見婦女在街上看他。必是笑他沒有好衣服。用目光來耻辱他便了。所以他每每以女子為可厭。說他們最喜愚弄人。尤且愛看人家狼狽落拓的模樣。他對於女子。既存了這樣一個感想。所以對於一切女子。向來不欲審視。便是在他隣室居住的那分隸四國的人家。本來那兩個姑娘也不

小了。有時他們在門口或梯子上遇見。麥利總也不把正眼來看。可是自從在公園裏遇見那位黑孃。不知怎的頻頻注目起來。但是那黑孃。並不照普通婦女那樣看麥利。或者他的年齡。尚未達到向男子注目的時期。他們雖在公園裡。一老一幼。總是並肩而坐。談個不止。不把別人來看。有時亦發出笑聲。那白翁的精神。似乎全行注在黑孃的身上。那黑孃若笑。白翁必然也隨着笑。黑孃喜。白翁也隨着喜。若不是年齡相差太遠。人們必然說他們是很相得的情人。但是那黑孃却不是怎樣一個美人。在麥利想着。那黑孃也不算是美女。不過是個十四五的姑娘便了。再說穿着一身黑衣。也過於不甚隨時。若不是教會中人。必是不通世情的頑固舊家女子。至於他的容貌。枯瘦無肌。太不豐滿。若必強尋其佳點。惟有兩隻眼睛。既巨且碧。有若兩汪秋潭。睫毛亦長。不失美人的資格。惜乎與他的瘦臉。苦於不甚相稱。麥利本來在女子身上不甚注意。怎麼把黑孃看得這樣透澈呢。其實這也不是他故意留神看的。只因他散步的路徑。必得由白翁和黑孃面前經過。在公園裡散步。自然要往返四五遍。不知不覺的。竟把這一老一少。看得十分清楚。但是麥利對於白翁黑孃。雖未留意。可是那白翁黑孃。因為每天必見麥利由他

仍面前走幾個來回。自然而然在他身上便注了意。尤其是那位老者。決不像是平常之輩。好似是具一種武勇性格的人。不想忽有六個多月。不見那麥利到公園裡來。他想着這人必是到遠方去了。過了半年之後。麥利依然到公園裡來。可是早已把白翁黑孃忘了。及至到了那條路綫上。只見那白翁黑孃。依然照從前一樣。在椅子上坐着閒談。那白翁依然是半年前的白翁。不用說了。可是那黑孃却與半年前大不相同了。只見他已不是那樣怯瘦模樣。完全成了一位豐麗的美人。不但面部覺得鮮麗無比。便是身量也比半年前長了許多。雖然尙帶有幾分稚氣。冷眼看去。居然成了一位大姑娘了。在麥利想着。這位姑孃。或者是那位瘦姑孃的姐姐。在半年前所見的黑孃。未免尙有不平均的地方。今日所見的。實在沒有一點缺陷。處處平均。髮之豔。色之美。肩頸曲綫之調和。便是古時的美人畫。也不能如此齊全。恍然便是一位女神像模型。更難得的是他的肌膚。號稱巴黎女以肌膚美驕人的。與之相較。或者猶有遜色。此時麥利心中雖然疑惑另換了一人。但是仔細一看。依然是半年前的黑孃。決其不是另一人。但是怎麼半年前便那樣瘦損。今日却如此豐豔呢。這就應了俗語所說的了。女大十八變。再說那女子。今年已是滿足十

五歲。譬之於花。正是含苞將放之時。精神內蘊。顏色煥發。所以僅僅半年。其發育之速。令人出於意外。從此麥利依然照前那樣散步。每到黑孃面前。不但覺得他變成一位理想的美人。便是聽他和白翁閑談。那種嬌鶯般的聲音。也似聞了理想的音樂一般。麥利每走一個灣。雖然看一看那黑孃。至於那黑孃看麥利不看。便不可知了。或者他也把麥利看幾眼。但是麥利一看他時。他便把頭低下去。只見他那長秀的睫毛。隱着一雙碧瑩瑩的眼睛。好似含着什麼秘密。及至麥利再走回來。又有意無意的把麥利看一眼。這也沒什麼可怪的。因為無論誰在公園裡。若有人由他面前過。也要看兩眼。至於把人看了以後。是否能記住不能記住。那就另是一個問題了。那麼麥利每每由黑孃面前通過。難道是有意而為麼。那麥利也不是孌薄青年。決其不會故意使女子注意他。因為他那散步綫路。是有一定的。再說他回廊的時刻。總比黑白組在先。這日不知怎的。却沒回去。探了一個距離較遠的所在。坐下了。直待白翁黑孃去後。他尙未歸。及至回到廊所。把公園的景物。好似留在心裡。又想我天天到公園去。就是這樣一套衣服。恐怕遭人白眼。可是他並不是爲黑孃這樣打算。不過爲衣服而打算便了。次日便想換一換衣服。只

是他也沒有多少富餘衣裳。只不過餘着一件。怎樣打算。也不能漂亮人時。只索罷了。無非把靴子擦得光可鑑人。有一天他又由黑孃面前經過。可巧那黑孃抬着頭把他看了一眼。那時麥利也正自看黑孃。不想四支眼睛。來個正着。那視線不爽毫釐。並在一起了。在利麥想着。這真是有生以來第一無上的遇合了。因爲什麼呢。假定是個人便具有一種天然的神秘。那麼。這洩露天然神秘的是什麼所在呢。那就是所謂眼力了。而人生命運。也就完全操之於一雙眼珠。但是人雖具有此等神秘。又不是故意可以示人的。也不是故意可以強制的。有時自己本不欲他洩露。而反倒洩露的。不過這樣時節。在人的的一生。只有一次。因爲此等神秘。一經洩露之後。便無所謂神秘了。任是怎樣裝腔作勢。也無非希鬆平常。所以那神秘。一旦由眼內洩露的時節。便是那淒厲的淵海。也不足以比其深。雖只電光之一閃。而宇宙無限之神秘。即在此剎那間盡情洩露。而所以示其端倪啓其秘之鍵者。不外人之雙目。顧此電光於一閃之後。便行復閉。非大詩人。大藝術家。不足以體會之。及其業已體會。乃宣之於詩歌。形之於筆墨。於是動天地。泣鬼神。遂成不朽之大作矣。然而人人具此神秘。又非人人可得而發洩也。必由於清潔女子。於其一生

中。只有一次耳。凡屬男子。一經此神秘之電之所觸。其一生之危機。亦因之而至。或爲戀愛之奴。而沉於無底之淵。說不盡那艱難污辱。或爲幸福之主。而躋於理想之域。說不盡那得意稱心。苦樂之分。雲泥之別。半點也不由人。不過人都以爲是人力所爲便了。其實人的力量。決其不能操縱天然的神秘。這天然神秘。惟清純者始有之。且既經洩露之後。不問其爲男爲女。其眼已然索然無味。不第常人如此。即使爲大政治家。爲著名的貴婦人。若不內慚。而猶以其枯燥之眼。故意向人是。之謂獻媚。是之謂賣春。不啻以鬼面而嚇人者。愈勉強愈不能近於理想。必至俗惡異常。益形其醜而已。即如麥利與黑孃。當他二人四目相視。成一平綫的時候。豈是故意售媚者所能同日而語。真是正如電光之一閃。而神秘宣矣。但是他依然步行而過。不過不知此身是步於空中。抑或仍在地上。既成一個灣兒。又復折回來。冀再領受黑孃的妙目。誰知到了那個地點。一看。那白翁與黑孃已不知去向。當下他全身大震起來。不想在這利那間。麥利的生涯和運命。已然決定了。但是運乎。惡運乎。則不可知之。雖然不可知。但是麥利已被運命之絲所縛。那是無疑的了。因爲他從此再不能離開那黑孃。即或離開。那心坎中總宿着

黑孃一個小影。譬如飛蛾。那燈火本無心引他。而飛蛾之愛燈。乃出於至性。必至燈旁而後快。且此時麥利覺得舉世黑暗。而一點光明。只在黑孃之芳顏。他如此癡想。究竟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自此回起。已入麥利本傳。故於麥利爲正叙。於他人則以逆筆遞入。文如奇峯。譎詭異常。實則此突來之人物。皆前半部之舊人。而讀者早已熟知其面目。惟文筆幻絕。故極其新穎。有如新角之登場。無人不欲觀其究竟也。

三字黨之青年。後來有一番惡戰。此回雖未鋪叙其事。須知於無字處。其醞釀進行。無一日或止。故以之爲標目。

一人而分隸四國。則其人之行爲不問可知矣。然則其人爲誰乎。以讀者之智慧。固不必直揭其名。而早已想象得之矣。

於三字黨。於四國籍。皆未鋪叙。只寥寥數行而止。此正如高手下碁。分置二子。以後皆

有大用也。此書慣用伏筆。亦以其胸有成竹故。否則銜尾直叙。尙成如何文理乎。白翁黑孃之登場。不必叙其姓名。但寫其貌。而讀者早已知其爲誰矣。而文字之幻。乃令人不可捉摸。

此書不以言情爲主。而作者固深於言情者也。觀其寫麥利黑孃之目成。文字旣純潔。性情復真摯。與普通言情小說之污穢滿目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關於發洩神秘之議論。尤爲精到。此爲普通言情小說家所不能想到者。彼日日散步於公園。售媚求侶者。以視此文。直不啻羣犬之狂逐矣。

日日欲尋得鐵達。而鐵達早以與之卜隣而居。天地間有此事。而絕無此文。此其所以爲妙也。

第十七回

拾帕覓芳踪 杳如黃鶴

因人得綫索 不亞青鸞

話說麥利自那日在公園裡與黑孃偶然四目相值。便如爲電氣所擊。早已不能自主。一日不見黑孃。便忽忽如有所忘。但是既不知姓名。又未通款曲。亦不能就而共語。再說心中既有所動。更不能平心靜氣。步行黑孃之前。從此他雖然照舊到公園去。不過擇個相當地點。坐在椅子上看書。雖然手裡翻着書。可是他的眼睛却不住往黑孃這邊看。那黑孃一舉一動。莫不印入他的心坎。至於書上文字。却一行也不曾讀得。然而在黑孃那邊却是怎樣一個情形呢。麥利在他身上如此用情。他了解不了解呢。這正是一件不可知的事。但是在麥利想着。那黑孃確已有所了解。何以見得呢。因爲那黑孃雖然在那里和白翁閒談。却故意露出半面。教麥利看個飽。這還不算。便是他的坐位。也選那恰好地方。容易教麥利看見。所以麥利想着那黑孃。已然把他的半面。任給我了。許我恣意飽觀。這決不是出於無心。必是有意。所以他覺得快樂非常。

有一天那白翁拉着黑孃的手。由麥利面前走過去。或者他們對於麥利的舉動。有所疑惑。而故意的試一試也未可知。但是麥利絕不這樣想。只以爲光明到了他的眼前。他那擎着書的手。差不多顛起來。連眼皮也不敢抬了。當他們通過時。那黑孃自然把麥利看了幾眼。可憐他不敢看人家。反把小臉兒燒得緋紅。及至人家去遠了。他却後悔起來。暗道。人家特地來看我。我怎麼不看人家呢。我這樣拘拘泥泥。不知人家怎樣恨我呢。從此那白翁對於麥利。果然似有所疑。即或到公園裡來。也不照從前那樣老坐在一個地方。不時的把坐歇的地方更換。但是他們換地方。麥利只跟着他們換。總也不離開那黑孃的半面。若在曉事的。一見人家屢屢換地方。一定是對於自己有所懷疑。但是麥利一點也不這樣想。有一天白翁與黑孃又從麥利前面經過。却失落一方手帕。被麥利拾起。他且爲這必是黑孃遺落的。其定是白翁之物。帕之一隅。用黑綫刺着UF二字。於是他以爲這兩個字。必是黑孃的名字。不過把字頭縫在帕上便了。當下便把帕貼身藏起。從此以後白翁與黑孃雖然常到公園裡來。只是時間與從前大不相同。有時遲來早歸。有時早來遲歸。但是他們去了之後。麥利也必隨着回去。有時白翁不携黑孃。獨自到公園來閒散。那麥利便覺

得十分失望。一時中不待。便立刻回去。這樣舉動。毫無心計。若使人不疑。焉能得够。他的孟浪行爲。猶不止此。有一天白翁與黑孃由公園裡相携歸家。他竟尾隨在後面。在他想着。今既由那帕上。得見黑孃芳名之略字。其次當知其廬所。所以竟敢尾隨而去。只見他們入德洛士街。進了一個新開的旅館。那條街本極靜雅。他以為頗適黑孃所居。從此白天在公園裡看黑孃。晚間送人家回來。徬徨旅舍之前。留戀而不忍去。有一天他大着胆子進了旅館大門。問那閹人說。方纔回來的那位白髮紳士。是在樓下住麼。閹人說不是。他是樓上的客。麥利猶以為未足。又問道。他的屋子是在裡層還是臨街呢。閹人說。本店房屋。盡皆臨街。麥利又問道。他是作什麼的。閹人說。沒什麼事作。大概是一位不愛衣食的財產家。他自己雖然不十分奢侈。可是每每施錢與貧民。乃是一位慈善家。麥利又問道。他姓字名誰。閹人見他問個不休。早已駭怪起來。因向麥利反問道。你是偵探嗎。麥利見問。吃了一驚。無言答對了。只得把臉一紅。自己去了。雖然未得要領。他却喜之不盡。因為黑孃的身分。亦可略悉一二。何況其父是位慈善家。黑孃之爲賢淑閹秀。不問可知了。次日白翁與黑孃雖然照例到公園去。可是不會多待時間。一

轉便去了。麥利又尾了去。到了那個旅館。白翁教黑孃先上樓去。自己却在門口一等。麥利不知深淺。隨了進來。却與白翁撞個滿懷。白翁把他看了一眼。自上樓去了。從此以後。不知何故。白翁和黑孃。總也沒到公園裏來。麥利好生納悶。只得每晚到那旅館樓下徘徊不去。隔着窗戶。只把那燈亮觀個不止。他以爲黑孃不知在燈下做什麼。雖然看不見意中人的芳顏。而借此燈光。亦可以聊慰積想。直到天光欲亮。方纔回寓。如此已徘徊了好幾夜。到了第七日晚上。不知怎的。那樓上已然不見燈光。他以爲或者還不會點燈。直待到夜中一點鐘。也不見那樓上有個亮兒。他這一驚。非同小可。好似世界喪失了太陽一般。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到廝所。一夜也不會安眠。次日晚上。依然去看。那窗戶裏仍是黑洞洞。他更覺慌了手脚。遂以爲世界再無日出之望。無精打彩的。回了廝所。挨到次日。只得跑到那個旅館。依然問那個閹人說。樓上那位白髮紳士。怎的數日不見了呢。閹人說。在前天他移居了。麥利見說。不免一驚。忙問道。怎麼。搬了。搬到那里去了。閹人說。他不會告訴我們。說着把麥利看了一眼。又續言道。前番你來打聽他。如今你又來這樣問。你一定是偵探無疑了。麥利見說。便如發狂一般。撒腿

跑了。從此他益形不快。雖然到處搜訪。幾如水中撈月。一點影響也沒有。一日他在街上。遇了一位老人。很覺得像是白翁。不過穿的是工人服。麥利暗道。他既是慈善家。萬無作工之理。所以他以為必是另一人。有時想着也許便是白翁。不定遭了什麼意外的事。連黑孃全都落於難境。亦未可知呢。想到這裏。便尾隨了去。可惜又不知那里去了。既而一想。一定不是白翁。遂亦不甚在意。如此已過一年。便是三字黨部。非至不得已時。也不願意去。倒是時常去訪麻福老人。因為他是他父親的老友。而且又是為神而執役的。所以麥利特別敬重他。其次便是尋訪鐵達。以履行父親遺囑。他急於要見一見鐵達。差不多和思念黑孃一樣。他二人簡直把麥利的魂分佔了去一般。他一邊尋訪黑孃。一邊搜覓鐵達。轉眼之間。已有一年光景。不但鐵達難覓。便是黑孃踪跡。亦如石沉大海。時在一年的秋令。他那隣室而居分隸四國的人。已然欠下兩個月房租。日內若不納交。將被店主下逐客之令。麥利由那司閩人聽了這個消息。對於自己鄰居。好生不忍。當下把自己的錢包取出看了看。尚餘二十餘法郎。便交給那司閩人。求他轉交那身隸四國的人。並囑咐閩人。切莫要說明是誰給的。由這一事看起來。麥利的為人。真是

異乎尋常了。他既沒了錢。只得勉強作筆墨。得來筆潤。以維持他的生活。口裡不時的念叨。黑孃。你上那里去了。如此又過一年。在翌年二月裏。有一天晚上。他由書肆送稿子回來。只見那薄霧籠罩的街燈以下。好似兩個少女。噴着寒氣。跑了過去。只聽一個較小的說。姐姐。快跑。來了。慢一點就被捕了。又聽那大的說。我已被捕吏圍上。很命的跑。纔逃出來。說着早已跑去。被霧蒙上了。此時麥利又覺得不忍起來。不想這樣女子。作了乞兒。竟被警官如此追捕。是何等可憐。方一舉步。脚下似有一物。拾起一看。是個污舊的手巾包。摸了摸。裡面似乎裝着幾封信。他以爲這必是方纔那兩個女子失落的。他要把他們叫住還給他們。只是早已不見踪影。只得趕了幾步。也不會追着。只得回了店房。打算看一看那信封。定然知道是誰失的。及至打開那手巾。早已是烟氣觸鼻。只見裡面包着四封信。封皮也未粘着。逐取出來一一讀了一遍。四封信確是出於一手。信上話語。不過是對於紳士及貴婦人。冀欲敲詐錢財。信末署名。全無同者。其中第一封信畧云。鄙人乃係西班牙勤王黨中一名老軍人。因逃至貴國。缺少旅費。進退維谷。望賜周濟云云。又一信說。某乃伊國之美術家。不圖一貧如洗。望賜矜全。

四信文詞。無大差別。不過以求錢爲目的。但麥利若少更世務。見此四信。筆跡同一。而署名互異。必可以想到這信定是鄰室那分隸四國人所爲了。但是他不如此想。不過看到第四封信時纔把心一動。只見那信上第一行使寫着每日到嘉克寺中閑遊的慈善紳士惠鑒。由這慈善紳士四字上。他便聯想到白翁身上。因而推想及於黑孃。暗道。這慈善紳士是誰呢。莫不成便是白翁。但是我已有一年多不曾看見他們。所謂慈善紳士。也未必就是白翁。但是由這信上知道這位紳士。天天到寺裏來。並且每日以錢分給寺前的乞丐。所以寫信的人欲求他幫助。那信上文詞。大抵寫的是請你老枉駕敝廬。一觀愚夫婦並子女之窘狀。余妻爲久病之人。一家四口。已三日未食。須知我等決非以僞情向人乞憐者。所以必欲先生目擊實狀。以証我等之非誣。今遣吾長女。持信而呈長者。能與同道而來。實爲翹盼之至。下署昔之伶人今爲貧漢哈穆頓首。忽而爲勤王黨。忽而爲美術家。而此信又署爲優伶。究竟是個作什麼的呢。但是他一身而兼四用。即謂之爲天然的優伶亦無不可矣。麥利把這四封信看完。對於寫信的人。頗覺可憫。但是世上這樣窮人正色不少。亦是無可如何。欲把四信送還失主。名旣不一。又無住址。只得等到明天送

到警察署招領便了。於是又用那方汚帕。把信包好。次日清晨。約七點鐘。麥利起床不多工夫。只聽有人叩他的屋門。他以為必是那司關而兼店主的老嫗。只得說了一聲請進來。早見一人推門而入。却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雖然是個姑娘。可是一身襤褸。直不如乞兒。不知不覺的想起哈穆信中所說的話。暗道這個女子怎麼比哈穆的女兒還覺艱窘呢。再加以一點模樣兒也沒有。真是越瞧越不好看。此時只見那女子突然拿出一封信。交給麥利說。這是我父親教我給你送來的。麥利接過那信。且不看。依然望着那女子。女子說。你倒是看信呀。麥利仍是看着他。暗道。怎這樣眼熟。好似在那里見過。因問那女子說。你在那里住。好似在什麼地方見過你。只是一時想不起來。女子見說。用一種下等口吻。向麥利說。喲。你這是什麼話。咱們不是天天在樓下見面嗎。你雖然不知道我。我却早已知道你了。前幾日你不是過了歐斯德橋。到麻福老人家裡去了嗎。我早就看見你啦。只是你每天總也不看我一眼。下了樓。就出門去。你大概嫌我的頭髮太紅。是不是。嫌吧。他雖然是個乞兒。但是年已破瓜。早已知道向男子有愛情。猶之墻陰之草。一遇春來。也欲着花。但是他雖然這樣說了。麥利依然不解所謂。只得又向麥利說道。

咱們不是隣室而居嗎。我們的屋子。只與你這屋子隔着一層紙壁。我就是我爸爸的大女兒。麥利見說。這纔明白原來他就是那分隸四國的女兒。只得把那封信拆開。只見上面寫道。同居的仁惠青年鑒。在六個月以前。君以匿名。代不才開付房租。此恩永矢不忘。但不才仍不得不有所干請。今亦不便多叙。我等一家四口。業已四日來未得一片麵包。務請垂憐。少分麵包之惠。實爲切盼。麥利把這信讀完。纔恍然大悟。原來昨夜所抬的那四封信。便是此人所爲。因爲筆跡相同。確出一手。不但此也。這信紙信封。也是一樣。而且烟氣觸鼻。更無疑義了。在麥利對於他那高鄰的行爲。早已有所耳聞。知道他不時以捏名假信。向那貴顯富人。詐取錢財。乃是一個極狡猾的乞丐。這個大了四。便是他的使節。如此看來。昨夜在霧中被追而逃的。一定是他和他的妹妹了。麥利一邊想。又把那信上署名看一看。只見寫的是。病妻之夫。飢兒之父。那特頓首。可見他的變名。不僅昨夜所抬的那四封信。大概每寫一信。必換一名。若果如此。他那國籍也不止四國了。正不知是五國六國呢。此時麥利不知想什麼。已自呆在那里。女子却毫不客氣。把桌子上放的一本書。翻開就看。這書便是麥利的父親彭美的戰史。此時女子自顯

其能似的向麥利說。你別瞧不起我。我也認識字。當初我與阿雌一同上學。受過好幾年教育呢。說着便把那本書念起來。可巧正是滑鐵盧大激戰那一節。女子不覺失驚道。滑鐵盧。滑鐵盧。這是我父親曾經戰陣地方。我父親好不武勇呢。在戰場上救過人的性命。那時我父親並不是現在這樣弱。還是一名司務長呢。假如麥利若是對於這女子的話。少微注點意。見他說出滑鐵盧。司務長。以及曾救人命的話。必然醒悟這人必是父親遺書上所說的那大恩人鐵達無疑了。可惜他此時一心只念黑孃。再不能使鐵達侵人。其實他把鐵達忘了嗎。也是一心一意的要搜訪他。無奈此時他正呆想。所以對於那女子的話。一點也不會聽見。既而又聽那女子說。我不僅能讀書。我還會寫字。意思要在麥利面前賣弄他的才華。說着便合上那本書。拾起一支鉛筆。就着桌子上一張白紙。寫了兩句文章。真是境遇移人。他寫的話。也不外他的身分。只見他寫的是捕吏來了。快跑。大概昨夜之事。猶在心中。故不期形之筆墨。此時麥利確知昨夜所拾的信。是他失的了。只得把那手巾包取出來。遞給那女子說。姑娘。把這個還給你吧。那樣一個乞兒。還稱得起是位姑娘嗎。但是除了這個名詞。麥利再想不出別的名稱來。論理麥利這樣很恭敬的把

那物件交還他。怎的也得害點羞。誰知他一點不怎樣。接過那手巾包說。原來是你捨去了。這倒是奇緣。也省得爸爸另寫了。說着便打開那手巾包。由裡面取出一封信。正是麥利注意的那封。女子說。這封信還在。好極了。此刻那慈善紳士必帶着他那女兒到教堂聽講去了。他們是有一定時間的。我此刻便去把這信好交給他。既而又向麥利說。我們由前天連一片麵包也沒吃。餓得不能走了。這分明是向麥利催着拿錢。麥利見說。忙把錢包打開一看。除了一枚五法郎的銀幣。尚餘幾個小錢。只得把那枚銀幣取出。交給那女子說。這未免少點。你拿去給你父親。權當我的回信便了。女子接了那枚銀幣。只見光華奪目。差不多受了電氣一般。驚喜道。銀幣銀幣。是五法郎的銀幣。這真是想不到的事。說着跳跳躑躑的跑去。看那樣子。絕不像三天沒吃飯的。不過就他那狂喜上看來。他們早已和銀幣斷了關係。也就不問可知了。女子去後。麥利忙着把早飯吃了。不覺又替他那高鄰深表憐憫之念。暗道。我現在雖然貧窮。但是每日尚能吃飯。不至二三日無食。在二年前雖然有過那樣的事。如今總算有了吃飯的所在。但是那挨餓之事。我已身經。對於這樣無食的人。自然要盡力幫助。推己及人。真不愧仁恕的君子。後來一想。

鄰居的窘狀。在他的信內已然領教過了。至於實際情形。不知怎樣難堪呢。我倒得看一看。不能因為曾經幫助過一兩次。從此便袖手旁觀。大凡A.B.C.黨中的青年。全都是熱心毅力的人。見人有難。必然想法子維持。想到這裡。又不好過去訪問。以示己惠。只得把那紙壁穿了一個小孔。往鄰室窺看。只見鄰室的窘境。已然歷歷在目。若說他們窮。總算窮到家了。那一種濁穢之狀。幾於不堪入目。方才來的那女子。已不在室中。想是尋那慈善紳士送信去了。室內只有一婦人和他的二女兒。大概那婦人便是那特的妻。女子必是昨夜在霧中與他姐姐同逃的。二鴉頭了。他母女二人。不知在床下作什麼。在室隅那邊。只見有一男子。穿着一件女衣。破舊不堪。綿花都開了花。正倚着一張破桌子。在那里寫信。想必就是此室的主人了。他的年齡。已有六十左右。鬚髮蓬然。狀至凶狡。只見他一邊叨念着。一邊作書。看他那樣子。好似煞費推敲。必是在那里又作什麼新的捏名信。以期必售的樣子。大概他措詞遣句。必使讀者落淚。方纔顯出他的手段。此時忽聽他自言自語的說。大凡有財產的人。多被積症所蔽。全都失了神經。說着把筆放下。取烟捲而大吸。看來他可以無食。不可以無烟。他的書信。總是烟臭觸鼻。也

可以想見了。他吸了一陣烟。方欲拿筆再寫。只見門扉啓處。忽見他的大女兒慌慌張張由外面跳了進來。只聽那大了頭喊道。爸爸爸爸。那人真是慈善的紳士。到底被我拿來了。拿來二字。是什麼話。便是他父親也吃一驚。忙問道。是那個慈善紳士。是那個每日到教堂的老頭兒嗎。大了頭說正是他。我方纔拿了那封信。到教堂去。正遇見他父女由裡面出來。我便把那信交與那老人。那特問道。他接過去看了沒有。大了頭說。他看了。真是慈善的人。他一邊念着。一邊要落淚似的。他說隨後就來看我們。那特見說。早已慌了手脚。忙道。打上了。你們都來。我們趕緊把這屋子裝飾裝飾。務須使他一見。貧無立錫似的纔好。凡是奢侈品。一概撒去。其實有什麼奢侈品。無非想把窮樣裝得十足便了。忽見那煖爐中餘火尚燃。忙叫道。快把爐中火滅了。爐中有火。那未免也過於奢侈了。說着把火潑滅。其實那火已無多大能力了。那特依然不住的四下觀望。好似若多一物。即不足動善人之心。此時大了頭見他父親那樣忙。便說道。爸爸。你不用忙。他們不能就來。那特見說。却是一楞。忙道。怎麼。難道他們逃了不成。因為他總想一逃。所以把逃之一字。老掛在嘴上。大了頭說。不是的。我已把住處和門牌告訴了他。

他聽了我們的住處。好似知道這個地方似的。他說你先回去。我們坐了馬車。給你們買點東西。隨後就送了來。那特見說。却有些不樂。忙道。這是什麼話。那有財的人。實在可惡。見了我們沒飯。便給食物。見了我們沒衣。便給穿的。完全拿我們當了乞丐。須知我們不是乞丐。吃的和穿的。我用不着要人家的。我們要的是錢。用的是錢。他與其替我們買東西。簡直就把買東西的錢給了我們不爽快嗎。他的妻。此時從旁說道。你倒不必這樣錯怪。焉知他在東西以外。不給我們好多錢呢。他們正自吃的穿的叨念着。在床下蹲着的那個二了頭。忽然聽見吃的二字。早已忍不住。忙道。是有吃的。我得先吃。因為我的肚子比你們誰都空。如今我應當吃的是前天的早飯。大了頭聽了。那里肯讓他。便分辯着說。你得等等。我現在應當吃大前天的晚飯。等我吃了大前天的晚飯。再和你一同吃前天的早飯。他二人把餓的理由。都提出來了。那特見他姊妹兩個如此爭競。便喝了一聲說。你們胡說什麼。正經事不作。快把那窻戶上的玻璃打破。窻若不破。依然奢侈。你們曉得麼。二了頭見說。又因為有了飯吃。果然一鼓作氣。把窻上的玻璃一拳打破一塊。這是何等的暴虐。也難怪。他們除了用拳頭打破玻璃。也真沒個機械足以除

去那奢侈的玻璃。不過一樣。用拳頭打玻璃。一定要受傷的。那二了頭的手。早已被玻璃刺破。長血直流。婦人見了。未免有些心疼女兒。那特却大喜怪叫起來。連說。妙極。妙極。你如今受了傷。回頭那老頭兒來了。更必憐恤我們了。說着由自己破衣上。撕下一條布。把二了頭的手裏上了。這樣實際情形。麥利在隔壁看得十分清楚。暗道。這不是人間的活地獄麼。爲討人憐。致使人見了自己兒女受傷。反倒不能不能喜。生人至此。尙有何事不可爲呢。推而至於吃人肉。那也是不難的事了。如此看來。那世界上所以不斷的發生那可怕的犯罪。爲常識想像所不及。全是由此輩造成。但是他們一家如此行事。如此貧窘。怎會不犯罪呢。這倒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或者他們已經犯了什麼罪。或正要犯什麼罪亦未可知呢。不言麥利依然在隣室窺探。這屋裏因爲破了一塊玻璃。外面的冷霧寒風。早已吹入。二了頭已自受不了。忙叫父親快堵上吧。那特說。什麼話。爸爸比你還冷呢。世界上還有賽冷的嗎。再說誰最冷。又怎樣得知呢。這時又聽那婦人在一旁嘲笑着說。你父親的急智。世界上誰也比不了他。若說賽貧。那更是天下無敵了。夫婦之間。如此嘲弄。那愛之一字。早已完全喪失。所餘的。惟有恨怨便了。諸事都裝

扮不大離了。但是那特依然不放心，生恐有半絲馬脚露了。不足以動善人之心。當下四下檢查。儼然是久慣戰爭的大將。立在陣頭檢閱陣地一般。彼見暖爐中尚有方纔消滅的炭。忙用火箸隱在灰底。可謂用意十分周到了。但是這根火箸。既大且粗。本是山人家鐵柵上摘下來。他此時握着那鐵箸，自言道。此箸太巨。彼慈善紳士。脫見此物。得勿畏而逃逸。說着便置於室隅。此時寒風益烈。吹得他不住抖戰。只得大叫道。好冷。他的妻聽了。又用一種嘲笑口吻說。你既將玻璃打破。倘若那紳士不來。怎樣呢。那特見說。却吃一驚。忙叫着大了頭說。夜婆。夜婆。你可不許撒謊。倘若他不來。我拿你是問。來不來是他女兒的罪麼。此人之無理蠻橫。可以想見了。大了頭說。一定來。我看那個老頭兒不像說瞎話的。一定能來。那特說。要來便快來。有錢的人真是討厭極了。我們這里又冷又餓的伺候着。他反慢騰騰的去買物。假如我若招了涼。怎麼辦。爲他那一點錢。還不够吃藥的呢。他還沒說完。只聽廊下脚步響。呀。來了。忙教他老婆躺在床上。假裝病人。自己却坐在桌旁。隱几而待。忽見門扉啓處。一老紳士携一少女相將而入。要知來者爲誰。怎樣結果。且看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眞之情種。固不解所謂手段也。以手段而得善人之憐。特拆白之流耳。情種云乎哉。如麥利之於黑孃。可謂用情極篤。愛之甚專。除「痴情」二字以外。別不知所謂手段。此其所以令人愛。終能與有情人成眷屬也。

帕果爲黑孃所遺乎。蓋黑孃雖不遺帕。而早已心許麥利矣。不過因此帕益惹麥利之相思。此則老天之惡作劇耳。

人家有閨秀。乃日日來一青年。遠觀近屬。至於無間寒暑。則爲家長者。無論何人。亦不能不疑。思爲之備。况白翁之於黑孃。相依爲命。所關尤大。其不願爲他人輕輕奪去。亦情理之當然。故不得不匿跡以避之。讀者豈得謂此老之無情。破人好事哉。須知今日避之者。即他日成之者。但避之易。成之難。此白翁即蔣布善所以爲聖人也。

睽隔一二年。欲覓無從。乃於徒喚奈何之中。有代爲呼之而至者。文章之奇。眞眞出人意料以外。

分隸四國之一家。豈得尙名爲人。真地獄中之活鬼也。

所貴乎爲人者。必有職業。而所以守此職業者。必以恒心與忠實。否則雖有職業。猶不有也。而卒之流爲乞丐。陷於暗黑。永無光明之一日矣。如此一家。豈必不足以有爲。惟其以忠實爲可鄙。奸猾爲足尙。勢必爲盜匪以終其身。如此類者。又不僅社會之罪。而社會適卽此輩相容耳。

夫人至於能裝貧。其有遠貧之術可以想見矣。而卒至長貧以沒。身爲匪人。好用其奸猾欺詐而已。夫致富之道。不外勤儉。守富之道。不外忠厚。既不勤儉。又不忠厚。姑不問其不能富。即富矣。亦不過曇花一現耳。

分隸四國人之一番預備。一番用心。一番言論。再益以妻女之譚科。真社會小說中之絕筆也。爲他書之所無。

第十八回

遇豺狼慈心生禍害

悉秘密設計解重圍

却說那分隸四國的人。聽見那位慈善紳士來了。一家四口。各按部位裝扮起來。隔壁的麥利尤爲注意。倒要看看來者究竟爲何人。誰知門扉啟處。不看則已。定睛一看。不覺呀了一聲。暗道。難道我在這裏作夢。只見那來者非別。正是白翁和黑孃。他爲黑孃。尋訪一年有餘。始終不見踪跡。差不多早已絕望。不圖今日。竟爲那隣室丐者。以信招來。這真是出人意料以外了。再看那黑孃時。較比去年。益發出落得大人一般。真所謂徧體生光。無一絲塵俗之氣。恍然便是天使臨凡。他的胸中。早已突突亂跳起來。只見那白翁一手拉着黑孃。一手提着一個包兒。先把那包兒放在地下。既又向那四國籍說。先生便是。欲呼其名。却已忘了。四國籍一見。早已迎上前來。鞠了一躬說。唔呀。慈善的老紳士。慈善的淑女。竟能降尊。辱臨這樣濁穢之地。真是我們的大恩人。再生的父母了。既而又向前湊了一步。用低聲問那老人說。方纔小女把

一封信送給你老。那信末想是署名哈穆。不錯的。小可便是伶人哈穆。不用我自己說。你老一看。足以察知我等之窘狀了。他每日寫信。署名不一。把給白翁的信。已忘了用的何名。所以先問一聲。生恐答錯。此時白翁指着那包兒向哈穆說。先生可謂貧極了。今日一見。比那信上所說的尤覺可憐。方今天氣甚寒。所以我先給你們買了兩塊毛毯。幾件舊衣。先把寒冷防一防。要緊。但是四國籍目的在錢。那里看得上這些品物。因向老人說。誠如尊論。試看如此寒天。爐中久已無炭。窗戶也破了。我們現在應當有的全都沒有。說着又向床上指一指他的妻說。那是我的病妻。論理應當替他請先生來看一看。但是我們應當有的而竟至於沒有。他的語聲。悽慘已極。雖然沒有應當有的。却是不知那里來的那不應當有的偽淚。他這幾句話。真把白翁感動欲泣。尤其是那黑孃。更覺替他們發愁。這時又聽那四國籍續着說道。人若是並那應當有的而無之。那種困難。就不必說了。勢必見棄於世。但是我所以如此貧無立錫。也有個原故。那就因爲我過於正直了。我的妻常說我。你爲人太也忠厚過當了。凡人忠厚太過。便是老天爺也不容的。真是應了他的話。我這二鴉頭。本是天天到工場裏去作工。賴他掙幾文錢。可以略助薪米。

不想老天不容。偏生被機器把手傷了。如今只得歇工。我豈不知向人呼助。是件可耻的事。但是迫於不得已。也顧不得耻辱了。嗚呼。慈善的紳士。慈善的小姐。我們一家如今已是無地可容。眼見要被人下逐客之令。但是如此寒天。我們應當到那里去呢。白翁忙問道。這又是爲什麼呢。四國籍道。爲什麼。我們已然欠了人家半年的房租。前天店主已然發下話來。如今箭也似催個不止。只說待到今晚八點鐘。八點以後若再無個辦法。我們一家連我那病妻只得到大街上雨搭底下去住。但是怎樣活在這寒天裡。惟有舉家駢縊而已。他自己報名是個伶人。如今聽他這一席話。便是那真正善演悲劇的伶人。也沒有他這樣酸楚動人了。那黑孃早被他說的慈心大動。哀憫萬分。日向白翁說。想個法子救救他們吧。說着緊緊握住白翁的手。白翁說。聽你所言。你們的境遇。真是非生人所能堪。但是你想有多少錢就可以不被逐了。四國籍說。若論欠的。非有六十法郎不可。但是如有三十法郎也可以湊合了。白翁見說忙把錢包取出。一看。可巧沒有多少錢。方纔替他們買物品全花了。只餘一枚五法郎的銀幣。因把那銀幣交與四國籍。並說道。我在今晚六點鐘。還出來。那時我親自給你們送六十法郎來。你們先用此錢。買點煤。

炭。暖了屋子要緊。四國籍見說。磕下頭去。說。若得如此。真是再生父母。說着仰面把那白翁打量一番。眼裡忽然放出光芒。暗道。好似在那里見過此老。又把黑孃一看。其目益發賊光閃爍了。此時他生恐被人家看出他那驚疑樣子。連忙又把頭低下了。他的心中。似乎已決定一個方針。所以不照方纔那樣驚疑。臉上立刻現出得意之色。令人一望。也沒什麼可疑之處。只聽他又向那老紳士說。我們所希望的。不一定在錢。無論是六三十都可。即或沒錢。也不要緊。務請你老在晚間六點鐘來一盪。替我們向店主人說一句話。或者他不至逐我們搬家。多等些日也未可知。如能這樣。便是不賞給我們錢。也算救了我們了。不想他忽然作出這樣一個論調。與方才口口聲聲說沒有應當有的話。完全相反。因爲他已拚了一個決心。務要這老紳士今晚再來一盪。方纔稱他的心願。如此看來。似乎四國籍對於這白翁。已然看出點什麼意思來。也未可知。當下他們約定了。那白翁見他身上太冷。又把自己的長大外套脫下來。給了四國籍禦寒。於是拉着那黑孃。興辭而去。四國籍口內不住稱謝。送到門外。那在隔壁偷窺的麥利。見黑孃去了。便如世界頓時黑暗一般。暗道。不乘此時跟蹤了去。以後再無尋他的地方了。我必須趕

緊尾了去。又懣於去年的失敗。更不敢殆忽。連忙下了樓。只見一輛馬車。正在門外候着。白翁和黑孃。坐上那車。奔馳而去。他是步行。如何趕得上馬車。可巧又降了雪。滿地皆白。他依然緊緊隨着。已自轉過一條街。幸喜對面來了一輛空車。他忙把那車叫住。向御者說。你拉我跟着前面那車走。却不要被他們看見。御者由御台上把麥利一打量。說。一點鐘一法郎。麥利說。可以。御者說。須得先給錢。麥利見說。忙由衣兜內取出錢包一看。不好。纔想起把一枚五法郎的銀幣已然給了四國籍。如今只剩幾枚銅元。遂向御者說。你先拉我去。等到寓所再給你錢。御者嘲笑說。如此算了吧。我不能盡義務。說着揚了一鞭。趕着車去了。麥利見說。雖不免動怒。又不好與之紛爭。只得拚命在雪地上飛趕了去。不一會。已不知黑孃的車向那裏去了。他沒法子。只得悵然而返。將近客店。只見在一條橫街內。那四國籍穿着白翁給他的那件大衣。在雪地中。正和一人說話。那人也是個破落戶樣子。生的好生奸惡。麥利因爲心中有事。也無暇聽他們說什麼。懶洋洋的自人客店去了。正自一人沈吟。忽見隣室那個大鴉頭又來了。他一見。未免有些生氣。暗道。若不是把那銀幣給了你。焉有今日的錯過。因沒好氣似的問

那大鴉頭說。你又來作什麼。大鴉頭說。沒什麼事。但是我見你很發愁的樣子。你有什麼事。自管告訴我。我去能辦。一定替你辦去。他這話。不僅止於來安慰麥利。而且親切非常。或者他對於麥利。懷着一種在親切以上的心也未可知呢。我們試思。這幾句話。若是出自黑孃的芳吻。那麥利應當怎樣感謝而暢快呢。可憐說話的人。在麥利的心上。一點關係也沒有。聽他這樣說了。不但不以為親切而有情致。連一聲謝也沒有。依然憤憤的說道。我沒有告訴你的話。你問什麼。大鴉頭見說。含恨把麥利瞅了一眼說。你不說也不要緊。我又沒來探你的心事。不過我見你如此發愁。特來自告奮勇。願意你使令我。你如果有什麼事。不妨告訴我。試一試我不能。須知父親的事。都是我辦。什麼尋訪慈善紳士咧。找個貴婦人咧。我沒有辦不到的。麥利見他如此說了。倒覺得心裡一動。不如求他去搜索黑孃的任處。遂向大鴉頭說。你既欲替我帮忙。如今我有一事要求你。大鴉頭見麥利要求他辦事。早已由心裡喜歡起來。忙道。你要找怎的呢。怎的都成。我喜歡極了。麥利說。不是什麼喜歡的事。我求你探聽一個人的住居。大鴉頭說。不難。誰的住處。麥利說。便是方纔由你們屋裡走的那個白髮老人和一個姑娘。大鴉頭

見說。早已把嘴撇起來。因向麥利說。你要知那美人的住所麼。你認得他麼。麥利說。我不打聽那女的。是要知道那個老頭兒住在那里。大鴉頭說。你怎這樣明白。既然知道老頭兒的住所。那美人的住所不也就明白了麼。麥利說。你不用問到底是誰的住所。你就說管不管吧。大鴉頭說。你一定向這邊偷看來着。麥利見說。却把臉一紅。大鴉頭說。凡是偷看。必須雙方互看纔有趣呢。你不用着急。我替你搜去便了。說着。向麥利作出挪揄之狀。便跑去了。不一會。只聽那四國籍已然回來了。並且說道。我已然把那個白髮翁知道是那個了。麥利見說。連忙又登在椅子上。由砂紙壁向這邊窺伺起來。暗道。他們既然知道那白翁是何許人。那黑孃的身分。當然也就明白了。我倒得注意聽一聽。只見那屋內的情形。與方才無大差別。不過那暖爐裡。已然升起火來。只聽四國籍向他妻說。我的眼力。決不會錯的。他的容貌。和八年前一樣。在從前他便是一腦袋白頭髮。那時我一時粗心。被他走了。總想有個算賬日子。不想如今事隔八年。却在這裡遇着。既遇着了。焉能再教他走了。既而又向他那兩個鴉頭說。你們此刻給我出去。到午后五點止。若是在五點以前回來。打折了你們的腿。但是一到五點。必須趕緊回來。

不然也打折你們的腿。想是他們對於白翁。已有什麼計畫。兩個鴉頭見說。全都依令出去了。此時又聽那婦人說。你的眼力實在不差。我怎麼一點也沒看出來呢。男子說。那還有看不出來的。你沒看看那個女子麼。婦人說。看是看了。只是不知道是那個。男子道。也難怪你想不起來。本來樣子過於改變了。便是我。也在他們臨走時纔看出來的。我實在大吃一驚。如今可以不驚了。而且也可以不愁貧了。現在諸事正自進行。到五點鐘。便可以齊了。專等六點鐘老頭一來。那鐵櫃的鑰匙。便算歸我們了。他若不依。便是給他一個利害也未可知呢。在麥利聽了這些話。雖然不知他們將有如何舉動。由這些話裡看起來。他們的舉動。一定是一種不穩非法的行爲。那就不言而喻了。給他一個利害。這是什麼話。分明是不穩的勾當了。他們怎樣下手。在麥利雖然尙未明白。但是他們如此預備。一定在白翁和黑孃身上。有什麼危害。那是無疑的了。此時又聽那婦人問他男人說。你真看出那姑娘是誰麼。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以跟我說一說。麥利見他們談到黑孃身上。益加注意。在那邊澄神靜聽。只見那四國籍作出一種傲慢樣子。向他妻說。你如此不留神。便是告訴你也無補於事。須知那女子便是我們得錢的種子。幾千幾萬

全由他身上所得。婦人道。究竟那女子是誰。男子道。反正我比你明白。你既要問。聽我告訴你。你且把耳朵拿來。說着就着婦人耳邊。不知說些什麼。麥利一見。不覺大怒。暗道。他們一定是惡人。不知要怎樣危害黑孃。所以怕人聽見。此時男人已把話說完。只見那婦人瘋了一般叫起來說。就是他。男子說。不是那孩子還有那個。婦人見說。益發蛤蟆似的把肚子氣得鼓一般大。又聽男子說。一定是那個孩子無疑了。如今却成了這樣一個美人。此時婦人已然鎮靜一點了。不過還是滿面怒容的說。我好悔也。恨不當時把他……如今他却成了人。穿着一身綢緞。雖是黑色的。想來也是很貴。你看咱們的夜婆和阿雌。連双靴子都買不起。他却如此潤綽。豈不把人氣殺。等他今天晚上來了。我一下子必把他打死。男子見了。却是十分滿足。忙向他妻說。你若有此決心。這件事益發十拿九穩了。但是那孩子有什麼罪過。完全是那白髮翁欺負人。愚弄我們。不想事隔八年。他會自己能到我的屋子來。這樣看來。還是我的運強。我們至少每人須得一千法郎。現在我約下幾個同黨。晚間來幫我的忙。須知我已老了。理應弄幾個錢以娛晚年。你們娘兒們從此以後。也不必憂貧了。我爲什麼和他約定六點鐘。因爲隣室那個少年。

他是在外面吃飯的。夜裡十一點纔回來。樓下那個老嫗晚間必到洗衣房去。待他歸來。早又入了睡鄉。我們還怕誰打攪我們。但是我還得出去一盪。這樣寒天。我本來不能出門了。可巧那白髮翁給我留下這件外套。既是禦寒。又成全了我的事。他真是自掘墓穴了。說罷大笑。真不知他是人是獸。於是囑咐他老婆幾句話。自己出門去了。這樣看起來。那白翁黑孃。真是危急萬分了。麥利不住的胷中亂跳。只得想法子救他們。不想這樣一個可驚的大秘密。竟被我聽見。分明是老天教我援助黑孃。但是今晚黑孃未必來。可憐的是那白翁。一心救人。反倒自投陷阱。他的生命。能保不能保。還未可定呢。我必得幫助他纔好。最妙給他送個信。可惜不知他的住處。現在已是午后一時。僅僅四五個鐘頭。想來萬是尋不到他的住居。除了報告警察。別無他計了。當下他便到警署去了。以他那律師名義。投進一張名片。求見署長。可巧署長不在署裏。是個代理職務的警官出來接見。只見那人。鷹鼻鵝眼。細高身材。生的比那四國籍還覺可怕。警官職務。原屬拿賊捕盜。何況這件事故。又非同小可。必是如此人物。方能下手。麥利却不禁人喜。於是把自己所聞見的。向那警官說明。最後纔請求他怎樣辦法。警官見說。向麥利道。

那個所在。本是一所廢宅。院宇極廣。麥利說。然則先生已然熟知那個所在了。警官說。內中情形。早有所聞。加以附近那些破落戶。全不是好人。每每據爲巢穴。作奸犯科。本官每想一網打盡。只是那門口總有兩個鴉頭尋風。輕易不得下手。所以我幾番計劃。都未成功。因爲警吏未到。他們早已聞訊逃逸。說到此處。只見他作出沈思之狀。既而又向麥利說。先生既是律師。我必設法捕拿他們。但是你先生也得在裡面幫個忙。纔能成功。先生今晚切不要出門。仍在隔壁小心伺察他們。現有手槍一柄。我可暫時借與先生。如見危急時。先生便放槍爲號。我們便一擁而入。那怕他們飛上天去。麥利見說毫無畏懼。反以得救白翁爲喜。當下便滿口應承。並道。我甚喜得爲此役。警官說。雖然如此。切不可大意。若是不到時候。放起槍來。便是我們闖了進去。也無益於事。反蹈輕舉之譏。先生務要看他們的行爲。業已構成犯罪。而且有了確實證據。那時再放槍爲號。方不誤事。麥利說。這個我曉得。警官說。先生既爲律師。當然知道什麼叫有效證據。也就無須本官多囑了。麥利說。那個自然。必待他們証據充分時。我纔放槍呢。警官說。那個好極了。於是麥利收了那柄手槍。興辭而去。警官於他臨行時。又和他道。若是到了

六點鐘。如果看出什麼危險時。仍可到署裡來。先生只打聽巡查監督官鷺比態。便是不才。麥利兒說。暗道。這個名字強壯多了。實則他不僅止於強壯。另外還有令人害怕去處呢。却說麥利。回到寓所。已然過了午后五時。他生恐被鄰室知覺。十分靜密的上了樓。悄悄的進了自己的屋了。聽了聽。隔壁一點聲息沒有。好似一個人也不在。此時那四國籍還未回來。只有他的妻和女在屋裡。麥利很小心的脫了外套。除了那帶雪的靴子。真是如臨大敵似的。一點也不敢大意。他早已拚了一個必死之念。一定要作這見義勇爲之事。何況所救的又是黑孃之父。益發使他義不容辭。忽聽廊下已有脚步。只見那四國籍回來了。直到如今。他還不知此人叫什麼名字。姑且管他叫那特。或者這那特是他的真名。因爲他與我同居。或者不至使用僞名。此時只聽他們已然有了聲響。不照方纔那樣靜悄。大鴉頭說。爸爸。我是聽了你的話。不遲不早。正五點鐘回來的。二鴉頭說。我也是那樣。此時又聽那婦人說道。他們太冷了。須把火升旺了。好教他們暖一暖。那特說。他們能聽我的話。自然要獎賞他們。只是如今還得受點苦。大了頭兒說。早已吃了一驚。忙道。大街上的事我是不能幹了。二鴉頭說。連雙靴子也沒有。在雪地裡。差

不多光着脚如何受的了呢。那特道：你們怎的一晚上都耐不得。須知一到明天。你們便都是小如了。我帶你們到戲園去看戲。大鴉頭道：爸爸你那里發的這樣大財。二鴉頭道：若真那樣也可以。只怕此時又聽那特說。已有五點半了。鄰室不知有人沒有。只聽婦人說。方纔他已經出門去了。此刻正在外面吃晚飯。非到十一時不能回來。怕什麼。那特說：不能不小心。誰去看一看。二鴉頭說我去。大鴉頭把他一推說：你去什麼。我去吧。因為大鴉頭最喜到麥利屋裡來。此時可把麥利驚壞了。若是被他們看見。那還了得。連忙一伏身。藏在床下。他剛藏好。只見大鴉頭手裏拿着一支蠟燈。進來了。他也不看有人沒有。一直的便向一根屋柱那邊去了。因為那柱子上挂着一面小鏡子。他所以拿了燈來。也無非為照一照他的尊顏。只見他對鏡掠鬚。不住的用手撫摸他那一頭紅毛。還用鼻子作出歌謠。不住的哼着。麥利那敢出一口氣。只伏在床下。心中跳個不止。單說那大鴉頭。照了半天鏡子。是以自己為美呢為不美呢。恐怕他自己也未必承認他是位美人。可是他照着鏡子。却笑個不止。忽而舍了鏡子。又走到窗下。開了窗戶。往外一看。只聽他大叫道：好大雪。沒有靴子的人。怎辦呢。說着。又回到鏡旁。照一照他的牙。

又照一照他的旁影。只是不去。床下的麥利。又着急又氣。也是無可奈何。此時那禮拜堂中。正打五點三十分。只聽那特在那邊怨道。你看了沒有。作什麼呢。倒是快回來呀。大鴉頭道。人家不是在這里看那嗎。也得容我細心檢查一下。再說那床底下也不能不看看哪。他雖然這樣說了。可是自從他到了這屋。除了照鏡子以外。什麼也沒看。只見他又照了會鏡子。便去報告他父親去了。此時那特很放心的回兩個鴉頭說。這回又該是你二人的差使到了。當完了這個差使。明天便是小姐了。還怕沒有俄國靴子穿。你二人出去。分左右。一個把住東口。一個看守西口。小心着去尋風。大鴉頭說。到幾點鐘為止。二鴉頭說。尋風是作什麼。那特道。混蛋。尋風都不知道了。依然照每天一樣。如見有警察偵探什麼的。便趕快來送信。當下兩個鴉頭一齊說。明天買靴子。便下樓去了。既而又聽那特向他老婆說。你也有事。等回頭白髮翁來了。你趕緊便下樓去。把他坐來的馬車打發走了。老婆道怎樣打發呢。那特說。你怎這樣混蛋。你就說老爺在此有點事。一時不能回去。教你把車趕去。給了車錢。不就完了嗎。老婆說。完是完了。但是錢呢。那特說。反正得擠我的錢。也是我因為有這樣大事。纔約了幾個朋友幫忙。並向他們湊

了幾個錢。除了買東西。大概還有餘項。給你這個。還不够嗎。大概是把錢交給他老婆了。老婆說，你約下的人怎樣了。那特說。那個不用擔心。一到時候。便都來的。已將近六時了。麥利早已由床下出來。預備他的任務。於是他依然穴壁向這邊窺探起來。只見那屋裏的樣子。已比早晨變了一點樣兒。不知怎的，覺得非常悽厲。大概是爲殺氣所充。所以如此。麥利想到此處。不知不覺的抖戰起來。只見他們那張桌子上。也安置了一盞蠟燈。雖然有燈。反倒不如那暖爐中的火。燃的通紅大亮。那火裡光綫。直射在那特和他老婆的面上。儼然便是兩個活鬼。麥利不知那特爲什麼直看着那火。及至往爐裏一看。只見那爐子裡正燒着一根大鐵條。好似通條一般。已然燒得通紅。他燒這大鐵條何用呢。或者他們用此威嚇白翁也是有的。室隅裡又堆着許多破鐵器。想是用以作凶器的。此外還有一捲繩子。那就不解作何用了。此時忽聽那特說。這屋裡椅子不够。婦人說。我去拿去。他那里去拿。無非是到麥利的屋中去取。把人家的物件。便如自己的一般。任意搬取。真不解他們是何心理。麥利早又忙入床下。只聽那特說。你拿了燈去。婦人說。川不着。一手一把。要燈倒麻煩。說着走進麥利屋中。撥了兩把椅子就

走。比他們自己的。還覺熟識。不錯地方。可見他們是常常到麥利屋裡來的。此時麥利復又由床下爬出來。繼續他的任務。只見那特把那兩把椅子位置在桌傍。大概是等白翁來了。好先讓他坐下。既而又聽那特向他老婆說。時候快到了。你可以到樓下等候他。他若來時。你便用蠟燈把他送到樓上。你再下樓。打發他的車。婦人說。明白了。只見他拿着蠟燭下樓去了。此時這麼大一所樓房。只有麥利那特二人了。那警官驚比慄。此刻也不知在那里。大概他已經率領他的部下。潛藏在路口附近了。想來白翁身上。萬不至有何危險。麥利如此想着。所以益發把胆放大。依然往這邊窺探。只見那特把方纜那捲繩子提起。却是泥水匠用的繩梯。頭上有個鐵鈎。鈎在牆上或窗上。便可以任意上下。那特把繩梯便掛在窗上了。既而又見他由抽斗內取出一物。甚是光亮。却是一把銳利的菜刀。只見他不住用手指試那刀刃。麥利一見。却吃了一驚。忙向衣兜內去探他的手槍。不想不知碰了什麼。微微作響。已被那特聽見。只見他忽一抬頭。呀了一聲說。難道誰還在樓上不成。他一邊驚疑着。一邊聽察起來。忽而聽他自嘲着說。我當是什麼。原來是破棚頂。自己迸裂。由直得這樣吃驚。可見惡人之心。原是虛的。不想他自己搗鬼。

可把麥利吓壞。若不是鯊比態諄々告囑。恐怕他此時便要放槍發號了。此時那禮拜室內。已打六點鐘。那鐘打一下。只見那特點一點頭。好似表示歡迎。忙着把那把刀。又收在抽斗內。傾着耳朵聽起來。不一會。果聽樓下有了脚步。聽他自言自語的說。呀。來了。隨着那步聲已到樓上。只聽那特的老婆說。這樣冷天。這位慈善老爺。竟自看顧我們來了。說着。把白翁往屋內一讓。那特又鞠着躬往裡請。此時白翁除了一心爲善。那里曉得他們的密謀。只見那白翁兩面慈祥。已然走入屋內。便如烏己入羅網。自己還不知道。真是可憐極了。却說白翁到了那特室中。什麼也沒看。一點疑惑樣子也沒有。只見他由衣兜內取出二十法郎一枚的金錢四個。放在桌上。因向那特說。哈穆君。你可以用此錢還了房租。剩下的買些柴米。以後我再慢慢周濟你。說着便坐在那把椅子上。意思要和那特談一談後來怎樣生活的話。這樣懇切而和藹的慈善家。在世界上可謂少有了。此時那特的老婆。已然由樓下上來。他已依着男人的命令。把那輛馬車打發走了。並且還帶上一個男子來。却是個荒槍。一言不發的站在室隅了。只聽那室主那特又名哈穆的。向白翁道了一聲謝。說你老的親切。使我沒齒難忘。他的妻看見桌上放着金錢。便向他男人說。

好了麼。既而又小聲說道。那車我已打發走了。此時白翁因見突來一僮男。已然注了意。不住的
看着那人。雖然不知他是個作什麼的、只見他穿着一身破舊的工人服。滿臉塗着黑灰、兩隻髻
膊。交叉在胸口上。狀至不善。只聽那特向白翁說。這位是我同住的隣人。因為我屋裡有火。
所以前來取暖。他是黑鉛製造所的工人。所以滿臉弄得烏黑。你老切莫要多心。或者這人也許
是個工人。此時白翁未免往下一望。因向那特說。早晨受傷的那個小姑娘那里去了。那特說。
因為他創口太痛。忍不得。所以教他姐姐帶他到病院去了。說着他往門口那邊一看。只見又紛
紛進來三個男子。臉上全都塗着煤烟。只聽那特說。你們都纔下工嗎。怎麼臉也不洗。快來暖
一暖吧。貧窮的人。原不分彼此的。隔壁的麥利。一見來了這些凶漢。暗道他們真是要奈何這
白翁。再說這所下等客店。等閒沒人來住。現在只有我自己和那特一家住着。這四人是那里來
的呢。那特雖然說他們是附近工場裡的工人。恐怕未必。大概全是鷺比態所說的那些破落戶。
前來幫凶的。這樣看來。我不可大意。想罷。又把那手槍摸了一摸。暗道。這時是放槍的時候
不是呢。若等到危極萬分時。再放槍為號。准保保住白翁沒有意外麼。他如此一想。益發覺得

自己的責任太重了。此時白翁又把室內看了一周。因向那特說。你那有病的妻也好了麼。這種出人意外的情形。真使他不能不疑。但是身陷重圍。也是無法可施。此時那四個破落戶。並不烤火。一個已然把住門口。餘下三個。分立室內。專待下手。此時只聽那特說。賤內雖然病了。但是他的身體。比牡牛還強。無論怎樣粗健的婦人。也不願人家說他是隻牡牛。只聽他老婆早已怒了。惡狠狠的向那特說。那特。你爲什麼拿我比作牡牛。你是什麼東西。此時白翁未免吃了一驚。因向那特說。你給我的信。不是署名哈穆。怎的如今又叫那特了呢。那特說。那是我演戲的名字。本名還叫哈穆。既而又想安慰他的老婆。省得咆哮誤事。因又向白翁說。我的妻。直是有爲的婦人。而且志氣極大。因爲我失了職。所以他替我發愁。竟自病了。如今我多虧我這賢妻。纔得不死。白翁見說。益發疑惑起來。業已知道他們不懷好意。連忙興辭欲去。那特那里容他便去。忙把白翁挽留說。現在我有一件東西。請你老買去吧。白翁說。什麼物件。教我買。那特說。是祖遺的一幅寶畫。始終未敢輕棄。但貧困如此。再不能不賣。只是他不願賣與平常人。今既遇你老。此貨有主矣。務請你老看畫估值。此時白翁雖然要走。那門口已被一

個荒槍把住。已是走不脫了。只見那特。由室隅那邊。取出一幅畫在布上的舊畫。好似由那鋪面招牌上撕下來的。已然裂了好幾處。及至張開一看。完全是一張招牌畫。絕無一點價值。那畫上繪的是戰場情況。在那砲烟之中。一個司務長階級的軍人。背着一名負傷的將官。畫筆非常惡劣。只見他把畫展在白翁面前說。你老看。怎樣。請給價錢吧。白翁把那張給畫略看一看。也不見他臉上現出什麼顏色。依然是很安靜的向那特說。這是一張什麼畫。你教我買。那特說。不用管他好歹。你的皮夾內沒有紙幣定有銀行支票。好在價錢不大。二萬法郎。這真是無理的要求了。說着又往門口那邊一看。似乎又來了什麼樣的帮手。此時白翁已然明白陷入虎口。此身極為危險。連忙倒退幾步。把脊背靠在牆上。不住的把那室中各所看視。忽見又闖進兩個凶漢。那特一見。倉發把胆子放大。已然現出他那劫人的凶像。只聽他向白翁說。你還記得此畫麼。白翁說。我想不起來。那特說。那麼你細看看我。我的容貌。你大概還記得吧。你把我忘了可不成。說着。便走到白翁面前。教他看。並且說道。你一定認得我。究竟白翁認識他不認識他。雖然不可知。但是那四國籍。既然如此逼他認。或者白翁此時已然想起他是那個也未可

知。但見那特不等着白翁回答，已自向室中亂覓。好似對於白翁要下手。而自己先預備抵抗似的。這時麥利在隔壁看得明白。暗道。大概是時候了。我應當放槍教鷄比慫來捕拿他們。想罷。早把手槍取出。機子已搬起來。在右手高擎着。竟等他們下手時。便放一槍。此時那特的準備。自覺完密非常了。只聽他向方才來的那二人說。老八怎樣了。他沒和你們在一起麼。老八是誰。雖不可知。既是那特如此垂問。想是老八必是此夥中一個重要人物。凡一切下手劫人之事。必有賴乎此人。只聽那二人說。來了。我們一同來的。他現在外面。不知和你女兒說什麼。那特道。和我女兒。大的小的。那二人道。大的。老八大概愛上你那大鴉頭了。一見了便是膩個不休。真討厭極了。那特道。不管他們。只是我教你們僱的馬車怎樣了。那二人說。已然僱來了。現在門外候着。纔說完。只見又進來一個荒僧。面上帶着紙作的假面。所以看不出他的容貌。只見他肩背極寬。兩臂似極有力。所謂老八。定是此人。此時又聽那特向白翁說。你大概想起我來了。白翁說。我不知你是誰。語時依然鎮靜無比。那特一見。未免吃了一驚。於是執了那盞蠟燈。又走到白翁面前。依然教他認一認。只聽他用着力量向白翁說。再請你看看我是

誰。我也不叫哈穆。那特也是假名。你老爺本名叫鐵達。當年的司務長。在發美地方開張一座旅館。我便是那旅館的主人。我便是鐵達。你曉得了麼。或者白翁聽了這一套言語。非急即怒。可是他依然不見於詞色。只說你所說的話。我一點不解。此時可把麥利驚壞了。他聽四國籍白行道出真名實姓。比那白翁還覺得吃驚非小。可惜此時沒人看見他。若是有人看見他。此時麥利的顏色。必然比鬼還難看呢。他不僅顏色慘變。儼然便如被雷電所擊。已然站立不住。只得伏在地下。他爲何如此。因爲他父親的遺囑上。寫得明白。說。汝日後若遇此人。汝惟有竭汝力而善遇之。以報汝父救命之恩。如今劫殺白翁之惡徒。便是父親遺囑內必須善遇之人。在麥利實在出於意料以外了。再說父親是何等英雄。他的遺囑。既說此人曾救其命。當然不可不信。可是如此惡人。那有那樣義勇。實是令人不能不疑。假如此人若真是救助我父親的恩人。必然也是一位頗堪敬慕的英雄。從前我會到發美地方訪過他。他已然爲貧所困。不知去向了。假令他是個勇士。雖然貧困。也不能作惡事。何況這殺人越貨。又是惡事中之大惡事。而謂勇士爲之乎。我想他必然和我父親一樣。縱不得志。亦必安貧樂道。而與困窮奮鬥。決不至流爲匪人。

必須如此。纔算父親的同志。此時他差不多心都碎了。再也起不來了。手裡那柄手槍。已然放在地下。以此之故。那放槍爲號的事。完全停頓了。他此時不知怎的纔對。若是再起放槍。則救父之恩人。必然逮捕。若是不放槍。則意中人之父。必然慘遭劫殺。此時他心中真如萬把鋼刀攔刺。難受已極。爲難已極。不言麥利如此爲難。却說四國籍。依然進行他的劫殺行爲。那時此時已把手中的蠟燈放下。依然問那白翁說。你始終沒想起來麼。你那是不認識我。你必然假裝不識。以冀卸脫便了。你記得在八年前。一個聖誕節夜裡。你故意裝做乞丐模樣。在發委司務長旅館住了一夜。可是有的。那旅館的主人。便是不才。你那時用計。把竊養拐逃。須知竊養是芳婷之女。我們夫婦二人。好容易纔把他養活大了的。你若是個財主。便應以本來面目。和我說明了。爲什麼故意裝做乞丐。欺騙我們。再說你分明帶來一包衣服。替竊養換了。你若無誘拐目的。你爲什麼替他預購衣服。當時我已看出你是個拐子手。所以追了你去。不想被你川一條木棒。把我趕了回來。那時我恨極了。總想若是再遇了你。必然和你拚命。如今天道正直。幫助正直者。所以天使你自投羅網。你還敢說不認得我嗎。快說。認得我不認得。白翁

依然很鎮靜的說。大概你認錯了人了。不是我。那特說。什麼。我認錯人。你打量我是容易欺弄的麼。你以為我是作什麼的。白翁依然一點不慌。笑道。我看你是個盜賊。白翁之膽。可以想見了。此時那特的老婆。早已大怒起來。說。什麼。你說我家男子是盜賊。說着便要覓傢伙打白翁。那特忙把他老婆止住說。不要急。盜賊也好。因為有錢的富翁。過了貧窮而正真的人。總目之為盜賊。須知此盜賊已然三四日沒得飯吃。必得求助於富人。你既是一位富翁。必然穿着細毛衣服。室中的暖氣。必然準着寒暑表使他暖溫得宜。不時的開了窗戶。流通空氣。你們的生活。極為奢侈。若在我們貧人。這個身子。便是寒暑表。我們的血液。若是將要凝凍時。我們便知道寒度已在零點以下。不想這樣的人。倒蒙了盜賊之名。你既目我為盜賊。聽我盜賊把履歷背與你聽。在那著名的滑鐵盧大戰時。我曾救過少校彭美將軍。那時我是一名司務長。現在我要賣給你那張繪畫。便是當年我的戰功。比我的生命還覺寶貴呢。因為我沒有不正的行爲。所以一向不忍把他放棄。我的功勞。本應當授與一等勳章的。不想你即目我為盜賊。如今不得已纔想把這寶畫賣給你。說痛快的。你是買不買吧。你若是不買。那我就對不起你了。我要報昔

日之仇。取你的性命。麥利此時雖然伏在地下。可是這些話。他都聽見了。不過他心中十分紊亂。也不能全都辨清。只有救助彭美將軍一句話。十分侵入他的耳底。他想當年救助他的父親。一定便是這四國籍了。如今既然遇了父親的恩人。怎能再放槍爲號。教警察來拿他呢。父親的遺言。萬是不可負的。世界上爲難的事。還有再比此時麥利的難處麼。本來是以救人的大義自居。不想此時不但不能救。而竟至目睹其死。毫無法子。這是何等的爲難。假如這時麥利若放一槍。那警官驚比態必然立刻馳入。警官既來。鐵達必然被捕。那白翁得救也就無疑了。不過其中有一個疑問。若是驚比態來了。那白翁果能得救麼。這事在麥利固然不知。所以他只能認爲必克得救。既然救了白翁。不用說。鐵達必得入獄。再說此人於世。必多惡行。處以死刑。亦未可知呢。我怎好把警官招來。救一個殺一個。再說鐵達既是父親的恩人。那好教他入獄受刑。並且父親的遺囑上說。須竭汝力以善遇之。便是捨了自己的性命。以救此人。也是應該的。但有一件。眼看白翁被人劫殺。而不爲之助。亦不算人間的事。和畜類無分了。到底麥利必然有個決斷。此時鐵達只是繞室而行。似乎等待白翁的回話。並且他的眼睛。時時的注視那個火

爐。那大鐵條。依然在爐內燒着。只燒得通紅閃爍。到了必要時。便以此鉄條威脅白翁。白翁亦把室中看個不止。只見九個敵人。個個手持凶器。再加以通紅的熱鐵。便是特等的勇者。至此想亦不能泰然。白翁的態度。自從到了這裏以後。本來極其鎮靜。如今既見他們如此設備。亦未免吃驚着慌。不過他依然極力鎮靜。不使露出慌張樣子。並且一言不發。此時鐵達又立在他的面前。大聲喝這。怎樣。如今只是錢的問題。有了錢。萬事全休。趕快說。倘是有錢沒有。你若不痛快說。如今只得把你先縛起來。說着便去拿那備妥的繩子。這時在白翁只有這一點餘暇。乃欲利用這點餘暇。乘其不備。出以逃脫之舉。但是四面皆敵。是怎樣逃法呢。他只得把身子一縱。先把室中桌椅打翻。大家一楞。他已竄到窗前。開了窗戶。往外使跳。此時室內有六個凶漢。見他要跳樓而逃。一齊撲了上去。白翁的身子。已有半截在窗外了。只有一足。還在窗內。不想被六凶抓住。死不肯放。到底寡不敵衆。仍被他們擒到屋裡來。那牡牛也似的婦人。早一把把白翁的頭髮抓住。白翁所以不能跳出窗外。這婦人與有力焉。此時白翁赤手空拳。九個凶漢各執凶器。早已圍籠上來。白翁知己不能倖免。只得出以奮鬥。不等凶器着身。已然用拳打倒數人。

諸凶一見，便要動手。若不是鐵達發出命令。自翁必爲毆凶擊壞。或者死於老八鐵棒之下也未可知。此時只聽鐵達喊道：「不要傷他。」這時還不是傷他的時候。麥利在隔壁聽了這種情形，眞是不能再忍。也實在無可再忍了。只得暗暗叫了一聲父親恕我。一伸手。仍把那柄手槍拿在手中。可是他聽見鐵達發下慢動手的命令。未免又停了一會。暗道：「想個什麼法兒。纔能兩全呢。以今日之局。若想兩全之策。恐怕待到天明。也未必想得得出。雖然想不出。可是此時他不能不想。」這時自翁以空手與九人抵鬥。又在室內。到底無所施展。所以竟被一人由後面把自翁攔腰抱住。其餘衆人。或捉足。或取臂。一陣忙亂。終把自翁反接縛了。到了此時。他知徒事抵抗。也是無益。只得聽他們所爲了。欲知自翁的性命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此回文字。爲精心結撰之作。在表面上。雖係描寫四國籍一家之惡劣行爲。而却處處由麥利方面叙之。或使之聞。或使之見。讀此一回。若忘却鄰室有一麥利。則爲不善讀書者矣。凡文中所用只聽只見等字。皆爲麥利耳聞目睹也。故此回文字。加倍精神。而亦一部哀史。

之精萃處也。

麥利自與其外祖相忤。出門獨立。寄寓一下等旅館。而此旅館。即爲蔣布善當年所隱居者。吾知讀者讀至此處。無人能注意也。殊不知乃有如此大作用。小說之伏筆。豈可忽哉。若胸無成竹。率爾操觚者。宜其書之索然。無常識者一鑒也。

世固有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者。亦在小說家之如何布置耳。若此回文字。又非此二語所能說。真奇絕妙絕之文字也。

天下事有錯誤到底。而終身不悟者。鐵達之於彭美是也。分明賊也。盜也。而一口認定爲恩人。至於沒齒。猶勉其子。然彼在受傷昏絕之後。宜乎其不辨也。若鐵達者。乃居之無疑。甚至僭爲圖畫。以彰其美。天下無恥之夫。大抵若斯。

麥利對於黑孃。乃心乎其愛者。關於同居之大鴉頭。豈止無所謂愛而已。向亦未垂青及之。殊不知彼大鴉頭者。早已有心於麥利。卒藉其力。以知黑孃之居處。不但此也。日後大鴉頭臨死。猶欲麥利吻之。大鴉頭雖匪人子。亦可謂情種矣。

寫大鴉頭之於麥利，真躍然紙上矣。尤以往探麥利之室爲最妙。脫二鴉頭或其母而代往者，則將如何。麥利幾不免矣。甚已哉。情之勢力之鉅也。

麥利雖與四國籍同居，初不知其爲何人。亦未遑加以偵伺。及在街上拾其所書異名之信，始疑其爲匪人。且因此信。而涉及黑孃白翁。文心甚細。以後一段驚心動魄大文。即由此而來。讀者所宜玩味者也。

黑孃與鐵達。皆爲麥利夢魂之所繫者。覓訪無由。而皆突現其面前。此等奇局。爲其他小說所未有。

若四國籍一見黑孃白翁。即疑爲當年之蔣布善携靈賽而去者。則未免孟浪之至矣。善文者必不如此。此其所以於彼二人臨行時。而始恍然悟及也。

四國籍之前後兩次預備。真所謂謂刻畫入微。描寫盡致矣。第一次之預備。要在裝窮。以冀打動人之慈悲心。妙在能將貧而無耻者之心理行爲。一一抉出。毫無容恕。第二次之預備。則一心欲使白翁落網。其精心佈置。視第一次尤爲縝密絕倫。脫使鄰室無一麥利者。則

白翁真不免矣。是知天之默佑善人。絕非小輩所能奈何也。

本來爲不正直者。而偏能爲正直之言。天下人如鐵達者。吾知正不在少數也。

彭美既誤以鐵達爲恩人。而鐵達又以此自炫其德。宜乎麥利處之而困難莫決。惟鐵達既以此爲德。不求報於彭美。而乃以其得意之筆。強售於白翁。誠者早已知其爲無德於彭美。而對於白翁。終梗梗難釋懷耳。彼豈有怨於白翁乎。特利其多金耳。彼豈有愛於穢賽乎。特以其爲富翁携去耳。而此富翁。在法律上又不可以公然向人者。既不可公然向人。而又以多金往贈穢賽。啓之以貪心。此白翁之失計。而終遭今日之大難耳。然則以蔣布善之聖潔。而終不能公然立於人前。則社會國家之罪也。於蔣布善何有所損乎。

第十九回

惡黨成擒如魚落網

善人安在似鶴無踪

卽說白翁此時已被衆囚反接縛了。把他的双足又緊緊的縛在桌腿上。大家這纔放了手。一個

他喘着氣說。這大力量的老頭子。又有一個說。他不僅有力。身子極其輕便。你們沒見他上窗台時迅速極了。便在這時。那隣室的麥利。已然耐不得。依然由那壁子。向這邊窺探起來。只見白翁的運命。一刻比一刻危險了。他雖欲想個兩全之策。始終也想不出。只得一邊看光景。一邊想着計策。其實這屋裡鬧得天翻地覆。也不容他不看。只見鐵達率領衆囚。一齊立在白翁面前。如似審問罪人一般。只見鐵達向白翁說。你這老頭兒。太也胡鬧了。你偌大年紀。怎想由窗口跳出去。假如跳了下去。不摔個粉碎麼。我們並不是要想把你怎樣。本打算和你圓滿解決。大家一笑而別。事到如今。你再不能不允許我們的要求。再說你的身分。我已然略略的明白了。你遭了我們的搶劫。也不聲張。也不呼救。你一定不是尋常人。我以為你必定大聲呼救。如今你却不出一聲。你一定怕警官來。生恐到裁判所去。你一定有什麼舊案。還不會判決。這樣看來。你一定答應我們的要求那是無疑的了。誠如鐵達所言。那白翁自從和他們決裂。始終未出一聲。好似他怕警官來。與諸囚無別。可是此時他又無法逃脫。看他的大勢。不死於鐵達。必死於警官的了。此時又聽鐵達向白翁說。我們並不是教你破產。我們雖然不知你有若干財產。

我們說一個成數。你非答應不可。一句話。二十萬法郎。你若拿出二十萬來。你立刻便安然歸家。與你那愛女相見。你若不願。那就毫無益處了。須知你是不能呼救的人。誰也不能來救助你。即或你要發喊。外面也聽不見。我們如今也不能費多少時間來推問你。愈快愈好。一句話。廿萬。在你並不感什麼痛苦。怎樣。快說。成不成。但是白翁依然沒有回答。只聽鐵達向老八說。他既不答應。我們先搜搜他。老八見說。便把白翁衣兜搜了一番。只有一塊手巾。六法郎銀幣。此外連一張名片也沒有。鐵達接了那手巾和錢。便裝在自己衣袋內了。只聽鐵達又向白翁說。我以爲你必帶着銀行支票。如今你雖然沒有支票。寫信也是一樣。說着便把自己所用的紙筆拿到白翁面前說。你寫信吧。快寫。白翁見說。真大胆。早已哈哈大笑起來說。你們縛着我的兩手。如何寫信。鐵達見說。忙道。說的是。是我錯了。老八。你把他右手放開。可別全放了。老八見說。當下把白翁右手放開。鐵達早把信紙鋪在他面前。用筆蘸了墨汁。交與白翁說。你只給你女兒寫信就是了。白翁聽了女兒二字。未免心裡一動。到了此時。真有不得不寫之勢。只聽鐵達向白翁說。我說你寫。你就寫女兒鑒。現有急事。須速來。可與持此信者。同乘而來。

余切盼也。請安心。鐵達說到安心二字。忙道。這安心二字。可以不必寫。因爲既教他安心。必有不安心者在。白翁只得依着鐵達口授。把信寫了。鐵達又問道。你叫什麼名字。白翁說。烏爾賓。法伯爾。鐵達忙由衣袋內把那塊手巾取出。只見手巾犄角上果然綉着U F 二字。因道。不錯。你就署這個名字吧。白翁依言。把名也署了。此時鄰室的麥利。早已慌得要命。暗道。黑孃之面。我固願見。但是被他們賺了來。如何使得。並且不知有什麼危險。假如黑孃若是來了。那我就講不得。必然背了父親遺言。不等他們危害黑孃。我只得先放槍把鷺比態呼來。此時那鐵達已把那信箋封在信筒內。教白翁寫名字。白翁說。誰的名字。鐵達說。自然是那姑娘的名字了。白翁說。就是他麼。鐵達說。正是。便是那個小鳥。因爲鐵達不欲同黨知道蕩賽之名。生恐後來有什麼事情。寫了人名。又問他住址。白翁說。德克街十七號。鐵達說。你把他名也寫上吧。白翁全依着他寫了。鐵達忙把他的妻叫過來說。你們去吧。可是依着我方纔囑咐你的話。你若對於他有什麼暴行。那可壞了。婦人見說。便道。我曉得了。作什麼這樣千叮萬囑的。說着。便同着三個男人。拿着那封信去了。此時麥利又不覺得駭怪起來。暗道。送一封信何必教

三個凶漢同去呢。鐵達這時也沒有言語。約有廿分鐘，纔向白翁說。你以爲我把你女兒接到這里來麼。我是把他藏在一個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方。馬車早已預備好了。白翁見說。只說了一聲是麼。可是麥利即大驚起來。暗道以三個凶漢一名惡婦。去賺黑孃。藏在秘密所在。那是何等危險。便是我此刻把鴛鴦比態呼來。恐怕也無濟於事了。這時想是他們已把黑孃贖起來了。不言麥利發愁。只聽鐵達又向白翁說。回頭我老婆回來。便是已把你女兒贖起來了。那時我便把你一放。明天你挈廿萬法郎來。我依然把那小鳥一毛不短的還你。若是不拿錢來。教警官把我抓了。那三個男人便立刻把那小鳥絞殺。你若是不拿小鳥。甘心置之死地。那麼你就告到警官手裡。也就是了。鐵達此時完全要以黑孃爲質。所以纔出以縛票手段。麥利一聽。尤爲大失所望。暗道。這樣看來。益發教我不敢鳴槍爲號了。一想黑孃被賺情形。真令他手足無措了。暗道。鐵達此計。真是毒藥已極。不但二十萬。白翁得拿。便是百萬。也沒得推了。不但白翁。假使我此時若有二十萬。我必不等白翁出錢。早已由這壁孔送過去了。所以麥利之急。視白翁尤加十倍。又過幾分鐘。只聽廊下已有脚步。鐵達聽是得他老婆回來了。早已得意非常。以爲其計必售。

遂向白翁說。這就該放你了。明天必拿二十萬來贖小鳥。我限你到明天正午十二時。若到十二時沒錢。可不成。正自說着。只見鐵達之妻。跳了進來。大家還以爲他喜極而躍呢。誰知這牯牛也似的老婆。真和牯牛一般怒起來。此時那三個凶漢。也隨着進來了。只聽那婦人喊道。可把人冤苦了。鐵達忙問。怎么回事。婦人說。他那信上所寫的住址門牌。全宗是假的。德克街十七號。並沒有烏爾賓在那里住。問了多少人。不知有這樣一個人。這不是他成心瞎寫。把我們冤一邊麼。隣室的麥利聽說不會把黑孃賺出來。心却放寬了。可是鐵達聽說這個報告。早已吃了一大驚。忙道怎麼。他的住址是胡寫的麼。看他那樣子。似乎怒極了。但是事到如今。他却不知所爲。只見他繞室而行。氣得齒牙亂。好似要想個毒着兒。以懲辦白翁。他繞行半天。却停了一步。不住的注視那個火爐。意思大概要用那燒紅的鐵條。處治白翁。此時那大鐵條燒得比從前還覺紅亮。鐵達忽然走到爐前。便要取那鐵條。來燒白翁。忽又聽他自言自語的說。且慢。到底還得問問他。因又撤回身子。倚在桌旁。向白翁說。你爲什麼寫假住址。欺哄我。難道你總想欺負我不成。你到底爲什麼要寫這假住址。只聽白翁朗然答道。我爲是多得餘暇。說着只見他身

子一搖。縛繩便如鋼刀切斷。已然落地。只有一條腿。還在桌腿下繫着。此時白翁便如獅子發威一般。凜然不可侵犯。雖然如此。若再爭鬪起來。恐怕依然還是衆寡不敵。但是白翁已然被縛。這老粗的麻繩。是用何術割斷的。難道他有卸索法不成。這其中有個原故。並不是邪術。也不是力量。完全用一個奇巧的器械而割斷的。大凡多年在牢獄裏生活的人。都是把囚人學卒過業的。舉凡一切越獄脫逃的秘器。在老囚裏面。無所不有。白翁用以割斷繩索的器械。也是出在監獄裡面。因爲在這件事發生以後。店裡主人。在事場拾了一個參考品。交到警察署裡。纔知道白翁割斷繩索的器械。原來是一枚大銅元。看去是一枚銅幣。其實是兩枚湊合而成的。把當中剜空。用子母螺絲口捻在一起。仍是一枚銅元。實則裡面藏着一捲繞指柔的鋼刃。這鋼刃並不是鐵打的。乃是利用手表內的上等發條。磨成鋒刃。鋸齒。不但繩木不足言。便是鋼鐵也能切斷。這種奇巧器械。若非老囚。萬是想不出的。當白翁放開右手寫信時。早已把此物由秘處取出。利用那婦人往賺黑孃的時候。約有三十分鐘。他已把縛索完全割斷。只有一足。必須俯身下去。所以未得割斷。大家既見白翁把繩子卸了。早已吃驚非小。慌不可言。其實白翁之割斷繩索。並非要與九人對敵。他乃另有作用。

只見他輕舒一臂，早把爐內那條紅鐵撥起來。高舉過頂。真如天神一般。只聽他向鐵達說道。你無論怎樣整治我。也別想能達目的。我決不能給你錢。也不能告訴你住處。假如你要奈我何。我必抵抗到底。不能屈服你的面前。不信我現在便給你一個証據。他的聲音既極慷慨。而神威尤覺充滿一室。他那堅決的勇氣。必死的精神。真是無可言喻。麥利在隔壁看着。亦不覺神旺起來。但是他所說的証據。是什麼呢。早見他把左手的袖筒。捲到肩上。露出一隻小鬼腿一般的胳膊。把右手所執的紅鐵。便在右臂上一烙。只聽炸肉也似的一聲。連烟帶火。早冒起來。這是何等的勇敢。何等的英雄。那種燒肉氣味。早已充滿一室。紅鐵的火光。反射在白翁面上。凜凜然便如火裡鋪爐一般。麥利一見。驚得兩眼都昏了。只得用手把兩目掩上。在羅馬時代。曾有以火燒臂而不變色之英雄。白翁今日之事。未必遜之。只見他燒了半天。神色自若。雖然身子有些搖動。似與痛苦支撐。可是決不使苦狀少形於外。天神下界的人。也無非如此而已。移時。只聽他向鐵達說。你看見了沒有。你想法子吧。怎樣處治我。老夫視死如歸。何況些許苦痛。說着一揚手。早把鐵條拋在窗外。落在雪堆裡。冷熱奮爭。爆聲直達樓上。但是白翁爲

何這等冒死不屈。一言以蔽之。至死以衛黑孃而已。當白翁用那紅鐵烙自己胳膊時。便是那些凶漢見了白翁這種神勇的舉動。那里還敢把白翁當作尋常之輩。早已一個個驚得魂不附體。顫作一堆。沒一個敢有什麼動作的。及見白翁把那紅鐵拋在窗外。纔略微放了一點心。此時白翁已是赤手空拳。因又向衆人說。你們怎樣處分我。請下手吧。此時他的神威。益發凜然。似不可犯。其實他此時已然把一死置於度外了。鐵達到了這時。除了把白翁殺害。也別無他計了。因向同黨說。還不縛他。更待何時。乘他赤手空拳。還是給我縛起來。鐵達雖然這樣說了。可是大家兀自呆若木鷄。沒一個敢上前的。因爲白翁的神威。已自把這些鼠輩鎮懾住了。鐵達見大家不敢動手。只得曉以利害說。你們難道教他走了不成。他若是逃了。我們的性命還保得住麼。衆凶見說。纔把勇氣鼓動起來。鐵達又道。他的一足。還在桌腿上縛着。決不會傷我們的。你們怕什麼。內中早有兩個亡命徒。一邊一個。把白翁挾住。白翁也不抵抗。依然被他們捕了。這時鐵達的慾念。並未完全絕望。因向大家說。你們別忙。等我親自殺他。說着把他老婆看了一眼。這婦人似乎比他男人還凶惡。其實每逢謀害殺人的事。向來女子是比男子殘忍的。只見

那婦人早由抽斗內。撥出那把菜刀。交與他男人說。快把他殺了吧。因爲這婦人被白翁冤了一盞。已然恨入骨髓。所以教他男人殺了白翁。以泄其憤。事到如今。那隔壁的麥利。若再不敢。也就不能復稱爲人類了。不問他父親有如何遺囑。便是上帝輪音。也不能迂執遵守了。但是鐵達終歸是父親的恩人。亦不可置彼於死地。可是眼睜睜白看着一位善人死於惡黨之手。亦不是個道理。正自躊躇莫決之際。忽然外面射入一道月光。正照在他那書桌上。只見早晨那大鴉頭寫的紙條。還在桌上放着。那紙條上的字。讀者還須記得。正是警官來了。忙跑的兩句話。當時大鴉頭寫這兩句話時。決其沒有成意。不過境遇移人。因而隨手寫來便了。不想此時却有太川。豈非天意。真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了。麥利一見這個紙條。真是喜出望外。因把那紙條取來。在牆上剝下一塊泥土。用紙裹了。由那壁孔投入鐵達屋裡來。此時鐵達早已由他老婆手內。把菜刀接過來。將要利用最後五分鐘。仍要白翁屈服。勒出巨款。所以執刀不殺。欲要逼勒。那白翁把頭一低。只是引頸待戮。只在此際。忽聽地板上響了一聲。把那婦人先嚇了一跳。忙道。什麼東西掉下來了。內中一個凶漢說。沒留神。由那里掉下來了呢。又一個凶漢說。必是

由窗戶外面投進來的。那里還能掉下東西來呢。此時那婦人已把那紙條拾起來。交與鐵達說。你看看是什麼東西。鐵達打開一看。大驚道：「不好不好。這是我婆婆寫的。他報告我們。警官來了。教我們快逃。」衆囚一聞此言。一個個慌得手足無措。便如中了電氣一般。當下室內頓形混雜起來。再說那報告文。非常緊急。有快跑字樣。大家如何不慌。早聽內中一人說。往那里跑好。又一人說。報告是由窗外來的。當然由窗戶逃走安全。鐵達見說。連說有理。此時夜婆必在窗外等候。我早知必有意外。所以預先備了一根繩梯。諸君須知我的先見之明。足以稱魁而無愧了。說着便教搭繩梯搭繩梯。早見一個凶漢。已把那根繩梯搭在窗外。鐵達忙把他老婆叫了一聲。說。好人。快來。便要同他老婆下樓逃走。早有三個凶漢。由窗口內把他們揪回來。便如方纔捕白翁似的。只聽那三人說。你先逃不成。這屋子好比被難的船。你是船長。如何先逃。必等我們逃完了。你纔能逃呢。鐵達說。不然。須知我是大將。不能比作船長。凡戰爭退却。大將應當先退。這是一定的規矩。衆囚說。你倒說的好聽。不行。咱們大家抓鬪。抓着的先逃。鐵達說。這時還有抓鬪的時候麼。再說抓鬪也得有一頂帽子。把鬪兒裝在裡面。每人抓一個纜成。那能

這樣方便。鐵達話未說完。只見門扉啟處。進來一人說。你們抓鬪。我借給你們帽子。大家一見這人。嚇得目瞪口呆。而面相觀起來。你道。進來那人是誰。正是巡查監督鷺比慝。大家一見。真不亞鼠子見了貓。莫不懼怕。論理白翁正在性命呼吸之間。忽然警官到了。必然喜出望外。誰知白翁之驚懼。比那些惡黨尤覺利害。他的臉上。早已倉惶失色了。鷺比慝本來是與麥利約定的。如今爲什麼不等麥利放槍。便闖進來呢。因爲麥利一晚上工夫。始終不會放槍。他已然耐不得了。再說他在黑暗地方。早已埋伏許多警兵。他自己也隱在暗處。伺察惡徒的行動。見他們僱來一輛車。又把那車趕到別處去。既而又空着回來。在鷺比慝久慣辦案的人。對於裡面情形。早已探知大概了。在他想着。麥利放槍爲號的機會。已然有好幾次了。怎麼直到如今。還不放槍。於是他已不待麥利招呼。先把鐵達的二女兒抓了。那大鴉頭見勢不佳。已然跑去了。所以鷺比慝一直走到樓上。那些凶漢一點影兒也不知。本來他們見了那個紙條。正自搗亂。又見警官果然來了。那混雜之狀。益發難以形容了。屋小人多。一時又逃不脫。內中便有欲向鷺比慝行凶的。以爲不把警官打死。萬是不能逃走的了。鷺比慝見狀。早已大喝一聲說。你們敢

拒捕麼。那罪名更重了。再說我的部下。比你們多三部。抵抗也無益。本來這些凶漢。也沒什麼出色的人物。見說有這些警察。把樓房包圍了。誰還敢反抗。只得束手待捕。惟有鐵達夫婦。白懼首犯罪重。不願甘心就擒。夫婦兩個。各執凶器。與警官大戰起來。那里有他的便宜。不一會。夫婦兩個全行被捕。這些凶漢。本來臉上塗着黑灰。也有帶假面的。如今既然被捕。假面盡除。鷺比慝一見。如數家珍一般。都能叫出他們的名字。此時白翁一足仍在桌腿上縛着。鷺比慝因命部下說。把那位紳士放開。部下見說。即將繩索替白翁解了。當下鷺比慝就着那張桌子。作起報告文書來。這是警官通例。必須在肇事處所。記錄大概情形。只見他在日記本上。不知寫了些什麼。既而又聽他一邊寫着一邊問道。這位被害的紳士。不用害怕了。凶犯已然一網而得了。但是他們怎樣加害於你。請你詳述一遍。本官也好行文送案。說着慢慢的把頭一抬。打算看一看被害者是怎個情形。誰知有一宗詫事驚人。欲知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此回與上回。皆一日事。而洋洋數萬言。猶有餘勢。在中國小說中。惟兒女英雄傳張金鳳

說何玉鳳一段文字足以當之。蓋皆以短時間之情事。而以極長筆墨鋪叙之也。

凡小說之布局設伏。出人意料之內者。庸筆也。即如此回。孰不知麥利之必能救白翁乎。即麥利自身。亦固以此自任。而卒之事與願違。大出讀者意料以外。此即所謂文章。小說家之能事也。若白翁果爲麥利所救。而感其大德。則既不足以見白翁之奇。而文筆亦落常套。尙何藝術之足言。

哀史一書。以蔣布善爲全篇之主人。著書者。只許其救人。萬不許人之救彼。今若有人能救蔣布善。則既不足以名爲哀史。而於書體之體例。亦大背矣。夫一書。只有一主。其他皆賓。或賓中之主而已。主能救賓。賓不可救主。故書中許多人物。皆爲蔣布善之所救者。而彼諸人。決其不能以救蔣布善。即偶有援助。卒之亦必自救。或天救也。此無他。著者不願有一人能超於蔣布善也。彼真超彼之上。且施大救者。惟姜到爾僧正一人。然其人已死。始以衣鉢精神授之於蔣。俾爲代身而已。故書中不使其與蔣並生於世也。凡此諸義。讀者不明。則不足以讀哀史矣。大鴉頭在麥利屋中寫字條時。無人以爲有用也。而卒以成麥利

兩全之策。惟鷺比態羅網已張。忽然奄至。此衆凶所以終被擒耳。

若麥利不放槍。鷺比態終不敢入。則鷺比態殆成木偶矣。白翁之逃。逃於鷺比態之目前。既見其奇。且爲後來伏脉耳。

精讀此兩回文字。細玩其波瀾起伏。前後照應。以及描寫人物。而謂仍不能作小說者。吾不信也。

第二十回

未斬塵緣 又櫻世網

克如宿願恍入天國

却說鷺比態寫了一紙報告文稿。將要問一問那被害紳士是怎樣一段情節。不想一抬頭。那被害紳士。業已杳如黃鶴。不知去向。當下在床下桌下亂覓一陣。那里還有個影兒。再說那些警士。一個個只防備犯人逃逸。那里有暇看守被害者。況且既屬被害者。當然不會跑的。大家不在他身上注意。那也是自然的道理。誰知被害者乃乘大家不備。竟自潛逃。這真是天下一件奇

開了。白翁一足本在桌腿下縛着。既被警吏解開。便由鐵達所設的繩梯由窗洞而去。所以大家不會注意。雖是驚比那那樣精明的人。也未免吃了一驚。忙道。被害者萬不能走呵。再說也沒見他開門。說着便到窗口去看。只看那條繩梯兀自晃蕩着。他纔叫了一聲可惜。說力纔去的這人。必是比這些惡黨還覺重大。但是他萬沒想到白翁便是蔣布善。他若知道去的這人便是蔣布善。他必然趕了去了。當下他便把這一夥匪人。帶到衙署。分別治罪不題。翌日。雪是不下了。可是冷風甚烈。有一個乞食的小孩子。約有十一二歲。特意到這下等旅館裡來。叫了半天。那老嫗纔把門開了。小孩子問道。我爸爸在家麼。這孩子便是鐵達的兒子。老嫗說。你爸爸被官人拿去了。小孩子見說。一點戚容沒有。又問道我媽呢。老嫗說。你媽也一同到牢獄裏過日子去了。小孩子見說。笑道。這倒有趣兒。他們都被捕了。那麼我兩個姐姐呢。老嫗說。一個沒剩。現在此處已然沒了人。你不必再來叫門了。小孩子見說。更不發愁。依然凌着寒風。唱着乞丐的曲子去了。大概那個橋下便是他的宿所。讀者或還記得。鐵達夫婦除了夜婆阿離兩個鴉頭以外。尚有一個兒子自從降生。便被他母嫌惡的要命。止於不曾被棄。自從這孩子大了。便獨自

一個在外露宿。大凡林中有特別之鳥。巴黎有特別之兒。這個孩子。便是巴黎市內一個特別之兒。人都管他叫小三兒。論理這樣爹娘不管。別人不顧的孩子。早該不能活了。殊不知活潑異常。獨得天趣。猶之林中之異鳥。不知寒暑。不知飢飽。一味樂天謹噪。真是不可思議的事了。雖然如此說。小兒若到知道事物的時候。他也就不能終日無愁。一味嬉弄了。這個孩子已漸漸知道事物。所以那艱難二字。也慢慢的侵到他身上來。真是可憐極了。且不言小三兒。單說那麥利。自從鐵達被捕之後。他益發覺得心慌意亂。他以為不能在這里住了。一時又尋不着住處。只得到他朋友勤平家裡去住。勤平也是ABC社內一名社員。麥利爲什麼不願在店裡宿。生恐被警署傳去作証。那時自然有背父親遺囑。於鐵達大是不利。所以他不能不暫避警署的傳喚。好在他無多行李。只得張羅幾個錢。便與勤平同宿起來。他雖然惦記鐵達的事。但是最不能忘懷者。仍在黑孃。對於自翁的勇敢剛毅。尤爲欽佩。但不知他爲什麼這樣怕警官。他既然如此怕官中人。或者那黑孃身上。尙不無可慮。怎的把他們住處訪得纔好。但是巴黎人海茫茫。那里去訪呢。如此顛倒尋思。已非一日。弄得一身瘦損。爲黑孃而憔悴了。但是他始終不倦。依然每日

出門尋訪。有時也到與黑孃邂逅的那個公園去。在黑孃曾經坐過的所在。留戀徘徊。不忍伊去。總而言之。他把尋訪黑孃的法子。都使盡了。只是尋不着。他又沒處閒談。只可不時的到麻福老人家裡坐一坐。麻福老人。已有八十一歲了。因是父親的老友。所以特別尊敬這位老人。但是彼此皆窮。在實際上誰也不能幫助誰。但是少年人之貧。還有後望。老人之貧。真是酸楚萬分了。他每恐老人不能聊生。或出短見。及至去拜訪。見老人依然健在。他纔把心放下來。有一天麥利又去看麻福老人。只見那老人向他說道。你來了。甚好。昨夜有人到我這里打聽你的住處呢。麥利見說。甚以爲奇怪。暗道。想我一貧至此。幾於無人知我是誰。怎麼如今竟有人打聽我的住處呢。難道世上還有人注盼我不成。因向老人問道。是怎樣一個人。老人道。因爲在黑夜裡。我老眼昏花。看不出是怎樣一個人。大概是個十七八歲的女子。麥利更以爲怪了。因又問道。你老人家不會看出他的模樣。總可聽出他的聲音來了。老人說。聲音十分濁重。好似男子的聲音。麥利益發不知所以。暗道。現在不但那重濁聲音的女子。不應當探詢我。便是那清爽聲音的女子。也沒有探詢的道理呀。此時那老人又補足一句說。我告訴我不知道。於是

就把這事閣下了。次日。麥利依然到街上去徘徊。走了一會。息在一株街樹下。忽聽背後有人叫道。麥利君麥利君。我到底把你尋着了。聲音却極重濁。麥利回頭一看。却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雖名爲女子。那里還有女子的影兒。完全是個污穢的丐女。麥利定神一看。纔看出是鐵達的大鴉頭夜婆。大概因爲風餐露宿。所以把嗓子弄得瘖啞了。此時麥利頗有不悅之色。大鴉頭一見。便道。你何必作出這樣嘴臉。你不是託我找一個東西麼。難道忘了不成。麥利說。我會託你找什麼。大鴉頭道你這人忘性腦子怎這麼大。你從前沒求我麼。並說還要謝謝我呢。麥利說。是麼。大鴉頭道。你不託我找那白髮老頭和那姑娘的住處麼。麥利見說。真如被了綸音神語一般。忙道。不錯。你已得到他的門牌了麼。大鴉頭說。那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處住在什麼地方。這樣看來。我對於你可謂親切的了。麥利尋訪多日。今日却由大鴉頭來報告。其喜歡之狀。真是不可言喻了。因爲他差不多把性命懸在黑孃身上。他確信我如此思念黑孃。那黑孃也必如此思念我。因爲他二人在那公園裡。業已心心相印。以後雖然晦跡。無從面晤。但他二人彼此思念之情。已然日甚一日了。麥利在近數月以來。幾乎一閉眼。便見黑孃的倩影立在他的

而前。他的日記本內。差不多無日不有黑孃的記載。他對於黑孃。既然如此刻骨相思。一旦聽了大鴉頭之言。如何不喜。因又向大鴉頭叮問道。你真把他的住居得到了嗎。你可不許哄我。大鴉頭見麥利對於黑孃如此熱心。未免有些不喜。因向麥利說。你看。你喜歡的這個樣兒。反倒叮問起來。我不告訴你了。你想大鴉頭也是一個女性。其情與其他女子也沒什麼分別。如今見麥利一聽見黑孃的信。便如此喜悅。焉能不酸呢。他本想暫時秘着。過了機會再告訴他。如今既然脫口而出。又見麥利狂喜。反倒出於意外了。此時麥利依然問着大鴉頭說。到底在那里。請你告訴我。我一定謝謝你。大鴉頭到了此時。也不能不說了。因向麥利說。你問門牌號數。我說不出來。我只得引了你去。美人和那白髮老頭。都在那里住。麥利說。既然如此。咱們就去吧。大鴉頭把麥利惡狠狠的瞪了一眼說。瞧你還要怎樣喜歡。說着帶了麥利要走。麥利忽然心裡一動。暗道。不好。假如大鴉頭把黑孃的住址告訴了他父親和他父親的一黨。那不是壞了麼。當下把大鴉頭的肩頭拍了一下。很嚴重的同大鴉頭說。夜婆姑娘。大鴉頭見麥利拍了他一下。又稱他作夜婆姑娘。早已喜徹骨髓。因道。我但願你常常這樣呼我的名字。但是……。麥利

又接着說道：你如今既把他們的住處告訴了我。那我感謝極了。但是除我以外。你可不許告訴別人。你必須向我約定了纔成呢。大鴉頭說。你也未免過於操心了。麥利說。必須如此。大鴉頭說。誰能照你這樣熱心。你教我起誓發願的。可不成。麥利道。必須約定。尤且是你父親那里不許你告訴他。大鴉頭說。我雖然要告訴他。也不成啊。他早已入了監牢。麥利說。雖然那樣。你也得和我定這個約。大鴉頭說。你這人太麻煩了。但是我若應了你。你怎樣呢。麥利說。你想怎的。我必怎樣謝你。大鴉頭說。既這樣。我便應了你。不但是父親那里我不告訴。無論誰我必替你嚴守秘密便了。麥利見說。當下由衣袋內取出錢包。拿出一枚五法郎的金幣。交與大鴉頭。若論大鴉頭現在的境遇。正是視錢如命的時候。誰知他把麥利的手一推。說。我不是來和你要錢的。你也不必拿錢謝我。於是他二人便一同去尋黑孃。如今利用這點工夫。先叙一叙蔣布善和蕙賽的事。却說蔣布善自從在那大尼寺裡充了園丁。便把蕙賽送入寄宿舍裡。受那尼寺教育。在前面已然說過了。隔了幾年。那霍希老人已然一病而亡。蔣布善遂乘機出了這所尼寺。論理他在尼寺理。可以安身立命。再不至有什麼意外。無奈他爲蕙賽終身一想。老死尼

寺。到底不是個辦法。在當時的風俗。雖以守貞爲尼。是神聖事業。爲萬人所尊仰。但是蔣布善爲蕤賽苦心營謀。受苦半生。不願教這小女孩兒終身爲尼。總想使他安樂圓滿。送此一生。他豈不知一出尼寺。不知更有什麼危險。只是爲蕤賽打算。也顧不得許多。好在事隔多年。或者驚比態已然把他忘了。所以他必欲出寺。其中尤有一個緣故。便是由蕤賽方面想出來的理由。現在蕤賽還未開知識。固然教他作什麼都可以。可是他若開了知識。知道事物之後。不願爲尼。後悔起來。那時蔣布善必成怨府。他如此設想。不但是聖賢的存心。對於蕤賽之鍾愛。亦可謂無以復加了。單說那巴黎布爾美街。本有一所靜悄的大宅院。當於那有錢的士紳。原有一種置外家的風氣。達官顯宦。此風尤盛。他們爲避耳目。建築外家。與普通住宅大是不同。爲出入便利起見。所採的地址。必然使前後門能達兩條街。由外面看去。好似普通民宅。沒有惹人注意的地方。其實內容十分寬廣。一切庭園花木。應有盡有。以後此風漸衰。加以政變。這些閹人外家。多半荒廢。也有出賣的。也有廢置的。所以當時的面目。不復存在。全都是荒涼滿目。破裂不完。蔣布善由尼寺出來。便租了這樣一所住宅。更名福希優特。他那手帕刺了F U兩個

字母。便是他的託名。他既然入世生活，不能不特別小心在意。除了這所荒宅以外，另外還租了兩個地方。彼此相隔甚遠。以爲狡兔三窟之計。在一個月內，三處分居。這布爾美街，便是他的本宅。蔻賽在此居住時最多。大凡人與人共居荒涼所在。耳目無所接觸。自然彼此之間。愛情至篤。何況蔣布善和蔻賽的關係。不啻天生的父女。他二人益發親密。相依爲命。那也是自然之勢。蔻賽此時雖然長了幾歲年紀。依然還是小孩子。每日只有一片天真。尙無他念。在蔣布善因爲老境蕭條。只有蔻賽慰其枯寂。所以益發覺得蔻賽可愛無比。須知他已是六十歲的人了。他的年齡。雖然到了，可是他的身心。並未曾老。依然像三十歲的人那樣健壯。他的頭髮。雖然滿白。那並不因爲體質上的關係。乃是他的出世以來。便受磨難困苦。每日總有憂患。所以把頭髮弄白了。至於他的心境。其實與赤子無別。差不多入了聖域。第一他見了那貧窮的人。總不肯忽然默過。一定以錢周濟。每次外出。必預備許多小銀幣。爲是施與那些貧民。他爲自己打算時很少。完全要爲人類社會盡他的天職。他始終想作一個真正的善人。他以爲他自己尙不足稱爲善人。所以依然盡心去行善事。雖然如此。一方面還得防備警察。生恐露出馬脚。又

去享那牢獄生活。可是他雖然未曾入獄。他的生活狀況，也和牢獄無分的了。他每日除了濟貧以外。至於自己一身。早已不知什麼叫享川。所穿的依然是粗衣。所吃的依然是粗食。蕊賽見他如此。每每苦勸說。你老人家若不吃白麵。那我也不必吃了。他不得已當着蕊賽的面。只得吃白麵。在蔣布善總算是個極徹悟的人了。他所以尚有牽連。未能徹悟到底。也就官囚徒有蕊賽在。他的一身。幾乎全被蕊賽之愛所溺。他以為苟能與蕊賽相依共處。便是有任何艱辛痛苦。亦所甘心。他一想他那過去數十年的生涯。簡直沒有半星可喜的事。今日有蕊賽慰情。纔知道什麼叫作喜歡。固然現在還有警官在後面調查他尋訪他。但是自要有蕊賽在他跟前。那便是極大的樂事了。再說人若艱苦半生。到了必有相當報償。他以為天之所以把蕊賽賜予他。那是他所得的報償。這樣看來。他不至再有危險了。他以為他的身子。已被蕊賽救護了。但是他這樣愛蕊賽。這是什麼愛呢。是父女之愛麼。恐怕比父女之愛還要深一層呢。他本來與蕊賽不是父女。由血亂看來。也沒關係。完全是陌路。然則他們是戀人之愛麼。他們的年齡又太不相應。但是人非不石。所謂男之愛女。又不必限於年齡。人。天生的是有愛根的。惟不得其時。雖具

愛根。其根亦無由伸長。只得潛藏起來。苟遇其時。譬之春風一吹。其根依然萌動。這也是不足怪的。但是蔣布善之愛根。已然萌動復生了麼。那個誰也不得而知。便是他自己恐怕也不知。特其對於蕊賽之愛。差不多是以嫉妬之情而愛之者。因無嫉妬之種子。所以不顯其嫉妬。亦惟無嫉妬之種子。所以得其圓滿。而但深乎其愛而已。但是他的圓滿之愛。果能圓滿繼續下去麼。須知在蔣布善如此鍾愛之下。那蕊賽已然徐徐長成人了。譬之於花。得雨露之惠。終必含蕾。既而怒放的。且其由蕾而放。只不過一夜之間耳。蕊賽此時之情狀。殆如夜中之花蕾。瞬間即展放矣。迨其既放。不但使人大驚。便是蕊賽自己。也不能不大驚稱奇也。於何見之。有一天蕊賽晨起對鏡。不覺自驚其美。失聲而叫。誠以在此以前。彼不但不知其貌之美也。並亦不知其貌之醜。或者因爲艱辛。而曾感其貌之醜。若自詭其美。實以此日對鏡爲第一遭也。因爲什麼我的容貌會這樣美好起來呢。他一邊對着鏡子。一邊這樣納罕稱奇。雖然自己稱奇。却不因此而發生何等喜悅。因爲他的悅此之情。尚在腹內潛藏。自己還未十分了解。但是在此以前他對鏡窺姿的事。是很少的。在一月中。只不過一兩次。而且他的對鏡。並不出於想對。不過偶

然適當鏡前。隨便一照便了。自此以後。每至臨寢。必然對鏡窺姿。他的欣悅之情。將要怒生。也可以想見了。並且每朝起床。那鏡子也就成了一件至親之物了。天下事。本來沒有比那美之一事再爲不可思議的。而容貌之美。尤爲不可思議之至者。同爲一人之面。有時觀之而美。有時又不見得怎樣美。而美感之程度。亦因之而有等差。何況容心期待。必欲其如何之美。則必有大失所望者。故薙賽前日自詡其美。今朝旋又大失所望。實以一爲無心。一爲有意之故也。但是他的失望。也不過僅僅而已。並不能因此而廢鏡。反倒益發使他頻頻而窺了。自此以後。又覺他的容貌。一天美似一天。有一日仍抱了那個人形。與之並頰而窺鏡。覺得自己之美。初不劣於人形。於是心乃大喜。不過不知若由他人觀之。當作如何評論也。有時外出。路人有驚其美者。則脫口而譁之。曾爲薙賽所聞。又有一天在庭園中。微聞家中所使老婢。在樹陰內。向老主人說。老爺。你老沒留神麼。這兩天小姐怎麼這樣美好了呢。今天早晨小姐到廚房去。倒嚇了我一跳。完全是兩個人了。薙賽聽了這些話。纔知道不是自己看着美。原來別人看着也美。這樣看來那鏡子是不欺我的。於是喜不自勝。假如薙賽若無此等情致。還能算是女子麼。女子沒

有不以自己之美爲可喜的。不但女子。男子亦然。總而言之。青年男女。殆無不以此事爲最奇之事也。蕤賽在暗中聽那老婢向他父親誇讚他的美。心中之喜。真是無可言喻。但是蔣布善一聞此言。不但不喜。反倒顏色慘變。似甚恐怖起來。他豈不知蕤賽之容貌日美一日。差不多晚上看了。比早晨便覺美得多。今日看了。又比昨日美麗十倍。幾乎把蔣布善的眼。都看得花了。他雖然看出蕤賽日美一日。却不敢向別人說。其實也無可與語者。總而言之。蔣布善此時心理。生恐有第二人知道蕤賽之美。再說他年已六十。尙守獨身。雖然對於女子之美。尙未十分了解其義。亦不知女美應具如何之勢力。但是他此時似已感到女子之美。爲力殊強。並且以爲女子之美。實在是一件禍事。如今蕤賽既然出落得這樣美。這不是可怕的一件禍事麼。所以他一聽那老婢之言。立刻變了顏色。但是無論蔣布善怎樣恐怕。也不能逆天而行。尤且不能抗那自然的勢力。所以蔣布善自然其恐。而在蕤賽之日常生活。已然不似從前。在以前他於衣服。一概不知檢擇。荆釵布裙。亦不知醜。如今却棄了布衣。偏喜絢絹。在從前他在庭園中散步。亦不過散步便了。如今却似女王之散步。幾疑庭中萬卉。莫不仰其鼻息矣。他的帽子。在從前至爲

樸素。如今亦知飾以羽毛，靴子亦不檢樣。今則必新樣入時底高而小者始着之。向來蔣布善對於蕙賽，鍾愛異常。概不忍拂其意。如今見他事事力圖華美。心中雖然苦不可言。但是每有所請，依然如言買來。未幾蕙賽在比粧上。又講求起來。漸漸知道什麼叫流行時興。偶然外出。其丰姿舉動。亦與往昔大不相同。既欲看人。亦欲人之看彼。此事在蔣布善尤深以為苦。他並不因為蕙賽惹人注目。恐怕露出自己的前事。其中實具一種難言之占衷。這便是真父與假父不同之處。若在真父。見女兒如此出落。必然喜之不盡。假父則或喜或憂。那就說不定了。以目下而論。蔣布善之愛蕙賽。固甚於親父。不過愛之既深。其心乃益苦。生恐蕙賽如此發育。將來終不免為他人所奪。因為蔣布善於艱辛困苦中。將蕙賽教養成成人。使其長依膝下。以慰老景。方稱心懷。現在蔣布善之於蕙賽。幾於一刻不能分離。蔣布善之生趣。完全繫於蕙賽身上。蕙賽一日為他人所奪。則彼之精神。將無所寄。以六十老人。焉能堪此。其必不支而死。亦可想見了。所以他越見蕙賽出落。他的恐怖之念越深。他的恐怖實不始於今日。當蕙賽與麥利在那公園目成時。他的病根早已種下了。在蕙賽豈不知蔣布善之待彼甚於親生父母。但青年男

女。所以相悅。那年貌是大有關係的。蕊賽亦猶人也。焉有悅老叟而惡青年之理。愛情爲青年所移。思欲交際。那也是自然之勢。藉使問彼本人。彼亦無法說明。但知一見少年。則此目不知不覺即爲引去而已。但蕊賽在公園中。與麥利相遇時。其容貌既未育成。而心身亦極幼稚。自要有蔣布善在面前。此外雖不見一人。亦無所苦。今則不然。不第思見他人。且欲得一年貌相當之人而共語之。這正是人的天性。天性既然。使他因此思惟。其心自然向麥利而飛去矣。譬如待開之花。方期雨露。且此期一至。亦斷無不開之理。以故麥利之心一動。則蕊賽之心必然應之。麥利爲不見蕊賽而抑鬱。蕊賽亦爲不見麥利而愁煩。他二人心心相印。雖未成佳耦。而靈犀相通。已無再分之勢矣。但在蔣布善。尚不知他二人乃有如許關係。彼對於麥利。雖然十分注意。但覺蕊賽或不至爲此書生所奪。此其所私幸者。故三處轉居。務使麥利不得其處所。自此以後。蕊賽蔣布善。雖無大變化。依然親如父女。或比往日加甚。但其內心已不專愛父親一人。其心中已更有一人。似較老父爲尤可愛者。則麥利是也。蕊賽既不能以巴意告之蔣布善。而蔣布善亦不能以己意宣之蕊賽。雖已知心中似有所屬。只可隱忍不言。所以蔣之中心。乃至

苦不可言。在寇賽心中既有所思。當然有時抑鬱而煩悶。蔣布善知其如此。只得勉爲快樂。以解其憂。寇賽見蔣如此。雖亦有時而歡笑。但其歡笑中。似有勉強之意。蔣布善亦不問其誠僞。苟見寇賽笑。則己亦笑。見寇賽喜。則己亦喜。一憂一喜。莫不以寇賽爲轉移。但寇賽之喜笑。不能繼續延長。一日之中。悶鬱爲多。蔣布善爲自安其心。只得每晚獨出散步。既無可與語。所以其心乃更煩苦。但是每日早晨。依然携着寇賽。往禮拜堂聽講。藉以施惠貧民。而鐵達之陷阱。即由此而生。那天晚上。天幸未被鷓比態所捕。由鐵達家裡逃出。左臂已然燒傷。又不忍使寇賽知其所以。只言誤傷。因而臥床不起。揆其傷勢。非一個月不能痊癒。蔣布善既然臥病。寇賽之心已無暇外馳。當真的把蔣布善看護起來。舉凡藥物飲食以及纏換繃帶之類。皆由寇賽親手調理。雖是親生之女。恐亦無其慇懃。有時則自度小歌。彈樂器。以安慰之。以故蔣布善得其快慰。自忘其苦。每每暗中感謝道。鐵達。你倒是我的恩人了。我若不受此傷。焉能得此安慰。所以他臥病卅日。恍然便如置身天國。每日飽看寇賽之面。而且大受其親切之調護。在蔣布善可謂心滿意足。實爲夢想不到之快事。但彼於大受安慰之中。忽然又萌杞憂。暗道。假

如一旦創癒。則此幸福將無由而繼續。直不如在彼親切看護之中。溘然死去。則我數十年之艱幸困苦。亦可謂得以報償無遺憾矣。但是他的身體。非常健壯。不是便能死的人。所以他的創傷。在一個月左右。已然完全平復。肉體之病。自然好了。而內心之病。又繼續發生。他到底仍是不幸的人了。蔣布善自從創癒之後。每晚依然到外面去散步。有一天晚上。蔣布善出外未歸。只有蕤賽一人。獨處一室。忽忽若有所思。不一時。微聞窗外似有脚步之聲。他只得傾着耳朵細聽一聽。好似那脚步依然不止。此時滿院月光。他隔窗一看。只有許多樹影。在地下蕩着。別無一人。他索興把窻戶開了。到底什麼也沒看見。暗道。是什麼聲兒呢。或者是風聲。也就沒介意。便過去了。第二天晚上。他向院中去步月。在一個常坐的地方歇了一歇。不想又和昨晚一樣。那步驟又送入他的耳內。大凡在花木茂盛地方。本來能發出種種的聲音。或枯枝落地。或敗葉隨風。因而似有步驟。亦是常有的事。蕤賽既未見人。徒聞步驟。未免便想到那枯枝敗葉去了。當下把心放下。站起來要回到屋中去。忽見田草木深處細草地上。彷彿來了一個人影。在月光下。那人影便與蕤賽之影相並在地下。地下本來是自己一個人的影兒。忽然又多了一影。

如何不驚。但蕤賽並不是胆小的人。當初他在那司務長旅館。半夜中還到山中去汲水。如今把那些事雖然忘了。總比普通女子胆量大。可是今晚之事。實在出於意外。真把他嚇着了。身子已是震蕩起來。暗道不知是那個站在我的背後。他若回頭一看。必然有個分曉。但是他實在不敢回頭一看。確見那影是個男人。而且身材細條。戴着一頂紳士帽子。至於那人究竟是怎個樣子。他也無心再看。只得撒腿跑去。跑了幾步。纔稍稍把勇氣回復。暗道老父不在家中。忽然來了這樣一個怪人。必須把他拿住審問。便把那老婢叫來。兩個人便在草木顛下搜起來。那人影早已不見了。老婢說。小姐。你大概是眼離了。照小姐這樣年齡。本來容易看錯的。有時把晒的衣服。樹的影兒。都能誤作人影。蕤賽說。也許我看錯了。但是他所看見的。實在是人影。蕤賽此時只得囑咐老婢說。沒法子。你在門上須要小心一點。那臨街的門。木頭已然糟朽了。牆又矮。父親每逢外出。實在使我不放心。你從此務必小心纔好。老婢說。這還是小姐你一時眼離了。我想萬不能有人進來的。不用這樣害怕。那門我是很留神的。當下他二人各自歸寢。次日蕤賽把這事告訴了蔣布善。蔣布善一聽。甚爲爲難。他不在家中。竟出了這樣怪事。如何不驚。再說他的身分境

遇。更與常人不同。深恐警察前來偵探他。若不是警察。必是鐵達的餘黨。但是他們也未必知道我在這裏住。或者是那個青年仍是爲寇賽而來的。其實這事已隔兩三年。論理已然忘了。但是蔣布善依然記在心裏。足見他對於麥利。始終想要防備的了。自此以後。蔣布善每每獨自散步庭中。不使人知。意在窺其所以。有一天晚上。寇賽又在自己寢室的窗外。聽見和從前一樣的步伐。他雖然有些害怕。可是把窗戶大着胆子開了。往外一看。果見暗處有個人影。忙着又把窗戶關了。只聽外面說。你別害怕。是我。寇賽說。是父親麼。你老吓我一跳。又過幾天。已是夜中一點鐘光景。蔣布善在庭園中把寇賽叫了兩聲。寇賽見老人叫。不知什麼事。只得到庭中去看。只見蔣布善笑着和他說。姑娘。你所看見的人影。我已知道是什麼了。說着指着地下一個物影。向寇賽說。你所見的人影。大概就是此物。你看。好似人戴着一頂帽子。原來是房頂上的烟突。寇賽一見。果然和那天晚上所見的差不多。因笑道。原來我就被這個影兒吓壞了。從此蔣布善却把心放下了。雖然不再注意。不過對於這個影兒。仍有所懷疑。不知那夜寇賽所見究竟是這個影兒不是。在寇賽呢。究竟是個青年人。既經老人這樣指示了。也就不再

介意。也以爲是自己一時的錯覺。又過幾日誰知那奇怪的事又發作了。因爲蔣布善對於這件事。既然放了鬆。晚間依然有時不歸。這天晚上又趕上他不在家。或者是到遠方取錢去了。這也是他常有的事。所以那蕙賽和那老婢。都慣了。前面已然叙過的。在他那庭園中。本有一個臺子。是蕙賽常坐的地方。蕙賽晚間散步乏了。便歇在那里。這天晚上。蕙賽在院中散步。已有十分鐘。便到那臺子上去歇乏。忽見脚下不知由那里搬來一塊石頭。立刻把他的顏色吓變了。暗道。方纔我不曾見有這石頭。怎的忽然竟來了這樣一塊頑石呢。石頭雖小。也無自來之理。一定是人拿來的。萬無可疑了。當下又驚又怕。只得跑去了。也不敢回頭看。生恐又看見什麼人影兒。一邊跑着。一邊想。暗道。不是那老婢和我淘氣。成心吓我。我倒得去看看他。當下便到老婢的屋中去看。只見那老婢正睡覺呢。不像到院中去過的。只得問他道。媽々。你今天晚上沒到庭園去嗎。老婢見說。揉着眼睛答道。日落時候我倒去了一盪。是取晒的衣裳去了。我怕被露水浸了。蕙賽見說。疑惑不定。次日早晨。忙跑到原坐處去看。那石頭依然在那里。且幸不是自己又看錯了。但不知這塊石頭究竟是誰搬來的。亦不知其目的之所在。只得把石頭搬在別處。

以免碍脚。誰知那石底下却壓着一封信。暗道這信一定是教我看的。所以用石頭碍我的脚。只是不知是何人所爲。因把那信拾起。且因一時好奇之心。倒要看看信內是何言語。只見那信也沒封口。也沒註明署名。可是信箋與筆跡。均極美麗。大凡青年男女之契合。其間本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感應。較之無綫電尤爲靈妙。他口內不言。心中暗想。早已把那寫信人料得正着。以爲不是當初在公園相屬意的那位少年紳士。更有何人。想到這裏。不覺暗喜。可是他的身子。却已震顫起來。那信上並不是尋常套語。也不用世俗格式。所寫的言語。句句打入蕤賽之心。絕無半點誑語。有時說愛。有時又說到死。這正是麥利的情書。把兩三年來相思之苦。完全告訴蕤賽了。因爲他作了戀愛的奴隸。已不是一天。今既有機暗通此信。焉能不盡情洩露。蕤賽此時已被此信所感。幾於忘其所以。設其就讀之狀。被蔣布善所窺見。則蔣布善之心腸。必至寸寸斷裂。試思彼以數十年之苦心。晚年始有此報。今竟心歸外人。使此老至於絕望。其精神當必大受刺激。或者把聖僧之訓。完全忘掉。復成一凶暴之人亦未可知呢。蕤賽將信草讀一過。忙持歸己室。精心重讀。每讀一遍。則感情之濃。亦必增加一度。到了掌燈時。蔣布善照例外出。

蕊賽茫茫然又到庭園中去。有意無意的。又坐在那個臺子上。不一時。彷彿有一人立在他的身旁。這事不止一次了。這回他却不會害怕。竟敢向那人看去。也沒有逃去的意思。於是他二人在暮靄蒼茫中。竟無再分之勞。只見那人果然是當初在公園內所見的那位少年紳士。他的顏色十分慘白。幾無人色。蕊賽見了。雖不甚恐。而亦無力自支其軀。若非倚在一根木樁上。蕊賽此時必倒地氣絕矣。蕊賽雖在心迷意亂之中。兩目依然注視那青年之面。此時只聽那青年顫聲說道。請恕我。我之入此。固極舌浪。但我自己亦不知所以然。請你不要害怕。我與你在公園中屢屢見面的。蕊賽見說。只是無言。青年又道。我每晚必來此間。不但不敢使旁人看見。並亦不敢使姑娘看見。我時時佇立你的窗下。竊聽姑娘你的歌聲。直到深夜始歸。這事或者很不合理。但是我若不如此。我必不能活矣。在我以爲這個庭園。比世界任何所在全都快樂。我每夜來此。想無妨碍。請你許我。他如此哀懇着說。以待蕊賽答詞。蕊賽只能動其唇。不能發一語。半天僅只啞了一聲。幾如氣絕。已然倒在地下。麥利見蕊賽忽然倒地。早已嚇了一跳。忙伸手把蕊賽抱起。此時蕊賽已臥在麥利的腕中了。昏昏然如在夢中。麥利亦不知所措。只得先

把他放在那個台子上。加以撫摩。女子雖爲弱質。亦未有喜極而死者。或有以悲致死者。至於因喜而亡。那是絕無的事。不過麥利突如其來。致使蕊賽窮於應付。遂至如此。不一時蕊賽已然霍然而醒。麥利依然緊握其手。於是他二人便如天命一般。從此便成嘉偶。雖有大力。亦難於拆散了。若是他二人毫無宿緣。亦不能如此遇合。當下二人並肩坐在那臺子上。把世界一切事物。全行拋在九霄雲外。恍然便如置身天國。無復俗慮。二人所語。皆屬甜密愛悅之事。久之。蕊賽纔向麥利問道。君名爲何。答言麥利。還問蕊賽。答言蕊賽。從此以後二人常常晤於園中。相見之後。惟有握手密語。麥利把自己身世。一一訴之蕊賽。蕊賽亦將自己所知者。告之麥利。一來二去。已有兩個月光景。麥利無夕不至。雖雨天亦在所不恤。惟遇蔣布善在家。則二人但有相思。無由晤對。總而言之。蔣布善之掌珠。至是已完全爲麥利所奪。假如此事。若被蔣布善所悉。則將奈何。二人亦決不作是想。以爲除我二人以外。已別無世界。尙有何慮。話雖如此。但天下事。每每好事多磨。二人之完成。尙有極巨之波折也。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蔣布善爲書中主角。於必要時。當使其到後台略事休息。余前已論之矣。特休息之後。應如何上場。此在作者不能不加以意匠也。在原書中。蔣之出寺。固由於不滿意尼寺之教育。但若先叙其出寺。復叙其與麥利相遇。則未免突兀之至。作者爲徐徐引出蔣布善及蕤賽。使彼二青年。成爲百年嘉偶。故由麥利一方叙入。而於蔣布善一方間。則用暗筆。直至彼以劫後。始明叙之。此等筆法。在小說中。固所時有。至於描寫之精。門筭之奇。此章大可爲法也。

於蔣布善難處處暗寫。而讀者早已知其爲誰。以蔣之行事。固爲讀者所熟悉也。若麥利。則不知其所以然。故雖聞鐵達夫婦之竊議。亦茫然不解其所謂也。

聖人未有無情者也。蔣布善雖力躋於取域。而對於蕤賽所以不能釋然者。情累之也。彼於蕤賽。非天親。非骨肉。性欲之愛。在所難免。然彼始終能克制其慾。且拚萬死以成彼小夫婦之心。已則卒枯寂悲慘以死。嗚呼蔣布善真成聖人也。吾人焉得不崇拜之。作者所以

曲意描寫亦所以見爲聖人之不易耳。

哀史者。爲蔣布善一人而作也。其他不與焉。其所以爲哀者。始生於貧家。旣鞠於胞姐。遂以一片麪包。斷送半生於牢獄中。造成一無知無識之囚人。後因聖僧之感化。變爲善人。又困於法律官人。卒以艱難困苦送其後半生。彼雖擁多金。不知富貴也。雖對美女。不識人道也。至其旣死。始終爲一不幸之人。此所以名爲哀史。而特爲蔣布善一人作也。麥利之於慈賽。誠所謂心乎其愛者也。然訪之經年。卒莫得其消息。此固由於人海茫茫。無由尋訪。要亦在蔣布善妥營三窟。有以避之耳。然蔣布善能避麥利之訪問。而不能避夜婆之潛跟。此其住居。所以終被夜婆所得也。然夜婆雖得其居宅。而不以告之麥利則如何。則麥利與慈賽終無由會晤也。且夜婆不告之其父。而先告之麥利。其愛麥利也深矣。古詩云。爲他人作嫁衣裳。其夜婆之謂矣。

女子未有不妬者也。如夜婆者。妬而不妬。不但不妬已也。而且暗中保護之。卒以情殉。如夜婆者。可謂情而俠者也。豈可以匪人子而非之。

文章不可平鋪直叙也。設使夜婆將寇賽之居告之麥利以後。二人即相携而往。則將成如何文理乎。且無可下手。此所以必須按下麥利一方。而由寇賽一方叙人也。當寇賽聞聲見影之日。即爲麥利入圍徬徨之時。而所以必有如許周折者。亦文家之故作狡猾。不使其突兀而現也。

蔣布善臥病月餘。彼於六十年中所享之幸福。僅此而已。雖彼自身。亦願死於病中。其不願寇賽之他適。可以想見矣。然而不必待至後來之事。吾人已知寇賽嫁人之日。即蔣布善命盡之時。蓋勢所必至也。

第二十一回

聞消息驚斷兒女情

起革命抖擻英雄膽

世界上那里有沒有風波的時節。此時正是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初。法國都城。又起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革命。那革命軍。便是由 A、B、C 俱樂部內許多社友所發起的。意欲顛覆政府。放逐

國王。衆會員一個個摩拳擦掌。準備撕殺。麥利雖是社員之一。但是他的心裡別有所屬。對於這革命之事。暫取旁觀態度。絲毫不去過問。此外尚有一事。多少也與麥利有點關係。便是鐵達一黨。自從被捕入獄以後。每企越獄脫逃。後來因爲得了外援。乘着一夜大風雨。果然脫獄而去。此事在新聞紙上。登載明白。論理麥利斷無不知之理。但是他近來連新聞也不看。所以關於這件事。他一概也不知。有一天夜裡。他又要到寇賽家裡去。行在街上。忽聽有個啞嗓的人叫他。他只得停了步。叫他的便是鐵達的大女兒夜婆。論理麥利對於此女。應當十分感謝。若不是他。麥利一輩子也不能知寇賽的住處。如今他如此得意。總算是夜婆之賜了。但是麥利一心一意。只爲寇賽所牽。把此恩人。早已置于度外了。如今見夜婆把他叫住。深恐耽延時刻。因沒好氣。向夜婆說。你有事麼。快說。我太忙。不能和你多說話。夜婆把他瞪了一眼說。你看你還是這個樣兒。你但分把我的好處想一想。也不能這樣待我。麥利說。你到底爲什麼事快說呀。夜婆道。你天天上那里去嗎。麥利說。你問那些用不着的話作什麼。夜婆道你不願意我問。我就不問了。再見吧。說着已向大街黑影中去了。若在旁人見了夜婆這樣舉動。必有原故。

但是麥利却不如他想。以爲討厭的去了。我且到心上人那里去談心。當下依然向魏賽家裡行了去。方到布爾美街。只見有兩個男子。正在那里窃窃密語。若是麥利留點意。也能聽見他們說的是什麼。可惜他不曾留意。便走過去了。微聞內中一人說道。那里便是那白髮老頭的住宅。內中只是他主僕三人。老頭以外。不過一個美貌的女子。還有一個老婆子。那老頭兒有時不在家。只剩兩個女子。何事不可爲呢。又聽一人說道。若那樣好極了。我們便可以告訴我們的夥友。明天我們就可以襲取他。須知我們的事由太壞。總也沒得手。若不是這個機會。現在我們雖然越了獄。也得挨餓。這個說話的。好似鐵達。不想麥利不曾注意。竟自走過去了。須知那說話的正是鐵達。他和他的同黨正自商議襲擊蔣布善的家宅。便是方纔夜婆把麥利叫住。也是爲了此事。不幸麥利不曾問他一個究竟。真是疏忽之至了。第二天晚上。麥利又到魏賽那里去。在半途中。又碰見夜婆了。這次他不等夜婆叫他。早已穿着一個小胡同。飛跑而去。一直向布爾美去了。夜婆一見。只得跟在後面。每次麥利到了魏賽家裡。先得把那門門卸下。纔能進去。此時夜婆也到了門前。挨身而入。只見那門門有四五根。內中尚有一根不會上上。夜婆一見。

知道麥利已在內中了。因把那門闔一一上好。並且說道。麥利真可惡。他怎不把門闔好便進去了呢。當下他伏身門內。若有所思。不一會。只見來了五六個凶漢。全都帶着假面。一邊密語。一邊已走近大門。不用說。這便是鐵達一黨了。此時路絕行人。狀至清寂。其中一人。已近門。側耳而聽。既而言道。這裏爲何這等靜悄。又一人說。靜悄纔好下手呢。前一人又說道。我們若開他的門。不能無聲。又一人說。此門已然腐舊。那門闔或者不難卸下。我們須要先把那門闔檢查一下。內中一人說。我去檢查。說者便去卸那門闔。不想纔卸下一頭。又要卸那頭。早已由暗中伸出一隻手。把那人的手握住了。吓的那個凶漢。幾欲失聲而號。只得大着胆問道。誰。只聽一個啾啾女子答道。是我。並沒有別人。但是這院中有很厲害的狗。你們進去也是無益。那被握的人。只得伏下身去細看那握他手的到底是何人。如果是敵人。大有一拳擊殺之概。及至細看時。却是個蒼白的女子。因問道。你這女子在此作什麼。女子說。你連我都不認得了。我是你女兒。原來那個摘門的便是鐵達。因道。你的嗓音爲何變了。夜婆說。我已得了肺病。不久便死了。那夜婆爲何闔他們不使他們進去。只因一心思想麥利。生恐這些凶漢闖進院

中。於麥利不利。所以拚命遮住他們。此時鐵達已然大叫起來說。你既有病。不尋個地方臥着。却攔住我們。不許進去。難道你對於我一點孝心也沒有麼。夜婆說。我說的一點也不錯。今晚那事萬作不得。父親。請你回去吧。鐵達說。你教我回去。我的家在那里呢。夜婆道。這裏又不是財主人家。便是進去。也得不着什麼呀。只聽另一凶漢說。管他有無財物。我們進去把他家中所有人口。全都縛了。到處搜翻。必見分曉。夜婆說。還有那許多工夫。你們若進來。那狗必咬你們。警官也必聞聲而至。你們一定被捕。依我之見。你們不如乘早逃去。倒是萬幸。又一人說。我知道這家沒有狗。在白天我已調查明白了。夜婆說。怎沒有狗。我便是此家守夜之犬。你們有大膽的請進來一個試一試。我立刻便喊叫起。來管保把警官呼來。正不知來二十或三十呢。內中又有一人說。怕什麼。只管進去我。先把他抓住。他若喊時。我便把他縊殺。說着早一把抓住夜婆的肩頭。大家多半贊成此語。便是鐵達也在贊成者之內。夜婆此時。不得不大吃一驚。只得強項到底說。如此你們就進來吧。千萬不要後悔。大家也不管他。依然去卸門門。內有一人便是老八。此人對於夜婆。頗有愛惜。只得喊道。先等一等。事情也不限於今晚。夜婆

既然不教我們進去。必有原故。我們今晚可以先到旁處作一號買賣。你們以爲如何。老八於衆中是極有勢力的。如今既這樣說。大家果然懈了勁兒。內中有個胆子極小的。因說道。昨夜我睡在橋下。偶得一夢。甚是不祥。既有惡夢見警。以不作爲宜。大凡惡黨匪人。迷信頗深。只得附和雷同。羣以不進爲是。於是大家叫了聲沒法子。只得舍此而去。那夜婆真強項依然說。我不怕。願進來的還是請你們進來。便是拔了我腦袋去。也不怕你們。大家那里敢再告奮勇。於是夜婆大告成功。此時那庭園之中。麥利與翳賽。正商議一件重要問題。若非夜婆攔住這羣匪人。麥利與翳賽。正不知怎樣吃虧呢。但是夜婆於麥利有這樣汗馬殊勳。可憐麥利連一點影兒也不知道。兀自和翳賽共享天國之福哩。但是今天晚上。他二人的天國。已不照每日那樣平和的了。他二人每晚密會。握手談心。那里想到後來結果。不意本晚由翳賽口中。提出一件難題來。只見翳賽很悽惶的向麥利說。大事不好了。麥利忙問何事驚慌。翳賽說。父親說了。這幾天內。要帶我游歷外國去。麥利見說。真不亞青天打個霹靂。這到外國去的事。本來沒甚希奇。可是由翳賽和麥利觀之。差不多比亡了國家社稷還要難受。麥利無法。只得問翳賽說。到外國去。

那一國。魏賽說。英國。麥利此時臉都急紅了。只是在夜裡。看不出便了。他不僅於着急。真是憤不可言。假如將布善若在面前。或者當真要拚命也未可知。他這不是無理取鬧麼。可是當時他却有此心理。因問魏賽說。你怎樣呢。魏賽說。父親既這樣說了。我怎樣呢。麥利說。既這樣。難道我也得捨了此國麼。魏賽說。我是沒主意的。所以纔和你商量。你別着急呀。麥利說。我若離開你。不如死了。他並不是嚇人。真有這樣決心呢。魏賽見他如此。更是沒了法兒。因道。這不爲難死人了麼。可是麥利也真沒個主意。若在通常野合之輩。到了此時。也惟有携手一跑。假如魏賽若出於淫奔一途。則其污名。將永無洗清之一日。不但魏賽不可趨於淫奔一途。便是麥利。以清白的家世。也不肯作潛逃之舉。從此再不能立身於人世。他二人不肯自污。而又別無善法。只得長吁短歎。始終沒個主見。直到夜深。兀自談個不止。此時門外如何有匪人來襲。夜婆如何把他們搗走。麥利和魏賽。固然連一點影兒也不知。但是無論他二人怎樣商量。也不能發見一個法兒。那是無疑的了。然叫他二人當真沒個法兒麼。多少他們也有點見識。便是想要趕緊結婚。以夫權留住魏賽。別人也就無話說了。這四主意。便是硬要由父權手裡把魏

賽奪過來。當下他們算商議定了。但是他們也不想正式結婚那是一件很不易的事呢。第一。男子須得年齡滿廿五歲。若無父親和保護人的承諾。在法律上依然不能結婚。倒是麥利的年齡。現在還不滿二十三歲。自己沒有自由結婚的資格。在戶籍上。他又是貴族紀爾滿的嗣子。須有老主人的承諾。在法律上仍然不能結婚。但是在五年前。那老主人紀爾滿。已然把他驅逐了。目下依然不通音問。麥利既想結婚。當然想到這裏。他也知道不得他外祖承諾。這婚事萬不克諧。在從前雖然把外祖得罪了。我若去賠禮。老人家無論怎樣頑固。當然不至不替我爲力。再說如今正是我和賽賽死生攸關之際。便是賠點小心。說幾句恭敬謙卑的話。也不算什麼。麥利本是強項之人。如今竟至屈服。這總算都是賽賽的勢力。當下他把此意告之賽賽。並說婚禮所需。至短也得兩天工夫。明晚我不能來。後天晚上九點鐘。我必然來報你一個喜信。他以爲有兩天工夫。足可以得到他外祖的承諾。次日傍到日暮時分。他已到他外祖家裡去了。老人聽說外孫來了。面上雖故作怒容。心裡却十分喜悅。此老現在已年逾九旬。益發頑固無比。把那貴族氣焰。發揮十足。及聞麥利說到結婚一事。老人忙問道。女家現居何處。是怎樣身分。麥利說。女家不但沒

爵而且沒官。只不過是位正直的紳士之女。老人見說。早已怒容滿面。因又問道既沒官爵。那麼他有多少財產呢。若有多金。也可以補官爵之不足了。麥利說。和我一樣。也是一個清貧的人。老人見說。真忍不住了。只聽他大喝一聲說。麥利。你成心來氣我麼。你與那橋貧女結婚。將來連汗衫也沒得換。再說你們在那里睡覺。橋底下麼。麥利此時也耐不得了。臉上早已發了火。因叫了一聲父親。(在法律上麥利是紀爾滿之嗣子所以稱作父親)你老怎這樣說話。這父親二字。却把老人弄得十分喜悅。早已堆下笑容。忙道。我答應你。我答應你。我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嗎。但是我這裡有個好主意。在我年輕時也會經驗過。如今我只得傳授你。你和那樣貧人結得什麼婚。不過玩弄他些日子也就算了。至多一年半載。他必然厭煩起來。說你脾氣不好。自然不跟你。那時花幾個錢遺去。有何不可呢。至於用多少錢。全是我的。說着便要向櫃子內去取錢。那麥利早已怒不可遏。因向老人道。你老在五年前每每侮辱我的父親。如今又侮辱我的妻。我還有什麼話和你老說。當下掉頭而去。早是夜闌時分。此時他無計可施。對於世上。已自無可希望。只在街上徘徊一夜。直到天明。已是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六月五日。巴黎市內。有名的

革命軍。已於此日開始市街戰。在麥利的思想中。本來滿貯着政治和革命的事。他所以不去奔走國事。完全被寇賽留戀住了。到了夜裡九點鐘。他去訪寇賽要。和寇賽重行計議。不意到了那里一看。寂無一人。已自成了一所空宅。麥利不禁大驚失色。暗道。不是他們真個往英國去了。也不能這樣早呵。其實蔣布善雖有赴外國之意。而事務尙未摒當清楚。如今暫行移居。正自預備外遊。其實蔣布善之移居。也有他不得不然的原因。頭一個原因。他見那新聞紙上。已把鐵達一黨越獄的事。很詳細的登載出來。所以他心裡十分不安。有一天晚上他在街上散步。無意中又遇見了鐵達。幸喜自己連忙躲開。不會被鐵達看見。但是鐵達既然越獄。於蔣布善必然十分不利。所以他不能不小心抵備。以避其鋒。現在蔣布善的居宅。在鐵達雖尙不知。但是他若在禮拜堂附近每日查尋。也可以尋到的。此其所以必至移居。以避此大敵者也。第二個原因。近來民間。憎惡政府。各處多有不穩之形勢。革命軍時時暴發。政府方面。因而嚴行偵探。蔣布善是個黑人。不但受法律保護。反倒處處危險潛伏。一遇官人調查。必然立露馬脚。所以他到底不敢在巴黎安居。勢必往遊外國。繼保無虞。此其所以告訴寇賽。將欲往英國一遊。

也。第三個原因。有一天早晨。他在庭園中散步。由地下拾了一枚名片。上面有麥利的名字。還用鉛筆寫了住處。他見了這張名片。更不得不驚。他知道他家必然有人進來了。所以纔落下這張名片。至於這人爲何到他院中來。在蔣布善固然不知。但是從前競賽曾說在庭園中見過一個人影。那時他還以爲是烟突之影。被競賽看錯。如今既有這張名片。大概競賽所見。或者真是人影。也未可知呢。於是他思前想後。自然想到在公園中看見的那個少年紳士了。難道此人與競賽通信。所以故意留下這張名片。他想到這裏。更覺難安。須知這事。在蔣布善看來。比那鐵達之復仇。警察之偵探。尤爲重大。他以爲若有人奪了競賽之心。直不啻把他自己的生命財產奪了去一般。此時他一邊思索着。一邊在園中繞行。已然走到競賽常坐的那個臺子上。低首深思。若甚爲難。忽然有個人影。在蔣布善面前一晃。蔣布善忙抬頭一看。那影已隱藏了。却有一枚紙片。落在他的脚下。忙拾起一看。只見上面用筆寫道。快搬家！筆跡頗似女人所書。蔣布善既得此紙。真有上天示警之感。當即往牆下趨視。只見一個穿灰色工人服的青年。徧體污垢。狀至貧窘。已自由牆外向別處去了。連頭也不回。這個青年到底是誰。在蔣布善固

然不知。其實這個青年。並非是男子。正是昨晚在此攔走鐵達一黨的夜婆。也不知他在那里討了一件工人服。所以猛然看去。不像女子。以一女子落到這步田地。也真太可憐了。他因為戀愛麥利。所以每每在暗中保護麥利。兼爲此家守夜。如今見他父親和一羣匪人。定要襲擊蔣布善的家宅。知道難免危險。尤恐於麥利有傷。所以寫了這樣一個紙條。特意報了一個信。催他們搬家。其川情之篤。可以想見了。蔣布善本想遷移。今如又得了這樣警告。更不躊躇。便於本日搬到旁處去了。好在他在旁處尚有兩處租宅。不必現找。他打算由這個所在。再想外遊英國之策。麥利來時。已是他們搬走的第二天了。每逢他到了此間。那蕙蓉必然在那台子上坐待。如今那台子已然空着。他已然大失所望。只得走到蕙蓉居室的窗外去看。不但沒個人影兒。連一點聲息也沒有。並且裡面黑洞洞的。也不會點燈。他知道事有急變。竟敢揚聲而呼蕙蓉之名。也不見有人答應。當下心中已悟。蕙蓉必然往英國去了。他此時已完全絕望。前天所受外祖之揶揄。已自憤不欲生。如今又與蕙蓉不能成婚禮。顧念一身。了無所寄。不如自殺。以了却俗世之苦痛。以他的性質言之。決非難於自殺之人。何況由本日起。那巴黎市上。到處有革軍

盡起。每每與官軍對敵。當他來訪遊賽時。已聽見槍聲四起。喊殺如雷。只因一身已作了戀愛之奴。對於革命軍尚未移情。如今大事已去。希望全絕。於是他立念投入革軍。意欲戰死。再說他的父親。是軍人的模範。對於現政府。本來立於反對地位。如今繼父志以與現政府戰。那也算不肯父命了。在這一刹那間。麥利的主意。已然拿定。當下走出庭園以外。此時他的眼中。不住的放光。大有決一死戰之概。正自走着。忽聞背後有一啞嗓的人叫他。確係夜婆的聲音。既而又聽夜婆在後而向他說道。麥利君。你那 A B D 社中的友人。已在桑德尼作了一個堡壘。他們都有戰死的決心。正等你加入呢。麥利回頭一看。也不知夜婆在那里。只聞其聲。不見其人。麥利只得自言自語說。很好。如今既有死所。我使很壯快的死在那里。大凡失戀的人。其結果多是一死。誠以生不如死。反倒能把一切煩惱苦痛一下割斷也。麥利的境遇。如今正是如此。當下他不再愁苦。反倒很喜歡的向那桑德尼戰壘去了。如今只得利用這點機會。先叙一叙這革命軍的大概。大凡一個國家。萬不可不想法子有進步。也有時不能不進步。此時法國便是這樣。因有數十年革命的內亂。又加以拿破崙連年用兵。那人民早已疲困已極。所有的人民。莫不願以

和平方法增進國步。他們眼前的敵國。如英如德。莫不煥然日新。國運驟進。相形之下。法國總不免內亂。智識階級。尤願把政治一新。以恢復國本。可恨此時的政治。只圖苟安。毫無一點進步。上有優柔不斷的國王。下有腐敗無能之大臣。政治日紊。財政日衰。便是國家最要的陸軍。亦莫不腐敗異常。有同廢物。至於商工等業。因受戰爭影響。更形凋殘。金融機關。完全失其效力。試思天下最可怕的事。還有再比金融恐慌厲害的麼。國家若遇到這樣的大恐慌。便是那無知的愚民。向來不解政治爲何物的。到了此時。要他不恨怨政府。豈可得乎。何況那有心之人。深以國家前途爲憂。他們不能誠心悅服這樣無能的政府。那也是勢所必至了。所以那不平的黨人。到處秘密結社。或組織俱樂部。以究研社會問題爲名。暗結青年學生。或以慈善相號召。以開穩健老成者集合之路。一言以蔽之。巴黎全市。時至此時。殆皆化爲不平者之秘密所在矣。但是政府依然毫不介意。反倒大縱偵探。恣意爲惡。更不想根本改革政治。以安萬民之心。所以國內恐慌之象。日甚一日。那不平分子。也是愈聚愈多。無不人人憤慨。個個思試。那革命思想。早已充滿於社會最下層。法國當時的狀況。真不亞置國家社會於火山之頂。

可謂危險萬分了。正不知何時便要破裂呢。人民外出。莫不暗藏武器。不定在什麼時候。便要
把政府擊碎。那茶樓酒肆。以及公共場所。差不多都變成集會所在。所商量的事。無不是恨怨
現政府。講求對待方法。勃發之形。到處皆是。總而言之。巴黎全市正如實彈之大砲。但一點
火。即行轟然雷震矣。人心既然如此。便欲此砲不燃。亦不可得。因爲人情之憤慨。已達極點。
大砲之轟然暴發。亦自然之勢耳。時爲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六月五日。有名的駱馬克將軍已然逝
世。市民利用將軍本日出殯。便要一舉而發。推倒政府。在從前出大殯。固然有多少人出來看。今
日不約而同。不知怎那樣多。市民雖以看熱鬧爲口實。各人心內皆有一種期待。他們以爲市內
各處必有首先發難之人。一俟發端。大家便協同幫助。不想巡查官之腰刀。偶把羣衆中一人之
袖口觸了一下。那革命軍之發端。遂起於此。人民之形勢既然如此。任是如何無能的政府。也
不能不預爲防範。此日政府方面。在市內各處所。布置的儀仗遂及護衛軍。實有二萬人。市街
各要緊所在。亦均有陸軍保守。其數又有三萬人。共合政府方面所布置的官軍。已有五萬人。
假如此時若由空中的飛鳥下瞰巴黎全市。則羣衆之勢。宛如彗星。駱馬克將軍之靈柩。便如彗

星之頭。由幾千萬人民作了一個大尾。搖曳於巴黎市中。內中多有穿異樣服裝者。也不知由何處加入的。大概均係民軍中之傑者。如果事情勃發。其必由此輩爲之倡首。可以無疑了。這些奇裝異服的人。在這大行列中。不知發了幾次狂喊了。他們每見大羣之中。若少見動搖之勢。必然大聲喊道。共和政治萬歲。實在亂暴已極。因爲現在本是王朝政府。如今於此王政以下。居然敢大叫共和萬歲。這不是故意要和政府爲難麼。可是那些人民。莫不一倡百和。其聲達於全市。以如此形勢。要想無事相安。豈不難哉。此時葬儀的大行列。已然行近鄂斯帖橋。送葬的拉飛特將軍。於衆中最惹人注目。此時將軍已向靈柩告別而返。這位將軍。負有如何人望。姑不必言。凡讀過歷史的。無不知其爲人。那大羣之中。見將軍回去了。便有一大隊人民。也跟了將軍回去。但是人都往前進。忽有一羣人要折回去。必然與後面前進者來個正面衝突。可巧那後來者。正是政府所派的韻騎軍。當下民衆便與這隊人馬起了衝突。那革命之開端。遂起於此。那前面的靈柩。依然無事前行。後方早已化爲格鬥之場。當衝突勃發時。民衆中。忽然放了三聲槍。第一槍已把韻騎軍的一名士官擊下馬來。第二槍橫放了去。把店舖的玻璃窻打碎。

可巧內中站着一位老婦人。便應聲而倒。第三槍把一名騎兵的肩章打落。這槍是誰放的。雖不可知。民衆之中。多帶武器。可以想見了。騎兵見狀。只得催馬踐踏。把這羣人民趕散。叫喚聲。叱咤聲。馬蹄聲。狂風一般。驟然驟起。演出如此情形的。已非一處。那喊叫狂呼之聲。到處皆是。民衆雖多。惜無節制號令。當然敵不過官軍。再說官軍方面。是有號令應援的。但人民的目的。並不在死戰。不過爲先行發難。自要起了事。便算達到目的。所以騎兵一追。便皆四散逃去。有那跑昏的。當場被捉者也不知其數。那跑去的人。早已向各處傳達報告。有志革命的。個個携了武器。挺身而出。巴黎全市。當下化爲革命之巷。直到日落以前。民衆於各要路。已然草創二十七座堡壘。究竟這些堡壘。是何人所築。也指不出究竟是誰來。不過誰在這條街上住。以及那附近人民。便大家建築起來。手底下有什麼東西。便往上堆。無論誰。都知道這樣的堡壘。萬難阻住官軍。也敵不住官軍。但是民衆眼中。並無所謂勝負。假如敗了。也無非是一死。再說這樣死。也比妄活在那無能的政府惡劣的政府腐敗的政府之下爲優。他們個個皆有必死之心。凡是平日有不平之心的。不能聊生的。對於現政府不滿意的。莫不携了槍

械。以及菜刀等類。全都菌集堡壘以內。準備廝殺。若是沒有堡壘的地方。便有好事者。代爲築成。以待革命軍前來守禦。不想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亂。在麥利會一點不知道。難道他不是失意的人麼。只爲他別有所牽。所以在那失意人中。較比別人頗屬安閒自在。便是那八十多歲的麻福老人。也不要老命。加入革命軍內。其他市民。可以想見了。至於十二三歲的乞兒。沒家沒業的孩子。如小三兒之類。亦莫不加入。女子中如夜婆之類。亦頗不落人後。他們雖各有他們的目的。但是人心如此。真可謂殺氣滿地。亂象已成了。在這二十七個堡壘以內。其一便是A青年社友所作。地址在桑德尼街附近。約伯里街中柯林士大酒店的門前。這些青年。全願與官軍決一死戰。準備着除死方休。自有有微忽之氣。也要爲革命死戰到底。他們知有國家。而不知有身命。忠誠勇敢。實在令人可愛。如今的學生。恐怕趕不上他們。常民衆與官軍衝突之始。第一先跑到此處來的。是一名青年學生。他的容貌。比女子還覺嬌艷。年齡在二十歲以上。也是ABC的社友。大家因爲佩服他的勇敢品德。便舉他作了首領。此人名叫燕吉爾。當燕吉爾馳至時。那酒店中已先有一醉漢。這酒店本是青年的集會所。常有醉漢。也是不足怪的。

此時燕吉爾因向那醉漢說。你又醉了麼。我們戰死的時候到了。這個醉漢。在青年黨中。最屬他無能。但是他爲什麼加入這青年黨呢。就皆因他對於首領燕吉爾的洵美且武的氣概。心裡十分欽佩。所以纔樂於加入。他的名字叫戈蘭德。他醉心於酒。猶之乎醉心於燕吉爾。此時他已爛醉如泥。呼吸之際。酒臭中人欲嘔。及聞燕吉爾和他講話。遂把醉眼一睜。向燕吉爾道。怎麼着。戰死的時候到了。有趣有趣。首領。等你未死的時候。我必然死給你看。說着便要站起來。只是那里站得起。燕吉爾道。你看。事到此時。你還如此爛醉。真爲吾黨之羞。快起來幫忙去。我們須在街上築起一壘。戈蘭德說。首領之言雖是。但是我由昨夜直飲到此時。我實在站不起來。那里能帮忙。你等我再飲一瓶。睡一覺就好了。說着。便喊道。酒保。酒保。快拿酒來。此時副首領昆巴哈。帶了許多人。已然馳到。大家一齊盡力。或推小車。或搬桌子。或取空酒桶。都堆在堡壘上。當時那街心上已然小山一般築得頂高。雖是草創。但是堆了這些障碍物。官軍也不易突破。當大眾人人工作之際。醉漢戈蘭德。只是痛飲。無論誰說他。只作沒聽見。並且說道。到我死的時候。我自然會死。如今不是沒死麼。我先睡一覺。說着早已一古魯。

倒在酒桌底下睡着了。革命健兒中。有此等人。天下事真可謂無奇不有了。到了日暮時候。業已槍聲四起。但是那官軍還不會到此間來。此時首領燕吉爾。已然在堡壘四外。放出步哨。凡在壘內守禦的。命他們預備篝火。包裝火藥。分配武器。一切調度有方。他真不愧爲一黨之領袖。那參加作戰的人。也不在少數了。內中還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他便是鐵達的兒子。乞食小三兒。因爲他身小而捷便。往來奔走。十分迅速。所以頗爲得利。不在大人以下。他所引以爲憾的。可恨擊不動槍。不能與敵人交戰。惟見旁人執槍。不住羨慕而已。他也曾向首領燕吉爾要過幾次槍。燕吉爾說。你一個小孩子家。是不能分給你槍的。等大人都有了槍。若有富餘自然給你一把。小三兒見說。心裡仍是想要一枝槍。只得向燕吉爾說。這里既然沒槍。我只得向旁處尋找去。若是找了來。那槍就算我的了。說着便一溜烟跑去了。不一時他很慌張的又跑回來。一直的到了燕吉爾的面前。低聲向燕吉爾說。老叔。咱們這堡壘以內。那政府的偵探。也可以進來麼。大凡自己的陣地。若有敵人的偵探混進來。那真是危險萬分了。當下燕吉爾早已大吃一驚。忙問小三兒說。偵探。在那里。小三兒說。我不會撒謊。在那里不是有個高身量的人。請老叔你

檢查他一下。說着向那邊一指，果見牆犄角下有一人荷槍而立。狀至可疑。小三兒又續言道。那人誰也不知他是誰。惟有我小三兒認識他。燕吉爾此時更不怠慢。忙叫過四個人來，都是部下有武力的人。附耳和他們說了幾句話。便命小三兒引路，帶着四人親自去盤問那人。燕吉爾走到那人面前，因問那人說。你是作什麼的。那人見問。只把燕吉爾看了一眼，驚慌之餘，急切裡答不出話來。不用問他。不是本黨人也可想見了。燕吉爾又問道。你大概是偵探吧。那人好似點點頭。因向燕吉爾說。你們能看出我是偵探。我實在佩服你們。燕吉爾說。你到底是不是。那人道。我是政府特派的官吏。其實官吏利偵探有什麼分別呢。燕吉爾說。那麼你叫什麼名字。那人道。我是巡查監督鷺比態。帶去的四人。見他如此說了。早已上前把鷺比態縛了。忙着搜檢他的身體。果然搜出一面腰牌。上寫巡查監督鷺比態年五十二歲之字樣。業已證明是政府官吏無疑。此外還有一紙命令文書。上寫令鷺比態到柯林士酒店偵察集會者之形情。此時堡內人衆。都知拿獲政府間諜。齊聲叫道。必須槍斃，燕吉爾說。那個自然。當下衆人推推搡搡。把鷺比態推到柯林士酒店裡。小三兒不過耗子一般的孩子。不想鷺比態竟被他所獲。真不

亞貓被老鼠拿住了。此時小三兒向首領爾吉爾說。首領。這個偵探若被槍斃以後。請你把他的槍賞給我吧。燕吉爾姑且應了。又命把鷲比態縛在後院一根庭柱上。並且向他宣告說。我們的堡壘若是守不了時。則在壘破十分鐘以前。將你槍斃。鷲比態說。但是你們爲何不立刻把我槍斃。燕吉爾說。我們的子彈是很寶貴的。所以不到最後。不能浪費。鷲比態說。你們沒有刀麼。燕吉爾說。我們是裁判官。不是刺客。當下又向小三兒說。你是小孩子。沒人注意。你可以到大街以外看看現在是怎個情形。小三兒見首領這樣直接命令他。心裏十分榮悅。依然看着鷲比態那枝槍說。我這次幹了功。那槍一定是我的了。說着勇往倍增。到街外偵察敵情去了。到了夜裏十點鐘左右。那堡壘的內外。依然寂靜無聲。忽聞遠遠有童子唱軍歌之聲。首領燕吉爾因向衆人說。諸君。聽見麼。這正是小三兒報告我們官兵來了。我們須要小心備戰。於是衆人執槍以待。不一時小三兒果然跑了來。因向首領說。官軍已然來了。此刻已到桑德尼街口。請把那枝槍快給我。我也打仗。衆人見說更無言語。惟有一心對敵。各據陣地。燕吉爾因命衆人說。切不可濫費子彈必待敵至眼前。始准發射。正說着。官軍潮水一般。已然擁了上來。壘內黑洞

洞。全無燈亮。官兵大約有數千人。只顧約摸放槍。真是彈如雨下。壘內之人。雖有被流彈所傷者。但是燕吉爾的命令殊嚴。始終未還一槍。依然等待敵人湊近。此時壘上一柄大旗。被敵彈轟倒。連旗帶竿。落於燕吉爾面前。燕吉爾因拾起此旗。願謂衆人說。誰將此旗再樹於壘上。他雖這樣說了。可是無一應者。因爲一倒壘上。定被敵人擊斃。那是無疑的了。所以無論怎樣武勇的人。也要躊躇莫決。燕吉爾見無人奮勇去插大旗。早已逞了怒色。因復向部下又說。你們沒人去插這旗麼。這竿大旗。若是不能重行樹起來。那便是吾黨的奇耻大辱。但是大眾依然默無一言。始終無人敢去。燕吉爾此時眼裡冒火。色愈淒厲。只得又喊叫了一次。忽覺有人由他手裡將那柄大旗接了過去。定睛看時。只見那人滿頭白髮。垂於肩上。一部銀髯。飄洒胸前。原來是位八九十歲的老人。這位老者。便是前此所說的麻福老人。專愛栽培花草。而且安於清貧。向來不問世事。不想他年愈八旬。居然加入革命軍中。那政治的惡劣。爲人人所難堪。亦可想見了。此時老人接過那柄大旗。一言不發。已然循級登於堡壘之上。大眾一見。莫不深表敬意。當下衆中有喊叫脫帽者。於是一齊脫帽。默默無言。向老人行其敬禮。此時老人已達極

頂。手挂大旗。俯瞰敵衆。只見官軍風聚雪屯。其勢甚盛。老人全無半點懼色。爲狀至爲壯烈。壘下篝火之光。適映於老人銀髯之上。只見風吹其髯。如雪花飄於胸際。真不亞天神降世一般。只聽老人在保壘上高聲喊道。共和政治萬歲。革命黨萬歲。同胞平等。不然則死。其聲未終。敵彈已集於其身。老人仆矣。血被全身。屍骸已滾下壘來。燕吉爾忙上前抱住尸身。以吻連親其額。因指其血衣。向衆人說。此八十老人。有如許勇氣。吾輩青年。宜承此教訓。永以爲法。將來吾黨即以此血色爲吾黨之旗色。此時敵軍依然繼續攻擊。愈逼愈近。壘中青年。因見麻福老人之壯死。一個個勇氣倍增。至有躍出壘外。與敵人爲掉肉之戰。斃敵甚多。而爲敵人所殺者亦不在少處。出壘而鬥者。有與麥利同寓之勤平。以及小三兒諸人。小三兒力持鷺比態之槍。只知奮勇。不顧好歹。他見有一官兵將欲向彼發槍。彼欲先行下手。可憐槍內並未實彈。以此不及備敵。而勤平之身亦有敵人向之描準。雖殺多敵。終不免爲敵人所伺。二人正在性命呼吸之際。忽由側面突來一人。既將欲擊小三之官兵打倒。又把伺勤平者槍殺。於是二人均得不死。衆視其人。乃麥利也。麥利的槍是由那里來的。讀者還應記得。當初他爲救白翁。曾由鷺比態

交給他一柄手槍。後來鐵達被擒。他爲避免出庭。便移到勤平的廐所裡去。這把手槍。也不敢繳回去。不想今天他却用這手槍來參加戰爭。民軍因有燕吉爾指揮。不許浪費子彈。所以斃敵甚多。但是官軍方面。人數既多。火藥亦足。民軍無論怎樣善戰。終歸無益。不得已只得退入酒店裡。由窻洞內與敵人鏖戰。此時官軍已漸次侵入壘內。差不多全壘都被官軍佔領。不想當此危急萬分。忽有麥利突然而來。致使官軍又行退却。麥利既然救了小三兒勤平。但是他一柄手槍。能有幾粒子彈。不一會。早已使盡了。他早有必死之心。如今見堡壘已不能保。只見他飛奔酒店之內。扛了一桶火藥。又入敵陣。這火藥是他們平日藏貯的。他欲將此藥桶點着。連敵與自己付之灰燼。當下他燃了一枝火把。自己站於藥桶之上。向敵人大叫道。有不怕死的麼。看我與你們同歸於盡。那些官兵原是政府僱的。有什麼真正的忠勇。見麥利有這樣大決心。假如藥桶一響。不知轟斃若干人。一個個潮退一般。早又逃出壘外。復據原有陣地。若再向前。不知應當有多大損失呢。此時首領燕吉爾。已由藥桶上把麥利扶下。並且說道。吾黨之中。勇士輩出。真爲可慶之事。麻福老人之死。實在使小弟欽佩已極。如今兄長你又獨自退敵。勇烈之狀。

才使敵人喪胆。由今日起。請你便爲吾黨之領袖。何況你是少校彭美將軍之子。麥利的身心以內。實在宿有他父親遺傳的性質。只是他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如今見燕吉爾要把首領一席讓給他。只得向燕吉爾說。何必如此。我們今日除死方休。還有工夫講論這些閒事。麥利的勇敢。我們也可以想見了。當他站在藥桶上。要炸毀全壘時。敵軍固然慌忙退去。可是內中有一官兵。早已藏在暗處。要出其不意。暗殺麥利。不明門而暗擊。雖係卑怯小人所爲。但此兵卒。居然未退。意欲乘亂暗殺麥利。也算官軍方面。一名不可多得的勇士了。當那兵卒對準麥利。將要放槍時。不知山那里來了一人。忙伸手把槍口握住。所以槍雖響了。不曾傷着麥利。反把握槍的手掌打穿。這槍一響。壘內之人。無不大驚。忙叫道。有奸細。大家便去搜查。那兵卒早已一溜烟跑去了。只見地上有許多血跡。那受傷的人。也不知那里去了。這人分明是爲救麥利。所以願以身代。只是不知究竟是哪個。大家只得嗟嘆而罷。於是麥利協同燕吉爾。又把壘內重新整理。依然準備對敵。把那些受傷的全搬到酒店內。加以纏裹。派人看護。麥利爲查敵情。復又出到壘外。到處檢閱。那正面有堡壘作了保障。固然沒什麼問題。側面有何不利。也須加

以防範。所以他竟走入一條橫街。只見街燈半明不滅。狀至淒靜。好在此處尙無敵軍。將要抽身回來時。已然走在一隻街燈底下。忽聽有人用很淒慘的聲音叫他的名字。回頭一看。不見有人。暗道。不是我錯聽了。不要管他。仍然要走。後面又叫起來了。那聲音却由一家房簷下發出來。好似有個人在那里倒着。大概是個受傷的人。麥利因走到那里。低頭一看。只聽那人說。麥利君。我的樣子已變了。你當然認不出。我是夜婆。他依然穿着那身工人服。麥利因問他說。你爲何倒在這里。夜婆說。我想死在這里。果見他滿身血跡。麥利說。想是你受了傷。快走。我想法子替你療治。說着便去拉他的手。夜婆哭着喊道。好疼。好疼。你不要拉我的手。麥利說。你手受傷了麼。夜婆說。被槍打了。麥利說。你的手怎麼受了傷呢。夜婆說。方才在堡壘內。我見有一兵士要害你性命。是我飛奔過去。握住槍口。所以纔受此傷。麥利至此。纔知方才救他的。原來是夜婆。若論夜婆的舉動。居然敢用手去握那將發射的槍口。這是何等的愚痴。但是他的用心。也實在可憐的很了。他一心惟有麥利。便是捨了自己性命。自要能救麥利。就算達了他的目的。這樣的痴情。也真是少有的了。麥利心中。本來沒有夜婆。如今見他如此舉

動。又受了這樣重傷。任是如何。也不能不感動。因向夜婆說。你原來是冒險救我的。但是也未免過於鹵莽了。其實他說人家鹵莽。他的鹵莽比夜婆更加十倍呢。夜婆說。這是我的本意。也不算冒險。麥利說。你就別在這裡瞞着了。大概手上的傷。或者不至於要人的命。你跟我到酒店裡去快把傷口裹上吧。麥利此時。非欲救夜婆不死纔甘心。因為他父親鐵達。昔日在戰場上曾救過麥利的父親。夜婆說。你不要管我了。我是萬不想活的了。也實在不能活了。我不僅是手上受傷。脊背上也受了一顆流彈。所以纔倒在這裡。麥利見說。益發不忍。夜婆又續言道。我此刻已不能動轉。只想與你見上一面。死也甘心。我的疼痛。一刻比一刻利害。我惟有咬着我的衣袖。力忍痛苦。不想你果然來到此地。這是上帝還不至把我棄了。如今我沒什麼求你的。請你把膝蓋給我枕一枕。麥利見說。急忙坐在地下。把夜婆的頭放在自己的腿上。夜婆很喜歡的說。這一來我把苦痛全忘了。還要什麼醫生。也是我活該受此罰責。我見你每晚去到布爾美街那白髮老頭家裡去。我有時氣憤不過。每每的恨怨你。如今見你失望。有必死之心。所以纔告訴你。你的朋友在此築了堡壘。後來我一想。既入了這個堡壘。萬無生理。我便替你禱告不死。

你若不死。我比什麼都樂。後來我見有人在暗中要拿槍打你。所以不知不覺飛跑過去。握住他的槍口。說到這處。已有些上氣不接下氣。停了一會。又說道。我本意與你同死。因爲一同死了。也是樂事。麥利君。我如今之死。別無恨怨。是很樂意死的。不想偶然把身子一動。那傷口又疼起來。只聽他叫道。好疼好疼。不住口的緊咬衣袖。力加忍耐。麥利無法。只顧四下張望。此時又聽見有童子唱軍歌之聲。夜婆不覺傾耳而聽。因向麥利說。你聽見麼。那個唱歌的是我兄弟。我願意快快死。不要教兄弟看見。麥利問道。誰是你兄弟。夜婆說。便是那小三兒。現在他在壘內幫忙。麥利聽了小三兒的軍歌。未免大吃一驚。知道官軍又要開始攻擊。夜婆見狀。因向麥利說。你別忙。請你少待一會兒。我在未死以前。尙有事和你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況臨終之語。在風俗上認爲神聖尊崇。無論誰都得尊敬。此時麥利莊容敬待夜婆臨終之語。夜婆說。是昨天的事。那人已經搬家了。那人臨行時。交給我一封信。那人便指的是我。夜婆忍痛又道。那信是那入囑我轉交你的。我不忍密藏。現在在我的衣兜內。請你自己取出來吧。說着便顫巍巍引了麥利的手向他衣袋內摸取那封信。果然衣袋內好似有封信在裡面裝着。

麥利取出。也沒看。便貼身藏在衣內。他本欲看看信內言語。因爲在這臨死的人面前。不忍讀那情書。此時夜婆已然昏絕過去。如此三次。到了最後。他纔向麥利說。你許我。你許我。麥利忙問什麼事。夜婆說。等我死了。請你在我臉上親一吻。麥利說。我一定許你。夜婆見說。面作笑容。漸漸絕息而死。這樣不幸的人。爲愛情而死。世固不乏其例。若夜婆之死。無論何人。也不能不大表同情。深爲哀憐。何況父母之因果。每每報之於子女。若夜婆之未路。亦鐵達夫婦有以致之。世之爲父母者。豈可不深長思哉。夜婆之素行。原無可褒賞。只以幼失家教。父母不仁。所以使其陷於逆境。若使少受家庭教育。亦不至死於路途之上也。此時夜婆依然枕在麥利腿上。雖已絕命。依然笑容在臉。斷其滿意而如彼世也。麥利只得如約。連吻其額三次。古之詩人云。臨死之希望。若能達到。雖死骸亦能感覺。是否屬實。雖不可知。但夜婆之面。笑容愈深。或者麥利之吻。伊已領受矣。但是夜婆雖然慘死。而卒能死於麥利的膝上。亦可謂死得其所。不妄用情的了。此時麥利已將夜婆的死尸。放在一旁。打算回到壘中。命人來收他的尸首。但是他心中更不能忘懷那封書信。不知信中寫些什麼言語。他只得走到一個僻靜所在。

借那街燈餘光。把那封信讀起來。只見上面寫道，伯來里街十六號彭美麥利君鑒。今因老父意旨。必欲遷移。刻已徙至阿美街七號。在一星期後。即往英國去矣。知君關切。謹此奉聞。下署七月四日。蕤賽歛衽拜緘。這封信雖無多言。也未及婚事。但是已明明告訴麥利。還有一星期的工夫。如能在此一星期內。辦妥婚禮。則英國之行。亦可作罷論也。麥利反復讀了數回。在這箋上不住親吻。至於此信如何交與夜婆之手。其中也有個原故。夜婆雖然愛戀麥利。而對於蕤賽。則未始不妬。以故不時在他家門首徘徊。以伺動靜。在蕤賽不過把夜婆富了普通貧民。所以求他轉遞。夜婆終不忍秘。所以臨死時卒能交到麥利手裡。此時麥利思潮如湧。對於蕤賽之關係。已不能一刀兩斷。但是苦思半天。終無方法。到底仍是絕望。他一咬牙。終以一死了之爲對。於是由懷中取出日記本。撕下一張紙。寫了幾句言語道。余爲彭美麥利。有得吾屍者。請送至貴族紀爾滿家。彼爲余之外祖。寫罷。收在衣兜內。以便檢屍者之查看。既而又寫一短札。以報蕤賽。其文曰。蕤賽小姐鑒。余之外祖。到底不允余之請求。你我婚禮。終無望矣。余惟謹守前言。以死報卿。余雖死。余之靈魂。必常依卿之左右也。謹祝幸福。並願珍重。寫罷。

不知教誰送去爲得。忽然想起小三兒可使。他是夜婆之弟。鐵達之子。使其遠離此壘。亦可救彼一命。這不是一舉兩得麼。當下到戰壘內去尋小三兒。告以送信之事。小三兒見說。想了想。因向麥利說。你先生是我小子的恩人。那敢不從你的使命。但是我若送信去。就不能爲國家而流血了。這孩子因爲和這些青年革命家斯混。也學會了他們的口吻。麥利說。你在今天夜裡先把此信拿去。到了第二天早晨再去送也不遲的。再說官兵已然退却。今天夜裡或者不敢再來攻擊。小三兒說。既然如此。我明天送去不好嗎。今天壘中若有危急。便是我小子一人。也對付一氣。麥利說。還是此刻去好。你要知道。今夜敵人必不來。他們此刻必然分配軍隊。嚴重包圍。一到明天。你就出不去了。怎能替我送信。小三兒見說。又想了一想。因向麥利說。對了。方纔首領燕吉爾已說你先生是吾黨之大將。若背大將之命令。有紊軍規。我立刻就去便了。說着。連竄帶跳。已自飛跑而去。在此回書中。不用說明。讀者也應當知道夜婆、麥利、暨寇賽。全是爲戀愛而大受痛苦的人。甚至因爲所志不遂。竟有赴死如歸之慨。他們處境之苦。也可以想見了。但夜婆已死。他的苦痛。至此完全告終。至於活着的麥利。和寇賽。應當怎受呢。這

樣看起來。夜婆一死。反倒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雖然如此說。現在尙有一人。較比麥利蕊賽。尤爲痛苦萬倍。其人爲誰。則蔣布善也。蓋麥利和蕊賽。爲得其所歡而苦痛。蔣布善則爲失其所愛而煩悶。再加以置身無地。危害頻來。所以蔣布善之苦痛。尤爲生人所難堪。再說蔣布善之愛蕊賽。原不始於近日。當其救護芳婷。知其尙有一女。寄養鐵達家中。所以設誓必爲代撫此女。爾來十餘年。憂患艱難中。把蕊賽撫育成成人。他那慈愛之心。真是日深一日。差不多只是爲蕊賽一個人活着。因爲除了蕊賽以外。世上更無一人。能慰其情。以如此境遇之人。忽然有人欲奪蕊賽之心。使其背蔣而他適。則蔣布善之心腸。焉能不寸寸割斷。此時他雖不能確悉蕊賽已爲他人所奪。但是自從在庭園中。拾了那張名片。他已然深疑蕊賽或者已有了所遇。屬心他人。亦未可知呢。因此疑慮日深。轉愈愁苦。蔣布善因爲疑懼交迫。所以纔忙着搬家。他的疑慮。雖然未形於面。可是內心之急躁。已然不可言喻。孰意當此疑懼交迫。躁火內燃之際。不幸又有一件詫事以煽動之。以致其火勢益燃。有一天他在蕊賽室中不知作什麼。偶然見那牆上鏡子裏。映射着五個字。是親愛的郎君一語確是蕊賽筆蹟。當下他在室中徧尋。只見蕊賽的

書桌上。放着一張吸墨紙。那紙面上。反印着這五個字。所以映在鏡裏。適成正文。大概是寫信時。欲其速乾。所以用吸墨紙按之。故最末之文句。適留於紙上。此時蔣布善把那張吸墨紙拿在手中。細加檢閱。知道是一封情書。以致其情人者。但是男子是誰。迄無証驗。忽然想起。在那邊庭園中。曾拾過一張名片。姓名是彭美麥利。則姦姦所戀。必爲此人無疑。這人一定是從前在公園中所遇見的那個書生。蔣布善防範此人。已有兩三年之久。不想姦姦終被他奪去。思至此。不禁憤火中燒。幾於不能自制。人類雖然是圓顛方趾。其初原是一種獸類。不問是什麼樣的善人。心底內也潛藏着和野獸一樣的盲情。人能抑制他的盲情。使不萌芽。終至於枯竭而死。則此人完全成爲善人矣。蔣布善在當初。本是個盲情並強的人。有時候雖然強名爲人。實則近於獸類。後經聖僧之感化。換了一副新的靈魂。所以自己節制。能够克己復禮。把他的盲情。幾乎剋制淨盡。自己以爲成了完全的善人。他的善行。不僅止於自己思維。其實他並成了世界無比的善人呢。無奈他的盲情之根。尚有一點。不知藏在那里。所以一遇機會。其根復活。譬如火藥。無論如何陳腐。一遇火燃。立刻爆發。爆發之後。則擴充至於如何程度。殊不可知。

矣。蔣布善所留的盲情之根。正如火藥。已被火燃。他的心內。覺得痛烈無比。於是一邊自撫其胸。一邊呻吟不止。他覺得他的善心。已然大受衝動。因爲他的身體。久已夫與善心同化。他每逢惡念一動。便覺得心中痛如刀攪。他知道若是惡心不除。終歸必被惡心所食。所以他急於逃避惡心。好似生人逃避虎口。但是直到如今。他尙未能十分逃脫。此時他精神不安。心痛無比。只得走得門外。坐在一個小石臺上。垂手呻吟。他的痛苦之狀。真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他只有以手自撫其胸。此外別無知覺。時夜氣漸深。正自苦痛莫名。忽聽花刺一聲。那街上所懸的玻璃燈。不知被誰打的粉碎。倒把他嚇了一跳。忙抬頭一看。只見一個乞丐小兒。正自在那里亂叫說。我等革命黨。業已舉起旗子。市民選用得着現政府的街燈來照亮嗎。當初革命的時候。一下手。便先打破一個街燈。所以我也來打這燈。蔣布善見這小兒。不過十二三歲。自當是他在那里淘氣。他每逢見了窮人。總要落淚的。當下由衣兜內取出一枚五法郎的銀幣。走到小兒面前。一語不發的。交給他。小兒接到手中一看。是一枚老大銀幣。想他落生之後。也不會見過這樣銀錢。早已忘其所以。半天。纔借着蔣布善屋內的燈光。把蔣布善打量着。移時。

忽又把那枚銀幣交還蔣布善。並且說道。吾黨不受賄賂。蔣布善道。你有母親嗎。小兒說。有母親。可是……。蔣布善說。既有母親。可以用此錢給你母親買點好吃的。小兒說。無論你給我多少賄賂。教我不毀街燈。可不行。蔣布善說。你愛打碎多少。我不管。小兒見說。喜的跳起來說。既如此。我受了你的。說若要往旁處去。既而又折回來問蔣布善說。老爺子。你老知道這條街上門牌七號在那里嗎。七號。正是蔣布善的現在住所。他見小兒忽然問到七號。焉有不關心之理。當下假意向小兒說。這里便是七號。我正自在此等信呢。你便是那人差你來的麼。小兒說。是。你老的女兒是竊賽姑娘嗎。蔣布善見說。益發注了意。因向小兒說。我是替竊賽姑娘來等信的。小兒見說。取出那封信。又把蔣布善看了兩眼說。既是替竊賽姑娘來等信。那就不錯的了。但是你老知道這信是德爾呢街堡壘中來的嗎。蔣布善略事沈吟。即答道。那我怎不知道。小兒說。那麼此信是誰寄的。蔣布善說。是彭美麥利。小兒見一點不錯。便放了心。將那信交與蔣布善。便折身而去。蔣布善因爲方纔衝動了盲情。也不以此事爲可耻。因爲他愛憐竊賽過甚。所以不能不因愛生妬。已然沒有工夫去思考是非善惡。他以為但能騙得這封書札。

便算達到目的。當下他借着街燈之光。把信打開。在燈下讀起來。他見頭幾行敘述婚約之事。已然慣不可過。暗道。原來蕊賽與此人已然定了婚。當下連急帶氣。面皮完全黑紫。忽一轉念。好似心內有聲向他說道。蔣布善呀蔣布善。當初你受聖僧美利爾的感化。你的身子早已消歸於無何有之鄉。汝今如此。可謂無情已極。你年年悲苦。月月辛酸。所以勉爲善人。不是要把一切惡念勾行去掉嗎。如今你已六十歲的人。若被痴情所誤。把數十年苦行。一旦付之泡影。殊不值得。汝不自愛。立刻便成墜落之人了。這樣的心聲。也不知他聽見沒有。便要把那信立即撕碎。既而又往下讀了去。纔知道他們雖有婚約。只因麥利的外祖不從。所以不克如願。如今希望斷絕。生不如死。所以參加革命。以死了之。這封信正是與蕊賽來作永訣的。有這樣好消息。在蔣布善真可以不必再行操心。自然沒人與他爭奪蕊賽了。因爲麥利一到戰場。准死無疑。大概不到天明。他必成冥府之人。蔣布善攜着蕊賽。遠游外國亦可。即或不然。潛居巴黎亦無不可的了。所以這封信實在於蔣布善有百利而無一害。但是蔣布善若果如此。他便成了一個俗子凡夫。與他那希聖希賢的心理。豈不完全成個大相反嗎。由神的眼中看來。他若如此行事。與

最初的蔣布善又有什麼分別呢。所以他躊躇莫決。好生難處。忽然一躍。反身入屋。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此回篇幅過鉅。情節紛雜。若按新式章節。固可以任意分配。譯者必欲使其爲舊式章回體。所以剪裁連絡。熬費苦心。

在章回小說中。所最難安插者。在以頭緒紛煩之事跡。連貫綴拾。俾成一事。此非苦心經營。欲免拖泥帶水之弊難矣。即以本回而論。如麥利與蕊賽之定婚。如蔣布善懸懼而遷居。如紀爾滿老人與麥利二次之衝突。如夜婆暗中戀愛麥利。而爲暗中種種之行動。如大出喪。如市民革命。諸種紛雜之事。欲於此一回了之。此其字數之分配。不能不視其他回目。增多至一倍以上也。

此回書。於大體上。雖描寫戀愛及革命之事。而著者之存心大公。毫無偏袒。亦可以想見也。善青年男女。毫無把握。關於結婚之事。亦不能自主。一旦驟遇所歡。但欲以簡單心

理。草草了事。及障碍叢生。志不得遂。惟欲以一死酬之。其志氣雖可嘉。至於少不更事。鹵莽滅裂之行爲。亦不可寬恕。藉使麥利不遇如蔣布善者之聖人。則其妄死。亦不足惜也。著者對於ABC之青年黨。固無顯然之攻擊。至於料其不能成事。於字裡行間。早已見之。何況雞鳴狗盜之徒。廁身其間。如小三兒之類。亦滿口革命新詞。吾黨長。吾黨短。此即作者深刻之筆墨。意謂所謂革命英雄。無非小三兒之流。無家無業之流丐而已。嗚呼以此等人。亦廁身革命黨。雖一時不無藉助。而真正革命之不能實現。亦由於此輩廁身其間也。然則孰使之然。故作者對於政治之不良。大肆乎其攻擊。意謂如有善良之政府。清平之政治。則不得意之青年。與無業之流丐盜匪。萬不能妄事揭竿也。書雖成於十九世紀之初期。不啻爲今日中國寫照。譯至此。焉能無感乎。

文章之道。必有綱領。綱領一提。全局可見。市民革命。一日之中。草創廿餘壘。其間並無發縱指揮。此特以志市民怨毒之深。爲政府惡劣之反映。至於其抵對官兵之動作。固不能一一描寫。但舉其一。以概其餘而已。若有人必欲將二十餘壘之戰況。逐壘描寫。則其人

必不解爲文之法。讀之使人欲嘔。亦不能免耳。一部哀史。洋洋數十萬言。決無半點閒筆墨。亦無半點敷衍了事之作。此其所以爲名著。與天地而不朽也。

蔣布善乃一苦行自勉之人。無論現在其心境至於如何聖域。而其人之素性。固未完全芟除。若不顧其素性。一味以肉身成聖之人許之。則不第不能以盡量描寫之。而敷衍周全。反足以傷蔣布善之真相也。凡人成聖。本屬至難之業。一時頓悟。固無問題。若悟而未澈。危險之性仍留。則一念之差。究不免誤乃公事耳。故昇大入地之岐點。只在於是否能自制。自制到家。即爲聖人。爲慾所制。即爲俗子。至必要時。尅制自苦。忽然犧牲。此非大聖而何。蔣布善諸事全了。所不能了者。惟有對於競賽之愛。執拗危懼。若不自安。彼若將此執拗一除。則功成緣滿。立成聖人。此機最難。所以作者必引人類之獸性。而將蔣布善之嫉妬心理。重描一過。以見解脫之難。非所以輕之。實所以重之也。試看下一場大動作。豈凡夫俗子所敢輕試者。故吾謂哀史一書。爲蔣布善一人而作。其他皆配角耳。夜婆之死殊慘。然其人實情種。作者依其身分環境而描寫之。所以恰如其分。若在俗手。必

使其與蕤賽爲情敵。演出種種之醜狀。則節外生枝。不足觀矣。

第二十二回

老俠客支身入虎穴

好青年駢死作國瘡

話說蔣布善。得了麥利與蕤賽的那封訣別信。躊躇半天。忽然醒悟。一躍入屋。他此時心內十分後悔。自加叱責。在室內周視一過。連忙打開一個衣箱。由裡面取出一身護市兵的制服。

這護市兵本是官許的商團一樣。着了這樣制服。不但表明是真正市民。並且一切官兵。也不能攔阻。蔣布善是沒有公權的人。亦不能認作市民。但他爲免除一切危險。自然不能不預加防範。這身制服。也是他平日暗中置備的。當下他穿了這身制服。獨自出門而去。他依然不敢走明處。只撿那黑暗小巷而行。此時已是夜中十二點多鐘了。那青年黨的堡壘中。依首領燕吉爾的命令。準備拂曉攻擊時。再與官軍對敵。但他們的武器本來不足。所賴惟有這所堡壘。所以大家賣力。又把這已破的戰壘。重加修葺。較比初創時堅固多多了。此時首領燕吉爾。在壘內

巡視一周。調查人數。那惜命烏合之衆。早已逃走不少。不過僅餘同志四十七人。藉使他們的堡壘。無論怎樣堅固。就以此寥寥人數。欲敵那勢如潮水的官兵。勝敗之數。不問可知了。但是燕吉爾早有決心。因向衆同志說。諸君。假如官兵二次再來攻壘。我們能一齊戰死麼。衆人聽了。一齊說道。那個自然。燕吉爾說。雖然如此。我們也不可斟酌一下。我們既欲戰死。也得大家決無勉強。如果我們同志裡面。若有恐不能守的。自管舉手。立即退去。因爲我們既約同死。也用不着許多人。大家見說。無一人舉手。燕吉爾又道。雖然諸同志志決意堅。但我仍以爲有裁減人數之必要。諸君之內。現在必有有妻子的。你們負着養家義務。如有這樣的人。隨我們一同戰死。大是不可。凡有家小的。請即退出。獨身無室的。在此同守。發出這樣的命令。真不媿大仁大義的首領。但是大家沒有一人說。我有妻子的。於此也可以想見那青年革命黨是何等意氣了。再說這些青年裡面。也有已經定婚的人。也有父母妻子應當贍養的人。假如一同戰死。他們的老小。豈不成了孤寡。此時忽有一人於衆中言道。我們誰也不能走。我們願意一同死在這里。麥利見說。出而言道。首領之言實爲至善。諸君如有負着養家義務。而不能盡其義務。反

倒死在這里。其罪尤大。我們既然崇奉共和主義。應於大眾之中。選出有妻子的五人。使其退出堡壘。須知家有妻子。已然沒有戰死的資格。當下大家選舉。果然有五人。皆有妻兒老小。但是雖然選出。內中有一人說道。我們一出堡壘。也得被官兵拿捕。又有人說。死在中途。不如死在這里。首領見說。無言而去。少時搬來幾身護市兵的制服。堆在五人面前說。我知道我們同志裡面。應當有退出的人。所以由陣亡的官兵身下。剝下幾件制服。你們五人穿了官兵制服。料無危險的了。及至一數那衣服。將將四身。五人之中。有一人喜道。好極了。我可以不走。與諸君同共戰死。那四個人也一齊說道。那是什麼話。我們也不能走。士氣如此。怎能被官擊滅呢。所以不能成功。那就是衆寡不敵的關係了。但是這些青年雖然爲國流血。他們的英靈。到底不亡。終能傳之後人。顛覆惡劣政府。改建真正共和。這是後話。但是五人之中。究竟留下誰呢。這個問題。也算困難萬分了。五人之中。有一人向麥利說。請麥利君指名。教我們把誰留下。便留下誰。五人無不贊成。一齊立在麥利面前。點頭指鼻。爭着教麥利留下。差不多和獻媚求榮一樣。麥利看了半天。眼中流淚說。兄弟無此勇氣。不知留下那一位好。衆人見說。

無不流淚。人心之美。於此可見。大家正自爲難莫決。忽聽半空中有人說道。不必指名。五人一同皆可回家。隨着便擲下一身護市兵的制服。大家抬頭一看。堡壘之上。有一白髮老人。方自脫了他的制服。投了下來。此時首領燕吉爾。把那老人看了看。也不知爲誰。因問麥利說。君知此老爲誰乎。麥利看了看。認得是白翁。因向燕吉爾說。我認識此人。首領見說。喜悅莫名。因道。前有麻福老人。爲吾黨增光不少。今又來一老勇士。使我敬老之心。一日不能成已。因請老人入壘叙話。來者非別。正是蔣布善。他來此何爲。雖道也和麥利一樣。因爲絕望。也想死在這里麼。或者是另有目的。此時無人能知。只看後來結果。便知分曉。此時老人入到壘中。也無暇細看麥利的品貌。先教選出的那五人。穿了護市兵的制服。蔣布善溫慰這五人。便如自己兒子一般。趕緊打發他們走了。大家見老人如此行事。無不敬服。未幾。夜已漸明。各處散在的二十七個堡壘。一一陷落。官兵來助攻此壘的。其數益多。過了五點鐘。官兵方面。已然開始攻擊。壘內只有四十二人。雖加入蔣布善一人。那也就無濟於事了。此時敵人用大砲已打壞了堡壘之一角。壘中青年。人人以必死精神。奮鬥不休。這時敵人大砲。已然停止。忽由

堡壘擊缺之處。有一童子。躍然而上。因呼道。我來了。我來了。大家一看。正是小三兒。麥利尤爲吃驚。在麥利的本意。原想教小三兒送這封信。一以向寇賽訣別。一以搭救小三兒性命。不想他又跑了來。因把他叫下來問道。那封信你送到了麼。小三兒說。小姐已然睡覺了。我把信交與他的老僕人了。大概他此刻已然起床。必然正念你的信呢。麥利見信未直接交到寇賽手裡。未免有些不滿。又不知白翁到此何爲。尤不能無疑。因問小三兒說。你認得那個老人麼。說着指與小三兒看。小三兒因在夜中。本來沒留神。那里還細看蔣布善長的什麼樣兒。只得說。我不認識他。麥利見說。方纔放心。知道白翁不是爲那封信而來。也是加入革命的。因又問小三兒說。你又來此作什麼。小三兒說。此時正是吾黨危急存亡之秋。小三兒不忍坐視。麥利說。你這完全是小孩子話。現在吾黨彈藥已然用盡。此刻就要短兵相接。照你這樣小孩子。反倒碍手碍脚。你不如乘早快走吧。小三兒道。既然如此。更是我應當賣力氣的時候了。我去搬運子彈。說着早已由那堡壘隙處。潛身而出。官兵的彈雨。只在他頭上飛。小三兒毫不畏懼。在官兵的死人堆裡。摸取子彈。不一時。已是一大堆。他剝下死人衣服。把這些子彈包了。運

入壘內。如此數次。其輕如鳥。其捷如猿。但是敵人槍彈。毫不容情。到底被敵彈所中。倒在地下。小孩子真有勇氣。雖然被彈。猶能扎爭起來。可是行不幾步。又倒在地下。傷口血流不止。他只得坐起來。大叫道。共和黨萬歲。此時麥利在壘內。看得分明。早已飛身而出。意欲拯救。已是無及。那敵彈已然密集小三之身。眉間亦中一彈。此大膽之無業兒。遂絕命而死。麥利只得把他屍身抱起。挾在肋下。復入壘內。敵人雖然一齊射擊。幸無一彈命中。否則連麥利也死在壘外了。此時麥利抱着小三屍首哭道。嗚呼三郎。當初汝父於槍林彈雨中。曾救出我父。如今我僅能奪回汝屍。有負汝父多矣。當下大眾益以必死之心。準備最後之戰死。堡壘之陷落。已然迫在眉睫。首領燕吉爾。只得把生存者重行呼點一遍。因向衆人說。堡壘已不能保。我們須把鋪路石起下。塞了酒店窻口。在屋內與敵人鏖戰。衆人見說。依然動作。蔣布善也帮着運石。他的力量尤大。五個人搬不動的石頭。他毫不費力。輕輕舉起。此時敵人已然入壘。三個官兵。已然升上屋頂。打算居高臨下。以便向下面射擊。燕吉爾一見。咬牙切齒。蔣布善見有空間槍彈。早已拿過一支槍。仰擊屋上官兵。槍響處。一兵之帽。已被擊去。又一槍。又把第

二個官兵帽子打去。第三個官兵。也照樣被他把軍帽射落。若彈丸往下一寸。必中眉心無疑。三個官兵。雖未喪命。早已胆寒。向屋後滾了下去。後繼而上的。見此神槍手。早已連滾帶爬。跳下房去。燕吉爾見蔣布善槍法如此準確。感歎不置。不一時大眾已用巨石把門窗堵塞。儼然成了一段石垣。燕吉爾又把蔣布善請入屋內。因為燕吉爾對於蔣布善的武勇。十分欽佩。不願使他離開左右。酒店中人。早已逃避一空。惟有鷺比態仍在那裡縛着。燕吉爾因向鷺比態說。我們的堡壘。眼見要陷落了。前已說明。在陷落十分鐘以前。應當把你槍斃。此時已是時候了。鷺比態見說。泰然答道。如此我謝謝你。說完這句。只見蔣布善站在他的面前。蔣布善也認出是鷺比態。二人心中各吃一驚。只是不好形之於面。只聽蔣布善向燕吉爾說。首領。如欲槍斃此人。請把此功給我。首領說。可以。你就把他牽出。立即槍斃。鷺比態見蔣布善自請行刑差使。暗暗切齒說。從前我屢次空辱他。如今他要殺我。以復其仇。那也是當然之理了。當下蔣布善把鷺比態由屋內牽出。此時屋外到處都是死尸。堡壘那邊。麥利正合五六個同志。兀自和敵人奮戰。麥利已然是滿臉是血。或者已然受了輕傷。蔣布善一見。未免吃了一驚。躊躇一會。仍

牽着鷺比態尋那行刑地點。堡壘附近。盡被官兵包圍。連個螞蟻也不能出人。蔣布善向四下一看。只有一條小巷內沒人。只得牽了鷺比態。入了那條小巷。路上也見了不少死尸。夜婆的死尸。也在那里躺着。鷺比態一見。認得是夜婆。因道。這鴉頭也死在這里了。此時蔣布善已教鷺比態站住。教他看着。裝了槍彈。因向他道。鷺比態。你還認得我麼。我便是蔣布善。鷺比態到了此時。也無多言。只說。你報仇吧。蔣布善見說。反倒把槍倚了。却由衣兜內取出一把小刀。啓了刃口。鷺比態一見。未免大吃一驚。暗道。他槍斃我還不解恨。難道要用刀割我麼。只得自言自語說。用槍斃人。是軍法。越獄的強盜殺人。來用小刀。可謂適如其分了。誰知蔣布善已然轉到鷺比態的背後。把他的縛繩。全行割斷。並向他道。你如今已自由了。趕快走吧。數十年的積仇。一旦狹路相逢。任我處治。若在常人。誰不欲即時報仇。以快其意。不想蔣布善的舉動。偏生出人意表。不但不以鷺比態爲仇。反把他縛繩割斷。放他逃走。這件驚人奇舉。不第使讀者瞠目咋舌。便是當時鷺比態。也驚得呆了。不能更作一語。在他有生以來。實不曾經過這樣的奇驚。心裡早已騷動起來。此時蔣布善又向他說道。這個堡壘。已被官兵圍的水泄

不通。無人能逃。但是你先生是政府中人。官兵萬不至傷你。你可以去。我萬是不能出去的。大約不到半點鐘。我便死在這裡了。如有天幸。我能逃出虎口。得以生還。我家現住阿美街七號門牌。我變名叫福希。你自管到那里去捕我。我必然恭候。蔣布善爲什麼把真正住址告訴驚比態。大約他自己也以爲不能生還的了。但是他不殺驚比態。反把他放走。豈不是至愚之舉嗎。可是由蔣布善的存心看來。這件事也不算稀奇。因爲蔣布善決不會作殺人之事。即以方纔槍擊那三個上房的兵士而論。他豈不能一槍一個把他們打死。因爲他本意不是來殺人。只有救人的。所以只打落他們的帽子。不忍傷害他們的身體。他數十年的動作。只有救人。誰曾看他殺過一個人呢。至於他抱着什麼目的來到這個堡壘。雖然不知道。大約也是爲搭救一個人。却說那驚比態。至於他抱着什麼目的來到這個堡壘。雖然不知道。大約也是爲搭救一個人。却說那驚比態。驚比態。半天纔說說話來。只聽他向蔣布善說。以後你多留神吧。我還是要拿你。這正是驚比態之所以爲驚比態。把他的性格爲人。可謂完全活現了。蔣布善說。好。請你去吧。驚比態臨行時。又向蔣布善問道。你的住所一定是阿美街七號了。這樣看來。那放人的和被放的。真是棋逢對手。都不是尋常之輩。可以想見了。當下驚比態整整衣服。大踏步而去。蔣布善於

鷺比態去後。取了槍。向天放了一個空響。回到酒店之內。向首領燕吉爾報告說。已然完事了。論理他和鷺比態。從此也應當完事了。但是能完不能完。此刻還在未定之天呢。且不言蔣布告放了鷺比態。虛報燕吉爾已槍斃的話。單說麥利。雖然知道一身已入危險時期。無復生理。但他見鷺比態已被牽出去槍斃。心內却十分不忍。因為當初他曾借鷺比態一隻手槍。至今未還。不想今日他却死在這里。未免有點對不起他。當蔣布善把鷺比態牽走時。麥利曾問燕吉爾說。方纔牽出的人。是政府的偵探嗎。燕吉爾說。是。如今牽去槍斃他。麥利說。他叫什麼名字。燕吉爾說。鷺比態。便在此時。蔣布善的槍已然響了。麥利一聞槍聲。不覺寒戰不已。這並因為自己的死期已至。他的青年血性。總以為對鷺比態不過。這時官兵方面的攻擊。愈加猛烈。壘內寥寥數人。如何支持得住。早見官兵紛紛搶入。只得白刃相拚。戰作一團。麥利決死之心至此已然達到目的。他身受多傷。自己却不知。但見他滿頭是血。無復人形。混身上下也是血淋淋的。雖然受了這樣重傷。兀自不倒。仍然剗倒許多敵人。他真不愧勇將彭美之子。俗語說的好。虎將無犬子。勇士的靈魂。本來是血統相傳的。但是一人之力。能有幾何。到底不能支持。

終於被傷而倒。當他頹然倒地時。便如夢幻一般。不但不覺苦痛。反覺得一切苦痛。從此已去。所以他的臉上。不但不見苦痛之狀。反倒是笑容可掬。口內心中。只爲蕤賽祈禱後日的幸福。因爲他的心中。只有一個蕤賽。別無他事。蕤賽便是他的生命。此時他尙有微呼之氣。感覺也未斷絕。忽然覺得有人在他身上摸了一把。既而又把他提起來。他以爲必是被官兵捕拿了。但是已然沒有力量睜眼看。自己惟有後悔。爲什麼不自裁。假如我若再活了。不是依然被槍斃麼。真不如就這樣死了好。以後的事。他已迷離恍惚。不再記憶。但是他真被捕了麼。停一停再講。麥利的戰鬥樣子。已如前述了。如今再說首領燕吉爾是怎樣奮鬥。此時他的左右。已無一人。便是麥利那里去了。他也不知。在他以爲不是戰死必是被捕了。所以他那最後之死。益覺得迫在眉睫。當下他單身把住酒店的門口。那屋內已有幾名同志。先行逃入。用那怕先搬入的街石。由樓上往下拋擲。又打死官兵不少。但是槍彈如雨。幾個同志已次第死在樓上。此時只剩燕吉爾一人。猶如被難的船長。至死也不能先逃。他見戰友已然完全駢死。官兵愈逼愈近。只得把手中槍當鐵棒使起來。一陣亂打。官兵一齊倒退。他乘此機會。掩入屋內。把門關了。

官兵又擁上來。大家意欲破扉而入。燕吉爾在裡面早已把門門上了。屋內又有條石塞了竈門。以致官兵不能便入。只聽燕吉爾在屋內喊道。我死是一定的了。只是不能教你們容易下手。形勢如此，猶不絕望。其氣骨也可以想見了。此時他把門內地板早已起去幾塊。儼然成了一個陷坑。他用桌子掩護了身體。手執木板以待。外面官兵。極力破扉。人多好作活。不一時門扉已破。官兵一擁而入。那里知道。當地沒了地板。一個個重重疊疊都陷入房基以下。燕吉爾用木板一陣亂敲。多半打死在坑內。但是官兵人多。前仆後繼。藉使燕吉爾三頭六臂。恐亦無法施展。這時官兵已把燕吉爾圍住。要想上樓。也不能了。並且手無寸鐵。而前只有一張桌子。官兵雖然把他圍住。却又無法可施。內中有一將校。尙明事理。因發命令說。射殺。於是有一二十多槍口。齊向燕吉爾擬定。將校又發命令說。少待。既而又問燕吉爾說。你是首領麼。燕吉爾說。將校說。你如此青年。殊爲可惜。但亦無法容赦。我們只得把你眼蒙上再槍斃你。燕吉爾說。何必那樣。我若皺皺眉頭。也算不了青年黨的首領。當下挺胸待擊。面不更色。大凡兩軍對敵。性命相拼時。當然是彼此殺傷。毫不爲怪。這時只剩燕吉爾一人。况又手無寸鐵。與兩陣對敵。

大不相同。再加燕吉爾的相貌。十分英俊。怎好眼睜睜把他槍斃呢。所以那個軍官要把臉給他蒙上。燕吉爾執意不從。就在這混亂之際。不知何人。在那張桌子底下。發了一個奇怪的呵欠聲。倒把衆人嚇了一跳。定睛看時。原來是個醉漢。方纔睡醒。這個醉漢戈爾。在前回書中已然表過了。他自從開始戰鬥以來。直到此刻。整整睡了廿四個鐘頭。外面鬧得天翻地覆。血肉狼籍。他一點影兒也不知。好似旅客在火車中。車聲隆隆。倒沉沉睡去。一遇車停。必然豁然而醒。此時戰事已然終熄。他的酒困已然醒了。此時他揉了揉醉眼。向四下一看。知道大事已完。只聽他扯開嗓子喊道。共和政治萬歲。既而又向首領燕吉爾說。首領。我昨天已說明了。與你死在一起。今日我便履行契約。燕吉爾見說。不覺好笑。此時那將校發了一個命令。只是射殺二字。衆官兵見說。同時發了十餘槍。戈爾德身中數彈。一躍而起。復又落下。已然死了。燕吉爾以背承壁。同時被官兵打死。他二人一個滑稽。一個凜烈。便這樣死了。官兵費了絕大力氣。攻擊不破的堡壘。至此已完全陷落。這件事。在法國革命史上。寫得十分詳細，也不便贅叙。如今另換一回，詳述蔣布善搭救麥利一段奇事。諸君少待。下回分解。

此回無多意旨。不過描寫青年黨之意氣。紀其駢死之實際情形耳。然其中亦有賓主之分。若自全書言之。固當以蔣布善爲主。但蔣布善初不與青年黨事。其入戰壘也。意在救人。故不但不能寫彼之奮戰。反須處處迴護其慈善行爲。在諸青年中。彼不過賓中之賓自行其志而已。若以近事而言。自當以麥利爲主。然麥利雖爲青年黨中人。初無意於革命。迨失意之後。始決心戰死。在諸青年中。別有苦衷用意。至於純粹革命健兒。純粹爲政治而死者。只有燕吉爾一人。故此回純以燕吉爾爲主人。於其死也。描寫十分壯烈。而更襯之以醉漢戈蘭德。文字遂益覺活潑跳躍。

蔣布善忽然感悟。加入堡壘。其意何居。無人能知。但聰明之讀者。必能了解其意。或者必往拯救麥利去矣。至於釋放鷲比德一層。不但出於讀者之意外。並亦出於蔣布善自己之意外。但彼能於咄嗟之間。釋其宿仇。完此聖業。其澈悟到底。不問可知。西人重宗教。凡小說之書。莫不帶宗教意味。故其影響於人事者頗巨。西人所以有犧牲性。有忍耐性。

有創造力。多半受宗教之賜。而今之中國青年。動輒菲薄宗教。恣情獸慾。體既不強。志又不穩。天地間事。無足以範圍之。以此芸芸。欲言興國。嗚呼此等志士。吾未之前聞。此一場革命戰。形形色色。無不具矣。而最後成功。仍不外蔣布善一人。彼雖成功。彼苦矣。彼死矣。是知天地間所謂聖賢英雄。莫不損己而爲人。一存爲己之念。其人不但不足以稱聖賢英雄。地獄中位置。必爲彼留一席。可以無疑焉。

第二十三回

真澈悟翁塔修好

太幸事祖孫如初

却說麥利受傷倒地之後。覺得有人把他提起。自己以爲是必然被官兵所擒。如再蘇生。定被槍斃無疑了。可惜他既無抵抗能力。而知覺亦漸消失。只得昏昏沉沉。被那人捕去。但是捕他的人。並不是官兵。却是蔣布善。你道。蔣布善真要奈何麥利以報奪去競賽之恨麼。若真那樣。蔣布善尙稱得起什麼聖賢。他此次來到這座堡壘。的目的並不是來殺人。完全是爲救。他的人在

幼年間。便以射獵爲生。槍法是百發百中。他若要殺。自要有子彈。幾百個也得死在他手。但看他盤落那三個官兵的軍帽。那也是出於不得已。再說。比慫是他數十年的積仇。他都不肯殺害。反以德報怨。何況麥利與他素無恩怨。焉肯因青年男女彼此互相愛悅之事。出以妬殺之舉。他此次前來。固然重在麥利。而更有一件驚人善舉。便是救護傷兵一事。當雙方對敵。很命殺傷之際。人人眼紅。個個奮戰。誰有工夫看一看他的舉動呢。他於槍林彈雨之中。也不管誰勝誰敗。只檢那受傷未死的。用迅速手術。一一施以繃裹。以免流血過度。因而喪命。在極短時間以內。也不知救護了多少人。後來戰事終熄。官兵方面來抬傷兵。只見多半爲人繃裹。衆人無不大驚。也不知何人冒險作此善舉。當時引爲一段佳話。當他如此動作時。始終留意在麥利身上。因爲他救護麥利之心。比救護別人尤切。在他以爲此番若不救麥利出險。未免不近人情。但是在槍林彈雨之中。數重密圍之內。豈是人力所能救護的。除了神力以外。他也只可盡心而已了。但是在普通人事以內。麥利究竟是彼何人。可以說是個敵人。並且是奪了他掌上明珠的敵人。他曾因此而泣。因此而恨。因此而怒。因此而嫉妬。甚至私收竊賽之信。幾於欲狂。若

在普通的人。處在蔣布善的地位。既知麥利決心一死。未嘗不可暗自稱幸。携着蕊賽。遠遊他國。平平安安。以送餘年。豈不是自得之計。但是他既非幸災樂禍之人。尤非凡夫俗子。他自從接了麥利之信。始知蕊賽與麥利定有婚約。再說他對於蕊賽。雖非親生父女。也和真正父女一樣。如今女兒既然與人有了婚約。那有故作不知之理。揆之天理人情。若不使二人成爲夫婦。真是莫大的罪惡。左思右想。爲愛蕊賽計。也得設法教麥利永遠生存。方爲愛珍蕊賽之道。所以他纔冒險前去。設使不能救出麥利。也想死在那里。此等存心。真不亞如是神聖的心。萬不能以常人之心擬之了。雖然如此。假如他當真與麥利一同死在沙場之上。致使蕊賽成了一個無倚無靠的孤雛。則天下之大。尚有誰能替蕊賽謀書後來的幸福呢。若然。他此等舉動。可算鹵莽滅裂到家了。但是他自己有他一個信心。他以爲他決沒有半點惡念。只有一顆善心。無論如何危險。那槍彈也打不着純粹善心的人。所以他竟安心而去。當他目覩麥利受傷仆地之際。他早已奔了過去。摸了摸。氣息未斷。但是如何把他拖出呢。若是真死屍。無論藏在那里都可以。無奈麥利尚未死。必須移至僻靜所在。施以手術纔是。但是保壘以外。官兵密圍。連個螞蟻也逃不出。

他背了這樣一個半死的人。焉能走得脫。假如被官兵拿住。不是依然一齊喪命麼。他一邊抱着麥利。一邊思索。只得走入一個橫街。但是左右皆有官兵。萬無出路。便是這個橫街。再有一二分鐘。官兵也必擁了進來。正自走頭無路。耳中已聽得官兵方面傳令。向這裡攻了進來。他以爲死是不能免的了。但是究竟不能不逃。向前一看。有所六層的高樓。樓的那邊。官兵人馬。正自喧闐。在八年前。他爲避驚比態的追捕。曾經逢着這樣困難。那時是携着慈賽。今日却抱着一個死人一樣的大人。尤爲累贅之至的了。在當初他還尋到一根繩子。得以越入尼寺。今日連根繩子也沒處尋。而困難的情形。又較從前難至萬倍。若非騰空之鳥。入地之蟲。人間力量。萬是辦不到的了。此時他未免後悔。欲哭已然無淚。只是眼巴巴的看着大地。無計可施。忽見一物。現於眼前。並非別物。乃是一個下水道的眼口。因爲地下鋪石。已被青年黨跑去築壘。所以露出這樣一個下水道的眼口。上面蓋着一個鐵格子。約有二尺見方。他不住的注視這個眼口。若在常人。對於這個洞口。絕沒有別的研究。但是他曾經越過獄的人。對於逃路。原有至深的研究。當下他便跑到眼口旁邊。放下麥利。用力把那鐵格子提起。因爲他的力量絕大。雖

有石灰嵌住。也不禁用力一提。再說他此時幾如中狂。所以力氣尤大。對於人間諸事。更無暇細思。他先張其兩臂。把下身沈入口內。然後拖起麥利。以肩承之。一齊沈於地道之內。又復伸手把那鐵格子原樣蓋上。在蔣布善想着。由地道內。或者可以逃去。但是下水道果然有逃生的出路麼。這正是一個疑問呢。巴黎的匪人。固然有利用地道潛逃的。但是這宗情形。警察方面早已知道。所以那下水道口眼內。警察每每暗裝吊網。設遇賊人失踪。起了眼口之善。常見賊人在那裏吊着。蔣布善知道這種情形不知道呢。但是他除了這一途。也真沒有別的方法。但是他如此冒險。是爲自己麼。本來是爲人。是行善。可見現在的社會。欲惡爲善。反倒比作惡危險萬分。再說巴黎的街道。雖在白晝。也有迷失道路之虞。何況下水道。那里能辨出遠近方向。裡面黑洞洞。對面不見人。一入此中。真是不能生還的。所以修理地道之時。每每發見人骨屍骸。便是這個道理。蔣布善如此冒險。誰也不能信他能活着出來。下水道差不多便是變相的地獄。裡面既沒有聲音。也沒有顏色。唯有惡臭撲鼻而已。但是蔣布善毫不在乎。反倒深以潛藏地底爲善。外面之事。已然是怎樣了。他也不知道。只有暗暗感謝得助。若論在槍林彈雨

之中。人喊馬嘶之際。他能救了一個被傷的青年黨徒。藏於地道之內。焉能說是不得救呢。並且地道之內。完全與人世畫一鴻溝。誰也不能進來追捕他。但有一節。他不能由地道內再返人世。那便是一個疑問了。此時他不住用手摸那兩側牆壁。知道裡面甚狹。並得屈背而行。始能通過。至於腳底下。連泥帶水。流個不止。他肩着麥利。惟有試足前行。方纔在他尙在天翻地覆的戰場上。如今又入黑暗無聲的地道內。自己心內。對於人世變化之迅速。亦茫然不知其所謂了。好在他於數十年中。習於幽暗生活。所以眼前雖極沉黑。在他也不以爲苦。但是無論怎樣習於幽暗的人。若毫無光綫幫助。前途的事。也可以想見了。最初他還借那鐵格子微光。看得出洞口的大小。以後便一步比一步黑。真不亞墜入地獄了。他知道久藏此中。也不是個道理。必須辨個出路。假如有人由那鐵格子上面看見有人藏在水道中。不是依然被捕麼。所以他此時不但不希望有光。反倒以有光爲可怖了。但是地道以內。不同街市。那里能辨迷路呢。只得和鑽牛犄角一般。一直鑽到底爲止了。巴黎的街道。一共有八百零八道街區。按着當時的地圖。實有二千二百條街巷。下水道之數。大概也不差往來。街市的延長。總計有一百四十英里。

那麼下水道的里數。當然也是一樣。一個人若在這暗黑的地道中。而且交叉甚亂。若想平安而出。實屬困難。固然地道上面。多有出入眼口。以便修理之用。但是既有出口。必然有人。既然有人。便免不了被捕。蔣布善此舉。直是無謂已極。但是他究竟不能不逃。灣着腰。背負着一個人。僵行地道之中。無論何人。也是辦不到。所以蔣布善此時想着。必須撿那低下地方走。纔能直起腰來。但是地方愈下。必有池沼。那種泥濘。又是不堪言狀的了。試想人是一時可以離開光綫的麼。人簡直是由光綫造成的。若是沒了光綫。便不能爲人。何況又在這永不見光的地道內。那種可怕的情形。也可以想見了。一時蔣布善所走的地道。忽而深。忽而淺。忽而寬。忽而窄。到底向那里去。他自己也不得主意了。可是依然決心前行。覺得愈走愈低。當真到了一個窪下的水泡。那道路自然高下距離得寬了。他也直起腰來。但是地下如此泥滑。又不知深淺。又沒個扶手。應當往那里走纔好呢。他只得緊靠地道洞壁。試着步。把這較深的泥濘陷坎越了過去。這真是一件可慶的事了。此時他略事休息。把腰也伸得挺直。但是這里並不是出路。仍然在地道之內。再說那地道縱橫無盡。究竟向那里去纔是活路。他也無法辨別。無計測量。

依然是沒有目的往前走。再說他由昨天晚飯後。到了此刻。已有十五個鐘頭未吃飯。他已覺得餓了。又且以地道內。空氣不足。尤感困難。這地道以內。並不是完全沒有空氣。但是離着修理口較近的地方。空氣方足。別的地方。自然有不足之感。飲食與空氣兩兩不足。以致使他目眩而頭昏了。可是依然忍耐前進。幸喜空氣漸漸。這不定是由那個修理口吹進來的。而光綫也透入一點。此時他手捫腳試。覺得又行好久。在他自己疑惑已有一口以上了。不想腳底下又覺得漸漸深下。那泥濘的深沼。又復橫於面前。這乃是下水道極危險的地方。不想他竟入了如此死地。他真是不幸到家了。下水道內。忽然遇此泥濘的深沼。其原因由於排水不利。滯碍漸多。水不能循道而行。以致將地盤滲透。因而下陷。遂成窪下的池沼。若遇這樣地方。便是那疏通打掃的夫役。一落其中。也得多人幫忙。纔能扶上。假如置之不理。其人必死於泥中。蔣布善他也不知地道內有此危險。兀自一步一步向前跋涉。誰知一步比一步深。及至覺得有些不妙。已然退不回來了。沒法子。依然往前進。足陷泥中。舉步艱難。他以爲此處既然泥水較多。不定是那個河口。再往前走幾步。到了河口便好辦了。第一有了空氣。第二有了光綫。並且由河岸上再

入市街。也不至有人看見生疑。於是他自加勉勵。奮力前行。那泥水益發覺得深了。其初水深不過一二尺。泥底有七八寸。誰知愈走愈深。水已有三尺深。也有到四尺的時候。差不多達到胸口。底下之泥。已有一尺多深。左足方起。右足已陷。右足方起。左足又陷。並且每陷一次。其度必加深一次。但覺自己的身子。已逐漸下沉。原來此處正是一個無底的泥陷。假如泥下若是。有底。還可以勉強跋涉。若是沒底的陷坑。無論怎樣。也是難於舉步的。此時蔣布善的運命。真是十分危險。大有陷溺之虞了。大凡世上那可怕的事。固然甚多。至於那無底的陷坑。真算可畏無比的事了。在法國訥爾曼海邊地方。這無底的沼澤本來甚多。旅人不慎。每每陷溺其中。甚至載貨的車馬。一入其中。也得陷落。無人敢救。他那陷人情形。最初不過沒足。拔一步。深一步。眼見一寸一寸的沈下去。卒至滅頂而死。任你如何喊救。也無人應援。諾爾曼海邊。此等害物不一而足。所以不易防範。本來看不出那里是沼澤。一望平原。全是沙地。那沙又是隨風而移動的。沼澤由泥而成。若被飛沙蒙蔽。和普通沙原一樣。行人若誤作沙地。徑行其上。則是重沙輕。漸漸陷落。迨兩足已陷。則其人萬無生理。因為進退兩難。必至下陷而後已。那無

底沼澤。既有如此利害。所以那附近村民。每逢見有帽子在泥沙上放着。必知不定是誰又沈下去。因為帽子體輕。不能回潮。所以只有帽子得救。人萬是無望的了。蔣布善在暗溝中。遇見這樣危險地方。他的運命。可以想見了。此時地下粘泥。已及其腰。水則幾於及頸。但是他依然不急不躁。亦無怨言。把麥利尸身。高高舉起。不忍棄置。麥利是他何人。總算是個敵人。他竟能如此捨命救護。那聖經上須愛汝敵一語。他可謂牢守不渝的了。在普通的信徒。誰能有他這樣偉大的精神呢。此時他覺得身子益發下陷。只有頭部在水面浮着。假如蔣布善若當真這樣死了。也未免過於強痛。無復天理。便是在他自己。也不信沒有神。他雖然死期已迫。依然把心交給上帝。他以為自要不死。終歸必然得救。所以他的兩脚。依然在水中泥下移動。在那柔軟的泥淖中。他的脚尖。好似觸着一個很堅固的東西。他以為脚下得此堅實之物。一定是神意搭救無疑了。但是此堅實之物。必係真正地基。若一失去。此身依然葬於泥沼之中。試思泥水如此之深。兩手又得拖着麥利。即便有此一縷生機。若非蔣布善具有天生神力。也不能上去。此時他使盡生平力量。纔把全身立於那堅物之上。摸了摸。一邊正是地溝牆壁。於是以背承牆。

略事休息。他不知麥利此時是死是活。利用這點餘暇。把麥利的身體檢視一過。依然是死人一般。惟有胃間尙微微跳動。他以為必須從速運出。得了新鮮空氣。施以治療。纔能甦生。當下他又循着溝壁。依然前進。只是總也走不到頭。在溝裡不知歇了幾次甚至絕了念頭。以為到底是不能出走的了。但是脚下泥水。漸漸清潔。早已脫離那危險地帶。及行百餘步。只見前面漸有光明。遠夕望見一個圓洞石門。已在眼前了。不一時。他已走到石門那里。只見老粗的鐵格子。鎖的十分堅牢。若不開了此門。依然不能出去。此時他用力拉了拉那鐵門。一點也沒動。鎖頭也無法打開。他不住呆呆望着那鐵門。失望已極。殆於不知所措。若是退歸原路。依然得越過那無底沼澤。十分危險。若是不回去。眼見這鐵石巨扉。又無法打開。反正是個死。此時他隔着鐵門。向外看。只見外面有一層一層的台級。台級下面。有活活流水之聲。不定是那道河流。正是下水入河的所在。既有河流。當然是巴黎的近郊。人烟較少。正可由此入市。量無人打眼。但是究竟怎樣得出這石門呢。他正無法可施。進退兩難之際。忽覺有人把他肩頭拍了一下說。得手了嗎。分我一半。一陣煙草臭味。早已撲入他的鼻官。忙回頭一看。只見一個惡漢。

已然立在他的面前。倒把蔣布善嚇了一跳。暗道。這樣的陰溝內。我以爲只有我一人。不想還有人在裡面作生意。可見生人不到的地方。倒成了惡人的淵藪。當下把那漢子看了看。認得他是鐵達。心裡不住躊躇道。我二人真可謂狹路相逢了。薛道還與他決鬥不成。但願他認不出我來。因轉過臉去。不使鐵達看清。此時鐵達又說道。怎樣。你得着什麼了。一定得分給我。蔣布善說。分你什麼。鐵達說。分我什麼。你當是我不知道麼。你想。一個人肩了一個死屍。由下水道內出來。還有好人麼。你這小子不定把什麼外國紳士。或是有錢的人。搶到下水道內給殺了。又恐修理下水道時。發見死屍。於你不利。所以意欲棄尸於河。以滅其跡。是不是。再說水道內。有無底陷坑。你能平安越過。你的能爲。實在比我強的多。但有一節。你雖然能跳過無底坑。你要想開了這鐵門。勢比登天還難。你如果把贖物分我一半。我便給你開門。須知那鑰匙在我手裡呢。蔣布善見說他有鑰匙。心裏十分感謝。神意真是微妙的很。神不必直接援助於人。不過暗中指揮衆生。便能把事辦了。神意又不必使喚善人。有時利用惡人。亦能於善人有益。鐵達之來。安知非神之默遣。以爲蔣布善之應援乎。便是蔣布善自身。也不能無是感。

此時又聽鐵達言道。你若把錢分給我。不但我把鐵門給你打開。我還借你一根繩子。蔣布善說。要繩子何用。鐵達說。你真是外行。你想你若把這死屍投在河裡。若不墜一塊石頭。不久還浮起來。借你繩子。好繫石頭哇。洞外堆着不少石頭呢。快把錢分給我。論着便探手去摸蔣布善的衣袋。那衣袋內已把泥土裝滿。卒被他掏出幾枚污泥的金幣。他又把麥利的衣兜也搜了一遍。當他採取財物時。便如魔術師之變法。手段既輕且快。既而又乘其不備。把麥利的衣襟。割取一角。以爲他日要索之具。大凡惡人行事。於自己之証據。則務期消滅無踪。於他人之証據。則必保存不棄。此亦惡人學之必要條件也。話說鐵達把錢搜完。數了數。不過卅法郎。因向蔣布善說。你爲卅法郎便殺個人麼。你的代價也太賤了。但是早已不提平分二字。把卅法郎全行揣在他的懷內。又向蔣布善說。你須佩服我得了這把鑰匙。那門鎖雖已生鏽。因鐵達以油灌之。所以開門時一點聲響也沒有。蔣布善心內暗々謝神。肩着麥利。自出鐵門。只見日已西傾。時漸就暮。實則他在地道內。不過四小時。但其辛苦已可想見。可是他把麥利究竟送到那里呢。此時他把麥利摸了摸。胸間依然微微動着。又由他衣兜內檢出他的遺書。上面寫着送到貴族紀爾滿外

祖家。他只得依着遺書言語去辦。但是麥利滿臉是血。行在路上。難免不生枝節。當下他就着河沿。用手帖浸水把麥利的血痕拭去。正自擦拭着。恍然背後站立一人。倒把他嚇了一跳。暗道。不是鐵達那小子又來勒索我。及至回頭一看。這人比鐵達還利害萬倍。原來是鷺比態。看官。鷺比態爲何來到此處。他因在堡壘以內。不但沒功。而且險遭槍斃。他打算別立奇功。以贖其咎。所以來到此處。冀有所獲。因爲他已聽說鐵達一黨。不時出沒此間。及見有人由地道內出來。在河邊不知作什麼。他以爲必是匪類。當下回蔣布善問道。爾係何人。蔣布善見是鷺比態。更不着慌。心中早已覺悟。暗道。此番又該享那牢獄生活了。並且也得死在獄中。但是叢賽過於可憐了。因向鷺比態答道。我是蔣布善。鷺比態見說。伸手便把蔣布善的肩頭抓住。面對面不住的注視。他的相貌。此時益發可畏了。可是蔣布善毫無怨恨之容。依然很和平的向鷺比態說。請你不必忙。我決不能跑的。再說我在堡壘裡面。已把住址告訴你。那時我已有就縛的決心。如今我已然和被捕一樣。你帶我上那里去。我便應當依你。但是我不能不求你一件事。鷺比態的爲人。諸君一定明白的了。他是固執法律。毫不徇情的。他每逢拿人。便如鷹拿燕雀。決

無半點寬鬆。任你怎樣哀求。在他只作沒聽見。如今聽了蔣布善的懇求。他的臉上。忽然現出深

思之狀。因問蔣布善說。你在此作什麼。那個死屍是誰。蔣布善說。我所以懇求者。即係爲此。

我想把此人送到他父母面前。然後我再隨你到官受處分。若在平日的鷺比態。一定不能答應。

那不行二字。早已脫口而出。如今他不說行。也不說不行。只見他取出手帕。也把麥利的臉擦

了擦。問道。我在堡壘內曾看見他。他叫麥利。蔣布善說。不錯。他是受了重傷的人。鷺比態

說。大概已是死了。蔣布善說。還有微呼之氣。鷺比態說。是你由堡壘內把他背來的麼。還川

間。一定是蔣布善把他背來的了。但是他由地道內背出這樣一個人。無論何人。也得連帶思及

他那種困難情形。但是鷺比態不但不作是想。他的心中。反倒如亂麻一般。不知想些什麼。鷺

比態爲什麼這樣思潮難湧呢。就皆因在堡壘內。蔣布善放了他一條性命。致使他不能不動心。

這時蔣布善也無暇研究鷺比態的心理。只得把麥利所留的住址。交與鷺比態看。鷺比態默然接

過。時已黃昏。若在常人。萬已看不出字跡來了。因爲他長年從事職務。兩目有如貓睛。昏夜

能辨物。他一見便自言自語道。哦。貴族紀爾滿家麼。當下他便叫了一聲趕車的。原來他臨來

時。是僱了一輛馬車來的。在他以爲今晚必有所獲。所以預備車輛裝人。不想却替蔣布善預備了。那馬車御者。見鷺比態喊他。便把車赶到岸上。鷺比態先把麥利抱上車去。又教蔣布善上了車。然後自己纔坐上。但是絕不見他說一句話。不過告訴御者到那里去便了。於是他們於無言之中。到了貴族紀爾滿的邸宅。時夜漸深。紀爾滿的宅門。早已緊閉。御者上前不住打門。闖者聽了。開了門問是何事。鷺比態說。我們送你家少爺來了。闖者見說。不免一驚。暗道。我家那里有少爺。此時蔣布善已由車上把麥利抱下。闖者一見。却是麥利。慌忙往宅裡便跑。告知外管事。外管事告知內管事。內管事告知內宅女管事。女管事直到寢室。稟了老主人。於是舉宅盡知。亂作一團。此時蔣布善已把麥利抱入門房。一層一層的抬入內宅。此時宅裡人。把蔣布善圍住。問長問短。蔣布善一時也無法說明。忽然有人把他肩頭拍了一下。回頭一看。却是鷺比態。此時鷺比態依然無言。不過臉上氣色。彷彿告訴蔣布善此事已完。你應該跟我到官去了。蔣布善也無言語。低著頭。隨了鷺比態出門去了。嗚呼。蔣布善苦矣。從此他又該享那鐵窗風味。終身禁錮之刑。大量是不能免的了。要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蔣布善之釋放鷺比態。爲常人之所不能爲。亦惟出乎尋常以外。此鷺比態所以怵然心動。爲下回自殺之張本。

蔣布善自革而洗心之後。迭演救人之事。而一次奇似一次。一次險似一次。此次拯救麥利。爲其最末之一次。亦即本書掉尾一段大文。此段演過之後。蔣布善已不能復在人間。大約係功德圓滿。苦修已成。天堂之上。已將彼之座位安定。可無疑矣。若在尋常小說。必不肯如此收尾。或使蔣布善享其晚年之幸福。然此皆人間俗事。尤不足以達哀史之目的。哀史爲蔣布善而作。所謂寧令天下人負彼。彼決不負天下人。故作者不敢以人間俗情以污之。至必要時。依然提筆大寫聖潔之事。作者之崇拜蔣布善。真不啻五體投地也。

書中之癡賽麥利。人間之虫沙耳。若蔣布善。則天帝也。萬不能同日而語。二人皆受蔣布善之覆幬。而二人皆不真知蔣布善。此所以極可哀也。

無底沼澤。在外國小說中。多有記載。蓋地理上之實際情形也。

鷲比態不得志於堡壘。乃弋獵於河濱。其貪功不讓。可謂至死不休。若非蔣布善報之以德。其人兇焰。終無由戢。

鐵達自越獄後。人不知其作何生理。此處一點。固天所以使之。而其人詭惡。至於在下水道中以劫財。可謂強盜中之強盜矣。

麥利到家。層層稟報。紀爾滿平日之氣焰。可以想見。此次所以如此寫法者。所以見紀爾滿老人。不再與麥利決裂也。

第二十四回

真懊惱 惡偵探 自殺

太幸福 美姻緣 成就

却說鷲比態監視着蔣布善。把麥利送到貴族紀爾滿家裡。諸事完畢。鷲比態把蔣布善頭肩拍了一下。雖然不曾用言語來催逼。意思是教蔣布善隨他走。蔣布善已知其意。只得低了頭。隨着他出了大門。一同坐上原來的那輛車。一聽鷲比態的指揮。在蔣布善。雖然把諸念打斷。決

心入獄。但是他的心中。究竟有不能割斷之事。不用說。自然是牽掛着蕤賽。假如他若這樣入了牢獄。那蕤賽便真成了一個孤露無依的苦女子了。再說他昨夜出門。並不是打算自殺。死在戰壘內爲止。他的意思。仍不外爲顧蕤賽。去拯救麥利。所以連飯都沒暇吃。如今日的雖已達到。而事情如何。尙不可知。必須與蕤賽見上一面。亦爲勢所必至。所以他又向鷺比態哀求道。警官大人。實在麻煩的很。但是我尙有一件不得已的事。請大人告訴趕車的。順便在我的門口停一停。不過三分鐘。我便出來。不知你老許不許。在鷺比態若是不許。那麼他把救命之恩。完全忘了。所以鷺比態無論如何執拗。對於救命恩人。這一點請求。當然不至拒絕。但是他口內依然無言。並且頻頻皺眉。好似想什麼事似的。半天纔向那御者說。到阿美街七號去。因爲他已把蔣布善的住址。記在心裡。論理。蔣布善是個遭事的人。臉上應當憂慘萬分。誰知那鷺比態的憂慘。比蔣布善還加十倍。將進阿美街。不想那里正在動工。道路又窄。馬車不能通過。只得把車停了。鷺比態先下來。向御者說。到此爲止吧。你要多少錢。御者說。我的車褥是新的。不想被那受傷的人流了許多血。車價應當多給纔是。鷺比態見說。毫不吝惜。多給了好幾毛錢。

蔣布善也隨着下了車。見鷺比態把車打發了。未免有些懷疑。難道他要帶着我步行到監獄麼。此時鷺比態指着那門牌向蔣布善說。這里便是阿美街七號。蔣布善把門一叩。門隨即開了。當蔣布善臨進門時。鷺比態又向他言道。你進去辦事吧。事情完了。快出來隨我到官。此時他臉上的顏色。益發惡劣了。蔣布善向他行了一禮。當即進了自己家中。一直到了樓上。開了臨街的窗戶。向外眺望。却不見了鷺比態的影兒。他究竟向那里去了。怎不在門外等我呢。這其中却有個原故。鷺比態自從許了蔣布善把麥利送到紀爾滿家中。他的內心。便如野馬一般。騷動起來。他自有生以來。始終不曾有今日這個樣子。如今憑空遭遇這樣一件難決的問題。實在使他手足無措了。在他想着。那蔣布善是法律上一個大罪人。而自己的性命。理應喪在他手。但是他不但不能殺我。反把我暗自釋放。不啻自己一命。是由罪人手裡得還。這件事已然使他不能忍耐。因為自己若拿罪人當作恩人。那麼自己的身分。已然居於罪人以下了。並且既以其為有恩。必有以報之。若報其恩。則自己亦與大罪人立於同等地位了。他的為人。是以法律為神聖的。他又是可以行使法律的警官。他把他自己看得十分高。便以為自己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的身子在他

想着，就是法律的代名詞。不想以我這樣一個人。一旦受恩於逸囚。以後還能行使那神聖的職務嗎。他左思右想。時而以手抱肩。時而負臂繞行。在他以爲始終應當執行法律纔是。但是他已然允許蔣布善兩次請求。實不啻自弛其法。此一事。更是教他難堪已極了。在鷺比態。尤所不解的。究竟蔣布善爲什麼對於他實現這樣慈悲行爲呢。一個罪人。能同警官如此慈悲。這件事不但出於鷺比態意料之外。並且也是使他消魂的一件事。若從反面言之。罪人既這樣待警官。而警官亦以慈悲待罪人。不但非鷺比態之所能爲。並且如果那樣。必使鷺比態驚得如木偶土人一樣。似乎絕對不應有的事。但是在他想着。雖然對於蔣布善尙未報其救命之恩。以今日的行事而論。早已自行破壞法律了。因爲蔣布善是在法律上應當逮捕的人。而鷺比態又是執行法律的官吏。如今不但曾以法律逮捕他。反倒由法律中把他竊出。同着他私自到紀爾滿家。如此看來。那神聖的法律之魂。已然不在他的心內。在鷺比態想着。法律就是他的靈魂。如今靈魂已失。除了一死以外。別無他途了。鷺比態的生性。本是執拗不移的。如今他不暇責人。惟有自行責備自己。他以爲若不速死。這種責備。將永遠不能逃避。他以爲他已然不是執行法律者。

已然不是警察官。並且已然不算爲人類。他垂頭喪氣。便如鬼魂一般。離了蔣布善的家門。一直行至一道河流岸邊。只聽河內的水。潺湲有聲。好似河內有位死神。在那里招引他。他隨即將身子一縱。跳入河內。沈重的身子。早已墜入河心而不見了。於是著名的偵探家。矯情的大警官。便如此自殺了。他自出世以來。便處處與蔣布善爲難。好似獵犬捕獸。到處搜尋。不想今日突然自殺。他日有人發見其尸。誰也不知他爲什麼自殺。只認作精神病。無故自殺。便草草的埋葬。於是轟轟烈烈的鷺比態。至此完全告終。也就不必提他了。如今我們暫把蔣布善的事閣一閣。且把麥利的事叙一叙。因爲他受了那樣重傷。至今不知死活。便是讀者。也欲知其究竟。假如麥利當真死了。這書的結尾。也就無法攤布了。麥利雖然受傷。且幸全不是致命傷。自從蔣布善把他送到家中。老人紀爾滿。自然百般替他調治。不但立即蘇醒。而且創痕日就痊癒。在最初一個禮拜以內。他的熱度固然十分高旺。未免有些危險。而且謔語囁言。不絕於口。所說的話。無非是爲競賽而發。競賽的芳名。始終在他口裡喊着。過了一個禮拜。熱度漸退。知識亦漸清醒。當他臥病時。彷彿記得有一位白髮老人。常來看他。那就是蔣布善。因爲不放心

他的病。所以天天來偷看他。一來二去。麥利的病。完全好了。光陰荏苒。已有半年工夫。那紀爾滿老人。不照從前那樣頑固。已然允許麥利娶妻。並問蕊賽是何人。麥利便把自己所知道的詳詳細細。告明老人。當下便由紀爾滿出名。請福希老人并蕊賽姑娘。到他家裡茶叙。因為麥利不知蔣布善的真名。所以只寫福希字樣。蔣布善接了紀爾滿的請簡。自然攜了蕊賽如期而至。紀爾滿的家人。因為他常來問病。並且也知道在半年前。便是這位老人把少爺送回來的。雖然不知他是如何身分之人。可是大家對於他都注了意。在他們談話時。二位老人。便替麥利蕊賽立了婚約。紀爾滿老人。固然喜之不盡。福希老人。却不免有些憂喜參半。假如世上有著名的畫家。恐怕對於這二老的笑面。也不能描寫盡致。二老歡笑多時。那紀爾滿老人。忽然歎道。今天總算是個喜慶日子。但是我却復後悔。當初我便是個好花錢的人。我家裡多少有點祖產。但是盡被我花光。如今只留下這一所空宅。別無長物。我所以每日尚能如此奢侈。全仗國家給我的終身年俸。但是我已九十多歲的人了。一旦溘先朝露。我連一文也不能給麥利留下。將來這男爵夫人。是怎樣度過這苦日子呢。福希老人見說。當下即向紀爾滿老人說。蕊賽本來別無一

物。但是他有七十萬法郎的財產。說着便把自己携來的一個包裹打開。裡面裝着一千法郎一枚的銀行券七束。每束一百枚。一齊放在桌子上。新嫁娘有七十萬的財產。任是怎樣的公婆。當然也要拜服的。紀爾滿一見這樣多金。真是出於意料以外。不但紀爾滿出於意料以外。便是談者。也有點生疑。但是這事毫不足怪。這些財產。全是蔣布善作市長時。大興實業。而自己又無支用。自然積蓄如此之多。自從鷺比態與他爲難。他便將這些金錢。和美利爾聖僧所贈他的銀燭台。一并隱藏起來。因爲他曾充過市長。對於法律。也多少究研過。他便把這些財產。全算是慈賽由霍希老人手內所承受的。當在尼寺時已求尼寺長老。出具證明書。便是日後慈賽無論嫁什麼樣的貴族。也有資格。所以蔣布善之爲顧慈賽。可謂無微不至了。他有這樣苦衷。一旦慈賽嫁人。當然不能充分喜悅。那也是自然之勢了。在慈賽固然不知道這些底蘊。在尼寺時。只知自己作了霍希老人的女兒。如今霍希已死。而自己的實父一般的蔣布善。又署名福希。霍希福希。不是一個樣嗎。但是他也不管這些事。自要每日得見麥利。便如置身天國一般了。至於麥利更比慈賽喜歡加倍了。但是男子究竟是男子。他對於他的岳父。即福希老人。固然於實

性品格。無所不知了。但是真他這樣一個老人。那天晚上。他竟冒險去到堡壘以內去參戰。那真不解是何用意了。其實那是老人特意救他去的。可是麥利却不這樣想。但以爲他是受人之託。既然替人養育孤兒。又有七十萬金的重寄。一旦去到垂敗的戰壘以內。真可謂荒唐已極。難道那天的老人。不是今天這個老人不成。再說我臥病時。他又不時來偷看。尤不解所謂了。有一天麥利故意提起那戰壘以內的事。意思試試他說什麼。但是老人不但不說什麼。好似連那個築壘的地名全不知道。麥利更疑那天去的不是這個老人了。在麥利尤有不能去懷的一件事。便是他在戰壘內。已然身受重傷。不省人事。但不知是何人把他救出。送到外祖家裡。這件事是他心裡永遠不忘。必須探個究竟的。其次還有一件事。便是那鐵達。雖然不是什麼好人。但是他是父親救命的恩人。怎的也得答報他一下。鐵達的住處。也是麥利所要知道的。這也是事理之當然。因爲人當窮乏時。雖然欲報別人之恩。也是無力。如今的麥利。已與從前不同。幸福漸漸來到。譬如欠債的人。一旦發財。所欲先辦的。必是清償債務。假如人若一旦發碁。對於平日一切欠情欠債。直之不理。反倒趾高氣揚起來。那樣的人。便和狼子無殊。連一點人味兒也就沒

有了。麥利時來運轉。急於要報父子二人的救命大恩。那正是他天性厚道處。再說他如今已定了婚。與獨身時大不相同。他的意思。要把自己的責任。於未結婚以前。完全辦清。不使妻子替他負一點責任。從此他四出探詢。家下人所知道的。不過是當日送到的情形。至於究竟由那里來的。家人一點也不知。何況當日有驚比態。不容蔣布善說話。便帶走了。所以這件事。必得在外面打聽。而知道較比詳細的。無過於那天運送的馬車夫。所以他到馬車行裡詢問這事。到底得着那個馬車夫的報告。并說救護人確實在下水道內走了四小時。背出一個血跡模糊的受傷人。麥利聽了這些話。益覺此恩重大。並將此事向二位老人跟前也述說一遍。既而又向二位老人說。救我的人。實在是歷史上未曾聞的慈善家。他不僅止於是慈善家。我以為他是極偉大的一位英雄豪傑。試思一個人。空手在下水道內行走四小時以上。那已非人力所能辦。何況還背着一個受重傷的人。他的行事。除令人驚歎以外。實在無法贊一詞。假如我若得遇其人。我若不替他賣命。我的心。始終不能安寧的了。紀爾滿老人見麥利如此說了。十分褒獎。對於那救人的尤為感歎莫名。可是福希老人聽罷麥利之言。臉上只作不知。也不加可否。麥利一見。

暗道。這個老頭。原來是個薄情的人。麥利無論怎樣尋訪他的恩人。終於無處尋訪。至於鐵達。尤其是無處尋覓。如此又是一月有餘。他和蕊賽的婚禮。已然迫於眉睫了。當他們結婚時。必用種種形式。福希老人既係蕊賽的保護人。應當與麥利彼此制作契約書。此外應由福希署名之文件。不一而足。不想福希老人的右手。不知因何受傷。用繃帶纏起來。不能執筆署名。麥利一見。自然覺得有些奇怪。怎麼不先不後。忽然在此際受傷呢。又不好相強。只得拿他當作一個薄情不識趣的人。當舉行婚禮之日。正趕上巴黎市上有廟會。看熱鬧的人。非常之多。並有許多帶假面的人。混跡其間。此時新嫁娘之馬車。通過於稠人廣眾中。却被一個帶假面的人看見。因為福希老人是與新嫁娘同乘的。只聽那帶假面的人向一矮個帶假面的人低聲說。阿雌。你快隨了那馬車去。看是那家結婚。回到穴中。報我知道。阿雌之名。讀者應當記得。說話的便是鐵達。他們的婚禮。由本日起。平安舉行。新郎新婦。那一種喜悅。自然不必細說。新夫婦於自己居室以外。又另闢幾間房屋。修飾得十分華麗。請福希老人來居住。因為福希老人。不但新人的父親一般。並且代人保管七十萬大金。毫無差錯。此一點。在紀爾滿看來。尤為不敢

小視。所以預先備出房屋。一俟婚禮已畢。即迎接老人與新夫婦同居。以享晚年的幸福。在蔣布善若真能得着這樣境遇。也可以說沒有什麼不足了。一部哀史。光說了艱辛困苦的事。論理應當轉禍爲福。不再說那難堪的事。若真那樣。一部哀史的靈魂。也就喪失無遺了。無論別人愛聽不愛聽。這哀之一字。總要一鞭打到底的。要知蔣布善的運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譯餘贅語

鷺比態孰殺之。自殺也。孰致其自殺之機。蔣布善也。則鷺比態之死。雖非見殺於蔣布善。而竟謂爲蔣布善所殺。亦無不可。雖然。蔣決不任殺鷺比態之責。以其實出於以德報怨。履行宗教上之信條。彼自殺者。徒見其進退失據。不至自殺不止耳。惡人終非善人之敵。於此可見。鷺比態之不能不死。於其本身個性上。已爲判定之命運。若爲本書設想。則鷺比態之死。殊有深旨。第一。麥利爲革命黨中人。鷺比態曾眼見其在戰壘內拒敵官兵。設使鷺比態不死。則不第蔣布善不免再入牢獄。即麥利亦將爲鷺比態所逮捕。而黨獄興矣。作者爲麥利與鷺餐計。所以不能不使鷺比態自殺者一也。蔣布善之敵。惟有一鷺比態。而蔣布善所以

不能挺立於人前。亦惟有鷺比慙故。今則鷺比慙死矣。既無人與之爲敵。又無人知其往事。則蔣布善未嘗不可借其愛女愛婿。倚貴族之勢力。以送其晚年太平之日月。若果如此。人亦無由而責之。然則彼有良心者也。非尋常世俗之人情所能固。作者使鷺比慙一死。非所以爲蔣布善開一條幸福之路。如尋常小說之苦樂悲歡。強爲牽合。蓋此等布局。全係試探蔣布善之所以自處耳。讀者若設身處地爲蔣布善自處之道。則將如何。吾知在一般讀者。見鷺比慙一死。必有爲蔣布善稱幸不已者。詎知讀至下回。鷺比慙之死。不但與蔣布善毫無利害關係。而蔣之所以自處者。乃竟出人意料以外。然後令人拍案叫絕。始信文章之奇。固無所不有。而蔣布善之成聖成賢。至此亦毫無缺憾矣。此所以不能不使鷺比慙自殺者二也。學者若能於此等筆墨。精心體會。則讀書與作文。必當兩有進境。可無疑也。

第二十五回

不伐功而言罪 希聖希賢

忍前恭而後踞 冷心冷面

話說麥利與蕙賽結婚之後。大家一同由教堂裡回到紀爾滿的邸宅。此時賀客盈門。大開筵宴。新郎新婦。都是滿面春風。預定由蔣布善和紀爾滿二老主席。招待來賓。但是聞席之際。那主席上却空了一位。婦翁福希老人。不知那里去了。大眾不免趕緊找尋。旋由關人報稱。福希老人。因右手受傷。痛不可忍。恐在席間失儀。已然自回寓宅休息去了。大家見說。也是無法。又知他右手果然纏着繃帶。只索罷了。當由紀爾滿一人主席。此老有說有笑。陪着大眾完了盛餐。不在話下。至於蔣布善因何回歸自宅。自然有他的感想。總而言之。他此時的心緒。便如亂麻一般。只是自加鎮靜。不使形之於面。他的家中。只有男女兩個僕人。他也不向僕人說話。自己上樓去了。此時已是點燈時候。愈思愈悲。便倒在一個長椅上。啼泣起來。在屋子裡。有他時刻不離的一個皮包。他把那皮包看了看。忍了淚痕。自就燈前。把那皮包打開。裡面却裝着一件小女孩的衣裳。這便是當初他到司務長旅館迎取蕙賽時所帶去的。也是蕙賽曾經着用的紀念物。他這些年。受盡千辛萬苦。到底爲誰。一言以蔽之。把心血全用在蕙賽身上。如今蕙賽長成美人。終於不能不嫁人。蔣布善回想當初。焉能無悲呢。他今日眼見新郎新婦那樣喜悅。不第目前如

此。日後的幸福。亦將無有窮期。但是他們的幸福。是誰造成的呢。不用說。全是由蔣布善造成的。他爲造成他們的幸福。心血已竭。壽命無幾。甚至把所有的財產。完全給了他們。但是以後蔣布善應當怎樣呢。他在世上。真成了一個孤獨無告的人了。蹇蹇還了他什麼。不過這一枚小衣服罷了。他注目而視此衣。似恨似憐。已自不能支持。把那小衣蒙在臉上。又哭起來了。他如此哭了半天。顏色便如死人一樣。忽然一躍而起。自言道。絕不能這樣敷衍下去。因把那件小衣又收在原處。既而便倒在床上。他雖然疲倦。却是無法安眠。並且他的心理。忽然又起了一個疑問。他仰臥在床上注視柵頂。自問自己。明日應當怎樣。他們小夫婦自然以我是個老嫗。必定教我搬到他們家裡一同居住。若爲自己安樂打算。就這樣去了。也是平安無事之道。但是以我這樣一個人。爲什麼到那貴族家裡去住。從此以後。果能平安無事麼。假如出了什麼事故。而我的素行。必然因而暴露。那時什麼前科犯。越獄囚。以及死刑之宣告者。必定一一喧騰人口。豈比態雖然死了。倘有警察。一旦若把我捉將官裡去。他們新夫婦。豈不因而大受連累。再說我在近十年來。所以苟延殘喘。嘗受那不安的生活。不過與一個死人有約。誓必撫養靈

賽。若是沒有惹賽。真不如去享那牢獄生活。轉爲得計。如今呢。既不能自首到官。又不可因循自誤。真是一件萬分爲難的事。但是若不在紀爾滿家居住。而別卜新寓。以後的事變。終於無法預防。一旦露出馬脚。於彼新夫婦。到底不能免禍。我若知此而不言。於良心上實實忍耐不過。如此看來。此身唯一應履之道。宜同惹賽之夫。將我素行逕直陳明。然後再作他想。他如此思維。直到天明。方纔決定。他的苦楚辛酸。較之當年去到裁判所去自首時。尤爲難受萬分。但是不恁時。終於不能自安。所以清晨起床。便到紀爾滿家去了。將近大門。他的心房震蕩。幾如臨刑之囚。須知自伐其功。人人有嘴會說。至於自言其罪。表示自己爲刑餘之人。乃社會上無處立足之輩。便是大聖大賢。非有極大決心。不敢輒爲。蔣布善不能泰然自如。亦爲事理之必至。此時蔣布善已進了應接室。告訴底下人。要與麥利面會。麥利得了此報。未免有點疑怪起來。但是他依然喜喜歡歡。便一直跑到接應室。一見了蔣布善。便叫了聲岳父。麥利與蔣布善。近來雖有些隔膜。這岳父的尊稱。自然是脫口而出。沒有什麼勉強。隨着便向蔣布善說。你老因爲手痛。昨天的晚餐。也未列席。我們很覺歉然。就請你老由今天起。便搬到這裏來吧。

我從此要誠心誠意去作那律師職務。每天要到裁判所去。你老便可與寇賽作伴。依然照從前一樣。帶着寇賽到公園散步。豈不逍遙自在呢。蔣布善見麥利這樣說了。也未作一言。一心想着必得把自己素行向麥利說了。只是難以開口。半天繼以必死的勇氣。向麥利說。你雖然這樣爲我打算。但我以爲那樣的事不能再有了。實對你說。我是法律上的罪人。並且是前科的犯人。這不是天上掉下的奇談麼。所以麥利不敢信爲實言。只說。你老這是那里來的話。蔣布善又待了一會。想是在那里鎮定他的心氣。既而又言道。我的身分。不是能與別人作一樣交際的。我因爲偷盜過人家東西。在監獄裡服過刑的。麥利見說。纔駭然道。是麼。蔣布善說。也難怪你吃驚。我實在住過十九年牢獄。麥利說。就是你老。蔣布善說不錯。就是我。不但如此。而且第二次犯行。曾處以終身禁錮。論理。現在我尙解服刑。我因爲越獄。所以纔潛踪匿跡。以避法網。你看我的手。不是說受傷了麼。其實那里受什麼傷。不過我不敢在你們婚契上署名。因爲我用的是僞名。假如我日後若再犯了詐稱姓名之罪。那時你和寇賽的婚姻。必然失效。我深恐有此一口。所以纔僞作受傷。以免署名之役。這完全是蔣布善的實言。但是麥利仍未敢深

信。可是蔣布善說得如此確實。又不能不信。當下麥利之面。已如大紅布一般。緋漲起來。他的臉紅了半天。又變成青白色了。他終於不能不信蔣布善所言。既然信了。也就覺得自己破滅之時。行將不遠。爲什麼呢。福希老人。雖然不是他妻的實父。却也和實父不差往來。如今這個類似實父的老者。既然是無期徒刑的脫獄囚。而我昨夜適與他的女兒結婚。若想不受牽連。那邊能够嗎。所以麥利此時便如萬丈高樓失脚一般。又驚又恨。並且暗自埋怨蔣布善。既有如此隱情。爲什麼不早說。偏生在我結婚以後。纔說明原尾。這不是成心教我跟着打呈誤官司麼。如此一想。更是急燥凶分。因向蔣布善說。到底是怎回事。你須一切與我說了。蔣布善道。我雖然沒有到裁判所宣誓的資格。而實際上也用不着那樣的事。第一我與你的妻一點血統關係也沒有。這一點。請你先把心放開。我當初不過是一個農夫。以樵探爲業。名叫蔣布善。麥利聽了蔣布善二字。彷彿聽說這個名字便是大惡人的代表。既而又聽蔣布善說。我的名字並不叫福希。麥利說。這個誰是証見。蔣布善說。我自己便能證明。一點也沒有疑惑。此時麥利把蔣布善的顏面看了半天。既而很正直的向蔣布善說。我已然確信了你。蔣布善依然續語道。但是

我究竟是寇賽的什麼人呢。什麼也不是。在距今十年以前。世人誰也不知有個寇賽。但是由我疼他愛他。撫育他。那也是事實。因為我並沒有兒女。也沒有孫兒。我見了一般小兒女。便當作自己兒女一般看待。由心裡愛他們。那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寇賽既然無父。並亦無母。完全是個孤兒。若不由我保護。則將來永遠無有保護之人。所以我二人便如親生父女一般。以至今日。作了彭美男爵夫人。更不能與我同赴一條路。從今日起。我對於寇賽。已然沒有何等權利。亦不能干彼些微之事。至於那七十萬法郎的資產。乃是我替他保管的。如今他既嫁人。那保管金當然如數交還他。我的責任。至此已完。所以不能不向你述明原委。也就爲聲明我是我。他是他。完全解除責任便了。蔣布善說到這裏。麥利樹然沒有什麼不明白的了。但是蔣布善究竟爲什麼要把他的素行說明呢。再說也沒人知道他的秘密呀。他自己若是不說。不是依然可以過太平日子麼。所以他只得又向蔣布善問道。誰也不知你老的秘密。爲什麼反倒自己叙明呢。也難怪麥利有此一問。因爲現在誰也不知蔣布善有這樣的秘密。但是心知世人對於懲役犯人。那是何等可怕的事。無論在社會上。怎樣受尊敬的人。一旦若是成了懲役犯。他把人的

資格就算消失了。並且誰也不能拿他當人。何況蔣布善是住過十九年監獄的。那更是令人驚懼無比的了。不但此也。他後來因爲再犯。已處了終身刑。現在總算是個逃犯。無處插足。不想他以這樣的秘密。竟敢向人表明。所以麥利於驚駭之餘。不能不問他理由何在。蔣布善見問。答道。你問我的理由麼。因爲有不得不然的追逼。並且也有人告密。麥利問道。是那個呢。蔣布善說是我的良心。你想我若被警察追捕。我還能尋覓逃路。若被我的良心追逼。我應當藏在那里呢。所以我現在是自己逮捕了自己。說着。便用手把自己領襟捉住。作捕人之狀。因向麥利續言道。我是這樣把我自己拿住。也是良心拿住了我。人若被良心拿住。還有個解脫麼。麥利若。麥利若。我若默然在你家充起岳父來。受着相當尊敬。以送餘年。更有何不足之處。但有一節。假如你若陪着癡賽。和紀爾兩老人。到什麼公園劇場去娛樂。那時我也必得隨了去。假如忽有警官。把我看破。說我是越獄囚蔣布善。立即逮捕。於你們的名譽。豈不有碍。那時你必說這小子太狠了。原來他是大案賊。與其有那一天。不如我分辯明了。倒是兩無干碍。這一派言語。真是光明磊落。八面見光。無論誰。也欽佩無地。麥利這時固然危懼萬分。聽了蔣

布善如此一說。也不能不由心裡感佩。當下便去握蔣布善的手。以示其敬意。蔣布善雖有心不與他握手。也不好峻拒。但是蔣布善的手。已然冷似堅冰。此時麥利握着蔣布善的手。向他說道。你老不要發愁。我的外祖。在官場中頗有相識。我必求他老人家與你老人家運動特赦。蔣布善見說。把手由麥利掌中抽出。因向麥利說。那倒不必。官中的賬簿。已把我列在死人之數。已然不能再事窮追。再說官府的赦不赦。還是末節。最可畏者。是我良心的赦不赦。照這樣的漂亮言語。若不是蔣布善。誰能有發出的資格呢。麥利方欲有言。只聽門扉一響。那寇賽已然滿臉笑容走進客廳。只聽他用一種嬌婉口聲。向二人說道。你們爺兒兩個又在此談論什麼難解的政治吧。我已聽見了。說什麼良心許不許。這不是又是政治上的事嗎。說那些作什麼。快別說了。寇賽突來。倒把二人嚇了一跳。麥利只得遮飾着說道。我們在此商量一點事務。等一會就完了。寇賽自然也沒什麼可疑。再說蔣布善與麥利全在愁苦之際。今見寇賽翻然蒞止。真不亞吹來一陣春風。寇賽對於蔣布善。以女兒的身分。當然百般慰問。可是蔣布善終無一言。寇賽見狀。只得問道。父親。你爲什麼不說話。請你老吻我。說着便把香額遞到蔣布善的唇邊。忽

然却驚得倒退了兩步。因駭然道。父親。你的顏色。爲什麼這樣難看。難道你老的手還是十分痛楚麼。蔣布善道。已然好了。蕊賽說。那麼你老夜來沒睡麼。蔣布善說。睡得十足。蕊賽說。那麼心理不舒服。蔣布善說。沒病。蕊賽說。既然如此。請你老還是吻我。這種情感。真正父女也不過如此。蔣布善不得已。只得把蕊賽的前額吻了一下。假如世人若曾與死人接過吻。必知這時的蔣布善。實在比死人還覺難看。蕊賽說。僅僅接吻不行。還得笑一笑。蔣布善沒法子。只得笑了笑。其實比哭還難受呢。此時蕊賽把身子斜靠在椅背上。顧謂麥利說。我也可以在這裏麼。麥利說。我們說兩句就完了。意思教蕊賽不要在這里。只是不好說。蕊賽已知其意。遂站起來打着趣兒說。父親還沒有說什麼。你却教我走。我必去告訴祖父。說你虐待我。當下嫣然一笑。自己去了。蕊賽去後。這客廳內便好似滅了燈一般。大有黑暗之感。可是蕊賽方才推門而出。復又折身轉來。向麥利說。記着點。小心我生了氣。說着把門關上。這回當真去了。麥利不放心。自己到室外看了一遍。生恐有人竊聽。及至回到屋中。獨自歎息道。可憐。這事若被蕊賽知道。應當怎麼樣呢。蔣布善聽麥利如此叨念。趕緊追過來說道。那却不可。我

還不曾想到這層。我的事必須告訴你。切不可教蔻賽聞知。假如他若知道我是懲役犯脫獄囚。他將何以爲情。說到這裏。兩手覆面。已自吞聲而泣。既而言道。若是那樣。我除一死。已然別無方法了。麥利見了。只得安慰着說。請放心。此事決不能入蔻賽之耳。言間。對於蔣布善似乎還有幾分情感。但是這懲役犯脫獄囚。究竟不是令人尊敬的名詞。仍不外是一種可怕的罪人。既是可怕的罪人。當然以遠着他爲是。他此時看着蔣布善。已然疑惑是個實在有罪的危險人物。把當初尊敬白翁那等心理。早已打消。其實呻吟罪名以下的人們。不一定都是當真有罪的。但是麥利那裏有這樣的鑑別力。不過爲一二名詞所蔽。一概認爲罪人便了。因向蔣布善說。你以後的舉動應當怎樣呢。蔣布善說。那倒不必多慮。但我有一事要相求的。說到此處。幾乎不能作聲。停了一會。纔說道。你是蔻賽的夫主。我所以纔和你說。我以後可以不可以來看蔻賽。麥利很冷淡的說。不來也可以。蔣布善說。然則我不能再見蔻賽之面了。說到此處。歎了一口氣。便向屋門那里去了。假使蔣布善從此便見不着蔻賽的面。他於世上尚有什麼樂趣。他萬不能就這樣走了。所以把手剛一握那門環。復又踉踉跄跄折身回來。依然走到麥利面前說。

僅於如此。那是不行的。爲什麼呢。假如我從此不能與蕤賽見面。那我何必把我的隱情一五一十的告訴你呢。我不會背地裡到旁處去麼。因爲我的晚景無多。蕤賽又是由我教養成。差不多和親父女一般。如今眼睜睜熱巴巴。與他分離。則天地之大。尙有何人安慰我的殘年呢。所以我必須與他常々會面。況且蕤賽今後得到如何幸福。是怎樣安寧快樂。我也須看一看。也不枉我這十餘年的苦心。所以我纔茹辛忍苦。把我的秘密向你說明。麥利君麥利君。如今我也沒什麼求你的。就請你允許我。時々與蕤賽見一面。想你或者也沒什麼不許的理由吧。這正是蔣布善的真情。毫無一點虛假。試問他受盡千辛萬苦。一心一意專爲蕤賽謀幸福。甚至不顧性命。由下水道內將麥利救出。俾其與蕤賽成爲嘉偶。還贈以七十萬鉅金。他這是爲什麼。亦無非爲蕤賽之安寧幸福計。如今蕤賽業已嫁人。那幸福之事。自然可以快樂享受。然而只爲蔣布善。曾蒙過懲役人脫獄犯之名。至使他從此不能再與蕤賽見面。也不教他看一看蕤賽究竟怎樣幸福。那便是他實在難堪的事了。此所以既行又返。依然立於麥利面前。爲再度之請求。麥利此時。還能峻拒嗎。可是依然很冷淡的向蔣布善說。你每天早晚。也可以來看看蕤賽。因爲你若突然

不來。賽蔻也必然生疑。便這樣答應了蔣布善的請求。其實他那里是爲蔣布善而允許。乃是怕賽生疑而允許的。但是蔣布善業已十分滿足。他自要能與賽蔻見面。無論爲誰而允許。在他便不計較了。於是向麥利申謝而去。每日必來看一看賽蔻。但是究竟怎樣見法。那更爲可憐了。單說蔣布善辭去以後。麥利不免重加考慮一番。暗道。蔣布善究竟是個如何人物呢。也不知因爲什麼事成了懲役犯人。不用說。一定是爲偷盜了。並且不止一次。只那初犯一次。便科了十九年監禁。那是何等重大事情呢。他一定是個性質極惡的盜賊。因爲再犯。處了無期徒刑。聞之令人可畏。但有一節。蔣布善既爲多年積賊。那賽蔻是他自幼撫育成人的。差不多和父女一樣。怎會一點也不會受他的傳染。觀其舉止。便是世家大族的深閨淑媛。也沒有他那樣舉止端詳。這真是社會上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大約是上天特別呵護。所以處污泥而不染。再說。賽蔻既與蔣布善沒有血統關係。當然另具一種純潔性質。此其所以不受蔣布善之傳染。而能自保其芳馨者也。想到這裏。自然漸漸安了心。但是關於蔣布善本身之事。尙有許多疑點。不能明白就裡。第一。蔣布善是個盜賊。他爲什麼替人保管七十萬大金。便一點昧心沒有。完全交出。

這是盜賊所不能的事。難道他已痛改前非。力學正直不成。但觀他竟能向我說明素行。這種正直行爲。真是出人意料以外。麥利想到此處。對於蔣布善又未免欽佩無地。可是這種欽佩。未幾又消失了。爲什麼呢。他又把那天戰壘以內的事想起來了。暗道。那天突來的那個老人。若是別人。固然又是一事。我所看見的。分明是他。並且眼見他把鷺比態拉去槍斃。大凡爲盜的人。萬不會參加戰爭。想是他與鷺比態有什麼舊惡。在外面探知鷺比態被捕。所以前來報仇。當初他在鐵達家裡。被那些惡人所困。或者也因爲分贓不勻。致起公憤。後來一見鷺比態進來。他先由窻口逃走。若不是盜賊首領。焉能如此。總而言之。關於他的事。我還得多方調查。但是始終無處下手。也只得罷了。次日。蔣布善來看慈賽。門上人把蔣布善攔住說道。主人有話。教問問你老是進內宅去好。是在下房見面好。蔣布善見說。想了想說。只在下房吧。當下關人把他領到一間下房。便是當初他把麥利送回。由家人們接待的那間下房。裡面畧加點綴。也有椅子。也有暖爐。麥利所以這樣吩咐家人。實不啻把蔣布善擁諸門外。在蔣布善亦未曾知。不過是一心只爲來看慈賽。旁的事。也就無暇計較了。不一時。慈賽聽說。父親來了。忙着跑了來。

一見這間屋子呢。便有些不悅。因向蔣布善說。怎麼把你老人家讓到這樣屋子。回頭我向麥利去說。還是請你老到裡面去吧。寇賽此言。固極有理。他那里知道。蔣布善已然沒有資格能够進入麥利的內宅。此時寇賽又催道。不用等向麥利說。就請你老跟我一同到裡面去吧。蔣布善說。不用。這裡很好。寇賽說。不行。你老人家是特意來看我。如今他們却選定這樣一間下等屋子。拿你老當作什麼人。蔣布善說。這是我的癖性。我樂意在此。有別人什麼關係。既是蔣布善自己樂意。寇賽也就沒有別的說法了。只得喜喜歡歡。和蔣布善作起長談。蔣布善見寇賽毫無倦容。也樂得和他多談幾句。從此每日相見。蔣布善樂不可支。總以為每日如此。既聞寇賽之言。又見寇賽之面。我於此世。已無不足。但是每來一次。總見寇賽的生活。日形簡樸。在蔣布善未免有些駭怪。暗道。他有七十萬的嫁資。爲什麼這樣儉素。馬車也停了。戲院也不去了。婢女也日見減少。以他的財產。身分。便是每天定一個包廂。常年到頭看戲。也不爲過呀。蔣布善心中雖然這樣懷疑。可是尙未形之於面。至於寇賽之對蔣布善。自然與未嫁時一樣。而孺慕之私。視前尤篤。假如蔣布善少微來晚一點。他必盼望不止。此外對於別事。總未留意。

雖然如此。到底使他不能不注意。因為家中對待蔣布善。日形冷淡。有時不給昇火。或爐中雖已涸炭。但不燃燒。寇賽見了。只得發作說。這樣冷天。爲什麼不升火。蔣布善忙攔道。這是我教他們把火止住的。次日。蔣布善又來看寇賽。不但沒了火。并亦無茶。難道這也是爲儉省嗎。恐怕別有原故。或者寇賽有不得臉的情事。由家主故意爲難他。他只得體察寇賽的言語行動。不但無有失寵之慮。儼然便是多年主婦。親操家政。這種奇吝行爲。究竟不知爲誰而發。有一天寇賽向蔣布善說。父親。我向你老打聽。一年若是三千法郎的日子。恐怕不易過吧。蔣布善說。若在中等人家。這樣日子。也算看得下去了。但是你爲何向我問這些事呢。寇賽說。家中老主人曾向麥利說過。他家日子。每月須支出三千法郎。蔣布善說。這個我知道。在那婚禮証書上已然註明了。寇賽說。可是麥利說。一年三千法郎便足用。蔣布善見說。未免有些生疑。因向寇賽說。這樣貴族的家庭。一年只川三千法郎。未免不近人情。便是你自己一人的收入。一年尙有二萬七千法郎呢。寇賽說。但是麥利不許用那筆收入。蔣布善見說。顏色忽然慘變了。他已明白就裡。必是麥利疑惑寇賽的七十萬嫁資是不義之財。當作了盜賊的贖款。所以不屑使用。

那里知道。這些財產。是蔣布善依據正直的勞動。由工業上嘔心泣血得來的。他的財產。實在不止此數。多半投之於慈善事業。這七十萬無非是行善之餘。偶爾積蓄的。若是被人疑作盜泉。未免無情已極。蔣布善聽了這樣痛心的話。當然大失常度。不言不語。回到自己寓所。早已成了病人。竟至臥床數日。薨賽在一二日中。不見父親來看。早已耐不得。連發數信。催着來。蔣布善無法。只得強打精神。挨着病軀。來看薨賽。如此又是一月光景。麥利待過。益形冷淡。那間屋子裡。連一把椅子也不放了。薨賽一見。固然怪叫起來。蔣布善說。你不要怪他們。是我教他們收拾去的。他雖然那樣說。已然無意再來。因為他的挫折。已然受盡了。本日他回到家中。口裡叨念着說。那是不義之財麼。那是不義之財麼。頹然倒在床上。已無再起之力。蔣布善的女僕。便是司閩之妻。因見蔣布善數日不曾用飯。那菜碟怎樣拿來。還怎樣拿去。只得向蔣布善問道。主人。你老人家爲什麼一點飲食不進。想是我作的菜不隨意。你老人家想吃什麼。只管吩咐。蔣布善道。我想水喝。你只管拿水來吧。他已然得了一種熱病。而得病的原因。乃是由於精神上大受痛苦。女僕又問道。那麼我替你老請醫生去。蔣布善道。我沒有病。不必請

先生。女僕只得歎息而去。此時蔣布善已然扎爭起來。他本是大力之人。如今却連舉步之力也沒有了。移一步。喘息半天。漸漸走到那個皮包旁邊，又把窺窺的小衣取出。覆在臉上。哭個不止。既而又把美利爾僧正所贈他的燭台取出。雖然此時正是白晝。他却把蠟燭點着。他的意思。要在燭光之下。棄世而去。他除了這燭台以外。別無可戀之物。亦無慰心之物。窺窺在從前。不啻是一塊心頭肉。今日已屬他人。他此時無友。無家。無錢。并亦無有壽命。天之待遇蔣布善。亦可謂無情已極。他沒法子。纔把燭台取出。當作唯一的友人。並且藉此燭光。歸於彼世。似乎於心甚慰。他喘息半天。又把那身職工服取出。穿在身上。因為他的生涯。他的品格。完全是個勞動者。所以必欲着職工服而死。但是他在未死之先。仍有未完之事。必須代為處理。因歎道。那是不義之財麼。那是不義之財麼。若不解除此疑。我死未安。並且也於窺窺不利。因執筆舒紙。意欲叙明原委。但是手顫不已。難於作書。寫一字。停半天。卒以必死之力。把致財之法寫出。便是利用樹膠。製作黑色玉石。彫琢種種裝飾品之法。蔣布善的財產。完全是由此種化學工業所獲得。所以必須把他的製法寫出。並且這些製作品。現在世上仍然流

行。他的製法。固然爲世人所周知。但是蔣布善當初在蒙特留地方是怎麼經營此種工業。世人尚有不知其底蘊者。所以蔣布善又把當年之事。略加敘述。若爲他個人。絕對沒有辯解之必要。再者他自己也不諱會爲盜賊。無論人怎樣疑惑他。在他已然毫不介意。因爲他的良心。已然深知他的爲人。即或別人不知。已不成爲問題。所不能已於言者。因爲有蕊賽在。若不把致財之由說明。則蕊賽之幸福。終無由而享受。他寫了又停。停了又寫。至於手已不能執筆。眼已不能辨物。方才罷了。他的絕命之時。已自迫於目前。他在有生之中。每日總在艱難困苦之中。始終未享一點安樂。他已自分必死。不住的把蕊賽叫了幾聲。因歎道。蕊賽蕊賽。今生今世。我已不能再見你一而了。我使這樣與世長辭了。說罷。便倒在床上。不想蔣布善這樣一個希望希賢的人。臨危時。眼前連個親人也沒有。那蕊賽和麥利。固然仍在夢中。豈不可哀之至。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歸結。

譯餘贅語

哀史至於此回。可謂極筆墨之能事。以其處處咸出讀者意料以外。人間哀痛之事。蓋至此

而極。此非作者故作狡獪。人類社會。實有此等乖謬行爲也。若夫聖賢豪傑。雖有滿腹之痛。可伐之功。卒之隱忍不言。以至於死。在聖賢豪傑。固有大白之一日。而擾攘愚夫。至於受人覆轡而不知。轉以冷心冷腸從事冷遇。如麥利者。使與蔣布善度德量品。則豈止雲泥之分。直不啻蔣布善爲天神。而麥利者特虫沙小物而已。麥利在本書中。爲一有志之青年。其行事尙不足以與布蔣善相比較。其他碌碌之輩。可以想見。故哀史者。爲蔣布善一人之傳紀。其他諸人。在作者固可任意褒貶。任意驅使。以成蔣布善之爲聖賢豪傑而已。明乎此。然後可讀哀史。

蕙賽嫁人。蔣布善不啻得一快婿。人謂其可娛晚年。而結果乃至如此。此出人意料者一也。驚比態已死。蔣布善之往事無人能知。宜可以不言。而竟自行宣明。此出人料者二也。麥利爲一熱中少年。口口聲聲。欲報救命大恩。並願爲其人效死。其實救彼之命。妻以愛女之人。只在目前。而彼不知。亦不探詢家人。當日爲何人送歸。少有理解者。必能推想爲蔣布善所爲。彼不但不如此想。而反疑惑蔣布善爲一薄情之人。少不更事。言行相違。

以前壯烈。至此爲作者一筆抹殺。此出人意料者三也。

蔣布善自行宣明素行之後。並將不能致累之處說明。若在豪傑之士必以蔣布善之舉動。決非凡人所能企。理宜明察暗訪。得其究竟而後已。即不然者。亦須加以青眼。使其時時與鸞賽暗談。萬不可竟疑其爲真正盜賊。出以虐待。不意少年志士。心地如此涼薄。只知不飲盜泉。設若使彼成爲大人物。則禍國殃民之事。亦將與一般庸暗官吏無所出入也。此出人意料者四也。

依曹鍾小說慣例。總不外離合悲歡。其實小說範圍。絕不限於此四字。而亦無一定體裁。若必欲離合悲歡。色色俱備。不第轉落俗套。而牽強附會之弊。決不能免矣。但小說雖不必循俗套。在文章主義上。亦須前後貫澈。不可矛盾。即如此書。名爲哀史。乃屬意譯。原書命名。爲無情慘痛之事。譯爲哀史。頗足以賅其義。論其篇幅字數。雖累數十萬言。而微頭微尾。只是寫一哀字。夫以一部大書。只寫一哀字。未免使讀者精神不快。但作者於國家社會以及人類之種種惡德。種種無道。觀察入於骨髓。牢騷滿腹。憤不欲生。是以

不能已於言。然立言之道。其式不一。要視其所居何地。蘇俄先生。以文爲業。乃世界的大小說家。除詩歌以外。其立言之方式。固不能出於小說範圍。且小說者。意屬諷刺。不可爲顯然之攻擊。然讀其書者。莫不浩然興歎。乖謬無情者。或得畏譏而改過。銳意有爲者。或得因此而悉國家之病源。得以從事刷新。保障人權。西方政治之日趨郵降。莫不由於文學家爲其指南之針。此歐美小說。所以不能與鼓詞野史同日而語也。袁史一書。非酒後茶餘之消遣品。可作聖經讀。可作政治哲學讀。可作社會心理學讀。關係甚大。教訓至宏。爲政大人。若日讀此書一遍。其不爲名宰相者。吾不信也。

第二十六回

欲禍還福 心勞日拙

雲開日朗 真相大明

上回書表的是蔣布善因受精神上之打擊。以至臥病不起。加以麥利無情冷遇。疑其爲真正盜賊。不使薏賽動用嫁資。蔣布善聞悉此事。益形哀痛。爲薏賽計。不能不出以辨明之舉。所以

執筆作書。書罷。腸已斷。淚已枯。其人遂無復生理。暫且按下不表。却說當日晚間。麥利正由書齋欲要退歸內宅。忽一僕人。手拿一封書信。向麥利稟道。有一人送來這樣一封信。現在那人在客廳等候少主人說話呢。僕人將語回明。自去了。麥利打開那封信。早已聞得烟草氣味撲鼻。並且這種氣味。在從前確已曾經領略過的。不知不覺便想起那四國籍來。暗道。不是鐵達來了。大概又是什麼詐財的假信。遂讀了一遍。下款果然寫得是不幸不能得爲學士會員之飄零學者塔某拜啓。用一塔字。代了他的達字。而且把鐵字略去。大概是故意寫的。信的內容。寫的是有緊要之秘密奉告。這正是市僧奸徒的常套。本打算揉碎不理。但是他對於鐵達。終不能忘情。遂先到自己屋內。由抽斗內取出一捲紙幣。揣在懷內。然後纔到客廳去見鐵達。他的意思。仍欲遵守父親遺言。以報其救父之恩。他尋了鐵達好些日。也是爲此。及至到了客室。那人却不是鐵達的本相。打扮的和落魄學者一般不二。並且戴了一架墨鏡。把他那雙賊眼隱在眼鏡以內。麥利只得向他問了一聲。有何事見教。戴眼鏡的人說了些美國的事。都是無關緊要。既而纔說。夫婦二人。尙有一女。意欲移居美國。恨無旅費。是以前來啓齒。最後又說。鄙人

所以向先生來請旅費。並不是爲自己。實在爲先生。因爲先生的秘密。我無一不知。我若久在法國。先生必不能高枕。不如賜以些許旅費。使鄙人遠適異國。先生轉可安居樂業。說罷微笑。却帶着嘲弄之意。若真是落魄的學者。焉能有這樣的口吻。他的目的。依然在敲詐。既而又聽他續言道。也不是很多的鉅數。不過二萬法郎。這二萬法郎。在你這樣人家。也不算什麼。怎麼樣。只是二萬法郎。麥利見說。並無何等表示。不過僅以簡單之言。向他問道。到底是什麼秘密。請你說一說。那人道。你還不知麼。現在有個極大惡人。爲警官所緝捕的。已然藏在你家。再說你家是何等地位。假如聲張出去。於你的名譽豈不有碍。說罷。把麥利看了一眼。麥利說。請你往下講。那人道。那個惡人的姓名。無論誰聽見都害怕。在盜賊社會裡。他算首領。便是那最著名的蔣布善。麥利說。這個我知道。你再講。假學者道。他是個越獄囚犯。麥利說。那我知道。依然沒有驚慌之色。假學者。倒有點出於意外之意。但是麥利爲何這樣鎮靜呢。這就得說蔣布善已經和他說明的好處了。假如蔣布善至今隱匿不言。忽然來了這樣一個告密的人。應當怎樣狼狽呢。所以麥利不但不驚。反倒對於蔣布善有些感激。此時那假學者在眼鏡裡面。

不住的皺眉弄眼。若是沒有眼鏡。麥利必然看出他的嘴臉。一定是鐵達無疑了。但是雖然隔着眼鏡。也早已知道他是何人。此時那假學者又說道。你或者已然知道了。可是外人尙不能知道。這事與你家名譽大有關係。若非二萬法郎。萬不能了事。麥利見說。以叱責的口氣。向那假學者道。你所說的誰也不知道的秘密。我却早已知道了。我不但知道蔣布善的事。便是你今天來敲詐我。我也知道你是誰。假學者見說。已露出驚懼之狀。但是依然矯爲鎮靜。因向麥利說。我本來是個落魄學者。在那信上。已然叙明了。先生怎能不知。麥利道。你那是捏造的假名。你的真名。以爲我不知麼。你叫鐵達。大凡蟲類。皆有一種自衛之術。刺猥受驚。其毛必然逆立。甲蟲受驚。必然裝死。天下惡人。一旦大驚。必然出以僞笑。此乃天性。這時鐵達雖然吃驚不小。却反大笑起來。既而自辯道。鐵達是那個。這不是沒有的事。麥利大喝道。你不單叫鐵達。你還有許多僞名。僞職。你有時作職工。有時又是優伶。有時又是軍人。你是分隸四國信口開河的詐欺者。如今又用落魄學者的名義來欺人。其實你在蒙特發美地方。曾營過旅館生意。你的真名確叫鐵達。麥利如此一說。把鐵達驚得目瞪口呆。笑也笑不出了。只得向麥利說。誠如尊

言。我正是鐵達。欺詐的人被人指出根底。實爲天下奇談。麥利又道。你不但是鐵達。而且是越獄囚。大惡人。我如今把這個給你。也算是你的造化了。說着把一卷東西。擲了去。打個滿臉花。鐵達覺得不疼。只得俯身拾起。一看。呀！原來是五百法郎一束紙幣。只得向麥利謝道。老爺。你不怪我。而且還賜我這些金錢。使我感謝不盡。但是我心裡的隱情。不敢不告訴老爺。說着把墨鏡也摘了。假髮也去了。現出真正的鐵達。那五百法郎紙幣。他早已揣在衣兜內。因向麥利說。我須把那事慢慢的和你老說。但是他那防備逃走的意思。始終未退。雖然得了一筆財。而害怕之狀。依然在他臉上浮着。暗道。這位爵爺爲什麼知道我的事這樣詳細呢。原來他雖與麥利同寓多日。始終未見一面。也不知麥利的姓名。所以纔敢向這里敲詐。這時麥利又戒飭他說。鐵達。你要賣給我的秘密。我已都知道了。你必來告訴我蔣布善是個越獄囚犯。是不是。鐵達說。不但此也。而且他還是強盜殺人犯。麥利見說。想了想說。那我也明白。他的盜賊行爲。是曾在蒙特留地方。偷竊過馬德蘭市長的金錢。以致馬德蘭喪亡。他那殺人行爲。會把警官驚比熊打死。你說是不是。鐵達見麥利知道蔣布善尚淺。早又壯起胆來。因向麥利說。

你老爺說的全不對。若說麥利對於蔣布善的事。十分明了。那也是欺人之談。但是他以後關於蔣布善的事。多方探詢。也得些大概。不過仍是一面之談。因又向鐵達說。你說我說的不對。你聽我詳細告訴你。千八百二十二年。在蒙特留有一位馬德蘭市長。聲播遐邇。這人當初不知和官府有什麼困難關係。後來改惡遷善。成一位世界少有的善人。他在蒙特留。通商惠工。事業大振。市民仰爲救世之主。實不啻禹家生佛。由政府給予勳章。他却固辭不受。終爲人望所歸。被選市長。連上辭表。未得允許。只得就職。藉使他從前有何惡德。既然如此改行。也是應當崇拜的大人物了。不但可爲偉人。亦可算是古今罕有的聖賢。不想有人悉其舊日之事。向政府告密。因而大起風波。蔣布善乘機詐稱馬德蘭市長名義。將馬德蘭在銀行寄存之七十萬鉅款。提取潛逃。大概告密者。詐稱者。拐款潛逃者。皆爲蔣布善所爲。致使馬德蘭市長。身敗名裂。其罪之大。真乃不可言喻。至於殺人罪。是我親見。當日青年黨與官軍對壘時。他曾潛入戰壘。把鷲比熊牽去槍斃。你說他是殺人犯。不是謂此麼。鐵達見說。勇氣益發倍增。因向麥利說。你所說的完全錯了。第一你說蔣布善把鷲比熊殺了。那完全不對。至於由傳聞風說所

得來的馬德蘭事件。尤爲失實之甚。小可固然不是給你來正誤。但我所知道的。却不是如此。鐵達的木意。也沒打算說這些事。因爲麥利連說兩次全知道的話。所以必欲證明其謬誤。以明自己之多聞有據。遂又向麥利說。鷺比態之死。實在戰壘陷落以後。至鷺比態爲何到戰壘內去出勤。實在爲逮捕我鐵達去了。可是鷺比態之死。却不是被殺。乃是他自己自殺。總而言之。他是投河而死。因爲官府檢驗他的屍體。已判明是自殺。麥利見說。忙道。我不信。你給我證據。鐵達道。沒有證據的事。我不敢說麼。別催我。反正有證據給你看。等我把馬德蘭的事和你說明了。但是我先告個罪。你說馬德蘭市長的銀行存款。係被蔣布善潛提逃走。那真是錯而又錯可笑已極了。實對爵爺你說吧。那馬德蘭市長。便是蔣布善。蔣布善便是馬德蘭市長。一而二二而一。並不是兩個人。麥利見說。目瞪口呆。驚得說不出話來。本來麥利不知馬德蘭市長即爲蔣布善之託名。自從他與寇賽結婚後。又見蔣布善自行陳明素行。對於蔣布善的事情。自然四出訪詢。由拉弗頁銀行會計口內。聽說提出馬德蘭市長七十萬存款。實爲蔣布善其人。所以麥利確信蔣布善實爲盜取市長存款之賊。可巧寇賽之嫁資。又正正七十萬。當然目爲不義

之財。不屑使用。其冷遇蔣布善。冀與相遠。也是爲此。如今聽說蔣布善即是當年之馬德蘭市長。如何不驚。當下他的心內。早已起了大革命。以爲由根本上完全弄擰了。漸漸曉得蔣布善不但不是壞人而。且是罕見罕聞的偉人。此時麥利又大叫道。你說鶩比態不會被殺。蔣布善與馬德蘭並非兩人。你須給我個證據。否則我不能信。那知鐵達早已把蔣布善的證據調查十足。因爲他屢屢要想由蔣布善身上敲財。始終未能如願以償。因而多方搜索。把蔣布善的歷史。幾乎蒐羅靡遺。以期得最後之勝利。其結果。自蔣布善之本名。以至市長時代。全行搜羅。再說蔣布善的事蹟。在蒙特發美以及蒙特留兩地爲最多。而鐵達又與該兩地有關。調查其事。初不十分困難。至於鶩比態的事。他更在在留心。因爲鶩比態是他的敵人。他見鶩比態已然溘死。登於新聞紙上。早已把那天的新聞剪下。好好藏起。及見麥利和他要證據。遂一彎腰。由放在他腳下那個皮包裡。取出新舊新聞兩三枚。放在麥利面前。那舊新聞登載着馬德蘭市長係蔣布善所僞託的事情。因爲敗露。致成大訟案。並附錄裁判所的判決文。最近的新聞紙。載着鶩比態由戰場出來。不知因何。自溺身死。並有官府及驗屍官之報告。更爲無疑了。麥利到了此時。真是

出於意外。因失口言道。世界上還有這樣意料以外的事麼。蔣布善既未殺驚比態。並且馬德爾市長就是他自身。這樣看來。他的錢並不是不義之財。況且他是入慈善家。改過遷善的真君子。不媿爲偉人英雄。便如作夢一般。自言自語的這樣說着。那鐵達早在一旁嘲笑說。請爵爺你先別誇贊他。據我所得到的証據。他也不是君子。也不是英雄。依然是盜賊是殺人犯。他的罪蹟。你大概還有不知道的。聽鄙人慢慢的道來。麥利見說。大喝道。鐵達。你大概又要說蔣布善未作市長以前的犯行。那還值得掛齒麼。他以前的事。我們是不必再提的。何況他痛改前非。勇於爲善。有什麼樣的罪過。也足以自贖。還提他作什麼。鐵達說。誰要提他以前的事。乃是最近極新的犯行。除了我鐵達以外。誰也不知道。不但是我眼見。而且還留了他的証據。這件事。我若替他証明。我們到美國去的旅行費。是必出自爵爺。否則我將鳴之於外。說你與殺人犯有葭李親。須知我所要求的二萬法郎。乃是最廉的定價。他把代價重申一遍。於是很鄭重的向麥利說道。昨年六月六日。巴黎全市。起了革命軍。市民大亂之際。那民軍未幾也就一敗塗地。當日在彭特塞下水道暗溝內。却出了一件殺人勾當。麥利見說。早已提了椅子。挨近鐵達坐下。

因爲他還記得當日不知何人由下水道內把他負出。水道出口。也在彭特塞地方。這是他由那天那匹趕馬車的聽說的。如今見鐵達忽然說到此事。如何不注意。鐵達却不知就裡。以爲已把麥利感動了。所以愈加放心。繼遂續言道。是日約有六點來鐘。有一人爲避警察眼目。正在該下水道內潛藏。不意忽聽有脚步声。由下水道內出來一人。身軀偉岸岸着一具死屍。潛藏的那人。起初不知是何人。更不知他怎樣由下水道內通過。因爲水道內有無底泥沼。決非人力所能通過。此人何以能越那樣奇險。所以使那人吃驚非小。及至臨近。見他渾身泥水淋々。身負一尸。意欲何爲呢。想是他害了人。恐怕修理水道時。發見被害尸身。因而露出馬脚。所繼以負尸出來。必是要沉於河底。以滅其跡。不想他到了水道口。有鐵柵門擋住。那害人的一見。慌了手脚。先在溝內潛藏的人。却偷了那鐵門鑰匙。意欲在此作點生意。如今見來了這樣一號買賣。如何不作。誰想潛藏的人。把那害人的人一端詳。早已不敢和他爭論。因爲他力量絕大。打起來。也不是他的對手。只得替他開了門。放他出去。他負着死屍。果然到河邊去了。一定是把死屍繫了石頭。沉於河底。爵爺。你說那殺人的是誰。便是蔣布善。先在那里潛藏的是誰。便是找